簾捲西風

嚴沁 著

經典名著 15



簾捲西風

嚴沁 ◉ 經典名著 15

一

屋子裏一片昏黯，一片沉寂，沒有燈光，沒有聲音，只有風。

深秋的黃昏。

潘力用鑰匙打開了紅木門，經過小小的院落，直上玄關。是周末，家裏不該這麼寂靜，亦薇應該已經下班先回來了，怎麼——風聲那般蕭索？

客廳角落裏有個縮着的黑影，就在那一排竹子編成的風簾下，看那披拂着的長髮，必是早歸的亦薇了，她雙手抱着膝，彎着背，臉頰埋在膝上，一副深思的模樣，活躍的亦薇莫非轉了性？

「亦薇，冥想嗎？或是想嚇我？」潘力向她走去，順手開了燈。

埋在膝上的臉仰起來，長頭髮斜斜的掩住半邊面孔，略顯蒼白的臉配着漆黑如星辰般的眼睛，還有那近乎早熟的若有所思，她——竟不是亦薇！

「艾爾芙——哎！詠恩，是妳？」潘力意外的。「妳回來了？」

沈詠恩用手一掠長髮，站了起來。

「是！我回來了！」她展開一個甜甜的笑臉。「你一定好失望，我不是亦薇！」

「傻話，看見妳更高興，」潘力愛憐的擁住了她瘦削的肩。「妳沒有通知我們今天回來！」

「臨時決定的！」她靠在他肩上，十七歲了，她已高過了他的肩。「不打擾你們嗎？」

「打擾?!」潘力皺皺眉，微有責備的意味。「艾爾芙，這兒就是妳的家，妳是回家，知道嗎？」

詠恩仰着臉看他一陣——那張三十三歲的成熟男性面孔，令她沒有搖頭的餘地。潘力雖是她的長

輩——她父親的朋友。却無法使她有長輩的感覺，尤其是他的活潑、熱誠，他一直認爲他只是個「朋友」！

「我知道！」詠恩低下頭，好半天才說：「若這兒也不是我的家，我就沒有家了！」

「怎麼了？艾爾芙，」潘力擁緊她一些，他幾乎看着她出生、長大，他完全當她是孩子。「今天怎麼這樣奇怪？可是在學校裏受了委屈？嗯？」

「沒有！」詠恩展顏一笑，笑得好無邪。「我只是怕——你不再喜歡我！」

「怎麼會呢？傻孩子，」潘力拍拍她。「妳父親和亦薔出國時把妳交給了我，我就要替你父親喜歡妳，愛護妳，當妳女兒一般的寵着，明白不？」

「你怎麼能當我是女兒呢？」詠恩的憂愁一下子溜走了，她笑得好開朗。「三十三歲的人生得出十七歲的女兒？」

「至少我是叔叔！」潘力也笑了。他是個漂亮而正派的男孩子——或者該說男人，三十三歲了哦！「是不是？我從小就是妳的叔叔！」

詠恩搖搖頭，愛嬌的又點點頭，也不知道她是承認或否認，整個人都倚在潘力身上了——這算不得什麼，詠恩根本是潘力抱大的呢！只是——

亦薇，潘力二十八歲的太太從大門外進來，她手上捧着一大包食物，臉上掛着輕鬆愉快的笑容，見到潘力和詠恩的一霎那，笑容消失，脚步也停止，她僵在那兒幾秒鐘才回過神來。

「嗨！我回來了！」她努力使自已笑得自然，她了解潘力和詠恩的關係，她更信任潘力的爲人。「我猜到詠恩今晚回來，特別去買了菜！」

「亦薇回來了！」潘力坦然的迎着太太。「我正在奇怪妳今天怎麼特別晚！」

「公共汽車好擠！」亦薇低着頭換鞋，她心裏有莫名其妙的不滿，潘力怎麼還不放開詠恩？無論他們關係再如何密切，詠恩到底已十七歲了！「潘力，來廚房幫我做菜！」

「遵命，亦薇！」潘力放開詠恩，對她眨眨眼，跟着亦薇去了。

詠恩直直的瞪着他們的背影，直到他們消失在門後。她又退回角落，抱着膝坐在風簾下。

她真是一個漂亮的女孩子，靈秀，俏麗，甜蜜，尤其是那對漆黑的大眼睛，即使沉默着，靜止着也彷佛能言，彷佛會笑，唯一的小小缺點，是她太瘦削了些，也有少見陽光的蒼白。然而她青春，即使更大的缺點也被那青春的光芒掩蓋，何況瘦削——不是正流行嗎？

她在唸中學，一所不曾正式在教育部立案的教會中學，那兒不需要很好的功課，沒有服裝的規定，更不限制頭髮，學校裏一切都模仿美國學校的作風，只是遠在郊外，大部份的學生都得住校。這樣的學校對詠恩是最適合了，她不很用功，又討厭剪短頭髮，最主要的，她的父親和續弦的太太亦蕾在美國工作，詠恩總有一天會去美國的，讀這樣的學校，她將來赴美也能適應些！

從初三開始，她已讀了三年。

初三那年她十四歲多一點，父親突然和陳亦蕾——亦薇的姐姐結婚，無論她怎麼反對都無法改變父親的決定，她狠狠的哭了一天一夜之後，從此就不再和父親說話，在她的感覺上，父親背叛了才死去五年的母親，同時，父親在感情上也拋棄了她。她不原諒父親，更痛恨亦蕾，仇視那代替母親地位的女人。父親的被派去美國工作是早已決定的，她本來也答應同去——她當然是跟着父親，那是她唯一親人。就因爲亦蕾的突然介入，她堅決拒絕和他們一同赴美，在無可奈何之際，潘力挺身而出，他

一力承擔了照顧詠恩的責任，他和詠恩父親是患難之交，又從小看着詠恩長大，再加上他的未婚妻是亦蕾的妹妹亦薇，在各種因素下，詠恩終於留在台灣讀書，每逢假日就回到潘力這兒來，直到如今。

三年中可以說沒有什麼改變，潘力和亦薇結婚是順理成章的，誰也不驚奇，唯一不同的是，十四歲的詠恩成長了，她已是十七歲的少女！

詠恩知道自已的成長，亦薇也看見她的成長，或許是女人特別敏感些吧！只有潘力，他始終還當詠恩是孩子，和三年前，甚至和十年前相同的小女孩！

或者，這就是故事——不，錯誤的開始吧！

從吃晚飯起，詠恩開始沉默，那是種很特別的沉默，有賭氣，有抗議的味道。無論潘力夫婦說什麼，問什麼，她只是搖頭或點頭，就是一言不發。晚餐後，她回到屬於她的卧室裏，就再也不出來，那緊閉的門扉，就像她的倔强和固執！

潘力搖搖頭，隨亦薇回房，他發覺越來越不了解詠恩了，難道詠恩還不能諒解父親？

「我眞是不知道該怎麼幫她！」潘力靠在床上。

亦薇看他一眼，她是個理智而又明理的女孩子，她完全沒有反對過潘力照顧詠恩——她也是在幫她姐姐。兩年多了，她沒有說過一句話，但是——今夜她發覺了不妥，也有說不出所以然的不安。

「潘力，有一件事你知道嗎？」她慢慢的，婉轉的說：「詠恩十七歲了，已經不再是孩子！」

潘力皺皺眉，一臉孔的不明白。

「什麼意思？」他問。

「不能再像以前，摟摟抱抱的沒有個界限！」她提醒。

他呆了半晌，這是他一輩子也想不到的事。

「亦薇，」他壓低聲音笑着。「難道妳吃詠恩的醋？」

「瞎扯！」亦薇白他一眼。「我只是覺得——不太好！」

「妳知道嗎？」潘力不住的搖頭。「我抱着她長大的，我是她的叔叔，是長輩啊！」

「那又怎樣？並不表示你可以不避嫌，」她正色的。「你又不是她的親叔叔！」

「和親叔叔有什麼不同？」潘力瞪亦薇一眼。「士嘉當年把我從大陸帶來，在臺灣，我們像兄弟般的相依，士嘉的女兒怎麼不能算我的女兒？」

沈士嘉是詠恩的父親。

「但是，她當你是親叔叔嗎？」亦薇問。

「亦薇——」潘力看着她。「妳想說什麼就這說好了，別轉彎抹角的小心眼！」

「不是我小心眼！」亦薇笑一笑。「你想想，她可曾喚你一聲叔叔？」

潘力一怔，好半天說不出話來。

「艾爾芙從小就不喜歡叫人的！」他說。

「隨便你！」亦薇也不堅持。「我只是好意提醒你！」

「我知道，」他對她笑一笑。「只是這份好意——是不是有點過慮！」

「希望如此！」她站起來換衣服。

二十八歲的亦薇風韻正盛，她漂亮得很濃郁，身上兼帶着少女和少婦兩種味道，因爲不曾生育，她保持着美好的苗條身材。自從大學畢業後，她一直在一家外國航空公司做事，是專管賣機票和訂位

子的，工作不算輕鬆，却很適合她愛活動的個性，對着川流不息的旅客，她永遠不會有厭倦的感覺。

她脫掉洋裝只剩下底裙，忽然看見潘力似笑非笑的望住她，雖然結婚了兩年多，她也下意識的臉紅，迅速的套上睡衣。

「賊兮兮的望住我做什麼？」她嬌嗔着。

「你的身材眞好，亦薇！」潘力由衷的讚美。

「油嘴！」亦薇白他一眼。「你今天才知道？」

「能娶到你這樣的太太，我眞幸福！」他繼續說。

「我是怎樣的太太？」她在他身邊坐下。

「秀外慧中，內外俱美！」他輕輕擁住她。

亦薇臉上紅暈更濃，正想說什麼，出人意料之外的門鈴響起來，這個時候，他們的小家庭，怎可能有客來訪？

「誰?!」亦薇怔一怔。

「我去開門！」潘力從床上跳起來，他也是一臉疑惑。

順手開了客廳的燈，看見詠恩的房門緊閉，這個孩子大概睡着了吧?走下玄關，潘力開了紅木大門。

門外暗影中站了一位陌生人，陌生得令他忍不住皺眉，長長的頭髮，緊緊的牛仔褲，還有一件似乎有補丁的古怪襯衫，是誰?嬉皮士?

「你是潘力嗎？」陌生人開了口，聲音倒是很好聽，原來是個男孩子。「我是杜克廉！」

「杜克廉?!」潘力阻在門口，他不想貿貿然讓這麼一個男孩子進去。「誰？你找我——有事？」

杜克廉走上前一步，燈光照得到他的臉了——倒是蠻好看的男孩子，爲什麼弄成這麼古怪離奇呢？他看來相當年輕，頂多二十三歲。

「說實話，不是找你，」克廉攤開雙手，沒有笑容，只有些風塵僕僕，只有些疲乏。「二十幾小時沒好好睡過，能不能讓我進去坐下才說話？」

「你——」潘力考慮一下，側身讓他進去。

潘力已經相當高了，有五呎十一吋的樣子，杜克廉比他還高，這個男孩子——穿得雖怪，頭髮雖長，却有一種難掩的氣度，尤其那定定冷冷的眼睛，很有說服力。

克廉不客氣的往沙發上一坐，從肩膊上取下來一個大帆布背包——他剛旅行回來嗎？

「沈詠恩呢？我要見她！」他劈頭就說。

「詠恩?!你認識她？」潘力好意外。

他本身也是一個漂亮的男孩，但他正派，和杜克廉的古怪完全不同。「你爲什麼要見她？」

克廉皺皺眉——這個男孩子皺眉時很好看，他是那種善於運用思想的人——可是他留長頭髮！

「咦?!你怎麼這樣緊張？」克廉說：「要見沈詠恩一定要先預約嗎？」

「不——」潘力有些不自在，是啊！爲什麼緊張？「我們不知道她有你這樣的朋友——」

「不是朋友！」克廉打斷他的話。「我和沈士嘉是朋友，也認識亦薔！」

「你——從美國來的？」潘力恍然大悟。看克廉那頭髮，那身打扮，他怎麼笨得想不起是從美國來的？「士嘉和亦薔叫你來的，是嗎？」

「就算是吧！」克廉有些不耐煩。「我可以見她了嗎？」

「哎——」潘力站起來。三十三歲的他絕對還算年輕，只是在克廉面前，他眞像上一代的人——不同的社會培養不同的氣質吧！「艾爾芙，妳沒睡嗎？有人找你，從美國來的！」

一聲輕響，兩扇房門同時打開，詠恩和又換好洋裝的亦薇都出來了。克廉的視綫盯在只穿了一襲又長又大的白色睡袍的詠恩身上。

「沈詠恩？」他似招呼又似在發問。

「你找我？」詠恩冷着臉，冷着聲音。

克廉站起來——對小姐的禮貌嗎？他凝視着詠恩，眼裏有一種奇異難懂的光芒。

「我答應士嘉和亦蕾來看你，所以一下飛機就來了，」他說得很直率，也不理會一邊的潘力和亦薇。「我以爲該是一個小女孩！」

詠恩不出聲，也不動，就那麼直直地站在門邊。

「出來坐一坐，艾爾芙，」潘力插口說：「亦薇去煮一點咖啡，杜先生一定很累——」

「要茶！」克廉似乎有打斷別人說話的習慣，他不客氣，也不講究禮貌，很時代的一個年輕人。

亦薇看潘力一眼，逕自去泡茶，詠恩也慢慢的，不情不願的走了出來，坐在角落風簾下的圓墊上——那是專屬於她的位置。角落的陰暗，她的長髮、白袍，似乎有一種——幽靈的感覺。

「SUPER NATURE！」克廉講了一句英語，很明顯是對着詠恩。

「什麼意思？」詠恩很不客氣。

「你給我這種感覺，」克廉認眞的。「超乎人類的！」

「荒謬！」詠恩冷笑。「臺灣不流行你們那一套嬉皮士哲學！」

「我是認眞的！」克廉舉起右手。他無名指上有個圖案很特別的戒指，精緻得很。

亦薇把茶杯放在克廉面前，他這才又看她一眼。

「你一定是亦蕾的妹妹亦薇了」克廉說：「妳們姐妹很像，我看過妳的照片！」

「姐姐，姐夫他們好嗎！」亦薇第一次有開口的機會。

「抱歉，我不知道，」克廉聳聳肩。他的國語相當好，大概他也是土生華僑。「我們很少見面，臨上飛機時我給他們一個電話，士嘉告訴我這個地址，叫我來看看沈詠恩，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亦薇有些失望。她本以爲可以知道一些亦蕾在美國的消息。

「我在柏克萊，他們在聖地牙哥，不很近！」克廉說。

詠恩不聲不響的垂着頭，似乎四周的一切都與她無關，她的神情也與潘力單獨相處時相差好遠。但是——沒有人注意這一點，這不重要，不是嗎？

「你——」亦薇還想問什麼，潘力阻住了她。

「杜先生，你和詠恩談談，」潘力拉亦薇入房。「我們等一會兒再出來！」

克廉也不阻止，任他們夫婦離去。他長長的透了一口氣，靠在沙發背上。

「潘力叫你艾爾芙，爲什麼？」他問詠恩。

「他們從小就這麼叫我！」詠恩不看他。他是父親的朋友，她有說不出的敵意。

「艾爾芙，ELF，小精靈？」克廉自顧自的說着，然後又釋然的笑起來，露出一排堅强有力的白牙齒。「再貼切沒有了，你就是個艾爾芙！」

「你就爲來談這句話？」詠恩不耐煩的皺眉。

「不，當然不，」他端起茶杯喝一口。「我會在臺灣一段時間，今夜是來找尋友誼的！」

「沒有友誼，此地，今夜！」詠恩硬繃繃的。那張小小的臉兒佈滿了倔强。

「爲什麼？」他看來並不訝異——他似乎胸有成竹，一切都在他計算之中。「因爲我是士嘉和亦薔的朋友？」

「請別對我提這兩個名字！」詠恩很不妥協。

「那是你父親和繼母！」他提醒。

她昂一昂頭，燈光驅不散她臉上的陰影，尤其那長髮遮掩着的半邊。

「我不喜歡聽這幾個字，我更不喜歡看見你！」詠恩毫不客氣的對他吼着。「你走！」

「友善一點，艾爾芙！」克廉平靜的對她笑——進來之後，他只對她笑。

「不許叫我艾爾芙，」她突然發怒了。「那不是你該叫的，你——沒有資格！」

「誰有資格？潘力？」克廉只不過說了一句開玩笑的話。

詠恩的臉色變了，蒼白中——有一絲怪異的紅。

「你走！」她尖聲叫起來。「你走！我討厭你！」

她尖銳的聲音引出來了潘力和亦薇，他們好吃驚，發生什麼事？看來不像，杜克廉依然坐在沙發上，詠恩依然坐在角落裏——她怎麼了？

「艾爾芙，怎麼了？」潘力過去擁住她的肩。「杜先生是你父親的朋友，知道嗎？」

詠恩在潘力的懷裏立刻安靜了，她又垂下頭，一聲不響地倚在潘力懷裏。

「對不起，杜克廉，」亦薇立刻道歉。他們都熟知詠恩的脾氣。「詠恩還是孩子，她脾氣就是這樣的！」

克廉看詠恩一陣，轉向亦薇，笑了。

「你怎麼不叫她艾爾芙？」他說。拿起他的大帆布背包，也不招呼，逕自往外走。

亦薇呆怔一下，克廉說的什麼話？不容她細想，她追着克廉出去，總不能就這麼讓他走了。

「哎——你住那裏？有地方住嗎？」她追着問。「你還會再來嗎？」

「不會睡街邊，」他朝着她笑。「我當然會再來！」

「什麼時候？哎——明天來吃便飯——」亦薇還在說。

「有空我會來，但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他已走出大門。「先替我保管着那份友誼！」

一轉眼，他已溶入了黑暗的街道。來得突然，走得更突然，這個男孩莫名其妙又怪得緊，難道現在的年輕人都這樣？像陣風似的！

亦薇往裏走，又想起克廉剛才的話，她怎麼不叫詠恩艾爾芙？從來不會有過的奇怪念頭湧上來，艾爾芙？一抬頭，潘力若有所思的等在玄關上，她下意識的衝口而出。「以後別叫詠恩做艾爾芙了！」她說。

「爲——什麼？」潘力莫名其妙的。

「我——不知道，」她呆一下。「總之別再叫，我覺得——不大好！」

「亦薇——」他望着她急促回房的背影。

「詠恩已經是少女了！」她在門邊頭也不回的說。

× × ×

星期三的中午，潘力從辦公室大廈的電動門走出去，有一個半小時的午餐時間，他可以舒舒服服的享受一頓午餐。

他是這幢大廈四樓一間大建築公司的測繪師，工作很繁忙，地位却很超然，只要他把建築的大廈圖樣繪好，設計好，沒有人能直接管到他，連那個外籍經理都對他十分客氣！

剛交出去一份圖樣，經理看了認爲很滿意，他也就特別輕鬆愉快了。他計劃着，好久沒和亦薇出去玩過了，今夜——上夜總會去坐坐？

秋天的太陽很高，很淡，曬在人身上也輕輕柔柔的毫不傷人，那帶着一陣陣乾爽氣息的風也令人開朗，潘力喜歡這種天氣，他完全不覺得亞熱帶的秋天有什麼惆悵！

大廈對面安全島邊的燈柱下有個女孩子倚在那兒，有點眼熟，大概是公司裏那個部門的女同事吧？女孩子垂着頭，長長的頭髮掩住大半邊臉，穿着一條淺黃色的工裝吊帶牛仔褲，一件草綠色的長袖運動衫，新鮮得令人眼睛一亮——咦！連那身衣服都是那麼眼熟，他再看仔細了，怎麼——是詠恩？

「艾爾芙，」他意外的奔着過去，他完全忘了亦薇的警告，他又叫她艾爾芙，他從小叫慣的啊！「妳怎麼在這兒？妳不上課？」

「詠恩仰起頭，映着一臉孔的陽光和無邪笑靨。

「我討厭上課，又想你，我就來了。」她愛嬌的。

「小艾爾芙！」他憐愛的擁着她——對她，潘力是融合了父母的愛和長輩的關懷。「這樣逃學怎

麼行呢？妳來了多久？怎麼站在這兒曬太陽？不怕昏？」

「我站了一小時！」她的手環抱着他的腰，他仍然擁着她的肩——實在說，潘力絕不像長輩，他仍是那麼年經得令女孩子暗自心動呢！「我不怕昏，只想曬黑一點！」

「別曬黑，黑了怎麼像艾爾芙？」他笑。早已放棄追究她逃學的事。他「不忍」對她過份嚴格，她失去母親之後，幾乎等於又失去了父親，何況——她只是一個十七歲的女孩子啊！「艾爾芙該是蒼白的！」

「亦薇不是要你不許叫我艾爾芙嗎？」她突然說。

他一震，停下了腳步。

「你聽見了——哎！她說着玩的！」他立刻解釋。

「我知道她不是說着玩的，」她正色。「我是長大了，下次在她面前——你就叫我詠恩！」

「艾爾芙——」

「但是只有我們倆時，我還是艾爾芙！」她無邪的展顏一笑，頭顱枕在他肩上了。

潘力心中起了一種奇異的情緒，似乎——有些不安，又有些混亂，他也說不出個所以然，竟不敢正視詠恩如星辰般的黑眸。

「我們去吃午餐，好嗎？」他避開她的視綫，胡亂的說。十七年了，他第一次在她面前覺得不自在。

「潘力，下午可以不上班嗎？」她不答反問。

詠恩叫慣了他潘力，三歲時第一次叫他就是潘力，她從不稱呼他叔叔的，他也不覺得什麼特別，

今天——哎！今天怎麼所有的事都有些古怪？

「什麼事？」他仍然不看她。她那眼中的無邪似乎——使他受不了。

「陪我玩！」她直接了當的要求。「我要到晚上才回學校，晚上十點！」

「那怎麼行？艾爾芙！」他努力使自己更嚴肅。「妳不怕犯校規開除？」

「不怕！」她輕視的癟癟嘴。「我想玩，就一定要玩得痛快，什麼都不怕！」

他忍不住看她一眼，小女孩任性得驚人呢！

「我不喜歡妳這樣子，艾爾芙，」他正色說：「星期六我陪你玩，等會兒我送你回學校！」

「不！」她倔强的盯着他。「不回學校，你陪我玩！」

他望着她，那張小小的俏臉兒楚楚可憐——他總覺得她孤單的一個人可憐，即使她任性，倔强時。那抿得緊緊的小嘴似乎受了好多委屈，黑眸中一片寂寞。

「哎——」他心軟了，這是他從小抱大的艾爾芙啊！「好吧！只此一次，下不爲例！」

他妥協了，他不忍心拂逆她的意思。

「我知道你會肯的，」她突然墊起脚尖在他臉上吻一下，也不理會是在大庭廣衆的街上。「潘力，你眞好！」

「頑皮！」他搖搖頭，笑了。他的笑是爲她臉上的笑容而展開，詠恩的快樂是他最大的滿足！

他要代替士嘉愛詠恩，他一直這樣告訴自己！

「還有一件事，」詠恩眨眨顯得狡黠的眼睛。「別讓亦薇知道！」

「亦薇——」潘力想起剛才計劃和亦薇去夜總會玩的事，心中有下意識的歉然。

「我不要她知道我逃學！」詠恩嘟起小嘴。「我也不要她知道我們一起玩！」

「爲什麼呢？她絕不會責備妳的！」潘力想說服她。「我們等她下班可以一起去玩——」

「不！」詠恩斬釘截鐵的。「不要她一起，要不然——我寧願回學校！」

「艾爾芙——」潘力爲難的。下班不回家，總得有理由向亦薇交待啊！

詠恩放開環在腰上的手，並推開他。

「我走了！」她倔强得有委屈的哭意——委屈?!爲什麼？

「艾爾芙，」他無可奈何的拖住她。「好！好！依妳，等會兒我打個電話給亦薇，說晚上——有應酬不回去，這樣好了吧？滿意了吧？」

詠恩看他一眼，展顏笑了。她是孩子脾氣，不是嗎？她才十七歲呢！

「你預備帶我去那裏玩？」她仰着頭問。她並不很高，五呎三吋或四吋，却也不算矮，因爲她瘦削，看起來比實際高度要高些。

「妳說呢？」他想一想。小女孩長大了可眞不好應付，他第一次這麼强烈的感覺到。「看電影？打保齡球？溜冰？你自己安排吧！」

「都不好！」她瞇着眼睛，做一個好神秘的表情。「先吃飯，然後——我帶你去！」

他們就在中山北路的一家西餐廳吃了午餐，並不是他們喜歡吃西餐，而是西餐方便又快捷，更不必花腦筋點菜，吃快餐或吃「阿拉卡」，都是一道主菜就行了。午餐後，詠恩帶他到火車站附近。

「到火車站，想去郊外？」他笑着問。

「誰說去郊外了？」她跺跺脚，拖着他走進一道垂着珠簾的門。

潘力只覺眼前一暗，迷迷蒙蒙的好像進了迷魂陣。這是什麼地方？全是高背椅的卡座，有許多棕櫚樹在遮遮掩掩，還有細細幽幽的古典音樂和暗暗的燈光，這——

「艾爾芙——」他心中一凜，笑容盡失。

「是純吃茶的青龍，」詠恩拖着他的手不放。「同學說過是臺北市最老的一家純吃茶，我想看看！」

一個拿着手電筒的女孩子把他們帶到一張高背沙發的桌子前，放下兩杯似果汁似水的東西，收了錢，話也不說一句地就走了。潘力被詠恩拖着無可奈何，又尷尬又窘迫的坐在那兒，渾身不自在。

「你想看什麼？艾爾芙！」他嚴厲的說：「這種地方會教壞妳！」

「所以我要你陪我來啊！」她振振有詞的。昏暗的燈光下，她的黑眸亮得出奇。「難道你會教壞我？」

「根本不應該來這種地方！」他說。

「我好奇，我想知道！」她活潑又俏皮，跟在家中時的沉默陰森絕對不同。「跟你來——總比跟其他人來保險，是不是？」

「艾爾芙！」他嘆一口氣，還說什麼呢？他竟被一個小女孩子給擺佈了。

她不理會他，逕自四下打量。燈光雖是昏暗，却也看得見周圍相擁相抱的人影，潘力雖然已結婚，却也看得臉紅心跳，詠恩反而若無其事的坦然！

「原來純吃茶是這樣的！」她抱着他的手臂，靠近他。

潘力一陣緊張，連話都說不出來了。偏偏詠恩毫不知情的把頭也枕在他肩上——從小她就愛這樣

做，他也習慣了，只是——此時此地，此情此景，他覺得異樣。

「坐正，坐好！」他口齒不清的。「別人看見——會誤會！」

「誰看見？誤會什麼？」她仰起臉，竟是離得這麼近，他已能感覺到她的呼吸了。

「詠恩，艾爾芙——」他努力收攝心神。「我們不應該來這種地方，我是長輩，你不知道嗎？」

「坐一坐就走，好嗎？」她請求着。眼光一片清純——唉！她是無邪的，是他心中有鬼！

「好——吧！」他咬着牙答應。

閉起眼睛，他努力排除腦中混亂的思緒，他不喜歡這種昏暗燈光，這種令人有綺念的氣氛！這種——莫名其妙的情調，這不是好地方，他肯定的告訴自己。只要離開這種地方他就會恢復正常，在陽光下，他怎可能對詠恩——有奇異的念頭，她只是個小女孩，她什麼都不懂，她只是好奇，他絕不該胡思亂想，這簡直是侮辱她，他要努力平靜，他希望快快離開——

「潘力，」詠恩小聲又溫柔的呼喚。「你看我漂亮？還是亦薇漂亮？」

「什麼？」他一震，睜開眼睛遇着一雙好成熟、好柔媚、令人迷惑的似狐狸般的眸子，一霎那間，剛平定的心中又是一片混亂，他——中了邪嗎？

「我漂亮？還是亦薇漂亮？」她再問。

似狐狸般的柔媚，成熟眼光消失了——或者根本是他的幻覺？詠恩是清純無邪的，怎能似狐狸？不荒謬嗎？

「各有不同的漂亮！」他勉強說。他緊張得莫名其妙，連話都說不完整。「妳美得清純靈秀，她——風韻成熟！」

「什麼是風韻成熟？我沒有嗎？」她仰着臉。

「妳——是小女孩！」他不敢正視她。

「我長大了，已經不是小女孩，」她倚着他。「爲什麼你不看清楚一點呢？」

「艾爾芙——妳在捉弄我嗎？」他深深吸一口氣，他一直在想：他是長輩，是長輩。

「不，」她微笑着，好甜蜜，好眞摯。「我不捉弄你，我喜歡你！」

「妳——」他心神大震，喜歡?!

「我從小就喜歡你，不是嗎？」她輕描淡定的說，然後放開他的手臂，也不再倚着他。

「我也從小就喜歡妳，像一個叔叔喜歡侄女一般！」他覺得壓力減輕些，聲音也平靜多了。

「但是你爲什麼這樣年輕？」她問。

「三十三歲，在古時候可以生出你這麼大的女兒，還說年經？」他使自己輕鬆些。

「現在不是古時候，」她似笑非笑的像在開玩笑。「十幾二十幾歲的男孩子像青澀的果子，男人要三十多歲才成熟，才有光芒，才吸引人！」

「什麼——話！」他又不自在了。

「誰說不是呢？那些男明星，像羅勃韋納，以前總紅不起來，年輕時又土又傻，四十歲才紅透半邊天，十幾歲的女孩子也爲他發狂！還有亞蘭德倫，還有史提夫麥昆，還有畢雷諾士——就是那個拍裸照的男明星，還有狄保嘉，還有——」

「還有我嗎？」他想故作輕鬆的開個小玩笑。

「對了，還有你！」她一本正經的。「你知道你的成熟光芒——很吸引人嗎？」

「艾爾芙，你說得我難爲情了！」他眞的紅了臉。

「眞話啊！」她舉手發誓。「至少你比那個什麼杜克廉好得多了！」

「杜克廉？怎麼提他？」潘力呆一下，他幾乎忘了這個人。

「隨便提提！」她不置可否的。「潘力，你回答我一個問題，忠實的，好嗎？」

「不爲難我的問題嗎？」他反問。

「當然！」她黑眸子轉動着，是燈光的幻影？或是——她眞有幾分如狐狸的狡黠？「除了亦薇，你可曾被另外的女孩子喜歡過？或是有另外的女朋友？」

「沒有！」他想也不想的回答，好肯定。「沒有！」

「是沒有機會？或是你不要？」她問。這是很離譜的問題，尤其是一個晚輩問長輩。

「我不要！」他皺起眉頭，斬釘截鐵的。

詠恩想一想，輕輕笑起來。

「那些女孩子沒本事！」她說。

「怎麼說？」他很詫異。小女孩的腦袋裏到底裝了些什麼稀奇古怪的思想？

「如果是我——我有把握使你無法拒絕！」她笑得好古怪。

「妳眞頑皮，艾爾芙！」他打個哈哈。

「不是頑皮呢！」她突然站起來往外走。「走吧！晚上我想去夜總會！」

他皺着眉跟出去，這一個鐘頭過得昏昏沉沉，很不眞實，但願回到陽光下一切能恢愎常態！

陽光很好、很柔、很淡，他正待深深吸兩口新鮮空氣，詠恩轉過頭來，拋來一個好複雜的微笑，

陽光下，他又看見那眼中的成熟、柔媚如狐狸般的光芒。一陣觸電般的感覺，他覺得全身都麻了，僵了。

小詠恩，他眼看着長大的小女孩子，竟眞的——成熟了，不是感覺，是親眼看到！

他突然記起了亦薇的提醒和警告——但願不遲！

「別去夜總會，好嗎？」他說。

「爲什麼？我一定要——」話沒說完，她自動停止。

對面的公共汽車站牌下倚着一個男孩子，正用着一種透視一切的眼光望着她和潘力，那長頭髮，那緊緊的牛仔褲，那好像打了補丁的花布襯衫——杜克廉?!

「嗨！」杜克廉用一根手指打招呼。「純吃茶？」

潘力的臉驀然紅了，這樣跳在黃河也洗不淸了，杜克廉看着他們出來的，不是嗎？

「不——」他想否認，又不知從何說起。

「我的車來了，再見！」克廉揮揮手，笑得很含蓄，很好看的上了車，哎！他若剪了頭髮，換了衣服，可會更漂亮些？

「你想否認什麼？」詠恩看他。「我們根本是從裏面出來的！」

「但——」

「去夜總會，你答應過陪我到十點的！」她在撒嬌了。

「哎——好吧！」他嘆一口氣。他感覺到一些麻煩了！

詠恩——會帶給他麻煩嗎？

校園在小山坡下，教室在小山坡對面，柔柔茸茸的細草遍佈山坡，細草周遭却是一片寂靜，連那隨風輕閃的白色小野花也那般默然。

學生都在上課，只有對面教室大樓隱約傳出一些唸書聲，顯得遙遠，就像天上的雲般遙遠。風很輕，像羞怯的少女般飄着，飄着展示它無形却撩人的舞姿，一隻彩蝶飛過，擾亂了風的韻律——不，擾亂它的是草叢中躺着看天、看雲，却又無聊躍起的少女！

淺黃色吊帶工裝牛仔褲，蘋果綠色的運動衫，一頭長髮掩住了半邊蒼白的臉兒，詠恩，她眼中滿是寂寞。

昨天逃學似乎意猶未盡，數學課，她溜了出來，躺在草地上聽風聲豈不比對着X加Y更令人愉快？若風聲停了，山脚下面的小溪不是有等待着她的小魚兒朋友？

有風聲，小魚兒仍在等待，她眼中凝聚的寂寞却散不開。十七歲的女孩子，她幻想的七彩世界在遙遠的天際，伸手可及的——只是寂莫！

潘力可願再陪她玩一個下午？

她躍起來，彩蝶受驚，逃得好遠，好遠，她再躺下來，順手拔一根野草放在嘴裏咀嚼，酸酸澀澀却——令她有了陪伴的感覺，酸澀的小草陪着她，她又看天，看雲，聽風聲，她並不想捕捉那只彩蝶，她從來不喜歡那七彩的小東西，只是——從她眼前飛過，她隨手試試——她只是試試自己能力，只是試試！

小草嚼完了，她再拔一根，會有一天山坡上的小草被她嚼完？吃草的女孩，沈詠恩，艾爾芙——是啊！爲什麼他們都叫她艾爾芙？她不像人？像個小精靈？吃草的小精靈？

她聽見下課的鐘聲，索性閉上眼睛，下節課是英詩，中學生唸什麼英文詩？其他正式在教育部立案的中學那一間教學生英文詩了？悶死人！她寧願一直躺在這兒，嚼她的酸草，聽她的風聲，織她的夢——

她可有夢？像每一個年輕的女孩子？

一陣細碎急促的脚步聲，跑上山坡的是她那一班級的班長李鈺，她戴着厚厚的近視眼鏡，她從來不敢大聲笑一笑，她一定不敢嚼酸草，一定聽不見風的節奏，一定織不出夢。她——只是按步就班，半點不敢踰規越矩的走生命的道路吧？

李鈺的生命是已定型的石頭，缺乏光彩，詠恩的——她要生命活潑，跳躍，她要生命——是活生生的！

「沈詠恩，跟我回教室好嗎？」李鈺柔聲的。

李鈺除了規矩還善良，她該是學校裏最關心詠恩的人，因為她們有着幾乎相同的遭遇——母親死了，父親另娶。她無條件的對詠恩好，但——詠恩並不領情。

「妳回去，誰要妳來打擾我？」詠恩俏麗，靈秀的臉上有些惱怒，她仍然閉着眼。

「妳知道嗎？剛才校長來找過妳！」李鈺擔心的。

「讓他來這裏找我！」詠恩毫不在意的又拔一根小草放進口中。

「詠恩，怎能這樣呢？」李鈺搶下她的小草。「有泥巴又有細菌，妳會生病！」

「生病是我的事！」詠恩再拔一根草。「妳再不走，我發誓永遠不睬妳！」

「妳一直逃課——」

十分鐘下課的時間過了，上課鐘又響起來。李鈺爲難的搓搓手，看着無動於衷的詠恩，嘆一口氣，轉身奔上山坡。誰能說服那倔强的小詠恩呢？

詠恩展開一個惡作劇又狡黠的微笑，跳了起來拍拍工裝吊帶牛仔褲，去小溪捉魚去吧。英詩——LIFE IS REAL LIFE IS——EARNEST——讓李鈺去背個够吧！她的兩隻手剛插進牛仔褲，又有人走上山坡了。這回——她可不能趕走他，是校長。

「沈詠恩，」校長臉上有微笑，沒有想像中的嚴厲。「他們說你在這兒，爲什麼不上課？」

詠恩緊閉着唇，一言不發。

「誰得罪妳？嗯？」校長很有耐心。「昨天你回臺北了，是不是？」

詠恩還是不出聲，垂着頭，像個沒知覺的大理石像。

「或是心裏不高興？有煩惱？」頭髮斑白的老校長很有教養、有風度，他似乎十分懂得年輕人心理，他一直表示關心，像和詠恩站在同一條陣綫。「妳可以告訴我，我幫你解決，好不好？」

詠恩掠一掠頭髮，看他一眼，逕自往山坡下走了——魚捉不成了，回宿舍睡覺吧。她才不在乎校長不校長，最好開除她，她可以永遠不再上課。

「詠恩，」校長還是溫和的追着。在他心中，詠恩該是學校裏第一號問題學生，她並不學太保，太妹的亂玩、生事，只是——她極端不合羣、不合作。「我們談談，好嗎？」

「不——」詠恩頭也不回。

「妳該給我們一個了解和幫助你的機會，」校長嚴厲一些了。「妳不能永遠這樣！」

詠恩走得更快，根本不把校長放在眼裏。

「詠恩，」校長被逼得提出警告了。「妳是要我們將這些事通知你家人？」

詠恩站住了，並慢慢轉回頭。校長以爲她是害怕，學生都怕犯規的事通知家長。可惜——他猜錯了。

「我沒有家人！」她沉着臉說。

校長一怔，他十分了解詠恩的家庭情況，她父母在美國，此地有監護人，怎麼說沒有家人？這孩子！

「那——好吧！」校長心念電轉。「妳去見見一位老師，他在我辦公室等妳！」

這才是校長的來意，要她去見一位老師。

「不！」她一臉的倔强、堅硬。要她見數學老師？英詩老師？她可絕不爲逃課的事道歉，只要她喜歡，她快樂，她做任何事都絕不考慮後果。

「也不是老師，」校長摸摸頭。「我們特別請他來的，可以說是專家，是——醫生！」

醫生?!詠恩眼睛眨兩下，好哇！就去看看醫生，他們以爲她神經不正常嗎？他們以爲她有病？醫生！看看誰會啼笑皆非！

「現在去？」她改了口氣。

「現在去！」校長知道她絕不回教室上課，這個令他頭痛了好久的問題學生，由專家去改變她吧！

詠恩笑了！又是那種狡黠又有些惡作劇的笑容，她輕鬆的掠一掠頭髮，大步走向校長室。

推開門，她直走進去，她故意不遵守先蔽門的禮貌，反正校長他們早當她是不正常，不是嗎？她

就不正常給他們看，她——才不稀罕別人了解。

校長辦公桌前坐了一個人，一雙長腿高高的蹺在辦公桌上，一枝原子筆像香烟般的含在口裏，一條細細窄窄的舊牛仔褲，一件像打了補丁的怪襯衫，還有那長頭髮，和滿眼睛的胸有成竹的光芒。他——專家？

「是你？」詠恩吃驚的呆住了。這個嬉皮士般的怪人是專家？醫生？校長特別請來的？

「正是我！」杜克廉笑笑，動也不動的坐在那兒。「等了你半小時！」

「等我做什麼？」她沉下臉，一點也不客氣。當然，她再不會有開玩笑和惡作劇的心，他是杜克廉，是——父親的朋友！

「研究！」他聳聳肩。「研究一個問題兒童！」

「問題兒童?!」她的蒼白臉上有了紅色，是生氣，是激動。「你侮辱人！」

「侮辱人？我是你父親的朋友，是長輩，」他說得可惡。「一個做叔叔的人，不能稱妳兒童？」

詠恩想轉身就走，却又不甘心，她就是氣不過他那副自以爲了不起的得意模樣，漂亮的男孩子都是這麼可惡的！

「叔叔？哼！你也配！」她冷哼。

「只有陪你去純吃茶的人才配？」他尖刻的。

詠恩驀然臉紅，這一次是——難爲情，哎！怎麼昨天偏偏會碰到他呢？命中注定的？

「不要你——管我的事！」她硬着頭皮。

他的笑容一斂，放下桌上的脚，人也坐直，神色也認眞和嚴肅多了。

「坐下來，」他威嚴而不容人反抗的。「這兒！」

奇怪的是連校長也不怕的詠恩竟——乖乖坐下來了，坐得她自己也莫名其妙，爲什麼要聽他的？

她盯着他，第三次見面，似乎——他給她一種完全不同於前兩次的印象。雖然他的衣着打扮那般古怪，那氣度、那神態却是令人心折的，他眼中深思的光芒，他眉宇間跳動的智慧，他看來就像個專家什麼的！

「爲什麼你總愛逃課？」他問。

「教室裏悶！」她想也不想的。

「妳該學習忍耐，」他正色說：「團體生活中不容有個人的放縱！」

「不上課就放縱？」她反問。

「是隨心所欲，」他點頭。「妳破壞了團體紀律！」

「妳會是新的訓導主任？」她笑。

「正經些，」他沒有笑容。「妳是故意做那些事的嗎？」

「我想做就做了！」她望住他。

「妳不知道這樣不對？」他也盯着她。

「可是我快樂！」她說。

他皺皺眉頭，快樂！

「可以有其他不影響人的快樂方法！」他提醒。

「我不理什麼方法，我也不管別人，」她看着手指，很自然的把食指放進口裏咬着。「我做使自

己快樂的事！」

「妳懂得自私這兩字嗎？」他問。

「懂！」她仍是咬指甲。「可是──誰不自私，你嗎？」

「誰教成妳這樣的？那個潘力？」他不高興了。

「不，是沈士嘉教我的！」她眼中有了冰冷的怒意。

「士嘉？妳父親？」他意外的。

「他再婚，他去美國，他──扔下我在這兒，難道不是自私？」她語氣十分不好。

克廉又皺皺眉，他怎麼從來不知道詠恩父女之間有這許多問題呢？士嘉從來沒提過，士嘉總讚美詠恩，士嘉的言語、神情中流露出許多對女兒的愛，可是詠恩──

「難道他不該去美國？不該結婚？」克廉試探着。「一個三十八歲的男人，不該追求事業，不該要家庭？」

「我知道你是他的朋友，」詠恩忿忿的。「別跟我談這件事，我不要聽！」

「好！」克廉話鋒一轉，轉得好驚人。「潘力帶你去那種純吃茶的地方？」

「不可以嗎？」她不置可否。提起潘力，她的神色有顯著的緩和。

「可以！」他想一想，神色很特別。「只要你覺得快樂！」

她呆怔半響，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回答，可以？

「我──當然快樂！」她仰一仰頭。

「那很好！」他用原子筆在紙上畫着，好半天。

她緊緊的凝視着他，他問這些問題就能幫助她？他不是專家，不是醫生嗎？

「喂！你是什麼專家？」她問得很不禮貌。「什麼醫生？」

「杜克廉，」他不很在意的糾正她。「我不是專家，更不是醫生，我只是——」

「只是什麼？」她忍受不了他的突然停住不說。

「只是做一點工作，使不快樂的年輕人快樂起來！」他說，很認眞的。

是嗎？只是做一點工作，使不快樂的年輕人快樂起來？世界上有這種工作？

「誰信？」她癟癟嘴。「快樂在每個人心中，旁人幫不了忙，你說大話！」

「有一天妳會相信，」他又用原子筆在畫。「我能把快樂送給需要的人！」

「自大狂！」她不屑的。「校長知道你認識我，就找你來——胡扯一堆話，你永遠幫不了我！」

「試試看吧！」他不以爲意的合上小簿子。「告訴我，你躺在山坡草地上做什麼？」

「尋找我的世界！」她迅速的。

「妳的世界裏有什麼呢？」他追問。他意外的是她竟肯跟他談這麼多話。

「風、雲、蝴蝶、小溪和小魚！」她不假思索的。

克廉咬着筆沉思。

「妳的世界全是流動的東西，」他說：「沒有一樣固定的能吸引妳？」

她怔一怔神，這是她自己也沒想過的，她的世界中一切全是動的，可有固定的東西？有嗎？

「有——」她猶豫一下。「有。」

「是什麼？能告訴我嗎！」他立刻問。

「不能！」她微笑着站起來。「我若告訴你，豈非讓你進了我的世界？」

「怕我打擾妳？」他目不轉睛凝視她，他想從她臉上得知些什麼，畢竟她只是個十七歲的女孩子，然而——她十分機警，她的世界被保護得極其妥善。

「我不喜歡一個專家來研究我！」她說。

他搖搖頭，有些無可奈何。

「詠恩，別再和學校作對，好嗎？」

「誰和學校作對了？」她不以爲然的。「爲什麼你不說學校專和我作對？」

「江校長對妳已夠容忍的了！」他說。

「看妳的樣子，也不是什麼好學生，」她盯着他。「別打着專家的招牌招搖，少年組一樣要抓你！」

「少年組？」他忍不住笑出聲。「就是專門管長頭髮的那些人？我的確被警告過了！」

「所以你還是快回美國吧！這兒不適合你！」她笑了。

「『回』美國？」他指着自己。「我是中國人啊！」

「樣子是中國人，思想不是！」她尖銳的。

「思想？」他還是在笑。「總有一天我會讓你看見我的思想！純中國的！」

「我？」她皺皺鼻子，她是稚氣的，只是故意做出許多彆扭的事罷了。「別把我和你扯在一起，我不喜歡！」

「因爲我是士嘉的朋友？」他不在意。「你忘了嗎？潘力不但是士嘉的朋友，還是兄弟，但你還

是喜歡他！」

「那——怎麼同？」她强自漠然。他一再提起潘力，他——難道看出了什麼？不可能！

「怎麼不同？」他走到她面前，拍拍她的肩。「對我友善些，好嗎？我說過回臺灣是找尋友誼的！」

他的手掌仍在她肩上，掌心的溫暖使她心中有種奇異的波動，很——令人喜悅，滿足的波動。變魔術似的——她的態度有了改變，就在這一霎那間。

「我這兒沒有友誼，你白費心機！」她說。仍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話，聲音中却有了溫暖滿有盼望的溫暖！

「是嗎？」他不置可否的放開手，站直了。「妳可以出去了，最好回教室去！」

「你——」她不能明白。「問這些就幫得了我？」

「我有很多時間，」他胸有成竹的。「我會一直留在這兒，直到我工作完畢！」

「你——留在學校？」她望住他。他算是朋友嗎？突然間，她眼中的寂寞淡了。無論如何，他是士嘉的朋友。

「是！我留在妳的學校！」他點頭。

「爲——我？」她疑惑的。

「當然不！」他笑她的稚氣。「我有自己的工作！」

詠恩再打量他一陣，長頭髮，穿牛仔褲，打補丁的怪襯衫，校長請這樣一個人來學校做什麼呢？

「喂！你到底在美國做什麼的？回來又做什麼？」詠恩直視着他。

他攤開雙手，好半天，才說，很困難的。

「在美國我讀書，也工作，」他含糊的。「回來——也讀書和工作！」

「那——」她突然沉下臉，好嚴厲的警告。「別妄想侵入我的世界。偷窺也不行，否則——你會後悔！」

後悔？這是什麼意思？難道她的世界裏除了風、雲、小草、小溪、小魚、蝴蝶之外，還有什麼？怕什麼偷窺？她的世界——艾爾芙的世界！好奇心加上士嘉的託付，他決心一探，即使——後悔！

二

星期六，下午全校都放假，可以回台北，可以在學校自由活動，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早晨却仍有四節課。上了一堂悶死人又笑死人的「莎士比亞」，聽那加拿大籍的寇克先生抑揚頓挫的唸着「王子復仇記」中那段對白，詠恩的耳朵受了五十分鐘的罪，明明是美國口音的英文，硬裝什麼牛津腔呢？眞是多此一舉！

第二節是衛生，美國籍的護士鮑普小姐教的，這個一臉孔老處女模樣的鮑普小姐倒也不惹人厭，煩的是明明是初二就敎過的生理衛生，却偏偏要用英文重敎一次，什麼循環系統，什麼排泄系統，什麼休克，什麼嘔吐，校長說要所有的學生學習各方面的英文生字和常識，眞不懂這所學校，爲什麼所有的課都和普通中學不同呢？英文學得好了又怎樣？出國？找高薪工作？

詠恩冷笑着把臉轉向窗外，她不要出國，也不想高薪工作，學這些做什麼？

窗外仍有微風，依然有高高的雲、淡淡的陽光，正是秋高氣爽的樣子，這樣的天氣最適合做什麼？不，不是適合「做」什麼，這種天氣該躺在草叢裏什麼都不做，望着天，望着雲，聽着風，聽着小草的呼吸，把心臟的跳動附在大地的脈搏上，讓身體化成大地的一份子，享受着那遼闊和無際的寬廣，沉浸在那絕對的平靜中——

「詠恩！」鮑普小姐叫着，突如其來的。她的英文說得簡單而清晰。「請望着書本和黑板！」

詠恩不情不願的把視綫從窗外轉回來，她發覺全班同學都望住她，尤其是李鈺，一臉的擔憂和關心——誰要她多管閒事了？多事婆！她皺皺眉頭，突然，一個惡作劇的意念浮上心頭，既然大家都看

着她，她就玩點花樣給大家看看吧！

她展開一個狐狸般狡黠的微笑，眼光却是無邪的。

「妳在講什麼呢？鮑普小姐？」她帶着清脆笑聲。「生殖器官？」

「詠恩！」鮑普小姐沉下臉，從來沒遇見過這麼頑皮又惡作劇的學生。「請肅靜聽課！」

「聽什麼？」詠恩神色自若，那無邪稚氣的聲音，幾乎令鮑普小姐以爲是自己心中有鬼。「性愛？」

「沈詠恩！」鮑普小姐逼得提出嚴重的警告了。畢竟，教室裏其他四十幾個男女學生都變了臉。「妳若存心搗亂，我就請你出去！」

「搗亂？沒有啊！」詠恩似乎被寃枉了。「書本上不是說過這些字眼嗎？我不明白才提出來的，還有性慾，性——」

詠恩的英文居然說得挺流利，是受了三年這種英文教育吧！她竟是面不改色的振振有詞呢！

鮑普小姐脹紅了臉，她認定了詠恩存心搗蛋，學校裏誰不知道詠恩是問題學生呢？

「請離開教室，沈詠恩！」鮑普小姐氣呼呼的。

「不，我沒錯，我不離開，」詠恩動也不動的。「難道我不懂的不能發問？這都是課本上的！」

「妳故意擾亂上課秩序，我不能容許你這麼做！」鮑普小姐氣壞了，她自認尊嚴受損。「妳一定要離開！」

詠恩微笑着，一成不變的狐狸般狡黠，她動也不動的凝視着鮑普小姐，一副「看妳能把我怎樣」的神色！

鮑普小姐也盯着她，師生兩人就這麼對瞪着，嚇壞了教室裏的其他同學，沈詠恩發瘋了嗎？居然先發出那麼——離譜的問題，又和老師對峙着，這——

「好！」鮑普小姐竟然退兵了，她不知道爲什麼詠恩那若無其事、胸有成竹的微笑竟使她心怯了，她絕對想不到一個十七歲的女孩子，能有那種——眼神。「妳不離開我就走，這堂課不上了！」

拿起書，脹紅着臉大步而去，她竟被一個學生的微笑打倒了？

教室裏一陣奇異的沉靜後，議論紛紛和竊竊私議全都爆了出來，男孩子和女孩子們都驚異極了，剛才的一幕是眞實的嗎？沈詠恩氣走了老師？

「詠恩，妳太過份了！」李鈺又氣又急的走到詠恩座位旁邊。「妳怎能那樣做？」

「這怎麼過份？我做錯了什麼？」詠恩永遠不給李鈺好臉色看，她翻着白眼珠。

「妳——不該問那些下流的問題！」李鈺說。這個老實的女孩臉孔脹得通紅。

「下流？」詠恩輕輕哼一聲。「書本上的字眼也下流？妳沒想過這些字？心裏想的爲什麼嘴裏不能說出來？虛僞！」

「但是妳——故意的！」李鈺說不過詠恩。

「故意又怎樣？」詠恩不屑的。「誰叫她要先管我？」

「她是老師——」李鈺的話還沒說完，神色凝肅的江校長匆匆走進教室。

一霎那間，所有的議論紛紛都停下來，李鈺也急急忙忙的回到座位上，教室裏靜得連呼吸聲都聽不見。

校長把視綫停在詠恩臉上，他心中驚訝，這個瘦削、蒼白的小女孩怎麼那般鎭靜，那般自若？她

還在微笑，而且笑得那樣的得意和頑强，似乎氣走了老師是她最得意的傑作呢！

「沈詠恩，你跟我來！」校長嚴肅的。他知道沈詠恩並不在乎他的態度，但在其他學生面前，他要維持尊嚴！

詠恩再笑一笑，慢吞吞的站起來，雙手往牛仔褲裏一插，慢條斯理的隨校長出去，在教室門口時，還不忘給李鈺留下一個微笑。哎！這孩子！

又來到校長室，對詠恩來說，這是家常便飯了，她一點兒也不在意。站在校長的辦公桌前，她斜斜的把頭垂向一邊，讓長頭髮遮蓋了她大部份的臉，只露出一隻狡黠的眼睛，只是一隻！

「告訴我，妳爲什麼這樣做？」江校長嘆一口氣。

詠恩不響，把右手從牛仔褲袋裏抽出來，然後放進口裏輕輕的咬着指甲。

「妳以爲很得意，是嗎？」校長再嘆一口氣。「這樣搗蛋對妳，對全體同學有什麼好處？」

詠恩只是咬着指甲，也不知道她聽見校長的話沒有，頭也不抬的。

「妳是故意提那樣的問題令鮑普小姐難堪？」校長耐着性子。「妳不喜歡她？」

「那是書上的問題！」詠恩說着，又笑了。

「雖然是書上的，但——」校長頓一頓，也不知道該怎麼說。誰能不承認那是書上的問題呢？

「不是我的問題不正當，是鮑普小姐心邪！」詠恩說，那笑容更得意了。

「不許這樣批評一個師長！」校長正色的。

「不是批評，是眞話，」詠恩唯一露出來的一隻眼睛光芒一閃。「我不知道她怎麼想，但是——我是問關於動物，像貓，狗之類的，這也不能問？」

「啊，這——」校長爲之語塞。

這小女孩子一臉孔的無邪、稚氣，眼中的光芒却那般成熟得像狐狸般，她眞像個小精靈，她的心裏，她的腦子裏到底裝了些什麼？

「你知道我沒錯，是嗎？校長！」詠恩望着說不出話的校長，微笑擴大了。

「但——無論如何，妳該向鮑普小姐道歉，」校長深深吸一口氣。「你擾亂了她的上課情緒！」

「我沒有錯！」詠恩又咬手指甲。

「一個學生向老師認錯並不丟臉！」校長說。

「老師承認錯怪了學生也不丟臉！」詠恩說。

「沈詠恩——」校長沉下臉來。

「你可以罰我，記我大過，不許我回臺北，」詠恩的頭一揚，長頭髮分開，露出一臉孔的頑强。「我不道歉！」

「妳——」校長也爲之色變，有這樣任性倔强的女孩子？

詠恩再把雙手插進牛仔褲袋，緩緩的轉身往外走。

「那——妳下午不許回臺北！」校長的聲音追出來。

詠恩一笑，毫不在意的走出去。不許回臺北就不回，誰稀罕了？每個周末潘力都要陪亦薇，她回去也是多餘，何況——她想回去隨時就走，就算上課，就算考試也不怕，難道誰還攔阻得了她？

第二節課下課了，下節是翻譯，然後是級會——全是無聊的課，回教室做什麼？她想也沒想的直往小山坡走，經過教室門前，所有同學都在探頭探腦的，哼！詠恩冷笑一聲，昂着頭揚長而過，讓他

們去猜疑吧！

小山坡上是沒有人的，同學都在上課，而且——那些俗氣的傢伙永遠不懂欣賞這兒的靈氣，以往的時間，整個山坡都是詠恩的世界，她從來不擔心被打擾，何況，那風、那雲不是總爲她守候着屬於她的王國嗎？

她安安心心、舒舒服服的在草叢中躺下來，就在那棵大榕樹的下面。不回臺北，不見潘力，至少，她有整個下午的時間在這兒想着他——哎！和他一起的事！

想起潘力，愉快的微笑悄悄的綻開在嘴角，就像那草叢中輕搖的蒼白色小花。她拔起一根圓葉片的酸草，突然看見榕樹的橫枝上垂下來的一雙脚——有人？

她想跳起來，又忍住了，這是她的世界，她的王國，該跳起來離開的不是她，是樹上的人！她嘴角的愉快笑容斂去，變得又冷又硬。

「不管你是誰，快走！」她兇霸霸的。「這是我的地方！」

垂在樹上的腿開始搖晃，搖晃得人心煩，他似乎聽不見詠恩的話呢！

她打量着那雙長腿，穿了一對帶馬刺的靴子，像電影裏西部牛仔穿的那種，一脚可以踢死人的！馬靴上是一條沾着泥漿的舊卡其布褲，上身藏在樹葉中，看不見，更看不見那人的臉，却能肯定是個男生！

「喂！快滾，」詠恩終於跳了起來，叉着腰叫。「否則我可不客氣了！」

樹上的腿搖晃得更悠閒，更自得了，是誰這麼大的膽子？不上課，還侵佔詠恩的王國？

「下來，」詠恩忍不住了，那人的沉默是件好厲害的武器呢。「讓我看看你到底是誰！」

一雙手垂下來扶在橫枝上，詠恩看見他無名指上那枚好別緻，好特殊的圖案戒指。她見過這戒指的，是嗎？好熟，她的確見過誰戴這枚戒指的！

「你是誰？」她叫起來。這一叫，她記了起來，是杜克廉，她看見他戴這戒指的。「杜克廉，是你！」

杜克廉慢吞吞的從樹枝上跳下來，拍拍手掌，站定在詠恩面前。他臉上沒有笑容，只是一抹深思，一抹探索。

「怎麼知道是我？」他問。他今天沒有穿打補釘的怪襯衫，却是舊得泛白的牛仔襯衫，而且下擺不塞進褲腰裏，一副不修邊幅的嬉痞士樣子。

校長怎能容忍他？

「我認得你的戒指！」認出是克廉後，詠恩的神色也不再那麼冷硬，至少，他和其他男同學不同。

「哦！」他看看那戒指，不在意的聳聳肩。「女朋友的大學畢業戒指！」

「女朋友的？」她很意外。「不是你自己的？」

「我的當然在她手指上！」他微微一笑。「聽說你又犯了事，觸怒了鮑普小姐！」

「她自己心邪！」詠恩說。

「是！」克廉似乎對發生一切完全了解。「我認爲你的問題很値得問！」

詠恩望着他，不信的光芒在眼中閃動。

「不要你討好！」她嘟嘟嘴。

「誰要討好妳了？」他搖頭。「妳是去道歉？還是接受校長的處罰？」
「你以爲呢？」她反問。
他笑一笑，好了解的。
「他怎麼罰妳？記個大過？」他不答反問。
「罰我下午不許回臺北！」她不在意的。
「多慘！不能和潘力去『純吃茶』了！」他打趣。
「不許你提潘力，不許你講——純吃茶，」她的臉驀然紅了，畢竟是十七歲的小女孩。「你的心和鮑普小姐一樣邪！」
「心邪？我看見的啊！」
「還講——」她瞪大了眼睛。
「好！不講！」他舉手做一個投降的姿勢。「亦薇知道你們去青龍嗎？」
「杜克廉！」詠恩怪叫起來。「你敢再說一個字？」
克廉凝視她半晌，一歪身坐在草地上。
「好，換一個話題，」他說：「我說一樣東西或一種顏色，你立刻說你所聯想到的，好嗎？」
「我爲什麼要說？」她歪着頭，懷疑的。「你心裏打什麼鬼主意？」
「這只是一個打發時間的遊戲，」他輕描淡寫的。「很有趣——我們不是很無聊嗎？」
「我不無聊！」她也坐下來。
他再看她，笑了。詠恩就是那麼一個外剛內柔的女孩，她心裏已經答應了，偏偏還要嘴硬。

「紅色！」他突然說。

「刀！」她想也不想的說：「殺人！」

「綠色！」他很專心的注視她，却又極力不露聲色。

「越南戰爭！」她答得好快。

他皺皺眉，繼續又說：

「蝴蝶！」

「復仇！」她更快的。

他一怔，蝴蝶和復仇？怎麼拉得上關係？

「杯子！」他再說。神色更認眞了。

「血！」她說。

「風！」他盯着她看。

「美國！」她答。

「校長！」、

「驅魔人！」她說。接着呆一下，然後稚氣的笑起來，顯得好開心。「哎——校長是驅魔人！」

「怎麼會聯想到的？」他問。

「誰知道？」她拔一根酸草。「他很像吧！」

他沉思一陣，很用心的在想一些問題。

「詠恩，你心中有仇恨！」他說。

詠恩眉心微蹙。

「也許！」她不置可否。

「我說紅色，你答刀，殺人，我說綠色，你答戰爭——是戰士的綠衣服？或是綠色坦克，大炮？我說杯子，你答血——是割傷人？只有風你答美國——」他撫弄着眉心，這似乎是個癥結性問題呢！「有解釋嗎？」

「直覺的，想都沒想，那來的解釋？」她說。對這種新奇的玩意兒似乎很感興趣。

「風——美國？」他還在思索。

「喂！我來問你來答，好不好？」她提議。

「問吧！」他望住她，心不在焉的。他一定要弄明白那個風和美國的關係。

「太陽！」她掠一掠頭髮。

「微笑！」他說。

「雲！」

「疑問！」他答得好怪。

「小溪！」

「信！」

輪到她皺眉了，小溪和信有什麼關係？

「眼睛！」她眨眨眼。

「茱迪」他答。

「誰是茱迪？女朋友？」她望住他。「黃色！」

「愛！」他說。

詠恩攤開手，稚氣的笑了。這稚氣是統一而調和，她眼中的光芒不再狡黠成熟，而是無邪。

「問了半天，我完全不懂！」她說：「風馬牛不相及的事，到底是什麼？」

「我也是直覺的回答你，」他認眞的。「我說的是聽了你的問題後心中第一個反應，我想——我心中有很多憂愁和思念！」

「還是不懂！」她坦然凝視他。

他看着她那俏美、蒼白的臉、那星辰般的黑眸、那瘦削、那飄逸、還有那——統一了的稚氣和無邪，好半天才透出一口氣。

「我在想茱迪，我希望小溪水能帶我的信息給她，」他說得很是坦率，很是動人。「太陽令我想起她的微笑，雲層遮住太陽，我會懷疑她到底爲什麼失去微笑，黃色——是她最喜歡的顏色，就是這樣！」

詠恩咬着唇，心中有絲說不出的奇異情緒，一個男孩子在這般思念，這樣愛一個女孩，那個茱迪眞是幸福，是嗎？她所有問題都使他想起茱迪，他——眞看不出是這樣專情、痴心的男孩呢！

「她——茱迪是你同學？」她問。無緣無故的，她就不喜歡茱迪了。

「是！她是史坦福大學的，唸圖書館系，已經在做事，就在史坦福大學圖書館！」

她歪歪頭，不置可否，對茱迪的印像好不起來。

「中國人？」她再問。

「當然，是臺灣去的！」他說。

「很漂亮？」她不眞心的。

「不，很平凡，」他搖頭。「人很好，很正常！」

「正常？」她瞪一瞪眼，敏感的覺得他在說她了。

「我所謂的正常是不虛榮！」他解釋。「她是一個很踏實的女孩！」

「但是她叫茱迪，很洋味的名字！」她不服的。

「名字？」他笑了。「名字能代表什麼呢？那只不過是一個符號而已，改變不了她的爲人。」

詠恩不響，拔起了好大一把草。

「我不喜歡她！」她悶悶的。

他很意外，這是他所沒料到的。

「不喜歡就不說她，」他立刻換話題。「談我，談妳，怎麼樣？」

「我有什麼好講的？」她還是不高興。

「那就說我——」

「誰要聽？」她瘪瘪嘴，一臉孔的不屑，她的神色變得眞快。「你走！」

「生氣了？爲什麼趕我走？」他凝視她。

一個情緒變化得這麼快的人，表示她內心感情十分不平衡，一會兒左，一會兒右，連她自己都無法控制。他要研究，要了解，因爲——他要幫她！

「走開！」她眞的發怒了。「走開！」

「艾爾芙——」

「不許叫我！」她叫起來。「離開這裏，我不要看見你——你討厭！」

克廉只好站起來，只是，他完全不明白，什麼地方得罪了她？提起茱迪？這——完全沒道理的！

「好，我走！」他妥協的。「如果想找我，我會在辦公室！」

詠恩根本不理他，一轉身就朝山坡的另一邊跑，她才叫克廉走，自己卻先走了，她眞是喜怒無常一陣風又是一陣雨的！

克廉再站了一陣，直到詠恩的身影消失山後，才慢慢走下山坡。他不必爲她擔心，即使小溪也在學校的範圍之內，不可能發生什麼意外，只是——

這樣一個時晴、時陰，變幻不定的女孩子，要怎樣才能幫助她？

他又想起了那潘力，心中有奇異的不安，從那天在青龍門外碰見潘力和詠恩，他就覺得不妥。無論如何——潘力不該帶詠恩去那種地方，除了他有太太，他還是士嘉的患難兄弟，是詠恩的長輩，怎能——

走下山坡，克廉決定了，趁詠恩今天不回臺北，他何不去看看潘力，或者——能找出一些原因來！

說去就去，衣服也不換的直往校門口走，遠處，巴士揚着陣陣塵土而來，此去，他可能找到什麼癥結？

×　　×　　×

依然是那小小的紅門關住小小的院落，關住小小的房舍，關住一屋子的寂靜。

只有風，電鈴在風裏響了又響，屋子裏寂靜依舊，沒有人？不在家？或是不曾下班？是星期六，所有公司、機構都該只有半天的工作，快一點了，潘力會回來嗎？

克廉抱着雙手，耐心的倚在粗糙的石牆上等待，陽光在他頭頂照耀，却不覺得熱，秋漸深了！走過的路人都詫異的看他幾眼，他——長頭髮；穿舊卡其布褲；洗得發白的牛仔襯衫，不整不齊的也不塞進褲腰裏；一臉的寂然靠在別人家的牆上，他——要做什麼？

仍然是注重外表的時代，難道一套上等西裝就比得上內在的富有？何其可憐的眼光啊！

克廉不在意別人的眼光，他等得一心一意，心安理得，他決定要做的事，他一定要做到！

快兩點鐘了，潘力還是沒回來，亦薇却匆匆忙忙從巷口走回來，她一眼看見牆邊的克廉，十分意外。

「你，杜克廉？！」她指着他。「你等我們嗎？」

克廉不出聲，只是聳聳肩算是答覆。

「哦！你等了多久？」亦薇抱歉的，她是善解人意又體貼的。「潘力沒回來嗎？眞是對不起，快進去坐！」

開了大門，克廉隨她進去，脫了鞋，走上玄關，他被殷勤的招待坐在客廳裏。

克廉一直很沉默，不知道爲什麼，在潘力夫婦面前，他的話就多不起來。

亦薇記得他要喝茶，泡了茶遞給他，就坐在他對面。

「你一直沒再來，這些日子——你在那裏？」亦薇問得含蓄。看外表，他像是很不得意，她不敢太直率。

「工作！」他淡淡的。他絕不在意別人怎麼想。

「工作？」亦薇意外的。「哦！你的家在臺灣，你回國就業的，是嗎？」

他搖搖頭，不置可否。

「潘力什麼時候會回來呢？」他問。

「找他有事？」亦薇看看錶。「他該回來了，十二點鐘就下班的——我打電話去問問！」

亦薇去屋角撥電話，克廉就默默的等在那兒。

他記得第一次來時，詠恩就坐在那個暗角裏的墊子上，那邊的窗口有一塊擋風的竹簾，那夜似乎曾輕輕的晃動着，而詠恩却是靜然的。潘力叫她艾爾芙，她的眉毛揚一揚，眼中光芒一閃——那光芒特殊，眞是特殊，在學校裏，克廉從來沒見過她眼中有這種光芒，潘力——

「杜克廉，潘力不在，」亦薇的神色也有疑惑。「他們說他還沒下班就走了！」

「他——常常這樣不通知妳去那裏，也不回家嗎？」克廉問得很不客氣。

「不，很少——幾乎從來沒有？」亦薇說：「潘力很正派，你別誤會！」

「抱歉，我無意使妳難堪，」克廉笑笑。「我能用妳的電話嗎？」

亦薇做一個請便的姿勢，就退開一邊。

克廉撥通了電話，他用英文迅速的在問一些問題，講得飛快，聲音壓得極低，亦薇完全聽不見他說什麼。然後，他停止說話，拿着電話足足等了七分鐘，才又見他出聲。

「是——這樣，」他改說中文了，「好！我知道了！」

掛上電話，他轉向亦薇。

「我想——潘力至少到晚上才會回來，你不必等，也不必擔心！」他說。

「是嗎？你怎麼知道？」亦薇糊塗了。「你問了誰？」

「我沒問誰，但我能肯定，」克廉正色說：「潘力——是爲了沈詠恩的事！」

「詠恩？」亦薇一怔。「他去接她回來？」

「也許吧！」克廉撫撫眉心。「晚上妳就會知道，我——走了！」

他大步往外走，留給亦薇一大團疑惑。

「等一等——你到底知道了什麼？請你告訴我，免得我擔心，好不好？」亦薇請求着。

「我什麼都不知道！」克廉搖頭。

「但你說潘力爲詠恩的事——」亦薇也搖頭，心中一下子亂成一團。「你一定知道，請你告訴我！」

克廉穿好鞋子，站定了，神色凝重的望着她。

「我現在還不能告訴你什麼，因爲我還不知道，」他正色說：「以後——我若知道了，一定不瞞妳！」

「我——不明白！」亦薇的眸子裏有問號跳動。「我完全不明白你的話！」

「以後妳會明白！」他說。人已走出院落。

「杜克廉，」她突然叫，有些歇斯的里。「你——不是故意嚇我嗎？」

「妳怕什麼？沒有任何嚇人的事！」他平靜的看她一眼，大步去了。

亦薇的心莫名其妙的劇跳起來，爲——什麼？難道眞會發生什麼事？

她默默的退回沙發，開始焦急的等待潘力歸來。無期限的等待是痛苦的，一些平日絕對想不到的稀奇古怪念頭都湧了上來，潘力去了那裏？什麼時候才會回來？

另外也有一個同樣焦急的人，只是，他不被動的等待，他要主動的去尋找！他是克廉，他不只焦急而且擔心，因爲——他曾看出一些錯誤的軌跡，他眞的看見了，他想幫忙，他不能任錯誤這麼造成，他要幫忙，只是——

他能嗎？能幫上忙嗎？

剛才他打電話回學校，校長找遍全校都沒有詠恩的影子，一個同學說看見她搭上回臺北的公路局車，她回臺北了，而潘力又提早下班，也沒回家，他們是在一起嗎？他們會去那裏？青龍？

站在垂着珠簾的大門外，克廉猶豫了，他能這麼貿然進去找他們？他——有資格這麼做嗎？

就這麼一猶豫，理智回來了，他收回了欲掀珠簾的手，默默的退開。詠恩的事他一定要管，要幫忙——他很自然就這麼決定。可是要用另外一種方法，他絕不能魯莽得把事情弄得更糟！

他到公路局車站，搭上一班剛要開行的車，雖然詠恩現在不在學校，他幾乎肯定的知道，她會回去，她一定不會回到亦薇也在的屋子裏！

他可以等，等到詠恩回學校——他又想起早晨的問題，他說風，詠恩答美國，這——代表什麼？

風，美國——克廉閉上眼睛靠在椅子上，總有一天他會弄明白這件事的，他很有信心！幾乎是所有問答中唯一不帶仇恨氣息的回答了！

只是，詠恩現在在那裏？

在兒童樂園裏，在靠淡水河邊比較僻靜的草坡上，詠恩昂着小小的俏臉兒，笑得開懷，笑得神采

飛揚，笑得眞純可愛，總是遮掩着半邊臉的長髮已撥到耳後，露出難得看見的明朗，迎着她的，是張成熟、漂亮而又正派的男孩子——不，男性臉龐，任誰都看得出，她的笑容爲他，她的開朗爲他，她的絕對改變也因爲他！

「艾爾芙，妳笑起來眞好看，」潘力由衷的。凝視她的眼光被那飛揚神采所吸引。「爲什麼妳不常笑！」

「並不常常有開心的時候！」她愛嬌的。

「妳要怎樣才開心？我願爲妳做一切妳所喜歡的事！」他說得好眞誠。

「眞的？你肯做一切我喜歡的事？」她抱着樹幹轉一個圈，轉回他面前。

「難道妳不相信？」潘力的眼光跟着她轉，他喜歡看見她身上煥發着無法比喻的青春。「從小到大，什麼時候我令妳不開心過？」

「有一次！」詠恩笑得像一串輕巧的小風鈴。「眞的有一次！」

「什麼時候？爲什麼？」潘力意外的。他對詠恩的照顧和愛護，比她父親士嘉更周到。

「不告訴你！」她皺皺鼻子。

「頑皮！」他用手指點一點她皺起的鼻子。「無中生有！」

「眞的有一次啊！」她加重語氣，却半眞半假的笑。

潘力搖搖頭，他眞是越來越對詠恩沒法子了，越大，她的稀奇古怪想法就越多，別的十七歲的女孩也是這樣？或只有這個小精靈如此？

「好了，不說這個，」潘力抓住她的手——這些年來，他始終是這麼牽着她的，他心中坦然，他

牽着的只是個可愛的小女孩而已，穿牛仔褲的她和穿蓬蓬裙的她有什麼分別呢？在他心中永遠是不變的。「放了學怎麼不回家，又跑來公司找我？」

「不許我去公司？」她歪着頭斜睨他，眼神很成熟。

「回家等我不是更好？」他不置可否。

「那——不是我的家！」詠恩的笑容消失了。

「艾爾芙——」

「而且亦薇不喜歡我！」她垂下頭，撥到耳後的頭髮又遮住了大半邊臉，她看來又陰沉下來。

「怎麼會？」他不置信的叫：「妳怎能這麼想？亦薇不可能不喜歡妳，妳該明白她的！」

「我明白！」她停下來，依然垂着頭。「我也感覺到，她不喜歡我！」

「艾爾芙，妳眞是誤會了，亦薇絕不是那種——小器的女孩子，我知道她喜歡妳，她——」他急着解釋。

「我聽見她說過好多次關於我的事！」詠恩很固執己見。「她警告你——她還不許你再叫我艾爾芙！」

「這——哎——」潘力不知從何說起。

「不過——」詠恩頭一揚，陽光又回到臉上。「我一點也不在意她喜不喜歡我，她與我有什麼關係呢？」

「她是妳的嬸嬸，怎能沒關係？」他着急的。若詠恩和亦薇之間有芥蒂，他就難做人了！

「嬸嬸！」她飄忽的笑笑，嘴角有着不屑。「她是陳亦蕾的妹妹！」

「艾爾芙——」他吃了一驚，詠恩心中的憤恨至今仍未消除？

「何況——我回臺北只是想見你，只要見到你，我何必回亦薇那兒？」詠恩說。

「亦薇那兒？」潘力苦笑。「那是我的家，也是妳的家啊！」

「不是！」詠恩臉上有古怪的紅暈。「若是你和我的家，該——只有我們！」

潘力心中一震，連話都說不出來。他是正派人，他根本猜不到詠恩的眞意。

「亦薇得罪了妳？是嗎？」他小心的問。對他，這已是最嚴重的事了！「我要她向你道歉！」

「她沒有得罪我，」詠恩倔强又固執的鎖起眉心。「只是——我討厭姓陳的女人！」

「艾爾芙，妳該諒解士嘉和亦蕾——」

「永不！」詠恩打斷他的話，甩開他的手，向前走幾步。「永不！」

「艾爾芙！」潘力追上去，用手擁住她的肩。「妳不再是孩子了，對不？妳該明白士嘉有權力尋找愛，有權力得到幸福，而且——他結婚並不影響他對妳的愛——」

「不許說！」詠恩霸道的嚷起來。「愛只有一種，該是專一的，永恒的，他——卑鄙！」

「怎能這樣駡爸爸？」潘力安慰的拍着她。「乖乖的聽話，等妳玩累了，我們回去讓亦薇煎牛排吃，好不好？」

「不！」詠恩的聲音堅決無比。「我不回去！」

「孩子氣！難道你永遠不回家？」潘力擁着她往前走。「問妳一件事，爲什麼來兒童樂園？」

詠恩看他一眼，神色慢慢好轉——她還是孩子，一會兒就會忘了剛才的氣惱，他想。

「記不記得你上次什麼時候帶我來的？」她反問。

「嗯——」他輕敲額頭。「記不清了，二年前？三年前？」

「三年！」詠恩說：「就在他們結婚出國之後！」

「哦！」潘力記起來。那時候十四歲的詠恩沉默、孤獨而不快樂，爲了士嘉的結婚、出國，她終日不說一句話，爲了開解她，他帶她來過一次。「很久了，是吧！」

「我就是要告訴你，三年是很長、很久的一段時間！」詠恩說得很特別。

「是我疏忽，」他會錯了意。「我該早些再帶你來的，你喜歡這兒，對吧！」

「不，我不喜歡這裏，我也不想來，」她搖着頭。「我只是告訴你，三年前的孩子，今天已經不同了！」

「不同？」他怔怔的望住她，有什麼不同呢？

「我已經長大，正如亦薇說的，你不能再當我是孩子！」詠恩直視着他。

「你——」潘力心中亂七八糟的，也不知道那兒是頭緒，最近和詠恩見面總是這樣的。「我不明白妳的意思！」

詠恩凝視他一陣，搖搖頭，說得好特別。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告訴你，我想——你總會明白的！」她沉思着說：「不過，我希望你快些明白！」

「越說越胡塗了，」他勉强的笑。「妳要我明白什麼呢？」

她猶豫幾秒鐘，愼重的說：

「內心和——感情！」

他呆住了，內心和感情，這——一霎那間，那亂七八糟的思緒似乎找到了開端，只是——莫名其妙的，他不敢伸手去拉開那端，他知道，只要他輕輕一拉，所有的一切都會明白，但——他心怯了，他隱隱感覺到，若拉開那開端，裏面的一切將是他不能接受的！

「聽見了嗎？」詠恩再重覆。「我說內心和感情！」

她剛才還猶豫，現在已堅定起來——可怕的堅定。

「艾爾芙——詠恩，」他慌忙放開在她肩上的手。「妳在跟我——開玩笑嗎？妳忘了我是——叔叔？」

他震驚，意外而慌亂，額頭、手心都冒出冷汗。

「你知道我不是開玩笑，」詠恩凝視着他，眼光穩定而成熟——她是詠恩？那十七歲的詠恩？「我也永遠不會忘記，你是潘力，世界上唯一對我好，也值得我——依靠的人！」

「詠——恩，他簡直手足無措了，太突然，他連做夢都想不到，他已不再敢叫她艾爾芙。「妳——妳——哎！我眞是不知道妳在說什麼！」

「你知道的！」她洞悉一切的說，絲毫不激動。「你完全知道我在說什麼，只是——道德觀念使你拒絕承認！」

「不，不——」他口吃起來。詠恩的語氣也是那般不同——那般——咄咄逼人——似乎——他已經掉進了她張開的網上。「別再說了，那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世界上絕對沒有不可能的事！」詠恩說。

潘力深深吸一口氣，使出全身的力量使自己鎮定，他已是三十三歲的已婚成年人，怎能被一個十

七歲的小女孩逼得毫無招架之力？

「是！世界上沒有絕對不可能的事，只有這件例外！」他已經盡了最大的力，說得依然不好。

詠恩皺皺眉，從牛仔褲袋裏掏出一束小草，迎着風扔向天空，然後，看着小草飄着四散了。

「你可以說例外，」她自信的笑一笑。「你也可以漠視一切，但——你也改變不了我的內心、我的感情！」

「艾爾芙——」他難堪了。天下那有這樣的事呢？詠恩分明在表示——喜歡他了，是吧？「我相信你弄錯了一些事，這是不可能的，就算沒有亦薇，你也是士嘉的女兒——」

「沈士嘉與我無關！」她斬釘截鐵的。「三年多前他已背叛了媽媽和我，我們再也與他無關！」

「艾爾芙，妳——」潘力莫名其妙的心慌，莫名其妙的煩亂，莫名其妙的自疚，也莫名其妙的喜悅——他喜悅？爲詠恩的剖白？「我們不談這個，你還是孩子，過些時候——妳會明白錯誤的！」

「我不是孩子，」她笑。眼中又有狐狸般狡黠的光芒，陽光下，這是眞實的。「也許外表是，但內心和感情上不是！」

「但是——但是——」他難堪的。

「回到陳亦薇那兒去，」她胸有成竹似的。「當你發覺我並沒有錯時，你可以來找我！」

「艾爾芙，」他嘆一口氣。「讓我們再恢復以前的樣子，當一切——完全沒有發生過，好嗎？」

「你可以當一切沒有發生過，」她嬌俏的笑。「只是，我不再回那不是我家的屋子！」

「艾爾芙，我怎麼向士嘉交代呢？」潘力爲難的。想起上回在青龍時她說的話，還有剛才的一切，他背上直冒冷汗，天下那有這般荒謬的事呢？十七歲的小女孩喜歡三十三歲的叔叔？「別爲難

我，好嗎？」

「沈士嘉又怎樣？」詠恩沉下臉，一絲兒感情也沒有。「即使面對面的站着，我也敢這麼告訴他！」

「但——妳知道我愛亦薇的，是嗎？」他說。

「慢慢的你會不愛她！」詠恩又笑了。

「妳才說過感情要專一和永恒！」潘力已被逼死在牆角。

「那不同！」詠恩輕輕握住他的手。他一震，彷彿握住一塊燙手的鐵，想甩却甩不掉的。「那怎麼同呢？姓陳的女人不會有專一和永恒的感情！」

「艾爾芙——」

「我會等你，等到你不再愛她！」她在他耳邊說。

他一轉臉，遇見她如星辰般的黑眸，眸中是清純——是無邪，是使人迷惑的情，是使人捨棄不了的愛——

他的心亂得再也不能收拾了，亦薇、詠恩——哎！他怎麼迷惑了？

×　　×　　×

迷惑中，潘力和詠恩度過了下午，度過了黃昏，度過了夜晚。除了晚餐的時間，他們一直在街上走，在馬路上逛，潘力記不得詠恩到底說了什麼，也記不清自己說了什麼，只感覺到詠恩一直在身邊，只感覺到那矛盾的迷惑越來越大，只感覺到詠恩眸中有時眞純無邪，有時成熟溫柔，有時狡黠如狐，有時胸有成竹的光芒把他整個人捆住了，綁住了，他已不能動彈！

迷惑中他也記起亦薇，他也記起士嘉，他更抹不去深植心中的道德觀念，他早想離開詠恩，他早該離開，但——他也不知道爲什麼，竟陪她到深夜！

當他推開家中的小紅門時，他感到自疚和不安，也覺察屋中的異樣氣氛。

脫了鞋，走上玄關，小客廳雖是黑漆漆的，他也感覺到有人在，亦薇？

「亦薇！」開了燈，他看見端坐沙發上的她。

她仍穿着早晨去上班時的衣服，她看來神色木然而疲乏，她一直坐在這兒？多久了？

「亦薇——」他歉然的蹲在她膝前。「好抱歉，我該打個電話回來的，害妳擔心了！」

亦薇看他一眼，仍是不出聲。

「我——」潘力幾乎說出詠恩了，話到喉頭又咽回去，他下意識的覺得，說出詠恩，會使事情更糟。「亦薇，你原諒我，好嗎？」

亦薇又看他一眼，冷淡的問：

「要我原諒你什麼？」

他呆一下，是啊，原諒什麼？他沒有任何解釋而求原諒，這眞是荒謬可笑！

「我下了班沒回家！」他說。

「你的意思是這一段時間裏，你做了需要我原諒的錯事？」她冷靜的問。

潘力皺皺眉，亦薇今夜怎麼變得如此陌生？結婚兩年，他才知道亦薇竟有冷漠的一面！

「不能說錯事，我——」潘力心念電轉，該怎麼說呢？「我——去——」

「不必說了！」亦薇冷冷的站起來。是平日熱情、活躍的亦薇嗎？「我不想聽！」

「亦薇——」他反而覺得更難堪。

亦薇根本不在意他的夜歸，根本不理會他的歉意，那——他也不需要自疚了，不是嗎？

「我很累，先睡了！」亦薇砰然關上卧室門，不給潘力任何機會。

他蹲在那兒想一想——哎！無論如何都是他不對，看樣子亦薇整整等了一下午。直到現在——自疚又湧上來，他是正派男人，沒有做「壞事」的條件。

站起來，他跟着進卧室，亦薇已換好睡衣，躺在床上並熄了燈。

「亦薇！」他坐在床沿。「我一定要告訴妳，我們之間不該有任何隱瞞的！」

「我沒有瞞着你什麼！」亦薇說。黑暗中互相看不見對方神色，她的冰冷反而淡了。

「我知道，」潘力眞誠的。詠恩的事令他煩惱，告訴亦薇，或者她能幫忙？「下午我和艾爾芙在一起！」

他感覺到亦薇輕輕的移動一下，却沒有出聲。

「她到公司找我，我想——她有些煩惱，」他說得好吃力，若說出詠恩不正常的感情，亦薇——眞有那麼大的度量諒解？「我陪她去兒童樂園，然後逛街、吃飯！」

亦薇還是不出聲。

「然後送她回學校，就是這樣！」他接着說。

「她爲什麼不回來？」亦薇比潘力精明得多。女孩子吧！這方面總是敏感的。

「她不肯說！」潘力在推責任。

「她——有什麼煩惱？感情的？」亦薇問。

「她——也沒說！」潘力吸一口氣，有被法官審問的感覺。「她看來不快樂！」

「她總是那個樣子，不是嗎？」亦薇說。

「你對她——不滿意？」潘力問。

亦薇輕輕的笑起來，有自嘲，有不屑的味道。

「一個小女孩子，我能那麼沒風度？」她說。

「那——就好！」潘力說。

黑暗中的沉默最難受，好半天，亦薇才說：

「下午杜克廉來過！」

「他來找艾爾芙？」他意外的。想起那次在青龍門口的尷尬，他立刻不自在起來。

「找你！」亦薇說。

「找我？他說過有什麼事嗎？」他問。

「沒有，」亦薇又輕輕笑了，這次聽不出她的眞意。「他只是奇怪你會不回來，說的話也很怪！」

「他說什麼？」潘力作賊心虛。

「記不得了！」亦薇淡淡的。「誰有心情去記他的話？」

「我不在——他就走了？」潘力又問。

「他打了一個電話，說英文，而且說得特別快，故意不想讓我聽到似的，」亦薇輕描淡寫中似乎有深意。「可惜我聽到一些，他打去詠恩學校找她，她不在！」

「是——嗎？」潘力的心一沉，他知道，那個看來像嬉皮士的年輕人已看出些什麼了。他好擔心，克廉是士嘉的朋友啊！

「你對他很不以爲然？」亦薇問。

「不——他來得太突然！」潘力急忙說。

「世界上很多事都是突然發生，事先料不到的！」她說。她可是——在暗示什麼？

「哎——我去洗澡，」他想避開。「妳等我嗎？」

亦薇又移動一下，突然轉臉對着他，黑暗中，那神情也看得眞切。

「是不是想對我招什麼實情？」她似笑非笑的。

「妳只要不生氣，不誤會，我什麼都告訴你！」他抓着睡衣逃進浴室。

他有個感覺，亦薇也發現了什麼，是嗎？

匆匆洗澡，匆匆整理着思緒，匆匆串着不令亦薇起疑，又不完全眞實的話——他總得對亦薇交代一下的！

所希望的，只是亦薇不再懷疑，不再追問——至於詠恩，他會想辦法改變她的，她還只是孩子，也許要相當長的時間，這也無所謂，只要亦薇不誤會，一切都好辦！他總不能因爲詠恩而破壞了家庭，何況還有士嘉！

主意打定，他輕鬆下來，第一次發覺，心中坦然竟是那麼快樂的一件事！他是坦然，剛才面對詠恩的迷惑已消失，上帝知道他，他對詠恩絕無企圖，更不想背叛亦薇！

他愛的是亦薇！他這樣對自己說！

× × ×

詠恩呢？回到學校的詠恩呢？十一點了，無論老師、同學都該入睡，何況星期六，大部份的同學都回臺北、回家，她才不擔心有人會查問她！

潘力用計程車送她到校門口，等她按了鈴，校役替她開了鐵門，她揮揮手，閃身進去，才聽見他計程車離去的聲音。

她心情愉快，脚步也特別輕鬆了。

終於對潘力表示了心意，他看來震驚和不能置信，但——總是陪了她將近十二小時，把亦薇孤單單的扔在家裏，以後——她眞的有把握，她一定能全勝的！

陳亦薇算什麼呢？這個時代，婚姻又不是愛情的最佳保障，掛上了風簾的屋子，就眞能擋風？愛情是風，婚姻也擋不住啊！

她輕輕的哼起一首民歌BLOWING IN THE WIND，踏着校園中的沙石地，直往女生宿舍走。她相當的快樂，能光明正大的去愛一個人，怎能不快樂呢？她不必再痛苦的壓抑着了，今後她所要做的，是怎樣得到潘力！

愛是佔有，是得到，她這麼想！

她愛潘力，她肯定的知道，唯有和他在一起的時間才有快樂，才有滿足，才覺溫馨，才覺恬適，這是愛情，對嗎？

女生宿舍的小徑邊上有兩株大榕樹，通常都是男同學等女同學的地方，學校裏的男同學——她輕輕笑了，那些不成熟的小青豆子，怎會看在她眼裏！

經過大榕樹，她絕不擔心此時還有等女孩子的男生，十一點多了啊！除非發了神經，舍監也不許女同學出來見他們的——

突然，一雙手攔住了她的去路，不是攔住，是捉住了她的手臂。她吃了一驚。誰敢這麼大膽的抓住她？一轉臉，她遇到一對冷冷的黑眸，一張熟悉的漂亮臉孔，是那從不受歡迎的杜克廉！

「是你！」詠恩沉下臉。「大膽！放開我！」

他依言放開她，神色却是凝肅的。

「為什麼現在才回來？」他問。

「你管得着嗎？」她一搖頭，反叛性十足。

「不是管，是朋友的關切！」他攤開雙手。

「哼！」她冷哼一聲。「誰要你關切？走開！」

他動也不動的阻住她去路，冷冷的黑眸中有種平日不曾見過的特殊光芒。

「艾爾芙，妳不能再錯下去了！」他鄭重的。

她呆一下，他叫她艾爾芙，他叫她不能再錯下去，他是誰？他憑什麼？

「不許叫我艾爾芙，」她睜開了眼睛。「你憑什麼說我——做錯了？」

他盯着她看了半晌，搖搖頭。

「妳若不聽話，我會替士嘉揍妳！」他說，絕非開玩笑。

「打我？」她脹紅了臉，是憤怒且不屑。「就算沈士嘉來，他也沒資格打我，你是什麼人？」

「狂妄，目無尊長！」他一點也不放鬆，那冷冷的眼光有一種慑服人的力量。「妳缺少管教！」

「那是我的事，讓開！」她眼中噴出怒火，一掌向他推去，她心中對任何人都沒有畏懼感！

克廉更快的捉住她推過來的手，狠狠的把她拉到面前，他那張總顯得毫不在意的臉也脹得通紅。

「沈詠恩，我不能再讓妳放任下去，我要管教妳！」他一個字，一個字的說。

「你敢！」瘦削蒼白的她也絕不示弱，這一刻她像一雙豎起全身毛的野貓。「你敢！」

「你知道我敢！」他咬着牙齒，緊緊的盯着她。

「你試試！」她又冷又硬的迎着他的視綫。

兩人對峙了好一陣子，緊張、僵硬的氣氛凝聚得更濃，更厚，但——他終於輕輕放開她。

不是不敢管教她，不是不敢打她，只是，突然發覺她眼中無可比擬的倔强，她是那種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的人，若他眞打了她，會得到絕對相反的效果。

「哼！」她揚一揚頭，氣焰更高了。「算你識相！」

「詠恩，」他輕輕的吐出凝聚胸中的怒氣。「聽我話，妳眞是不能再錯下去了！」

「錯？什麼錯？」她頑强的。

「下午——我去過潘力的家！」他說，婉轉的怕傷了她。

「那又怎樣？」她毫不在乎。「他和我在一起，沒回家！」

「爲什麼不和亦薇一起？」他問。

「我討厭她！」她仇視的。

「她是潘力的太太！」他故意說。

「太太又怎樣？」她嗤之以鼻。

「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問。

「當然知道！」她傲然一笑。「我在搶她的丈夫！」

「你——」克廉吃了一驚，想不到她會這麼坦白。

「我所喜歡的，我就一定要得到！」她理所當然的說：「潘力也不例外！」

「妳破壞別人家庭——」他改變一種口氣。「潘力也喜歡妳？」

「下次你問他！」她莫測高深的一笑。

「詠恩——妳可是故意的？」他問。

「你白費心機，」她說：「無論你怎麼努力，無論你用什麼方法，你探不到我的世界！」

他再看她一陣，他心中明白，她是那種除非自願，沒有人能改變她的女孩，誰也不能！

「好！隨妳吧！」他看來放棄了。「妳愛怎麼做就怎麼做，只要妳喜歡，妳快樂！」

說完轉身就走，甚至不再理會她的反應。

「喂！你會告訴他——沈士嘉嗎？」她問。她不叫爸爸。

「不！」他頭也不回的。「關我什麼事？」

她呆了，不關他的事？剛才還說關切，還巴巴的深更半夜等在這兒，關他什麼事？他變得眞快，眞離譜！

不過——她倒喜歡他這種態度，這豈非和她很像？

他們相像？她和杜克廉？

他已走出小徑，黑暗中的背影已模糊，突然之間，他又轉身奔回來，一下子就到了她面前。

她心中湧上一陣莫名其妙的喜悅，說不出爲什麼，才走得那麼絕情，却又奔回來得那麼有——人情味！

是人情味吧？不是很恰當的字眼，暫且用一用！

「當妳後悔的時候，別忘了來找我！」他說。

「不會後悔！」她想也不想的。「你根本不懂，從小我就喜歡他！」

他眼中光芒一閃，笑了。

「妳在跟自己過不去！」他說。這一次，他眞的走了。她仍在那兒沉思了一陣，她可是在和自己過不去？不，當然不是，她在愛，她知道，她眞的在愛，雖然她的愛全是傷害，會帶來痛苦，但——愛無反顧，就像義無反顧！

愛無反顧，是的！好貼切的字眼，這就是屬於她的感情，在十七歲時！

三

又是周末。

天色陰沉，已有初冬的薄寒，空氣濕濕的有着雨意，這種天氣眞是毫無玩樂的興致，最好就是躲在家裏，窩在床上看小說，吃熱騰騰的糖炒栗子！

潘力從辦公室走出來，他有些莫名其妙的擔心和緊張，他怕詠恩又等在那兒，那——亦薇那兒就不好交代了！以前兩次的經驗，詠恩百分之九十是會等在安全島上！

走出電動門，迎面一股令人精神一振的寒風，潘力迅速的張望一下，安全島上沒有人，四周圍也沒有詠恩的影子。他搖頭笑着鬆一口氣，却也——奇異的失望起來！

失望？因爲詠恩沒來？

他不敢想下去，匆匆忙忙搭公共汽車回家。他本人是相當節儉的人，他的待遇已經很高，却絕少坐計程車，除非爲了詠恩——哎！怎麼又想起詠恩呢？她今天沒回臺北，正好和亦薇痛快的出去玩一趟，他們好久沒有度周末了，是吧！

下了公共汽車，走進巷子，空氣中那陣濕濕的雨意更濃了，恐怕就要下雨。這種天氣不宜外出，還是和亦薇在家裏享受一下清閒吧，亦薇一定願意的，他們都爲工作而忙碌了整個星期呢！

打開了小小的紅門，撲面的寒風夾着一陣冷寂，潘力幾乎嗅出了屋子裏的空曠氣味，怎麼？亦薇還沒回來？

上了玄關，走進客廳，潘力肯定屋子裏只有他獨自的呼吸聲。他不在意的轉進厨房，亦薇一定去

買菜了，看看他可有什麼能先做的事？

電鍋是空的，他愉快的淘了米，煮上飯。冰箱裏有兩碟昨夜的剩菜，中午熱一熱勉强可吃，再加個罐頭，等亦薇回來燒個湯就可以吃了。亦薇看他幫忙，一定會很高興，亦薇高興起來連眼睛都會笑，還有左邊面頰那若隱若現的酒窩——潘力幸福的微笑了，他能娶到亦薇這又漂亮、又能幹、又懂事的太太，眞是太幸運了！

他輕鬆的吹着口哨回到卧室，換了便裝，就等在客廳的沙發上。屋子裏眞是太靜了，寒風似靜止了，連風簾都深垂不動。他聽見電鍋開關跳起來的聲音，他聽見門外偶爾經過的計程車聲音，他聽見一些陌生的脚步聲，都不是亦薇，已經兩點半了！

亦薇——會臨時加班？或者她有事？哎——去洗個頭，換一個髮型，要不然和女同事去逛逛委托行，但是，無論如何，她該有個電話回來才是！

潘力等得焦急，忍不住頻頻看錶，差四分就三點了，她——不會出意外吧？

他撥了個電話，打去亦薇的航空公司，接電話的是位熟悉的小姐，聽見潘力的聲音，她很驚訝似的。

「亦薇沒回去嗎？她十二點鐘就走了！」女同事說。

「一個人走的？」潘力追問：「或者——去洗頭？」

「不會去洗頭，早晨很空閒，她已經洗過頭髮了，」女同事又說：「她是一個人走的——哎！你等等，我替你問問！」

潘力拿着電話等了半分鐘，女同事說：

「沒有人知道她去那裏，她看來很匆忙的趕時間！」

潘力皺皺眉，說聲謝謝，放下電話！

亦薇到那裏去了？她這麼做——可是報復他上星期的遲歸？她——不該是這樣的女孩啊！她一向大方又爽朗，沒有理由突然變得小心眼，她——到底怎麼樣了呢？

肚子餓得厲害，他胡亂的塞了一碗飯，那些米粒落到胃裏似乎就不動了，鯁在那兒好不舒服。他又看了看錶，三點半，仍是沒有亦薇的影子。他輕輕嘆口氣，看來亦薇是存心這麼做的了！

亦薇眞是爲詠恩的事而忌妒了？是忌妒吧？否則她怎麼會做出這麼離譜的事？亦薇從來不拘小節的，今天——

唉！詠恩，全是詠恩搞出來的事！

他毫無心緒的靠在沙發上，心中千百個念頭，却完全凝聚不成意念，他想去找亦薇，到那兒去找呢？

等人的滋味難受，胡思亂想的滋味更難受，擔心的滋味難受，寂寞的滋味更難受，亦薇上星期也是這麼坐着等他嗎？難怪——她生氣了！

掠一掠頭髮，他看見已四點鐘了，下了班四個鐘頭還不回家，就算買東西，逛街，整個西門鬧區走遍也用不了這麼多時間啊！亦薇眞是在懲罰他！

電話鈴突然響了起來，在寂靜的空氣中顯得格外刺耳，潘力吃驚的跳起來抓住電話，焦急又不滿的叫：

「亦薇，你在那裏？還不想回來嗎？」

電話裏一陣飲點的輕笑，笑得像一大盤圓珠子滾落潘力心頭，又亂又散，不可收拾。

「亦薇沒回來嗎？」詠恩的聲音。「她不會這麼早回來！」

「艾爾芙，」潘力深深吸一口氣，想把散亂了的心收拾好。「怎麼是你？」

「你不要感到意外！」詠恩還在笑。「亦薇——正忙着呢！」

「忙——哦！她和妳在一起，是嗎？」潘力問。緊張、焦慮、不安一下子消失了。

「她怎麼會和我在一起？」詠恩聲音一變。「你知道，我討厭她，而且——我又不是男人！」

「艾爾芙——」潘力一窒。詠恩話中有話呢，是否——「妳在那裏？妳遇到亦薇了嗎？」

詠恩又是一連串抖動着的笑聲。

「我在陳亦薇在的地方，只是我看見她，她却看不見我！」她說得像個頑皮的小女孩。

「妳們在那裏？我立刻來！」潘力說。

「來？」詠恩慢條斯理的。「不大好吧？你不想——大家當面難堪吧！」

「難堪?!什麼意思？」潘力疑心大起，他已被詠恩擾亂心神。

「我不知道和陳亦薇在一起的人是誰，但——是一個男人！」詠恩一本正經的。

「艾爾芙——」潘力聲音都啞了，一個男人？

「我沒有騙你的理由，」詠恩說：「我從學校出來，在火車站下車就看見他們坐計程車，於是我就跟來了！」

潘力呆呆的聽着，亦薇和一個男人？會是誰？他們在一起整整四個鐘頭了，他們——妒火一起，理智就跑得好遠，遠得再也抓不到，一絲絲也抓不到。

「她總是你太太，對不對？」詠恩似乎是一片好心呢！

「妳現在在那裏？」他沉着聲音問：「我要立刻來！」

「哎——好吧！」詠恩像是迫不得已。「不過，你答應我不能生氣哦！」

「在那裏？」潘力叫。

「藍天頂樓——」詠恩還沒說完，潘力的電話已掛上了，他怎麼急成那個樣子呢？遲來，早來有什麼不同？亦薇只是和那個男人在一起喝咖啡而已！

詠恩抿着嘴笑了，笑得無邪，眼中光芒却是成熟、透剔像狐狸般。

她退回她隱藏在角落裏的卡座，心安理得的開始吸那杯鮮桔子水，她在等待將要發生的事故！

大概十分鐘吧！一身便裝的潘力衝了進來，他一臉的怒氣，一臉的冰霜——他仍然是那麼好看呢！

他看見亦薇，看見了那男人，他似乎抑不住怒氣的向前再衝兩步，詠恩及時叫住了他。

「潘力——」

隨着詠恩的叫聲，亦薇也抬起驚愕的眸子看見了他，她的神色複雜得難以形容，她沒有想到潘力會出現在這兒，然而，她不是一直盼望潘力能出現嗎？當然，她也立刻看見了詠恩，她馬上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了！

那個小精靈艾爾芙！

潘力狠狠的瞪亦薇一眼，一把拉起詠恩，扔了一張鈔票在桌上，鐵青着臉大步衝去。詠恩雖被他抓得手臂發痛，却不忘給亦薇扔下一個得意的笑容！

一霎那間，亦薇的臉也變得鐵青，無論如何，潘力不該這麼不分青紅皂白，他該問清楚，他該說幾句話，他這麼帶着詠恩離開——算什麼？委屈的淚水在眼中打了幾轉，倔強的又收回去，又露出了笑容。既然詠恩擺明了對付她，難道二十八歲的她，還怕十七歲的孩子？

只是潘力——哎！怎麼情形會變成這樣呢？平日潘力的涵養和風度都不錯啊！怎麼——

她怎知道潘力懷疑報復在先，詠恩又挑撥在後呢？

她在想，潘力帶着詠恩又去那裏呢？

出了藍天，潘力站在屋簷下直喘氣，臉色比陰沉的天氣更令人擔心，他絕沒想到深愛的亦薇居然會——那樣！那個中年男人是誰？看來衣著十分體面，是什麼闊佬吧！

「去那裏呢？潘力！」詠恩完全不在意他的神色。

「隨便，妳說吧！」他心不在焉的。亦薇對他的傷害太大，就算上星期他爲陪詠恩而夜歸，她也沒理由和別的男人約會！

詠恩得意的一笑，招來一輛計程車。等計程車把他們送到目的地時，他才發覺那竟是純吃茶的青龍。

「艾爾芙——」他吃驚的退後，不能再錯下去了。

詠恩挽着他的手臂，不由分說的已把他拖進垂着的珠簾，燈光一暗，氣氛一變，他突然又迷惑起來——

坐在角落裏，詠恩的眸子映着紫色的燈光，也是一片深紫，像一個無底洞，掉進去再也爬不起來，那大團的紫霧，帶着難抗拒的神秘力量向他包圍，包圍，他警惕過自己，理智卻脆弱得可以，紫

色迷霧更濃時，他已陷下去，再也難以自拔——

或者是刼數，或者——是孽——也或者是魔鬼的試探和引誘，潘力——輸了，他把自己賠了上去，生命、感情、家庭、事業，都被那團紫色的迷霧抛得好遠，好遠！

此刻，十七歲的詠恩，那個任性妄爲，自以爲成熟却又什麼都不懂的小女孩，的確不再是孩子，魔鬼的力量支配着她，她只受到魔鬼的利用——

清醒時，紫色的光芒，紫色的迷霧消失了，燈光變成淺藍，詠恩的眸子一片清澈，但她在他懷裏，她的臉剛從他的面前離開，他們——他們——一陣冷悸從心底冒出——他——吻了她，是嗎？

一個叔叔吻一個親如骨肉的侄女兒？天！那吻帶着迷惑帶着情慾——他怎能做這種事？他怎能讓這種事發生？

這全是他的錯，全是他的錯——哦！他已被魔鬼俘虜，他已——淪入地獄！

「艾爾芙，詠恩，我——不是有意——侵犯妳，」他結巴又內疚的說：「我——我——」

「是我引誘你！」詠恩笑得狡黠。她那神情，那有一絲十七歲的影子？

「不，詠恩——」他心臟都麻木了，怎能這樣？

「別擔心，」她安詳的把手放在他的手上，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樣。「別擔心，這只是開始！」

「不，是結束——」他忘形的叫。

「你要對我負責，不是嗎？」她笑。「你不能就這麼抛下我不顧，我——愛你，知道嗎？你又吻了我！」

潘力頹然閉上眼睛，她說那樣的話，是成熟？或是稚氣？是眞心？或是捉弄？誰能告訴他？

他的脚已沾上了泥，拔起來——仍是沾着泥，難用任何東西洗得清吧？

潘力不記得幾時離開詠恩的，也不記得是怎麼離開她，和她在一起的時間裏，他迷惑、矛盾、自疚、有犯罪感却又難以自拔，詠恩的眼睛像有着邪術，不，不，催眠術——，不，也不，反正她的眼睛似有無窮的變化，無窮的神秘力量，令他心中波濤起伏，令他感情汹湧激盪，令他越陷越深，不能自己！雖然他們不曾眞正做過什麼超越正軌的事，只是那吻——潘力內心已負上沉重的枷鎖，套上了無形的桎梏，他艮心不安到極點！

等他淸醒，等他恢復理智時，他正坐在家中的沙發上，面對着神色冷漠而又怪異的亦薇！

看見亦薇，下午的一幕立刻兜上心頭，憤怒和受愚、受欺的感覺全湧上來，加上亦薇毫不解釋的漠然，他像一枚將要爆炸的炸彈。

「他是誰？」潘力咬着牙，額頭冒出青筋。說這句話，他覺得——簡直是大恥辱，一個丈夫在問妻子的情人是誰？

亦薇眼皮一抬，平靜得——似乎做錯事的是潘力。

「你問誰？」她回敬着。

「當然問妳，此地還有誰？」潘力控制不住的吼了起來。「下午和妳在一起的男人是誰？」

「一個朋友！」她不在意的聳聳肩，冷靜和他的激動成强烈的對比。

「朋友？」潘力大叫，臉孔脹得赤紅。「虧妳說得出，朋友！妳——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妳——妳——無耻！」

「無耻?!」亦薇悖然色變，她覺得受到侮辱。「別說得像個捉姦在床的丈夫，我做錯了什麼事？

你看到什麼？」

她恨中有怒意，有氣憤，有矛盾，有忌妒，混合起來却是——一片難以了解的深沉。

「還——還不夠嗎？」潘力忘情的叫，他的確已失去理智。「我看見你們在一起喝咖啡，談話，還不够嗎？難道眞要——」他說不下去。

「你！」亦薇已經氣壞了，想不到潘力竟這般無理取鬧，惡人先告狀呢！「你想罵人，侮辱人就得有證據，喝咖啡，談天都不是證據，你該明白！」

「妳——妳——」潘力指着亦薇的手指在發抖，結婚才兩年呢，就——哎！「眞沒想到妳陳亦薇是——這樣的女人！」

「我一直就是這樣，以前如此，以後如此，現在更是如此，誰也改變不了我！」氣頭上，她說話也任性的不顧後果。

潘力的臉變得鐵青，手指的顫抖傳到全身，他臉上的肌肉在抖，他的心在抖，他的感情在抖，他的靈魂也在抖，面對着亦薇漂亮而成熟透剔的臉，面對着亦薇眼中那一片他不了解的深沉，面對着亦薇滿臉的倔强，他的心冷了，愛情竟是這般醜惡？幾年的眞心相愛竟換來亦薇的移情別戀——他認定了這一點。他眞的心冷，對亦薇！

「我終於——看透了妳！」他深深吸一口氣，冰冷的說，冰冷得——連顫抖都凍僵了。

亦薇扯動一下嘴唇，原來她的唇角也有難以覺察的抖動和痙攣，她並非表面上那麼冷淡，那麼不在乎，她受的傷害在心裏，而且絕不比潘力輕！

「看透得正是時候！」她陰沉的。平日的開朗、熱情和那描繪不出的風韻全消失了。「你也——

不是君子！」

他呆一下，什麼意思？

「我怎麼了？下班不回家？在外面私會情人——」他說。突然間停下來，他想到詠恩，詠恩——可是情人？

「說不下去了，是吧！」她冷笑起來。「總算你知趣，扯開了大家都不好看！」

「爲什麼說不下去？難道我像你？」他硬着頭皮。想起詠恩，他說什麼也不能再理直氣壯，無論如何，對詠恩那般——是不正常！

「你當然不像我，你有光明正大，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她是你從小帶大的侄女！」

「妳——不許提她！」潘力心虛的脹紅了臉。「抬出艾爾芙，並不能使妳的無恥改變！」

「難道你不無恥？」亦薇神色一整，尖銳的說：「你不約她在藍天，怎麼見得到我？」

「誰約她？是她先看到你的——無恥，才打電話叫我去，她不忍心我受妳的騙！」他聲音提高一些。他的確不會事先約詠恩，這一點他問心無愧！

而且——今日和詠恩的一切，是她激成的，不是嗎？

「原來——如此！」亦薇眉宇間的問號消失。「她跟蹤我，她告的密！」

「她早知你——無恥！」他悻悻的。他能忍受亦薇打他，罵他，但亦薇變心，他做夢也想不到，他眞是受不了。

「她眞高明！」亦薇怒極反笑。「想不到十七歲的女孩已這麼厲害，我低估了她！」

「是我高估了妳！」他說。

「也許吧！」她哼一聲，心中對詠恩的憎恨一下子凝聚了好多，好多。「既然有她，你何必娶我？」

「她——和我有什麼關係？」潘力不肯承認。他口頭上否認，心中也在努力抹去一切，他絕對不想和詠恩弄到——不可收拾。

「我相信自己所見，所感覺，」亦薇正色說：「我也開始了解杜克廉所說的話！」

「杜克廉——」他一窒。他立刻想起在青龍門口的事，神色再也不能那般自若。

「我相信他比我更早、更淸楚了解這件事！」亦薇盯着潘力。「我告訴你，我和朋友喝咖啡，並非想使這件事平行，誰對誰錯自己心裏知道，也不必解釋那麼多，總有一天會明白——誰無恥！」

潘力怔怔的望住亦薇，他不明白，難道亦薇和那男人——沒什麼？但她不回家，不來個電話，分明有錯，若不是詠恩發覺到，她可會說出來？可會承認？亦薇說那些話，是什麼意思？

「若非艾爾芙偶然遇到妳，妳會告訴我今天下午的事？」他沉着聲音問。

亦薇深沉的笑一笑，說：

「我可不可以反問一句，你的艾爾芙眞是『偶然』遇到我？」

潘力呆住了，詠恩難道——不是偶然遇到——

一種冰冷的感覺爬上背脊，他覺得自己眞是掉在一面早已張開的網上！

× × ×

詠恩回到學校時只是黃昏，留在學校的同學剛用過晚餐，三三兩兩的在校園裏散步。

潘力只送她到公路局車站，她自己坐車回來的。她並不在意潘力不送她到校門口，也不在意這麼

早就讓她回來，潘力已吻了她，不是嗎？她已對他有八成的把握，她彷佛已看見亦薇失意、忌恨的臉，她的笑容浮現在蒼白的臉上！

潘力有理由這麼早離開的，她看得出，潘力的心又亂又矛盾，她願意給他更多的時間來平靜內心。她是——胸有成竹的！

門房校工告訴她，她有美國的掛號信，已交到江校長那兒去了。掛號信，她不屑的笑了笑，是士嘉，她的父親寄來的支票吧！

「還有一個航空郵包！」校工在她背後叫。

她頭也不回的往前直走，她聽得出校工羨慕的口吻，不只校工，她知道許多同學也都羨慕她，她有在外國的親人寄錢，寄衣物來，但她——可完全不在意！

錢和衣物算什麼？能補償父親的背叛？父親和陳亦蕾結婚就是背叛了她和死去的媽媽，她永不諒解！

迎面遇着李鈺，她眞不幸，怎麼總被李鈺纏着呢？

「啊！妳回來了，沈詠恩，」李鈺托一托她的深度近視眼鏡。「校長叫你回來就去見他！」

「我沒空！」詠恩撟撟嘴。

「別這樣！妳有信和郵包！」李鈺眼中也有羨慕。她的父親也是再娶，她却還不如詠恩幸運，父親一點也不關心她。

「如果你稀罕，送給妳吧！」詠恩拂開李鈺，大步去了。

其實詠恩不想回宿舍也沒有去處，她正渴望有人能陪伴她，聽一聽她心中的得意——怎能不得

意？潘力吻了她，已成了她的俘虜，但——不是李鈺，李鈺只會嚕嗦的重覆校長的話，老師的話，她嫌煩！

如果——杜克廉在就好了，是吧！想起杜克廉，她莫名其妙的開心起來，也許他是士嘉的朋友，也許他不同校園中其他男孩，也許——他們倆有極其相似的某種特質，也許他們頗爲談得來吧！

她希望能碰到他，眞的！

整個校園走一圈，小山坡也找過了，不見克廉的影子，他不在學校嗎？在臺灣，他還有另外的去處？

找不到克廉，詠恩的臉色沉下來，她就是這樣一個女孩，想要什麼，就立刻要到手，否則馬上就會不高興！

李鈺還巴巴的站在那兒，這個女孩子眞死心眼，爲什麼一定要她去校長那兒呢！

「李鈺，你有沒有看見杜克廉？」詠恩怕李鈺不認得克廉，特別解釋着：「就是那個穿打補釘怪襯衫、牛仔褲、馬靴的美國來的嬉痞士！」

「杜先生啊！」李鈺又推推鏡框。「他也剛回來，大概在辦公室！」

「叫他杜先生？」詠恩搖搖頭，好不以爲然。那樣的人怎值得李鈺如此尊敬？

「他是心理學專家，校長特別請回來的！」李鈺說得一本正經。「聽說他爲寫博士論文，特別回臺灣找資料的！」

詠恩皺皺眉，心理學專家？那個嬉痞士杜克廉？她不再理會李鈺，半跑着向辦公室大樓的方向奔去。

專家？難怪向她提出許多古怪的問題了，什麼紅色、綠色、什麼蝴蝶、風，哼！準是在測驗她。可惡！看她去羞辱他一番！

「砰」的一聲推開房門，故意的不禮貌兼粗魯。她看見克廉正雙腿架在書桌上，咬着一枝原子筆在看書。

「專家！」她用嘲諷的口吻。「為什麼不等在操場上多管閒事了？」

克廉看她一眼，十分冷淡的一眼。

「為什麼要多管閒事？我吃飽飯沒事做？」他的聲音和眼神一樣冷淡。

詠恩心中浮起了好奇，克廉變得和以前完全不一樣，他看來完全不再緊張和擔心她了。

「你一直都是愛多管閒事的，不是嗎？」她不客氣的。她為他的冷淡而——滿心不是味兒。

「禮貌些，尊重些，」他一點笑容也沒有。「妳在對誰說話？」

「你，不知道？」她顯然被他全然不同的態度激怒了。「你是沈士嘉的朋友！這已是最好的態度！」

「妳既然否定了士嘉，就沒有資格在這兒對我以朋友的身份說話，」他絕不客氣，不，簡直近乎冷酷。「別忘了妳只是一個學生！」

「學生又怎樣？」她蒼白的臉泛出了血紅，她認為受到絕大的侮辱。「專家又有什麼了不起？校長我也不怕！」

「不需要妳怕，只要你禮貌些！」

她咬着唇，總是顯得寂寞的眸子浮上了水霧，從來沒有任何人這麼對待過她，所有人都順着她，

遷就她，只有這個杜克廉，可惡復可厭的杜克廉！

「擺出什麼臭架子來也抬不高你的身份，」眼淚在眼眶中打轉，口中的話再不能擇言，她此刻倒眞像一個受了委屈的十七歲的女孩子！「自己抬高身價，臭美！」

噘噘嘴，她一轉身就衝了出去，和進來一般突然。

克廉看着她奔跑着消失的背影，嘴角露出一個隱約的笑意，他終於激怒了小精靈般的女孩子，他終於看見她符合年齡，眞情畢露的一霎那。雖然只是憤怒，畢竟是眞情！

他搖搖頭，又拿起了書本。

他知道詠恩進來找他，可能要告訴他一下午和潘力在一起的事，那是不正常的，絕對要想辦法制止的事，不聽也罷！只是，小女孩子受了委屈會怎樣？

克廉內心有着强烈追出去看看的衝動，他的冷淡，他的不客氣全是裝出來的，他關心她，十分關心她，除了她是士嘉的女兒，他——第一眼就對這奇異的女孩子有好感，他喜歡她的氣質，喜歡她的神韻，喜歡她的獨特的思想，也喜歡她時隱時現的狡點。只是——他必須這麼冷淡的對付她，否則，他沒有贏的機會！

他努力收懾心神，强抑波動的心湖，他勉强自己投入那艱澀的文字中。對付詠恩那樣的女孩，他只能用異乎常人的方法，出奇制勝！

他會勝嗎？他希望勝利的獎賞是什麼？搖搖頭，再搖搖頭，他自己也不知道呢！

他只在猜想，詠恩此刻——可是去了小山坡？書本上浮現了那張俏麗、蒼白、倔强又寂寞的小臉兒，他放下書本，輕輕嘆一口氣，他總是抑制不了心中的渴望。

慢慢走出辦公室，站在走廊上張望一陣，詠恩不在那散步的行列中。克廉再搖搖頭，朝小山坡走去。

李鈺在遠處把這一切都看在眼裏，她的近視眼度數雖深，心却玲瓏透剔得緊，莫非詠恩和克廉之間——有什麼特別的牽連？

克廉踩着山坡上的細草，慢慢的朝詠恩總愛躺着的那株大榕樹走去，他以爲詠恩該在那兒，這不是她的王國嗎？意外的，她不在，四周也沒她的影子！

克廉站在那兒思量一陣，他是了解她的，此時此刻她絕不願回宿舍，又不在山坡上，那——小溪邊？

他沒去過小溪，却知道那方向。黃昏的寒風竟有些刺骨，他身上只有單薄的牛仔布襯衫，揉一揉手臂，他毅然大步越過小山坡走下去，他記得，詠恩身上除了那吊帶的工裝牛仔褲，只有一件薄羊毛衣，他怕她着涼！

遠遠的，他就看到詠恩了，這孩子——哎！寒意這麼重，她竟穿得如此單薄，而且赤着脚走進溪裏玩水！不只如此，連牛仔褲的褲脚管也不捲起來，整條長褲已濕了一半，能不着涼？不生病？

他加快了脚步，走近她的身邊。

她明明聽見脚步聲——甚至她根本就知道是誰。但是，她頑强得頭也不抬，浸在水裏的脚就踢水踢得更用力了。

「上來吧！」好一陣子，他說。說得困難，說得莫名其妙的吃力。「妳會着涼，艾爾芙！」

她不響，也不理會，自顧自的還是用力踢水，那種踢法，分明是發洩。

「艾爾芙，」他再走近一步。「聽見我說話了嗎？」

詠恩根本不理，乾脆蹲在水裏，於是——幾乎整條褲子都濕了，深藍色的牛仔褲濕了之後，那藍就更深沉了！

「妳瘋了嗎？」他忍不住伸手去抓她，從來沒見過任何女孩子像她這樣頑強得令人頭痛。「妳想生病？」

他的手還不曾碰到她，就被她一掌推開了，她的力量是那麼大，那多骨的手敲在克廉手臂上，竟有一陣難忍的疼痛。

「你是什麼東西？滾開！」她充滿火藥味的叫。

「妳上來我就滾開！」他耐着性子。他現在完全後悔剛才那樣對待她了。如果她病了，他難辭其咎！

「我的事不必任何人管！」她傲然的站起來。「專家又怎樣？什麼了不起！」

他深深吸一口氣，他願意忍受一切謾罵和侮辱，他不忍見瘦弱、蒼白的她任性的站在冰冷的溪水裏。

「聽話，上來吧！」他再向前，他的褲管也浸到水裏，鞋子、褲子都濕了。

他把手伸向她，那是一只修長，却看來並不細緻的手，粗糙的手指間，似乎——有一種特別感人的力量！

然而，詠恩看也不看，她是那種除非自願，不爲任何力量所改變的女孩，她情願吃苦，她情願受難，她那自幼被父親，被潘力所造成的極度任性，使她對任何人、任何事，絕不屈服。

「來！」他仍伸出右手，又往前走去。他們幾乎已站在同樣深的地方，他的褲子濕到膝蓋，他感到溪水冷得刺骨。「來！上去——我願爲剛才的事道歉！」

她霍然轉身面對着他，「道歉」兩個字刺激了她，彷彿揭起了她的疤痕——那兒來的疤痕呢？她的自尊心太强而已。她指着他的臉，手指幾乎碰到他臉上，她全身的每一根汗毛似乎都豎了起來，小小的臉兒緊繃着，沒有一絲陽光。

「滾開！」她發怒的尖叫。「看見你就使我倒胃，滾開，你這——臭嬉痞士！」

克廉的涵養簡直好得出奇，他輕輕的移開她的手指。

「無論妳駡什麼，先跟我上去，然後妳可以駡個够！」他放柔了聲音，聽得出他眞正在關心。

她不爲所動，她是頑强得不可理喻的，只爲——克廉剛才的冷漠。

「誰想駡你，駡髒我的嘴，」她後退一步。一連串的叫嚷：「滾開，滾開——」

克廉知道不能再僵持下去，她是絕不可能聽他勸的。當機立斷，他出其不意的一把抓住她，不由分說的抱起來，大步向岸上走去。

詠恩驚天動地的叫聲響起來，她的掙扎是那麼狂烈，她的拳頭是那麼有力，克廉費盡了全身的力量，捱了數不清的拳打脚踢，才把她抱到岸上。

「放開我，放開我——」詠恩扯直了喉嚨。「你這流氓，你這嬉痞，你這混蛋，放開我！」

克廉沉穩得如山岳般站在那兒，他已習慣了她的叫嚷，她的謾駡，他似乎根本聽不見，雙手還是緊緊的橫抱着她，亮而有力的黑眸停在她臉上。

「放開我！」她再叫。已不再那麼尖銳，掙扎也弱了。她被他的沉默凝視所鎭懾，他竟能忍受她

的任性妄爲？「你——想做什麼？」

「送妳回宿舍，請舍監抓妳去換衣服！」他平靜而自然的說。他完全不爲剛才驚天動地般的一切所動。

「不——放開我，」她揚一揚頭，頑强不屈的鬥志又湧上來，她不能輸給杜克廉。「不要你管我的事！」

「我管定了！」他竟微微一笑。「不換衣服你會生病！」

「說不換就不換，你能把我怎樣？」她掙不脫他，只有狠狠的瞪着他。

「我能替妳換！」他毫不在意的笑了。說得就像要替一個三歲的孩子換衣服一般平淡。

「你——敢！」她變了臉色，克廉雖然語氣不强，她幾乎能感覺到，他眞敢那麼做！

「要試試嗎？」他橫抱着她往山坡上走。

這一下詠恩急了，無論如何，她總不能讓他這麼抱着回學校，同學看見了——像什麼話？在外表，她一直表現出大膽、叛逆、狡黠和毫不在乎，但——那不是眞正的她，內心深處，她隱藏着保守與矜持。

「放開我，我下來——自己走！」她說。有着很强烈的妥協味道了。

「自己再走回小溪裏？」他反問。他裝做聽不出她的妥協，他要打倒她不可理喻的頑强，任性。她狠狠的盯着他，天下沒有比他更可惡的人了，他似乎專門和她作對！

「再不放手，我要叫了！」她眼珠一轉，狡黠的笑了。

「叫什麼？」他一點也不在意。「叫更多同學來看我們現在的樣子？」

「我叫——非禮！」她眼中得意的笑容擴展開來。

克廉停下來，並不是怕了她，詠恩這孩子心中有着太多的——不正常，太多的邪惡，是邪惡嗎？她爲逞一時之快，爲得到勝利，打垮對方，她幾乎不擇手段。是誰令她如此？士嘉？潘力？或是她自己？

「妳爲什麼總喜歡做損人不利己的事？」他問。

「我只求達到目的！」她說：「放我下來！」

她以爲他絕對不會放手的，誰知他竟迅速的輕輕放下她，他的做法往往是出人意料之外的。

「妳一定要下來，我自然會放開你！」他攤開雙手。「妳病了痛苦的是妳自己，不是我！」

站在地上，被冷風一吹，那刺骨的寒意從每一個毛孔裏滲進去，她不由自主的發抖。

「你是關心或是多管閒事？」她依然不屈服。

他搖搖頭，指指山坡的另一面。

「回去換了衣服，我再告訴你！」他說：「告訴你——許多其他事！」

「哼，誰稀罕了？」她鼻尖一皺，徑自往學校那邊走。「去告訴你那個什麼茱迪吧！臭嬉痞！」

他沒跟上去。他知道，她一定是去換衣服了，小女孩只是口頭永不認輸而已，心地還是柔軟的！

「你知道我不是臭嬉痞，是嗎？」他在她背後說。

她理也不理的大步翻過了山坡，消失在遠處。她一開始就對他不友善，是敵意嗎？

克廉把雙手插在褲袋裏，慢慢往回走。寒意更重，眞正的冬天就要來了？迎着風深深吸一口氣，想起詠恩口裏的風和美國——

克廉點點頭，有了決定。他要寫封信給士嘉，士嘉有權知道詠恩的——她不正常！

她是不正常吧！

× × ×

平日，學校裏是有晚自習的，從八點到九點鐘，所有的學生都必須在教室裏做功課或看書，雖然沒有老師在旁邊監視，卻有學校派出的督導員輪流的在教室外面巡視，學生不許聊天，也不許吃零食或做其他事！

詠恩也坐在教室裏。

天色暗了，去小山坡也沒意思，又冷，留在宿舍也無聊，所以她就坐在這兒了。她自然不做功課，也不看書，對明天要交的作業一點也不擔心，不交就不交，難道老師還能把她吃了？

她在一張白紙上畫了許多的零亂的小點，然後，又在兩個小點之間連成一綫，直的、橫的、斜的，綫多了，她又慢慢的把它們連成三角形。三角形是個很可愛的圖形，三個定點對峙着，互相有關連，也可以互相沒關連——只要不連綫。這三角形可像潘力，亦薇和她？

扔開鉛筆，她笑了。潘力和亦薇一定已失去了往日的平靜與和諧，他們會吵架？會打架？會離婚？或者——他們會和好如初？她眞想知道，現在就想知道！

想到這裏她不考慮的站起來，那個晚自習督導員正站在窗口，眼睜睜的望住她。她再笑一笑，好無邪的。

「我要上厠所！」

督導員點點頭，他知道詠恩的頑劣和反叛，怎麼今夜竟這麼奉公守法了？他看着詠恩輕盈的朝走

廊一端走去，他看見詠恩回頭拋來奇異的一笑——

「喂！沈詠恩，」他提高了聲音，「廁所在這邊！」

詠恩已轉彎，離開了他的視綫，這個如狐狸般狡猾的小女孩，她竟騙了他！他生氣的想追上去，背後的聲音制止了他。

「讓我去！」

督導員看看，是校長從美國請來的專家杜克廉，他知道克廉的責任是專門對付問題學生的，點點頭，看着克廉慢條斯理的走開。

怎樣的專家？他甚至沒穿過一件像樣的正派衣服——套在牛仔褲上的毛衣也大得像借來的！他眞是懷疑，這樣的專家——靠得住嗎？

走出教室大樓，克廉看見詠恩正半跑着回宿舍，若是眞回宿舍，也就由她去吧！反正她在教室也不看書的。

站了一會兒，正預備回辦公室，看見詠恩套上一件短外套，又匆匆忙忙的從宿舍跑出來，他搖搖頭，這個女孩子又在打什麼鬼主意？

克廉沒有叫住詠恩，也沒有攔阻她，只靜悄悄守候在一邊。看守大門的校工不肯替詠恩開門，詠恩似乎軟硬兼施都不見效，小臉兒已脹得通紅。

「開門，讓她去吧！」克廉突然現身說。

校工看看克廉，終於打開了鐵門。

詠恩也不說謝，只看克廉一眼，轉身就奔了出去。克廉對校工做個暗示，也跟着出去。

「別跟着我，」詠恩站在巴士站牌下。「讓那老頑固替我開門也不是恩典！」
「只想知道妳去那兒！」克廉攤開雙手。「校長問起來，我好交待，免得被炒魷魚！」
詠恩眨眨眼，心中不停的打着轉。
「我——回家！」她終於勉强說。
「潘力那兒？」他笑了。「最後一個問題，妳坐幾點鐘的車回來？」
「不一定回來！」詠恩看看遠處，沒有公路局車子的影子。
「妳不會跟陳亦薇同在一個屋簷下，不是嗎？」他十分了解。「幾點鐘的車？」
「潘力——會送我回來！」她吸一口氣。
他皺皺眉，他不以爲會是這樣。
「萬一不送呢？」他友善的。「我可以在這裏等妳！」
「不要你討好！」她不看他。心中却很高興他說等她。
他看看錶，逕自計算着。
「八點鐘，回去一趟——一個半小時够了，」他說：「十點鐘那班車，好嗎？說定了！」
她覺得好笑，他有什麼資格替她安排。
「你要等就等，沒有人抓住你！」她說。
看公路盡頭的車頭燈在閃，車來了吧！
「十點鐘，」他看見她上車，神色變得很認眞，很——眞誠感人。「一定！別讓人擔心！」
汽車開了，詠恩坐下來，她怔怔的想着，他會擔心？他們從來不是朋友，但他那眼光，他那神色

她咬咬唇，偏不坐十點鐘那班車，讓他擔心好了！

懷着奇異的情緒回到臺北，回到潘力和亦薇的家，站在那小小的紅門外。

越過矮牆，她看見屋裏有燈光，很溫暖的燈光。一陣强烈的妒意湧上來，她拿出鎖匙輕輕開了紅木門。

小院很冷、很靜，屋子裏的燈光雖溫暖，却沒有溫暖的氣氛，似乎冷風透過了風簾，在屋子裏的每一個角落流動，而且——好靜！

在窗外張望一陣，窗簾低垂，甚至感覺不出裏面有人。她輕手輕脚的進門房，縮在黑暗的角落，終於，她看見了潘力！

潘力穿著睡衣悶悶的坐在沙發上，不看報，也不看電視，視綫却停在某一個定點上。他似乎瘦了一些，憔悴一些，神色也不很好——是爲了亦薇？爲了上周末的事？

好久，好久，潘力的視綫仍是不動，他在看什麼？詠恩正想上前去看看，聽見他講話了，原來他對面有誰？亦薇？

「我已經道歉了，你爲什麼還是那個樣子？」他說，悻悻的，不滿的。

「有些事不是道歉就能解決的！」果然是亦薇。

詠恩縮住了脚，道歉？潘力——眞沒有用，道什麼歉呢？陳亦薇那種女人！

「妳指什麼事？艾爾芙？」潘力問。

詠恩皺皺眉又癟癟嘴，她？

「你知道我指什麼，」亦薇冷冷的，像得理不饒人似的。「你心裏比我更明白！」

「明白什麼？妳明知她是孩子，又是妳姐夫的女兒，總不能——不理！」潘力脹紅了臉。

「孩子？」亦薇冷哼。她以前從來不這麼說話的，變成這樣是——忌妒？「孩子能做出——那些事！」

「她做了什麼事？妳說！」潘力心虛的叫。亦薇不是眞知道了什麼吧？

「為什麼要我說？」亦薇反唇相譏。「你不必那麼緊張，我不相信你不明白她的意圖！」

「意圖？」潘力誇張的。「這不太笑話？十七歲的她？」

「等事實造成，恐怕你就笑不出了！」亦薇說。

「亦薇，妳——眞和一個十七歲的小女孩吃醋？」潘力搖搖頭。「她根本單純得什麼都不懂——」

「我感覺不一樣，」亦薇打斷他。「她敵視我，仇視我，上周末公然跟踪我，幸虧——哼！你也知道不是什麼男朋友，否則她不就得其所哉了？」

「妳在說什麼呢？亦薇！」潘力嘆息，「忘了這件事，讓我們恢復以前幸福的生活！」

以前的幸福生活？暗角中的詠恩冷笑一下，她絕不給他們機會！

「可以，把沈詠恩送回她父親那裏！」亦薇說。

詠恩的眼睛都睜大了，送她去士嘉那兒，陳亦薇，妳也未免太狠了！

「亦薇——」潘力為難的。

「我不是和她鬥氣。」亦薇逕自說：「更不可能怕了這麼一個黃毛丫頭，我只是——不喜歡她在

旁邊！」

「她很少回來，又不妨礙妳！」潘力說。

「偷偷摸摸的更可怕！」亦薇說：「我不喜歡防小偷似的防着她，浪費精神！」

「根本不必防她，她——怎麼了？」潘力說。

「她心邪！」亦薇說：「根本不像十七歲的孩子！」

詠恩實在再也忍耐不住，亦薇已經在侮辱她了，說她心邪，不是嗎？她臉上激動的紅色褪去，變成一片青白。

「什麼話？」潘力一直想委屈求全。「這樣說她，妳對得起士嘉和亦蕾嗎？」

「我不管！」亦薇有固執的一面。「我要她離開我們！」

潘力搖搖頭，輕輕嘆息。

「妳若要她走，妳自己對她說，」他說：「我沒辦法做這樣的事！」

「捨不得嗎？」亦薇脹紅了臉。「那我走！」

「亦薇——」潘力站起來。

但——詠恩竟也那麼突然，無聲無息的出現在他們面前。他們意外得呆住了，不是看花了眼睛嗎？這個時候，詠恩怎麼可能在這兒？她——來了多久？

詠恩臉上全是笑容，鐵青的笑容，令人覺得——汗毛直豎。她眼中的光芒狡黠而成熟，她嘴角却是冷酷。

「妳若想走，妳就走吧！」詠恩對着亦薇。「妳該知道，妳無法趕走我的！」

亦薇變了臉色，她並不想正面和詠恩衝突，畢竟年齡相差一截，輩份又不同，她剛才那麼說，也不過是一時意氣，她也不會堅持！

但詠恩的話，令她下不了台。

「艾爾芙——」潘力爲難的制止她。

「我不會離開潘力的，妳要明白，」詠恩在笑，却是那般不合年齡的虛僞。「我愛他，而且他也愛我！」

「別胡說，艾爾芙——」潘力也變了臉，她怎能對亦薇說這種話？

「你知道我沒有胡說，」詠恩嫣然一笑——令人心顫的表情。「而且——爲什麼不承認？你總不能騙她一輩子，她總會知道的！」

「潘力——」亦薇驚天動地的叫。詠恩的話可是眞的？

「亦薇，請相信我，艾爾芙只在開玩笑，」潘力全身都在冒汗了，在這寒冷的天氣中。「我愛你，妳知道的，我一直都愛妳——」

「說謊！」詠恩打斷了他的話。「忘了在青龍對我說了什麼？忘了曾吻我？忘了你對我作的承諾？潘力，你要憑良心！」

亦薇咬着唇，臉色比紙還白，她一直只是懷疑，從來沒想過——竟是眞的，潘力——吻詠恩？

「潘力，你——眞無恥！」亦薇用盡了全身力量。「你——我永不原諒你！」

「亦薇——」潘力心膽俱裂，怎麼——變成這樣？「這不是眞的，全不是眞的——」

亦薇一轉身，大步奔回卧室，砰然關上房門。

「亦薇，亦薇——」潘力追過去，卻打不開門，他只能又喊又拍門。「開門，聽我說——」

「還說什麼呢？」詠恩得意的聲音從背後傳來。「你們已經完了，你不明白嗎？」

潘力霍然轉身，面對着詠恩。那從小看着長大，那俏麗、無邪、甜蜜的小艾爾芙，如今變成——這麼陌生，這麼可怕，她竟毀了他的家？她——到底是誰？詠恩？艾爾芙？或是——帶着面具的魔鬼？

「妳——爲什麼要這麼做？」潘力啞聲叫。「妳爲什麼對自己的叔叔這麼做？」

詠恩掠一掠垂在一邊的長髮，笑得無邪，眞稚。

「我說過，我愛你！」她坦白的。

潘力頹然倒在沙發上，愛？那一種愛？可能嗎？那幾乎是他一手帶大的孩子！愛——多可怕的一個字啊！

「我知道我會勝利，」詠恩得意的。「我終於從姓陳的女人手中搶了她的丈夫！」

這是她的眞心話，在得意中流露出來的眞心話，若潘力或亦薇聽見，事情或者會不同，但——沒有人聽見，更沒有人注意，小屋子裏已是一團糟了！

好久，好久，潘力才從呆怔中清醒過來，他失神得厲害，亦薇在卧室裏一點動靜也沒有，她——不會有事吧！

「亦薇，亦薇，妳開門，我答應妳的條件，」他在門邊叫：「我——送艾爾芙去美國！」

屋子裏沒有反應，他說這話——太遲了吧？他的承諾能挽回亦薇？得到亦薇的諒解？

背後的詠恩臉上也起了變化，只是一霎那，她又信心十足了。她不走，誰能强迫她？

她靜靜的在笑，胸有成竹的在笑。

「亦薇，聽見我的話嗎？」潘力再叫。「我答應妳了！」

仍是沒有反應，亦薇——已經失望透頂了吧？

「何必求她？姓陳的女人不會原諒你的，」詠恩在背後說：「讓她走好了！」

「求妳別再說話，」潘力哀求的。「妳回學校去，妳回去吧！妳不能再留在這裏了！」

「你不送我？」詠恩反問。

「妳自己回去！」潘力這次很有決斷力。「我不想——把事情弄得更糟！」

「你絕對挽回不了的，」詠恩說得胸有成竹。「而且，你讓我走——你一定會後悔！」

「妳快走，好嗎？」他不看她。

詠恩眼中有特殊的光芒一閃，不在意的說：

「我回去了，」停一停，又說：「等你後悔時可以來找我，我會在學校等你！」

潘力轉身不看她，她逕自去了。

她本來只是想回來看看，誰叫亦薇侮辱她？事情弄成這樣，可不能怪她，她——總得保護自己。總得為自己設想啊！是不是？

她趕到公路局車站，十點過兩分，十點鐘那班車剛開走，站在那兒還可以看見它在轉彎——哎！她竟遲了，雖然兩分鐘也是遲，她趕不上那班車，克廉會在學校門口等，這——

猶豫兩秒鐘，她很快地就決定了，坐計程車去追那班車，計程車快，公路局車慢，它要一站站的停，她一定追得上的。她轉身就往外跑，她一定要追上——

怎麼？趕不趕上這班車竟是這般重要嗎？克廉只是那樣說，她就一定要照着做，這表示——克廉在她心中已很有份量了，是嗎？

只是，她並不知道，一點也不知道！

計程車一直追完整條中山北路，直到圓山站，她才追上那班十點鐘開出的公路局車。她跳上去，買了票，長長的透一口氣，靠在椅背上！

車上人很少，和她並排而被走道隔開的位子上也有人，她不經意的朝那邊望望，遇到一對熟悉，似笑非笑，深沉又冷靜的黑眸，黑眸中閃着那難懂的光芒，那是——那是——她看見那對有馬刺的馬靴，看見那條似乎永遠沾有泥濘的牛仔褲，看見那像借來的大毛衣，他——杜克廉怎麼會在這兒？

「你——」詠恩說不出話，有意外的驚喜。

「說過等妳的，不是嗎！」他淡淡的。

「你沒說會在台北車站！」她搖着頭。心中被亂七八糟的情緒塞滿了，她甚至忘懷了潘力和亦薇

——

「在那兒有什麼不同？」他說。隔着通道，他們似乎談得很好呢！「重要的是——妳終於搭了這班車！」

「這——碰巧而已！」她掩飾了。她覺得被他看穿心事是件好難堪的事。

「是嗎？」他朝車窗外望望，正好一輛計程車經過，詠恩的臉紅了，他知道她坐計程車追公路局車？但他乖巧的不問下去。「潘力——好嗎？」

「不怎麼好，」她臉上又浮起得意。「和陳亦薇吵架，好像——要離婚！」

「爲妳?」克廉問得好坦率。

「當然!我說過要搶她丈夫!」她用力點頭。

他凝視她一陣,她可是眞心?或是——她根本不懂,不明白感情?

「妳成功了,很得意,是不?」他說。

她呆一下,臉上的笑容漸漸退去,變成一抹深思。她成功了,她得意——她只是得意於打垮了亦薇,報了亦蕾搶去父親之仇,其他的——就模糊不知了。

四

冷風在空中盤旋，寒意在心中凝聚，潘力就這樣守候在亦薇的公司門外，已經三天了，却始終沒見到她的面。

自那天晚上詠恩突然出現在他們面前，第二天亦薇就離開了家，離開了小屋，離開了潘力，再沒有回去過。潘力知道亦薇並沒有回到臺南的娘家，她仍然留在臺北，她仍然去公司上班——於是，每當下班的時候，潘力就守候在公司門外，他願道歉，他願認錯，他願賠罪，無論如何，他要亦薇回家，亦薇仍是他的好太太。

三天了，他等不到亦薇，他明知亦薇在裏面，只要推開門，走進去就能見到她，但——亦薇會原諒他嗎？亦薇會跟他回去嗎？或是——亦薇會令他難堪？甚至亦薇根本不理他？他鼓不起進去的勇氣，當着亦薇同事的面，他怎能下得了台？他的自尊往那兒擺？

於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亦薇根本沒從這扇門經過，亦薇必從另一扇他不知道的門離開了，亦薇——難道眞不再給任何機會？難道兩年多的婚姻就這麼——結束？

他的心扭曲着，他愛亦薇，而且深愛亦薇，他從來沒有想過會背叛她——事實上，也算不得他背叛了她。他心中只有努力工作，來使這小家庭更溫暖，更幸福，更穩固，來爲他們還未出世的下一代打好經濟基礎，他眞是從來沒有想過——唉！詠恩的事——他——他身不由主的就那麼陷下去了，他豈是存心對詠恩——唉！他眞願認錯，賠罪，他也願從此不再見詠恩，只要亦薇肯原諒他，跟他回家，他願意立刻送詠恩去美國，去士嘉那兒——這不是自私，他的幸福生活已受到威脅了，是嗎？他

只能這麼做！

但亦薇——根本不見他，不給他機會！

他再站了一會兒，一個工友模樣的人出來關上了大門，他的心眞是冷得就像那徹骨寒風，連最後一絲希望也消失了。亦薇眞是不再回頭？

他沮喪的走在行人道上，只不過三天時間，他看來失意憔悴而蒼老，那正直明朗和漂亮的眼睛，也變得黯然無光。誰說愛情不能催人老？他眞像老了十年！

走了一陣，他似乎連繼續走下去的力量也消失了，他才不過三十三歲啊！他攔住一輛計程車，說出了地址，就頹然靠在椅背上。

亦薇，亦薇，就算他有天大的錯，他已認了，他已經道歉，認罪，給他一次機會吧！他們的感情是那麼長久與艱辛的培養，難道眞讓它毀於一旦？

紅門依舊，小屋却更冷，更寂寞了，窗前風簾也擋不住寒風，一陣又一陣的透進來，透進來！

潘力沒精打采的倒在沙發上，再也不想移動，整個人就像散了，瘓了一般。他知道自己愛亦薇，却從來不知道亦薇在他心中這麼重要，她就像帳幕的一根支柱，失去她，帳幕也就倒塌下來。

亦薇——是他精神的支柱！

天色漸暗，寒意更濃，風在風簾外呼嘯，似乎在找尋每一個可進來的空隙。潘力仍然坐在那兒，任那黑暗，任那寒意，任那冷風侵襲着他，包圍着他。他感覺疲倦，感覺饑餓，但這感覺遠不如心中疼痛來得劇烈，亦薇捨他而去，他的生命還有什麼意義？

想着亦薇，念着亦薇，他的眼眶濕了，誰說男兒不落淚呢？感情的打擊又豈分男女？

天更暗，風更勁，寒更重，冷寂昏暗的屋子裏，連人影也看不清了，就在這時，紅門輕響，鞋聲輕揚，像一道光，像一股熱，像漫天的希望打破了重寒，打破了勁風，也照亮了昏暗，有人來了，是——誰？

潘力怔怔的抬起頭，睜大眼睛，他屏着呼吸，他緊張而激動，他不敢出聲招呼，他怕萬一——

「啪」的一聲，突來的燈光，美妙得就像夜空中的彩虹，站在門邊的不是——不是他深深思念，苦苦等待的亦薇？他全心全意所愛的女孩子？

「亦——薇！」他沙啞的叫，整個人都傻了。

亦薇凝視着他，她的神情、她的眼光都是那麼複雜，那麼——後悔，她後悔嗎？

「亦薇！」他被她的臉色鼓勵了，整個人從沙發上彈起來。「亦薇——」

他忘情的奔向她，他以爲自己在做夢，三天苦苦等待都不得一見的亦薇竟站在他面前？她的漂亮依然，風韻依然，眼下那絲失意和憔悴，使她看來更動人。他站在她面前，用雙手捉住她的肩頭。

「亦薇，妳——回來了？」他狂喜的叫。這是眞情畢露的一刻，任誰都再硬不起心腸。

她眨眨眼，堅强的亦薇也流下淚來。她有失而復得的感覺，他們已闊別了三天啊！

「潘力！」她伏在他的肩頭，失聲哭起來。

眼淚，原只是表示感情的一種方法，却是治愈傷口的良藥！

一陣哭泣，一陣發洩，誤會，爭執已成過去，似乎不需要什麼答話，不需什麼解釋，不需要什麼安慰，他們的感情就在淚水中癒合，而且更堅固，更密切，更融洽。

眞正的愛情在靈魂深處的結合，豈是任何外力所能破壞，分離？

「這幾天——妳在那裏？」潘力擁着亦薇，一刻也不捨得放手，就怕她會突然消失似的。

「上班，」亦薇吸吸鼻子。「然後住在芬妮家！」

「妳爲什麼不從正門出來？」他目不轉睛的盯着她。帶淚的亦薇，他的心都碎了。

「我不能相信你的誠意！」她也望着他。

「我從來沒有對妳起過二心，亦薇！」他眞心的。

「但——你胡塗！」她的責備比起三天前，輕多了。

「絕不再胡塗，絕不再惹妳生氣！」他正色說。

她斜睨着他，眼角仍有淚水，却笑靨如花——帶着露珠的花！

「爲什麼鬍鬚都不剃！」她含笑的。

「我連班都沒上！」他搖搖頭。

「如果我還不回來呢？」她輕責。

「我會坐在這兒，直到變成化石！」他說。突然的輕鬆、幽默起來。

「誇張得絕不眞實！」她故意搖搖頭。

「亦薇，妳要怎樣才肯相信我？」他嘆一口氣。

她沉默一下，把手掌放在他的上面。

「若是不相信——我不會回來！」她說。

他趁機捉住了她的手，緊緊的握着。

「妳看見我守在外面，故意避開，故意折磨我！」他盯着她看。「我會罰妳！」

「罰我？」她歪着頭，帶着好濃，好濃的成熟女人味道。「你不想想看誰該被罰？」

他眞是認眞的考慮一下。

「我該被罰，」他內疚的嘆一口氣。「所有的事都是我一手造成的！」

「也——怪不得你，」她也寬大起來。當時的咄咄逼人也只是在氣頭上，是吧！她不是那樣小器的女孩！「是她——故意這麼做的！」

提起詠恩，潘力沉默了，該怎麼說？所有的事的確是她一手造成，但——她只是十七歲的孩子，又是士嘉的女兒，又怎能怪她？

「你想過嗎？她——可能不正常？」亦薇正色說。

「不正常？哎——可能！」潘力不自然的點頭。他不願替詠恩冠上這幾個字，他和詠恩之間確有一抹不尋常的感情——像長輩對晚輩，像對自己的親人！只是，詠恩很可能誤會了這感情，「也可能是她——誤會和幻想！」

亦薇沉思片刻，也沒有爭辯。

「不論她是正常，或是誤會，或是幻想，總不能一直這麼下去，你可想過，她還是孩子？」她愼重的。她是很明事理的人，她沒有再提出送詠恩去美國的事。

「沒有！」他坦白的。他不想再引起亦薇的任何誤會。「我只是想——用一點時間來糾正她！」

「你有把握？」她望住他。

「他心中有一絲奇異的不安，把握？從那裏來？在詠恩面前，他甚至無法有自己的主張，什麼都得依她的，他如何有把握？

「沒有！」他再一次說：「但——總得試一試！」

「這很危險！」亦薇搖頭。「不是我小器，我們不能低估了她！」

潘力暗暗皺眉，他發現亦薇對詠恩仍隱有敵意，她甚至不肯說出詠恩的名字！

「不明白，不過，她只有十七歲！」他婉轉的。

經過一次教訓，兩個人的態度都有不同，他們盡量的使自己客觀和婉轉。

「你說——我們該不該通知士嘉？」亦薇突然說。

「這——」潘力很爲難。把事情公開，他會難堪，因爲詠恩——竟是愛上他，一個叔叔！

「我明白你的感覺，」亦薇立刻否定了。「但是除此以外，眞沒有法了！」

「或者——給她一點時間！」潘力猶豫的。

亦薇笑一笑，無可奈何的。

「潘力，我只是一個平凡的女孩子，」她說：「我可以信任你，說良心話，却不是絕對！而且——她那樣的女孩子，我害怕，眞的害怕！」

「亦薇——」潘力擁住她。「無論如何，我對你的感情絕不會變！」

「這點我相信，只怕——有時會由不得你！」她說。

「我不明白！」潘力問。

「我不想防小偷似的防着她，我也受不了她一天到晚纏着你，」亦薇眞心的說：「我明知她只有十七歲，還是孩子，我也提醒自己不和她計較，但——我是你的太太，我愛你，我——沒有辦法不忌妒，而且——她看來是不擇手段，不達目的誓不休似的！」

「沒有這樣的事，亦薇，」潘力安慰的話並不很肯定。「我保證以後盡量避開她，不和她單獨在一起！」

亦薇還是搖頭。

「潘力，我眞是有——和另一個女孩子共同擁有一個丈夫的感覺！」她嘆息。

「開玩笑！」潘力忍不住笑起來。「那也不可能這麼荒唐——」

「我說過，會身不由己！」她說。

「又是這一句話，我眞是完全不懂，」他拚命的搖頭。「牛不低頭，誰能強迫牠喝水？」

「人不是牛，而且人有感情！」她說。

「亦薇——」他考慮一下。「我們送她去美國吧！她要恨，要怪，也只好由她！」

「我不會強迫人這麼做，」亦薇這一次是理智的。「這也不是最好的方法，我們推開了責任，士嘉和亦蕾——尤其是亦蕾，她會難堪和痛苦！」

「她總是士嘉的女兒，」潘力的心似乎硬起來。「我不能因爲她而失去你！」

「有你這句話，即使再大的煩惱，我也願意承擔。」她眞心的。

亦薇凝視他一陣，眼中凝聚了一層水霧。

「是分擔，不是承擔！」他感動的。

「哦！你還沒吃晚飯，是嗎？」她跳起來。「一定餓壞了，我去弄。」

「不餓，別急！」他跟她進厨房。一下子，小屋裏又恢復了以往的溫暖和快樂。「妳回來了，我什麼都忘了！」

「總不能不吃飯！」她迅速的動手煮飯。「還有好長一段路，你得陪我走呢！」

他動情的攀住她的腰，在她面頰上吻一下。

「我這麼平凡，爲什麼會這麼幸運的得到妳？」他問：「妳到底愛我那一點？」

「愛你——平凡中的不凡！」她笑了。

「我還有不凡？」他搖頭苦笑。「一個小女孩的事都辦不好，弄得一塌糊塗，簡直是蠢！」

亦薇突然停下手中工作，轉身問：

「你可想過，她——到底愛上你那一點？」

「哦——」潘力臉紅了。「怎麼可以說愛？她——是十七歲的幻想和迷惑，過了就算了，那兒是愛？這個字——令我汗毛直豎！」

「也許，她和我一樣了解你平凡中的不凡呢？」她半開玩笑。

是嗎？是這樣嗎？

×　　×　　×

冬天的溪水緩慢而憂鬱，遠遠望去，就像一潭靜止的綠——一潭靜止的憂鬱。

似靜止的溪畔盤膝坐着一個靜靜的女孩子，墨綠色的牛仔褲，淺黃色的CAR COAT，垂着一頭長髮，遮去大半臉上的蒼白、落寞，那凝定在溪水上的眼睛裏，凝聚着好多，好多的思念和寂寞。灰暗的天際盡頭和灰暗的大地相連接，無際的遼闊中只有她的呼吸是唯一的點綴，連風都靜止了。

她是詠恩，寂寞的詠恩！

那夜從潘力的小屋中回來學校，兩星期了，她沒有再離開，她不知道潘力和亦薇鬧成怎麼樣，她不想去打聽，因爲她知道事情不會成功得那麼容易，才開始，亦薇不可能那麼快投降，那麼，她何必去打聽那令她不愉快的結果？但她絕不灰心，她幾乎能肯定的知道，最後的勝利必然屬她，她急什麼呢？她可以安心的等待勝利的來到，即使等十年，她也不過二十七歲，那是生命中最燦爛的年華，而那時的亦薇已三十八，三十八歲的中年婦人有什麼辦法和她爭？

她穩贏的，她知道！總有一天潘力會屬於她，完全屬於她，只是——「等待」那勝利的一天也是件難受的事。

兩星期了，潘力怎麼沒消息？怎麼連電話都沒有一個？以往的日子裏，周末若她不回臺北，潘力必來電話，甚至到學校來看她，這兩星期——必是亦薇那狐狸精纏住了他，要不然他絕不會這麼忍心的！

可是——她又不想回臺北！說不出什麼理由，就是不想回去，潘力該來看她的呀！她說過會在學校等他，他爲什麼不來呢？

星期天，留在學校的學生都在禮堂聽臺北來的一個牧師講道，她只聽了十分鐘就大模大樣的走出來，說什麼「札根」，人要札根？又不是樹？而且札了個根在地上有什麼好？又笨又難看，人——如果像蝴蝶般能飛就好了，輕輕盈盈，逍逍遙遙，札根？這是蠢人的行爲！更蠢的是居然還有那麼多人在聽，李鈺不必提了，她本來就是那麼四四方方、板板正正的人，連那個杜克廉也一本正經的坐在那兒，他可是在討好校長？

討好校長？是全世界最荒謬的事，江校長的樣子——十足像電影「大法師」裏那個老牧師，校長

——可也會驅魔？說不定那一天——她臉上掠過一抹惡作劇的微笑。那一天，她也裝個鬼上身來嚇嚇他們，那一定是好好玩、好得意的事——只是，只是要把她的頭作一百八十度的倒轉，要吐出那種綠色的漿液，倒眞是困難，若要嚇倒他們，自己也受苦，算了——她抬頭望天空，冬天是沒有蝴蝶的，眞是可惜，蝴蝶常常是她的夥件，有了那一羣小東西飛來舞去，她也不致於這麼寂寞。

蝴蝶使她想起了一部電影，「巴比翁」 PAPILLON ，史提夫麥昆主演的，巴比翁就是法文蝴蝶的意思，明明是巴比翁，爲什麼一定要譯成巴比龍？完全沒有道理，是因爲李小龍的「龍」賣座，大家都迷信於「龍」？法文是很有意思的文字，她雖然只上過十堂課，却很有興趣，比英文好多了，她喜歡法文那股韻律、自然，她不喜歡別人把巴比翁譯成巴比龍！

上次杜克廉說蝴蝶，她立刻說復仇，倒不是信口胡說，史提夫麥昆在那部片子裏不是爲復仇嗎？巴比翁蝴蝶，蝴蝶是史提夫，史提夫爲復仇，很有理由啊！只是——杜克廉那傻小子一定不懂！

其實——沈詠恩的事誰能懂呢？她皺皺鼻子，得意的笑了笑。除了那朵流浪的雲，那股飄忽的風，那個已經逝去的蝴蝶之外，誰能懂？士嘉不能，潘力不能，杜克廉當然更不能啦！她是艾爾芙，小精靈啊！

背後有沙沙的脚步聲，好像是硬的鞋底踏在乾燥的沙石上，這個時候，禮拜還沒有結束，誰會來？

詠恩收斂了笑容，收斂了臉上最後一絲表情，她變得冷淡、傲然，不論是誰，她不歡迎！

「打坐？練功夫？」愉快輕鬆的聲音，是杜克廉！

當然是他啦！她早就猜到了，還有誰會來？

「進行巫術，在咒詛人！」她動也不動的。

「那一派的巫術？」他在她旁邊坐下，學着她盤起膝來。「黑色魔教？」

「最兇惡的一派！」她看他一眼。心裏很歡喜他的來臨，但是——怎能表示？

「好在我不是妳的敵人！」他半認眞的嘖嘖有聲。「否則我晚上別想睡覺了！」

她臉上的冷漠淡了，她是希望有人陪伴的，尤其和杜克廉聊天有一種說不出的親切感——因爲他是父親的朋友？但——她不是那樣痛恨父親嗎？

「你相信巫術嗎？」她又看他一眼。

她不得不承認他是很好看的男孩子，人人都說現在最紅的羅拔烈福漂亮得無暇可擊，然而這個杜克廉豈不是比羅拔烈福好看得多？至少不像羅拔那麼漂亮得——平凡。杜克廉的眼睛——她就永遠猜不着他在想什麼！

「不怎麼信！」他搖頭。「美國很流行這一套！」

「你的意思有些兒相信？」她追問。任何人對這種事都好奇，尤其像詠恩這種小女孩！

「嗯——」他揉揉眉心，似乎在考慮措詞。「世界上的確有許多玄妙的事是我們所不明白的，既然有那麼多人相信，我認爲總有些兒道理！」

「什麼道理呢？」她被吸引了。

他也看她一眼，眨眨眼，愼重的說：

「我親眼看見過一次巫教的儀式——也許不該說儀式，」他慢慢的遙思着。「我的學校柏克萊附近有很多工廠，那些並不全是工作的工廠，一些有錢的嬉皮士買下了廠房，讓他們的同類聚集！」

「你是他們的同類？」她打斷他。

「就算是吧！」他完全不在意。「我去他們那兒參觀過，正好碰上，他們都披上黑袍，圍坐在一個大圓桌上，熄了燈，點着蠟燭，大家手牽着手，唸些奇怪的咒語，就——這樣。」

「就這樣？」詠恩睜大了眼睛，正聽得起勁，對他說「就這樣」十分不滿。「他們在做什麼？不可能沒結果！」

「你——眞不怕？」他望着她。

「我一個人去看過『大法師！』」她傲然的。這一刻，她的神情，她的聲音都符合於她的年齡。她看來天眞又單純。

「嗯！眞大膽！」他故意點頭。「好！我告訴你，他們在招魂！」

「招魂?!」她身體移動一下，是害怕了嗎？「招誰？結果招來了嗎？是不是——好像我們玩『碟仙』？」

「差不多！可是驚心動魄得多！」他皺着眉，不想誇張而嚇着了她。「十幾個人一起大聲唸咒語，唸到後來已變成歇斯的里，有的哭，有的叫，單那氣氛，玩碟仙就比不上，而且——似乎眞有飛沙走石！」

「眞的？飛沙走石？」她眼中有了恐懼，她才十七歲。

詠恩吸了一口氣，好半天，才慢慢問：

「他們——招誰的魂？」

「金博士，」他說：「黑權運動的領袖，馬丁路德金博士，你知道這個人嗎？」

「知道！他是被人刺殺的！」她搓搓手，掩飾不了的恐懼已浮上來。「他——來了嗎？」

「不知道！」他泰然自若的說：「我提前離開了，我覺得那是——很怪的事，我不能接受！」

「膽小！」她透一口氣，恐懼淡了。「對不明白的事，你不想探索？」

「我探索的是眞理，不想沾那些邪惡的玩意！」他說。

「可是——」她眼中的光閃閃。「我是黑魔巫教的信徒！」

他不置可否的對她笑一笑。

「你想不想聽我學校的事？」他很自然的轉開話題。

「柏克萊加州大學？嬉皮士的發源地？」她反問。

「我不否認嬉皮士由柏克萊而起，但——這不能抹刹柏克萊的更多優點，」他正色說：「那是個好學校，師資好，設備好，學生也好，氣氛更好！」

「嬉皮學生好？」她嘲弄的笑了。

「外表不能代表人的一切，妳可知道多少太空博士是長頭髮的？」他搖搖頭。「柏克萊最大的特點是自由，思想自由，只要不妨礙別人，只要不擾亂學校，你可以做任何事，在這種氣氛下，很多天才都得到發展和被發現！」

「包括你？」她顯然不感興趣。

「我不是！」他搖搖頭。「我對自己的約束很多，我無法做到絕對『開放』自己！」

「開放？」她歪着頭，惡作劇的笑容又浮上來。「你是指性開放？」

「一部份，不是全部！」他不爲她的惡作劇所動。「我指的『開放』，是思想上，是對——傳

統！」

「大道理！」她嬌嬌嘴。她總喜歡做一個很誇張的表情，這破壞了她的俏與美，但——她看來更特別，矛盾的特別。「我最討厭！」

「不是說道理，」他笑了。「我只是想告訴妳，妳很適合那所學校！」

「我不會去！」她的臉沉下來，說得斬釘截鐵。「我根本不會去美國！」

他又笑一笑，每個話題一觸礁，他就機警的避開了。

「喜歡唱歌嗎？」他問。

「不會！」她回答得有點僵硬。「只會聽！」

「我會唱，」他立刻說：「下次唱給你聽！」

「你討好不了我，我只聽鍾拜亞絲！」她說。

「我聽她演唱過，」他淡然的。「去年她到柏克萊加州大學來演唱，大家圍坐在校園裏聽，我也聽了一陣！」

「只聽了一陣？」她第一次表現了稚氣的强烈反應。「鍾拜亞絲？你——簡直不懂欣賞！」

「她的聲音不如以前好，不如唱片好！」他搖頭。

「不信！你胡扯！」她脹紅了臉。她主觀極强，「你惡意——中傷！」

「我和她有仇嗎？」他笑了。

她想一想，鼓起的氣泡散了，她沒有理由爲這件事而與他爭執啊！她何必在意他的批評？只要她喜歡就夠了！

「你怎麼——不再提你那個茱迪？」她主動的提出話題。

「妳不喜歡她，不是嗎？」他說。

「她關我什麼事？」她皺皺鼻子。立刻又孩子氣的問：「有沒有她的照片？」

「照片？沒有！」他搖頭。

「不信！男生都流行把女朋友的照片放在皮夾裏！」她說。她眼中光芒特別，很——關切似的。

「我不是你說的男生。」他還是搖頭。「茱迪——在我心裏，她的模樣、她的神情、她的聲音、她的笑容全在我心裏，全是活生生的，還要什麼照片？」

「肉麻！」她又不高興了。

「爲什麼不回臺北？」他突然問。

「不爲什麼！」她不屑的癟癟嘴。

「兩星期了，妳不想見——他？」他偷偷注視她的神情。

「不要你多嘴，」她驀然臉紅。蒼白的臉頰上浮上兩朵紅，漂亮得令人眼睛一亮。「不許你說他！」

「他們離婚了嗎？」他逕自追問。

「誰知道！」她嘟起嘴唇。他的話觸到她心靈深處。「不過——這是遲早的事！」

「妳眞那麼愛他？不惜破壞他的一切？」他盯着她。

「愛能毀滅，也能重建，你沒聽說過嗎？」她笑起來。喜與怒原是兩個極端，却能同時出現在她的臉上，她眞是奇妙。「何況我要毀的不是他，是陳亦薇！」

「你們有仇？」他拾起一片破竹子，在沙石上畫着。「為什爲要毀陳亦薇？」

「我不必告訴你，不是嗎？」她狡猾的。

「是！妳只要在學校裏聽話就行！」他點頭。

她看看他，永遠是牛仔褲，牛仔襯衫，大毛衣，他眞能替學校管教一些問題學生？

「喂！你會回美國嗎？」她問。

「去美國，不是回！」他認眞的。「我是回臺灣！」

「會嗎？會再去嗎？」她追問。

「當然會！當這裏的事情告一段落時！」他望着天際。「我還得去完成我的論文！」

「爲什麼你寫論文要回臺灣找資料？」她問。

「因爲我的資料在這裏！」他認眞的。

「你到底寫什麼？」她問。

「怎麼突然關心起我的事情了？」他似乎不願說出來。「忘了嗎？我們不是朋友！」

她臉色一沉，突然跳起來。

「誰和你是朋友？」她不屑的。「去告訴你的朋友李鈺吧！她才關心你的事！」

「李鈺?!」他皺着眉頭，呆怔的。「誰？」

看着他絕不像假裝的神情，看着他莫名其妙的呆怔，她心中突然湧起的不滿又突然消失了。

「那個一千度近視眼的女生，我們班裏的！」她笑得好像破雲而出的陽光，笑得好像一個頑皮的

「沒印象！」他望着她，臉上眼中全身都反映着她的笑容，她的——陽光！

她很少有陽光，她總是陰沉的，然而，這稀有的陽光却是那般動人，那般使人——不能自己！

「沒印象？哦！茱迪的神情、笑容、聲音、面貌全在你心中，情聖嘛！」她嘲弄得有些莫名其妙。

她沒有理由這麼說的，不是嗎？她甚至沒見過茱迪的面，這敵意來得——眞是古怪！

「情聖?!」他被她惹笑了。「世界上眞有情聖？」

「不是你嗎？」她更是得意了。陽光、雲、小溪、顏色全令你記起她，不是情聖是什麼？」

他凝視着她，半晌。那神色令人難懂，眞是難懂。

「愛一個人難道不該專一？」他反問。

「誰知道？」她回答得似是而非。「要看對方是什麼人，値不値得！」

「愛情——要看値不値得？」他眼中光芒一閃。「我不能明白！」

「好像陳亦薇，潘力爲什麼那麼愛她？」她卑夷的癟嘴。「姓陳的女子沒一個好的！」

「這麼主觀？」他搖搖頭。「茱迪也姓陳！」

她呆怔一下，長頭髮垂下來又被她拔到耳後，露出一臉的開朗。

「那是你的不幸！」她說。

「哦！」他想笑，忍住了。「怎麼樣的女孩才『値得』別人專一的去愛呢？像——妳？」

「當然！」她眨眨眼，自得的笑了。笑得——看不出是天眞？稚氣？或是成熟？老練？

她臉上怎麼總有對立的矛盾呢？

「誰灌輸給妳這種觀念的？艾爾芙！」他問。

「叫我沈詠恩，」她固執的。「再叫我一次艾爾芙，我立刻走，不再跟你說話！」

「這麼嚴重？」他搖頭。「潘力何其幸運？」

「他的幸運要付出代價的！」她說。

他想一想，好一陣子。

「詠恩，有一個問題，」他慢慢說：「你怎能肯定潘力一定會愛你？」

「我當然能肯定，但——不告訴你原因！」她自負的。

「還有，你可想過——這樣會不會快樂和幸福？」他逼視她。

「爲什麼不會？』她深深吸一口氣。「愛，本身的定義就是幸福！」

「我只怕——」他突然住口，不再說下去。

詠恩怔怔的盯着他看了半晌，她是聰明的，她居然不再追問，或者，她聽出了他的不以爲然？

「喂！你怎麼不做禮拜？」她踢着沙石，沒有要離開的意思。

「我沒有根可札，」他搖頭。「妳不是也先出來了？」

「你不是敎徒？這倒是新聞，」她笑了。似乎，不是敎徒也使他們更接近了一些，親切了一些。

「我先出來關你什麼事？」

「我怕妳練功夫走火入魔！」他半開玩笑半認眞的。

「你一點也不像博士、專家，」她望着他。「你比誰都會胡說八道！」

「妳怎知我胡說八道不含人生眞諦？」他笑。

「自抬身價！」她皺皺鼻子。一轉身，逕自往坡上走去。

「喂，艾——詠恩，妳去那裏？」他問。

她伸手輕輕在空中抓一把，放在鼻子邊深深嗅一下。

「我去捕風！」她說。

「還要不要捉影？」他笑了。她眞稚氣——在正常時。

「不！」她認眞的。「影子有什麼好？我喜歡眞實的！」

「風是眞實的？」他跟着往上走。

「當然，你不知道嗎？」她驚訝的看他。「你不知道風有各種不同的味道嗎？」

「風的味道？」他呆了。

「有味道的東西當然眞實，」她又輕輕地兜了一袖子。「春天的風有花香、粉香，夏天的風是濃而膩的，秋天的風有淡得幾乎透明的味道，冬天的風——冰箱味！」

他想一想，忍不住大笑起來。他很少縱聲大笑，平日他看來沉鬱而古怪，嚴肅又冷傲，帶着時有時無的幽默感，但當他大笑時，他只像一個大孩子！

「你的幻想力有利於寫小說，妳考慮過這一行嗎？」他還在笑。「花香味道，濃而膩也可能有味道，冰箱也有味道，但是透明是什麼味道呢？」

「我說不出，」她正色的。「但我的確嗅到透明的味道，你又怎能說透明沒有味道？你憑什麼？」

他呆怔一下，是啊！他有什麼理由證明透明是無味的？他竟纏不過她的歪理呢！

「好！」他也伸手抓一把風——是風嗎？「讓我來試試！」

她停下來，一本正經的盯着他，在等待他試過的結果。他的嘴角本已凝聚了更濃的笑意，對着她的認眞和嚴肅，捉弄的眼神竟是僵了。他怎能——這樣捉弄一個絕對一本正經的小女孩？他不能，絕不能，他傷了她的心！

他竟被她的凝肅震懾住了。一霎那間，他呆呆的望住她，心中亂亂的，他又愛惜，又感動，竟什麼話也說不出來了。

「你嗅到了嗎？是什麼味道？」她追問。此時此刻，她眼中一片晶瑩透明，一片單純無邪，像一個最乖，最乖的小精靈，小艾爾芙。

「嗯——」他不禁一愣。「是冰箱味！」

「是不是？我說是冰箱味，冬天的風就是這樣的！」她滿意的笑了，這是十七歲的笑靨。「我絕不騙你！」

克廉心中有莫名其妙的感動，他從來沒有見過這麼純的女孩子，這是詠恩的眞正面目？她的眞正面目何其可愛，爲什麼要戴上那邪氣、不正常的面具？他能幫助她嗎？幫她除去那邪氣、那不正常、那叛逆，幫她——恢復原有的眞稚、純潔，他——能嗎？

「詠恩，」他沉聲說。他幾乎從來沒有這麼眞誠過。「你可願——跟我回臺北看一場電影？」

她呆一下，看電影？這是爲什麼？從來沒有人這樣邀請過她，是邀請吧！也從來沒有人這麼——正式過。杜克廉說得那麼認眞，那麼誠懇，雖然只是一場電影，似乎——似乎還包括了其他好多東西，像友誼，像尊重，像關懷，像愛護，像——

她說不出，她眞是再也說不出像什麼，但和以前所有的一切不同，完全不同。以前父親帶她看過電影，潘力帶她看過電影，那都只是「帶」她去，一種大人對小孩的承諾，但這次不同，杜克廉提出的不同，那是邀請，平輩的邀請，帶着——好溫馨的感覺。

「只是看場電影，」他再說。深深的黑眼珠定定的停在她臉上，使那邀請更具吸引力。「你願意——我們現在就走，還可以在臺北吃中飯！」

詠恩摔摔頭，把自己從那模糊又難懂的欣喜中拔出來，看電影，吃中飯，又有人陪伴，怎能不——答應？怎能不——興高采烈？

「各人付自己的錢。」她說，聲音裏有掩飾不住的興奮。

「不，我請你去，讓我付錢！」他很愼重的。第一次，他沒把她當『小』女孩看待。「去——嗎？」

他也有着莫名的興奮，這突來的念頭，眞是着實的振奮了他，他覺得甚至邀請茱迪時，也沒有這般——緊張！

他可是緊張？爲那十七歲的女孩子？

「看完電影，你可不可以陪我做一件事？」她望住他。

「十件也行！」他大聲說。眼中突然映亮了灰暗的天空。

他說過尋找友誼，友誼却始終離他遙遠，此時此刻，斯情斯景——才是開始！開始在——他接住了她伸過來的手，冰冷中透出一絲溫暖，友誼的溫暖！

他接住了，友誼！

× × ×

友誼，對一個成年人來說，是穩定的，是——一種「實質」的東西，它不只是感覺，幾乎可以看到。但對一個性格不穩定，時陰時晴，喜怒哀樂變化在一瞬間的小女孩，友誼只不過像一陣風！

詠恩和克廉曾在臺北度過一個十分快樂的下午，他們玩得興高采烈，他們相處得十分融洽，甚至詠恩也一直表現得那麼穩定。但是，回到學校裏，滿以為在幫助詠恩的事上有了進展的克廉，却——失望了，詠恩又恢復了冷漠、不合羣、和那一絲說不出的敵意！

不止如此，這幾天來，詠恩的臉上更有難以形容的煩躁和不安，即使在山坡上，在小溪邊，在她自己的王國裏，她也失去了平靜。難道——發生了什麼事？

又是周末。

學生們都離開學校，回家的回家，度假的度假。只有詠恩，回到宿舍就沒出來，連午餐都沒到餐廳去吃。克廉在訓導處的收發室查看收信的記錄，他想知道是不是有任何信件影響了詠恩的情緒，但——整星期都沒有她的信，也沒有接聽電話的記錄！

他搖搖頭，離開訓導處。或者，利用今天放假的時間，他去試探一下她？

他站在走廊上注視女生宿舍，詠恩還沒有出來。他並不擔心詠恩會自己回臺北，門房校役答應一見到詠恩離開就通知他的，他胸有成竹！

上星期他們去臺北看電影前，詠恩曾要求他陪她做一件事，直到回學校，她也沒說出要做什麼事，他在猜想，可是要他陪她去看潘力？

一個女孩子帶着靦覥的微笑經過，又對他行了個九十度的鞠躬禮，他看着那帶有圈圈的近視眼

鏡，他記起了詠恩說的李鈺。

「妳可是李鈺？」克廉叫住她。

「是！」李鈺驚訝的眨眨眼睛，克廉竟知道她的名字？「你有事嗎？杜先生？」

克廉搖搖頭，別人稱呼他為杜先生，他就覺得渾身不自在，即使只是個學生。

「妳看見沈詠恩嗎？」他問。

李鈺眨眨眼，露出一個好神秘的笑容——克廉了解這笑容，小女孩子總是一廂情願的想些才子佳人式的愛情，李鈺必然誤會了！

「沈詠恩剛剛走，現在大概還在車站！」李鈺笑。

「她走了？」克廉一怔，本來想解釋一下他和詠恩的關係的話都來不及說，轉身就朝校門口跑。

「杜先生——」李鈺在背後叫。

克廉把她拋得好遠，好遠了。

近學校大門處，年老的校役正在四處張望，他顯然還沒看見刁鑽靈活的詠恩，克廉也不願跟他嚕嗦，先追到詠恩再說。

可是——剛趕到公路上，一輛長途巴士正待開行，克廉一眼望見詠恩坐在最後一排的窗邊，他的叫喚聲只到喉頭，巴士已揚起一陣灰塵，搖搖擺擺地去了！

他遲了一步！

他心中湧上一陣莫名其妙的懊惱。看他多蠢，眼巴巴的站在走廊上等，詠恩那小精靈已偷偷溜走了！詠恩——一定是故意這麼避開他的，她又有什麼企圖？

想到企圖，他不願再等待了，詠恩必然又去找潘力，他得想辦法阻止，除了詠恩的一生幸福之外，還有潘力的家庭——一部空的計程車經過，他也顧不得昂貴，攔住了就跳上去，他一定得先趕到臺北！

坐在計程車上，他的懊惱淡了，心中的波浪也平靜了，他又開始思索。

寫給士嘉的信已經兩個多星期，怎麼還不見回信？士嘉不可能不關心自己的女兒，雖然他的信寫得很含蓄，但提到「不正常」三個字，士嘉不可能對着這三個字而無動於衷吧？士嘉總該有些消息的！

計程車趕過了詠恩坐的那班長途巴士，繼續前行，克廉又想——詠恩對潘力那麼有把握，可是潘力對她有什麼應許？有什麼承諾？潘力是一個成年人，他竟跟詠恩去那種「純吃茶」的地方，難道——潘力對詠恩也有企圖？

企圖?!克廉的臉脹紅了，有難以形容的憤怒，若潘力眞是如此，就——禽獸不如了！潘力——可是那樣的人？他看來相當正派，只是——

克廉深深吸一口氣，除非他不知道，否則，他管定了這件事，他雖出自全美國最自由、最新潮的大學，但是，他的思想却是純中國的！他不能讓這種事發生，這種事——豈不等於——程度較輕的亂倫？

計程車到了臺北，到了潘力家的附近，克廉就在巷口下了車，付了那一筆令他心痛的車錢。他站在那兒考慮他該去潘力家？或是等詠恩？

考慮的時間只有幾秒種，他被迫作了決定，因爲潘力已迎面而來，身邊還有亦薇。看他們夫婦的

神情，知道詠恩的「努力」並沒有功效，他們看來是那樣恩愛、甜蜜。

「杜克廉？」亦薇也看見他。「你在這兒，可是等我們？」

她是自然而愉快的，那笑容也十分熱誠。潘力却不同，他看來有些尷尬，有些異樣，也有些戒備，他——可是作賊心虛？

「不，不是等你們！」對着他們，克廉用一貫的冷漠聲音，還顯得不耐煩。

「那是等朋友？」亦薇也不在意。「到我們家坐一坐，喝杯茶，好嗎？」

「不！」克廉沒有表情的看潘力，他懷疑，潘力怎麼沉默着不出一聲。

「哦！我知道了，」亦薇個性開朗、活潑，她更認定了克廉是亦薔他們的朋友，所以她也特別殷勤。「是在等詠恩，是嗎？」

她說詠恩，看來她並不在意詠恩呢！

「也不是！」克廉再看潘力一眼，轉身離去。

「喂！杜克廉——」亦薇大聲叫。

克廉不理會，逕自離開，本來要對潘力說的話，可不能當着亦薇的面說，他只能離開。

當然，他不會眞的離開，他只走到附近的一個巷子打一個轉，立刻又回到剛才的地方，事情就有那麼巧，他看見詠恩走進了潘力他們家的巷子！

克廉有些緊張，他——可要叫住她？或是跟過去？詠恩想做什麼？她已經用鑰匙在開那小小的紅門了——克廉不再猶豫，大步追上去。

小紅門虛掩着，聽不見裏面有人聲——他們在做什麼？不可能不說話的——輕輕推開紅門，他走

進去。

他這麼做實在有欠考慮，他沒有理由，也沒有資格這麼做的，關他什麼事呢？但——但——他若不做，他相信自己會後悔一輩子的！

他已經踏進了這個圈子，他脚上已沾了泥——進去、退出總沾着泥，讓他索性多管閒事到底吧！爲着詠恩，那瘦削、蒼白而口齒伶利的女孩找回屬於她的天眞無邪，他覺得——很值得！

他走進玄關處，屋中的三人竟完全沒有發覺，空氣是靜止的、凝固的，他聽得見自己的呼吸，聽得見潘力、亦薇的呼吸，也聽得見詠恩異乎尋常的呼吸，她似乎很激動，却又在强抑那激動。

詠恩站在面對玄關的風簾下，潘力和亦薇却坐在餐桌旁，正預備午餐。

「妳——回來了！」潘力看亦薇一眼，吃力的說。他已完全失去以往對詠恩的親熱——長輩對晚輩的親熱。「妳沒有通知我們！」

「哎——吃午餐了嗎？」亦薇露出一個微笑，却不自然，但——她已是那麼難能可貴的了！「我替妳拿碗！」

詠恩眼睛只盯在潘力臉上，帶着一種狡黠的笑容。

「我等了你三星期，你怎麼不來？」她問。

「哎——詠恩，」潘力再看亦薇，結結巴巴的什麼也說不出來。「我——」

「妳回來了，不是一樣嗎？」亦薇了解的打圓場，她眞難得，竟在幫助潘力，這就是——愛吧？

「潘力近來比較忙！」

「回答我的話，潘力！」詠恩完全不理亦薇，連看也不看她一眼，根本不當她是人似的。

「我忙！」潘力難堪的臉上紅一陣又白一陣。「我忙，眞的好忙，你——坐下來吧！」

詠恩冷冷一笑，把垂下來的頭髮撥到耳後。

「現在不忙，是嗎？」她咄咄逼人的。「跟我走！」

「走？」潘力當堂變色。「不，我和亦薇有事——」

「你和我有事！」詠恩揚一揚頭，潘力的拒絕刺激了她，她蒼白的臉上掠過一抹怪異的紅。「我要你跟我走！」

「別胡鬧，詠恩，」潘力深深吸一口氣，使自己的聲音更穩定。「妳知道我不會跟你走！」

「詠恩？」詠恩眼光閃一閃，那幾乎不帶血色的唇，吐出令人好難堪的話。「你現在叫我詠恩？你可記得當你吻我，當你擁抱我時，叫我什麼？」

潘力的臉一時脹得通紅，鎭定消失了，在一邊的亦薇也變了顏色，克廉——站在玄關處的克廉也覺得背上一陣涼，一陣針刺的痲，幾乎無法忍耐。

詠恩——太過份了，她不知道自已在做什麼嗎？她不知道這麼做會傷害多少人？

「你忘了你對我說的話？你忘了你對我的保證和應許？你忘了我們的約定？」詠恩再說。她是忌妒亦薇嗎？她的兩眼中有一抹怪異的紅。

「詠恩，」潘力激動而無奈的。「別再胡鬧了，我是妳叔叔，妳不能——令我不能做人！」

「爲什麼不能做人？你只要和她離婚，你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愛我！」詠恩高聲地說，却仍是不看她。

「詠恩，不許再胡說！」潘力叫起來。「我愛亦薇，我永不會和她離婚，妳這樣胡鬧，——我只

能送你去士嘉那兒，妳——妳不正常，知道嗎？不正常！」

「潘力——」亦薇擔心的制止，潘力太激動了。

她了解詠恩的脾氣，她怕弄僵，對詠恩是不能硬來的！

潘力却用力揮開亦薇的手，他站起來，激動使他失去理智，他全身顫抖，口不擇言。

「妳到底是什麼意思？」潘力指着詠恩，胡亂的說：「我是妳叔叔，從小把妳帶大的叔叔，我對妳就像妳的父親對妳一樣，妳爲什麼要害我？妳說，妳到底爲什麼？我做了什麼對不起妳的事嗎？」

詠恩側着頭，任長髮遮住了半邊臉孔，剩下一隻露在外面的眼睛却——泫然欲涕，彷彿受了好大的委屈，那蒼白的臉，就更楚楚可憐了！

「我爲什麼要害你呢？」她吸吸鼻子，一改剛才的咄咄逼人。「我——愛你，你知道我愛你！」

「不——」潘力像被黃蜂咬一口似的跳起來，詠恩當着亦薇的面說「愛」，這個字簡直像一個無形的核子彈投在他的心頭，炸得他四分五裂。「不——不許說！不許說這個字，不許——」

「爲什麼呢？」詠恩幽幽一嘆。天！這個女孩子竟能在這麼短短的時間，換了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神情，她眞是精靈？「你也對我說過愛，爲什麼當着她的面不能說？總有一天她會知道，爲什麼不現在告訴她？」

「胡說，胡說，胡說！」潘力幾乎跳起來，他幾乎完全變了一個人，不是平日那麼好風度、好脾氣、一向正派的潘力。「妳——想害我嗎？妳爲什麼要這麼做？我求求妳，妳走，妳永遠別再來，妳走——」

「潘力！」亦薇用力拖住了他。「冷靜些，你在做什麼？我知道這樣——沒有用？」

潘力愣了一下，是啊！他在做什麼？怎麼能對詠恩發這麼大脾氣，怎麼能對那小小的女孩子大聲吆喝？天！他到底做了些什麼？

「對不起，詠恩，」他深深吸一口氣，垂下頭。「我不是——有意的！」

詠恩搖搖頭，可憐兮兮的搖搖頭。

「我不會怪你，無論你怎麼對我，我還是愛你——」她慢慢說：「無論多久，我也等你！」

「詠恩——」潘力忍不住又衝動起來。這是什麼話呢？

「眞的，這一輩子我只愛你一個，」詠恩伸出手來掠一掠長髮。「我也只要你一個人！」

「這是不可能！」潘力痛苦的。「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在愛的境界裏，沒有不可能的事！」詠恩的話說得好成熟。「我愛的是你，我相信你也愛我，這就夠了！」

「天——這是什麼話？」潘力抱着頭，頹然坐下。

他不敢看亦薇，更不敢看詠恩，他有個感覺，在兩個女孩子的夾縫中，他連呼吸都困難了！若再這樣下去，他只有死路一條了，否則——他怎麼對得起所有的人？包括情如親兄弟的士嘉？

他感覺到一滴溫熱的眼淚，滴在手背上，是他自己的，他知道！他愛亦薇，也愛詠恩，這完全是兩種絕對不同的感情，難道是他表達得不好，詠恩誤會了，若眞是如此，他——就罪過了！就在同時，他也感覺到一隻溫暖、堅定有力而又諒解的手握住他的，是亦薇，是他深愛着胸襟寬大又仁善的亦薇！

詠恩把一切看在眼裏，亦薇——眞不要臉，她想！亦薇專門會在這種時候討好賣乖，亦薇以爲這

樣子她就會贏了？休想！詠恩絕不讓步！

詠恩決定的事，無論如何，她也要做到！

「我走了，潘力，」詠恩吸吸鼻子，更覺楚楚可憐。「你要我走，但是，我會在學校等你！這世界上除了你——我再沒有親人，我等你，直到你來！」

潘力不回答，亦薇也沒出聲，詠恩卻眞的慢慢往外走了，走到玄關處，她低着頭，再說：

「你遺棄我，那麼——我也將遺棄這世界！」

一抬頭，正好看見玄關外的克廉，她眼中的光芒一閃，却是不出聲，逕自出來，她甚至不再理會潘力和亦薇聽完她最後那句話的反應！

一定有反應的，是吧！她那句話實在太重了，重得任何人都承受不起，何況當她是親生女兒的潘力！

但是，她再也看不見，因爲她已走出大門。她也不想看，何必知道他們的反應呢？只要她能贏，能勝過亦薇，其中的過程並不重要，不是嗎？

她走在馬路上，神色又是那樣不同，尤其當她感覺到克廉跟在她身後時。

克廉沒說話，沉默的一直伴着她走出巷口。

「我聽見你們所說的話，」他終於說：「妳爲什麼一定要那樣做？」

「你知道我要贏！」詠恩笑了，笑得那麼自然。

「爲達到目的不惜裝出可憐相，又說出那種話，」克廉搖搖頭。「妳的愛很可怕，知道嗎？」

「可怕？」她看他一眼，很無邪的。

「是毀滅，」他再搖頭。「妳留給潘力的是死路一條！」

「死路一條？怎麼會呢？」她說得象個天眞的小女孩。「他只要跟亦薇離婚就行了，不是嗎？」

「妳會嫁給他？」他盯着她看。

她呆一下，嫁給潘力？她從來沒這麼想過，愛就是愛，爲什麼要結婚？這兩個字根本——根本不屬於她的！

「沒想過！」她坦白的。「這不重要！」

「那是——新潮的想法，不結婚？同居？」他再看她。

她皺皺眉，這更是她所不能忍耐的字，同居？下流和骯髒，她怎能這樣？

「別說了！噁心！」她搖頭。「你怎麼站在那兒偷聽？」

「不是存心偷聽，我來找妳！」他猶豫一下。「李鈺告訴我說妳已經走了，我就追來了！」

「有事？」她眼中似有一大堆亮晶晶的星星——喜悅的小星星，好動人。

「沒有什麼事，只是——想來就來了，」他說得好古怪。「同時——還不放心！」

「以爲我會打架嗎？」她稚氣的笑起來。「我只是想來氣氣陳亦薇，不讓她過得那麼舒服！」

「損人不利已！」他不同意。

「誰說不利已？我在替自已鋪路！」她笑。

他默默的伴着她走了好一段，才說：

「妳爲什麼要去搶別人的愛？」

「我喜歡！」她揚一揚頭。

「而且即使搶到了，握在你的手上時，也未必是幸福，妳不知道嗎？」他語意深長的。
「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得到了！」她說。
「但是——潘力不愛妳，妳看不出？」他警告。
她看他一眼，眸子中又有狡猾的光芒。
「你知道什麼呢？」她似笑非笑的。「當我單獨和他相處時，他說什麼你知道嗎？」
「不論是什麼，他——卑鄙！」克廉惱怒的。
「他卑鄙，我也喜歡！」她絕不在意。
克廉深深吸一口氣，使自己平靜。
「詠恩，爲什麼不試着多認識些男朋友？」他問。
「那些男孩不是潘力！」她好固執。
「潘力眞是那麼好？那麼值得妳愛？」他問。
「是的！」她肯定的。「你不知道吧？我十三歲的時候就想跟他結婚，他却娶了陳亦薇！」
「妳不是才說過不想結婚的？」他皺皺眉。小女孩眞是矛盾得厲害。
「十三歲時想過，現在沒想過！」她搖晃着頭髮，很怡然自得的。「杜克廉，你是專家，你說——陳亦薇今天會不會被我氣得半死？」
「妳做的一切只爲氣她？」他抓住了她的話柄。
「當然，我——愛潘力！」她機警的立刻改口。
克廉已經有些頭緒了，她只是報復！難怪上次他們玩簡單的問答時，她的回答中總有仇恨！

她報復——士嘉娶了亦蕾？然而，她又口口聲聲的說愛！這愛——克廉心中又隱隱不舒服，詠恩怎能愛潘力呢？

「詠恩，暫時放下一切，我們——看電影去！」他突然說。

「不！」她立刻拒絕。「不看！」

「爲什麼？」他看着她，掩飾着心中的失望。

「因爲我想去溜冰！」她抿着嘴笑了。

「會溜嗎？我們去？」他立刻高興起來，她不拒絕啊！

「不會溜，」她拍拍牛仔褲，「但我想試試摔跤的滋味！」

摔跤的滋味？這孩子！她還有沒有更好的提議？

無論如何，克廉發現一件好——欣慰的事，唯獨對着他，詠恩才有純眞，無邪的一刻，才有展示眞面目的一霎那，這——表示什麼？是嗎？

五

溜冰場中。

在雪中溜冰對克廉和詠恩都是新奇的，尤其是克廉，五年前離開臺灣到美國讀書時，臺北還沒有這種運動，美國加州也不下雪，除了在電影、電視中見過雪之外，這還是第一次嘗試。

租了鞋，克廉先站在場邊研究一下別人的動作，詠恩却迫不及待的換了鞋，勇氣十足的就要上場。在這種地方，她的怪異和陰沉消失了，她變得活潑而開朗，少見的稚氣笑容一直展開在臉上。

「走啊！我們一起去溜，怕什麼呢？」她拖着克廉。「大不了摔幾跤，有指導員教的！」

「讓我研究一下，來個一鳴驚人，好不好？」克廉不動，他從來不喜歡做沒有把握的事。

「隨你！」詠恩皺皺鼻子。「膽小鬼！」

不理克廉，她扶着場邊的欄杆，摸索着艱辛的開始試步，是年輕吧！她沒有絲毫懼意。

克廉搖搖頭，讚許又羨慕的望着她，他以爲她一定會等一個指導員過來教她，誰知道她扶着走幾步，突然就放開了欄杆，跌跌撞撞的向前滑了。雖然她信心十足，勇氣可嘉，畢竟全無技術和經驗，幾步之後，再也控制不住身體的平衡，只聽見一聲驚叫，她跌倒在溜冰場中，像一塊掉落地上的肥皂，滑得好遠。

「詠恩——」克廉叫着站起來。他眞有點擔心，却又忍不住的笑，那種笨拙的跌跤姿式，使他笑得連眼淚都流出來呢！

只見詠恩支撐着爬起來，拍拍牛仔褲，毫不在意的又試着滑，她甚至不理會克廉的笑聲。一個指

導員過來，是個年輕的女孩子，姿式很美，技術也很純熟。不知道她對詠恩講了些什麼——太遠，聽不見，詠恩直點頭，然後把雙手交給她，由她攙扶着滑行。

似乎很順利，牽着手滑了一圈，也沒有再跌倒。溜過克廉面前，她還示威的揚一揚頭，迅速的溜開了。再溜一圈，指導員放開了牽着她的手，微笑着叫她自己試試，詠恩拍拍胸口，很有把握的滑行幾尺，姿式進步了，可是，砰的一聲又跌倒了。

克廉以爲她一定會回來休息一陣，誰知道她爬起來又開始，也不要指導員再牽扶，任性倔强的咬着牙自己溜——也許這種運動就是要信心和勇氣吧！又跌兩跤，她居然能平穩的自己溜了。

「喂！看够了嗎？」詠恩來到克廉面前，運動使她蒼白的臉染上紅暈，更是明艷照人。「還不來表演一鳴驚人？」

克廉聳聳肩，不置可否的開始換鞋子。詠恩學會了，他總不能還站在場邊，總要有個開頭的，要跌，就像詠恩一樣去跌它幾十跤吧！

詠恩又溜開了，初學時興趣濃厚，膽子也大。才會平穩滑行，就以爲自己技術了得，一邊溜還要一邊回頭招呼克廉，說時遲，那時快，她整個人砰的一聲撞到一個男孩子身上。兩股相撞的衝力絕不會小，砰砰碰碰的，兩個人在冰上跌成一堆。

詠恩困窘的抬起脹紅的臉，任性慣了的她，從來不曾對任何人說過抱歉，明知是她不對，也只瞪大了眼睛，閉緊了倔强的嘴，更令她難堪的是——她發覺自己全身都撞在男孩懷裏，而那男孩正似笑非笑的望着她。

「你——」詠恩心中一急，用力推開男孩，脚下冰刀鞋一滑，砰的一聲又跌坐在冰上。

「咦？還兇，」男孩作狀的揉揉胸口。「是妳自己撞上來的，對不對？」

「詠恩——」剛穿好刀鞋，站在冰上的克廉大叫一聲，他明明不會溜冰，卻是那樣奇妙的三滑兩步就衝了過來，且不說姿式，倒眞是一鳴驚人。「妳怎麼了？跌傷了嗎？讓我看看！」

詠恩的眼睛睜得更大、更圓，驚訝已使她忘了自己的困窘和疼痛，杜克廉——會溜冰？

「喂！妳那裏痛？」克廉見她不出聲，緊張的扶起她。「怎麼不說話呢？」

「你——會溜冰？」她傻傻的問：「你原來會溜冰，剛才是騙我的！」

「我——」克廉一怔，會溜冰？四下張望，天！他居然站在冰上，居然還扶起了詠恩，他怎麼過來的？他完全不會啊！心裏一驚，被一股意志精神支持的平衡消失了。「我——詠恩——」話還沒說完，腳下刀鞋一滑一閃，仰天跌了下去，連被他扶着的詠恩也跟着倒下去，不偏不倚的倒在他的臂彎裏。

「你做什麼？」詠因的臉沉下來，變了顏色，一掌推開他，逕自站了起來。

「摔跤，不是嗎！」克廉撫摸一下摔痛的背脊。詠恩那模樣，難道以爲他心存輕薄？

詠恩皺皺鼻子，一轉臉看見剛才被撞倒的男孩依然坐在冰上，正若有所思的盯着她。那男孩有張還算漂亮的臉孔，就是眼睛太靈活，很不正經，很邪似的。突然間她的記憶神經跳動一下，很多年前，還在小學的時候，不也有一對這麼靈活的眼睛？不也有一張帶邪氣的笑臉？那是坐在她旁邊的男同學——

「范比德?!」詠恩歪着頭，沒把握的輕聲問。

「對了！」男孩子一躍而起，顯然溜冰技術了得。「妳就是那個小精靈沈詠恩，對不對？」

「啊——」詠恩掩着嘴，稚氣的笑了。兒時的玩伴使她記起兒時快樂、無憂的時光，那段時間，屬於她的幸福是完整的——父親不曾再娶。這時，她的心情莫名其妙的好得就像七年前。「眞是你？小太保？你怎麼在這兒呢？」

「妳又怎麼在這兒呢？」范比德反問。

一邊的克廉也慢慢站了起來，他疑惑的想，這個看來不很正派的男孩子，是詠恩的什麼人？他們似乎很熟，詠恩從什麼地方認得這樣的人？

「我和他來的！」詠恩一轉身指着克廉。

范比德叉着腰、歪着頭、斜着眼打量克廉，他頂多十七、八歲，那邪氣是與生俱來的嗎？

「他是不是妳那個什麼——潘叔叔？」他問。

他也認識潘力呢，看來是詠恩的「老」朋友了！

「他是杜克廉！」詠恩一點也不在意范比德的邪氣。

「男朋友？」比德靠近詠恩，壓低聲音說。

「不是，怎麼會是呢？」詠恩莫名其妙的臉紅。「他從美國來，他的女朋友叫茱迪，也在美國！」

「嗯——」比德沒有表情的再看了一眼克廉，顯然沒有和克廉結交的意思，從口袋裏掏出一包香烟撕了一小片紙盒，胡亂的拿筆寫了幾個字。「有空找我，這是我的電話，記住了啊！」

揮一揮手，十分美妙的一轉身，輕盈迅速的滑到對面那一大羣年輕人中間。

詠恩把那有電話號碼的香烟盒紙片塞進牛仔褲，掠一掠頭髮，三兩步走到克廉身邊，她是用鞋上

的刀在走，不是滑。

「他是誰？」克廉若有所思的。

「范比德，我小學的同學！」詠恩看着遠遠的一羣。「是學校裏有名的頑皮搗蛋的男生！」

「妳喜歡和他在一起？」他問。眼光有絲憂慮。

「我和他是同類！」詠恩眼光一閃，狡黠又現。「物以類聚，對不對？」

「妳似乎有理，」他點頭。「我只是想——潘力會不會高興妳有這種朋友！」

詠恩十分意外，明明是杜克廉不喜歡范比德，為什麼要扯到潘力身上？

「專家都這麼狡猾嗎！」她笑了。「告訴你一件事，范比德永遠肯聽我指揮！」

「是嗎？」他裝得很感興趣似的。

「不懂？」詠恩眉梢一揚，有一種挑戰的味道。「我叫他去殺人，他也不會皺一下眉頭！」

「他會殺人嗎？」克廉皺眉，很可怕的思想，詠恩可是為了好強而故意這麼說？

「誰都會殺人，有什麼了不起？」她撇撇嘴。「為我做，他會認為值得！」他看着她，好半天才說：

「他喜歡你，是嗎？」

「不是喜歡，」她不置可否的一笑，用脚跟轉了一圈，神色在一轉之際變了，變得——好凝重。

「是——交情！」克廉呆一呆，十七歲的孩子談交情？世界是變了！

「妳會去找他嗎？我是說有空的時候？」他問。

「當然！」她拍拍口袋裏的小紙片。「范比德使我想起一個計劃，他會幫我實行！」

「計劃？打劫銀行？」他笑了。他有理由相信詠恩是在信口胡言的。

「打劫是死罪，我不想死！」她又在笑，却笑得正經。「而且，死人還可以愛嗎？」

「死的是身體，不是靈魂，我是指沒做過壞事的人，」他考慮着說：「誰說靈魂不能愛？愛是永恒的，妳知道，是不是？」

詠恩用手一掠頭髮，扶着欄杆思索着。

「你認爲愛——眞可以生生世世的永恒？」她問得奇怪。

「妳懷疑什麼？」他凝視着她，他要從她臉上看出她思想的變化。

「你能永恒的從這一輩子到下一輩子去愛茱迪？」她問，是認眞的。「許多人死亡之後，愛就停止了，消失了！」

「有嗎？」他目不轉睛的。「妳怎能知道愛會停止，會消失？妳怎能知道別人心中的隱秘？」

「當然知道！」她的眼光漸漸的凝聚了一抹深藍，很陰森，很冷酷的深藍。「好像媽媽死了，他——沈士嘉就變心，愛上第二個女孩！」

這是她心中永不能解開的結嗎？

「愛上第二個女孩並不是說第一段感情的消失，」他正色說。他一定要抹去她心靈中的陰影。

「也許深藏在記憶中，也許昇華成另一種感情，也許——」

「你的話也許只是猜測之詞，」她打斷他的話。「怎如我的親身經歷來得眞實和深刻！」

克廉一怔，說不出話來，詠恩尖銳和十分成熟的話令他震驚，他從來不知道一個十七歲的女孩能如此！突然之間，克廉心中冒起一絲寒意，他有些驚懼，却——也無法具體說出在怕些什麼，他有個

感覺，詠恩——只是想搶走亦薇的丈夫？他也肯定的知道一點，他心中的寒意絕非來自地下的人造冰！

「哎——」他努力振作一下。「我們是來溜冰的，是不是？站在這兒做傻瓜嗎？」

「不溜了！」詠恩的興致似乎因摔跤而完全消失。

「回去？」克廉極有耐性。要捕捉一股無定向的風，他必須四面八方張起風帆。「還是去另外的地方？」

詠恩看他一眼，好深冷的一眼。

「我有事，你先回去吧！」她輕描淡寫的說。然後，逕自倚着欄杆脫下刀鞋。

「我——可以陪妳！」他試探着。

「不要！」她不耐煩的。剛才的友誼似已不再存在。

「那——能不能告訴我妳去那裏？」他不在意的。她只是一個小女孩，他必須幫她！

「你眞嚕嗦！」她砰然摔開刀鞋。

「晚上回學校嗎？我等妳！」他有點低聲下氣。

她根本不再看他一眼，雙手插進褲袋，大搖大擺的往外走去。她走得很是誇張，似乎有什麼目的

果然，遠處的范比德看見了，他吹一聲口哨，大聲叫：

「再見！小精靈，打電話，別忘了！」

詠恩轉頭對他嫣然一笑，揮揮手，消失在門外。

克廉慢慢的換下刀鞋，他一直在思索，詠恩到底有什麼事？到底去那裏？詠恩的態度改變於一瞬間——她總是這樣的。她可是故意的？

雖然他極力表現不在意，心中却忍不住有受挫的感覺，他竟應付不了一個十七歲的小女孩？看來——他那篇博士論文不寫也罷！他學的、研究的是問題青年、問題兒童的心理，理論是有一大筐，面對着詠恩，他竟束手無策了。他該——怎麼做？

換好了鞋子，站起來，他也預備離開，就在這個時候，他看見范比德竟比他更快的換好鞋，已先他離去。不禁心念一動，莫非——他大步奔着出去，他希望自己的猜測正確，那麼，至少還不算失敗——

果然，范比德正要邁上一輛計程車，而車上坐着的不正是那個古靈精怪的小詠恩？

克廉長長的透一口氣，眼看着計程車絕塵而去。剛才他怎麼想不到詠恩突然撇開他是要和范比德在一起呢？看來在這方面，他的腦筋遠不如詠恩！

詠恩怎麼約范比德呢？他們是爲商量什麼——計劃嗎？詠恩說「計劃」。克廉莫名其妙的又擔心起來！他擔心的不是詠恩吃虧，而是——她說的計劃，是不是又要對付什麼人？亦薇？

他悶悶的獨行在全然陌生的街道上，雙手又習慣性的插進牛仔褲——他沒有發覺，詠恩和他有同樣的這習慣。他的奇異裝束和那比一般人都長的頭髮，引起不少路人的注視，他却毫不在意，走得越發慢了，他在想，即使有人要看他，就讓他看個够，對他一點損失也沒有！走着走着，他竟有些得意起來，剛才心中的氣悶也消失了，口裏竟哼起那首流行的「我行我素」（THE WAY WE WERE）一種稚氣的惡作劇意念，也越冒越高——

突然，前面走過一個瘦瘦的、穿牛仔褲的長髮女孩子，他一愣，口哨聲停了，惡作劇意念消失，那是詠恩嗎？看仔細了，只是一個普通女孩子罷了，那有詠恩的那絲靈氣？那有詠恩的特殊味道？他搖搖頭，下意識的又失望起來！

失望？爲——詠恩？第二次了。

× × ×

深夜十一點半，詠恩還不曾回到學校來。

等在校門邊傳達室裏的克廉望着那漸漸遠去的公路局汽車，失望和擔心溶成一股莫名的煩躁。他不願和那看來有些遲鈍的校役多嚕嗦，他心中更有個感覺，詠恩今夜不會回來！離開傳達室，空曠黑暗的校園裏只有他孤獨的影子，又是一陣奇怪的心情浮躁！

詠恩在臺北不可能有地方住——除非她肯回到潘力那兒。她若不回來，在什麼地方過夜呢？和她在一起的又是那樣一個令人不信任的男孩，他們——克廉回頭望望緊閉的校門，十二點十分還有最後一班公路局車經過，他再等一陣吧！

夜更深，風更寒，克廉却渾然不覺，煩躁不安使他全身發熱，詠恩若眞是不回來，他的心怕會燃燒起來。他在一處籃球架邊坐下，冬夜中連寒星都稀少，夜空和他的臉色一樣沉寂。他從來不曾這麼擔心，這麼不安適，他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詠恩只是個小女孩，就算發生了什麼事，又與他有什麼關係？他爲什麼總扔不開，放不下？他對茱迪也不曾這麼緊張過！

這——是天意嗎？臨返國前若不給士嘉電話，若不拿詠恩地址，不就什麼都不會發生嗎？不——也不，就算士嘉不提詠恩，他總得來這間學校，這是老早就接洽好了的，來到這裏，他仍會認識詠

恩，他仍——哎！眞是天意吧！他命中注定要受這小女孩的折磨！

他眞覺得折磨，心靈的折磨。他不願眼見詠恩這麼錯下去，却又幫不了忙。更令他不滿的是，他的信去了這麼久，士嘉怎麼還沒有回信呢？

校園外的公路上有一點聲音，他轉頭望望，黑暗中看不見什麼，更沒有公路局車帶來的燈光。他站起來，不安的開始走動，他這樣子可像等一個背叛了他的情人？

情人？他怔怔的停下來。眞是可笑又荒謬，他怎麼會想到這兩個字？他只是以一個長輩——不，不算是長輩，他不够大，他只是以兄長的身份關心妹妹，只是——他忽然想起李鈺那種神秘的笑容，在別人眼中，他們可像——

克廉甩一甩頭，強迫自己不要想下去，他覺得再想這種事，簡直——有犯罪感。詠恩是士嘉的女兒，士嘉是他的朋友，茱迪才是他的愛人，他的情人，他該想茱迪——

好半天，他頹然嘆一口氣，腦中、心中全是詠恩的影子，全是詠恩的笑靨。茱迪——似乎已被擠得好遠、好遠，連影子都凝聚不起來——他吃了一驚，這是什麼現象？他怎能忘卻茱迪？他們的愛，他們的山盟海誓是支持他上進，支持他奮鬥的泉源，他怎能——怎能——

全是詠恩，莫名其妙的小精靈，他好像着了魔似的，被那小女孩弄得頭昏眼花。他知道情形有些不對，他不能再這麼下去，他要及早抽身，好簡單，只要他離開這裏，永遠不回來，永遠見不到詠恩，就會什麼事都沒有了。但是——他來了，他見到了她，他——該怎麼做？

他又聽見一些聲音，的確從公路邊的圍牆那兒傳來。他好奇的走過去，這麼晚了，還有誰在那兒？開玩笑？惡作劇？傳達室的校役已經睡了，校門口只剩下一盞門燈，會不會是——小偷？

克廉心中的好奇變成興奮，他要試試馬靴後跟那對能刺死人的馬刺，若是小偷，他一定不會客氣，他會讓小偷嘗嘗馬刺的滋味。過了一陣，聲音還在繼續，的確是有人在爬牆的聲音，似乎爬得好辛苦似的！

悄悄的站在牆下，就在有聲音的那一處。過了一陣，果然看見牆頭冒出一個人影，那人影上了牆頭並不立刻下來，竟對牆外打手勢——牆外還有接應的人嗎？克廉微微移動一下，牆外響起了驚人的摩托車聲，呼嘯着一下子消失在遠處，同時，牆頭人影也一縱而下。

克廉不等那人站穩，在背後一把捉住了那人的右手，一招空手道的「背領」，那人立即不能動彈。也就在這個時候，克廉心中一震，他發覺捉住的是一隻纖細、嬌小的手臂，好像是女孩子，他也嗅到一陣好熟悉的少女幽香，意外和不能置信使他忘記了下一步動作，那人已回轉過頭——一臉的冰霜與憤怒！

「放手，你是什麼東西？」果然是女孩子，果然是詠恩！

天！她竟翻牆而回。

「是妳?!」克廉立刻鬆手。莫名其妙的，一見到她，心中的煩躁全消失了。

「當然是我！」詠恩撫摸一下被握痛的手臂，冷着臉說：「深更半夜，你躲在這兒想嚇人？」

「爲什麼不走正門？」克廉問：「我以爲是小偷！」

「哼！校長請你回來捉小偷的？」詠恩嘲弄的。「我愛翻牆，你管得着？」

「我——等妳！」黑暗中，他的黑眸特別亮。

「很好啊！捉到我明天去校長那兒領功！」她不屑的說。

「不該當我是敵人！」他搖搖頭。「等妳只是關心，在臺北你沒有別的地方住！」

「好笑！」詠恩揚一揚頭，一臉孔的不馴服。「老實告訴你，好多地方都歡迎我去住！」

「范比德送妳回來？」克廉問：「我沒聽見你們回來，只聽見他的車離開。」

「轟！」只是一下午，她似乎學會了范比德的流氣。「摩托車來到門口？等校長抓人嗎！」

「校長不會抓妳，星期六妳根本可以去臺北！」他說：「妳不必翻牆來破壞校規！」

「你不知道嗎？破壞校規是種樂趣！」她笑。「我們那一幫要破壞所有的一切規矩！」

「你們那一幫？」他皺起眉頭。

「比德他們！」她不在意的一笑。「他們都聽我的！」

克廉凝視她半響，這麼美，這麼俏，氣質這麼好的女孩子，怎麼偏偏要故意做出那些令人不安，令人不高興，令人擔心的事？她心中似乎全是不滿，全是仇恨，難道士嘉的再婚，眞影響她這麼大？

「我不喜歡范比德，希望妳別和他們在一起！」他正色說。

「你不喜歡？」她格格的笑起來，一點也不在意有人聽見似的。「誰要你喜歡了？你是什麼人？笑死人，我的朋友要你喜歡嗎？」

「我是爲妳好！」他努力使自己不在意。

「眞爲我好？」她眼中又有那種成熟和狡黠的光芒。克廉已經有了經驗，當她如此時，必定心中在盤算、在思量。「你肯聽我的命令，肯替我做事嗎？」

「合理的當然可以！」他說。

「合你的理？或是我的？」她揶揄的說。「我要你去殺人，你也肯？」

克廉搖搖頭，不想再跟她胡扯下去。她回來了，他也就放心了，本來在他們之間存在的一點友誼，因范比德的突然介入而消失了，他發覺要幫助她、引導她、改變她似乎更困難了！

「回宿舍吧！」他有點灰心。連士嘉都不管，他是否有點多管閒事？

他也不再看她，轉身就走。他對她是極端的，關心或放任，只有兩條路走。他知道自己絕不可能當她是普通朋友般的對待，他眞是矛盾又煩惱！

「杜克廉，你想不想知道比德他們的事？」她在背後說。

「我說過不喜歡他，對他的事沒興趣！」他不回頭。

「我的計劃呢？」她再問。她——難道想留下他？

「若妳眞要去打劫銀行時，再告訴我！」他說着越走越遠了。

眞是懊悔，這就是他等了整個晚上的結果！

「喂——」詠恩追上來，攔住他的去路。「能不能幫忙叫舍監開門？」

「我不受你利用！」他搖頭。

「你總不能眼見我在門外關一夜！」她盯着他。

「妳一向很有辦法的，不是嗎！」他反問：「妳能翻牆進來，爲什麼不跳窗進宿舍？」

「別以爲我不能！」她的臉色一變，冷冷兇兇的。「我一定要求你嗎？你是什麼人？」她頭一揚，大步跑回宿舍。

克廉當然不願意她眞的在宿舍外面站一夜，忍不住悄悄的跟在後面。詠恩回到宿舍門口，也不理會是深夜十二點，砰砰碰碰的敲起門來，她好像專門做給克廉看的。

克廉暗暗搖頭，這麼任性的女孩子，將來吃虧、受苦的會是誰呢？

女生宿舍門外的燈亮了，舍監披着晨褸開門，一眼看見是詠恩，又是搖頭又是嘆息。

「沈詠恩啊！妳不知道幾點鐘了嗎？玩得這麼晚，妳爲什麼不回家？」舍監說：「妳不知道這是違犯校規的嗎！」

「是他，」詠恩忽然一轉身，指着在暗處的克廉——她知道他跟過來了嗎？「他帶我去玩的！」

舍監和克廉打一個照面，兩人同樣的吃驚和意外，克廉想不到詠恩會這麼說，舍監想不到會是校長新請來的什麼專家，竟然帶女學生出去夜遊！克廉知道解釋也沒有用，困窘的轉身就走，轉身之際，他看見詠恩那得意的、不屑的冷笑。

詠恩——這小女孩心中到底裝了些什麼？詭詐嗎？邪惡嗎？或只是——惡作劇？他希望只是後者，否則——這將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

走回他的寢室，他發覺自己的心很冷，冷得就像外面寒冷的天氣。躺在床上，了無睡意，原來這些日子來，他的努力所得到的進展全是假的。詠恩的頑劣任性在變本加厲，她對每一個人都沒有感情，沒有友誼，甚至可能包括她口口聲聲所愛的潘力，她似乎只是個頑童，爲所欲爲的做一些事，完全不考慮後果，她的眞正目的是什麼？是什麼呢？潘力夫婦只不過是她看中的犧牲品，是吧？她好像在導演一場戲，令所有劇中人受傷，而她却只躲在一邊偸笑，是——嗎？

多可怕，多不可思議的事？她的目的可是——想引起某一個人的注意？士嘉嗎？

士嘉！克廉從床上跳起來，寫了第二封信！

×　　×　　×

公司下班的時候，亦薇和往常一樣的從正門出來，到不遠處的巴士站等車回家。

這幾乎已成了習慣，每一天，同一個時間，走同樣的路綫，站在同樣的公共汽車站牌下。下班前接到潘力的電話，他要完成一張建築草圖，可能會遲兩個鐘頭回家。她打算趁這機會到菜場多賣點菜，燒好了放在冰箱，那麼，至少明天、後天都可以不用再那麼趕了，下了班可以直接回家，晚餐後還可以去看場電影什麼的！

主意打定，心情特別輕鬆，只是等了半天，仍沒見她要搭的車來，忍不住地張望一下。突然，她覺得有點異樣，離她三呎處站了一個男孩子，似笑非笑，邪邪的、流氣的盯着她看，一邊還在嚼口香糖，那種歪嘴斜眼不懷好意的樣子好明顯。

亦薇怔了一怔，收攝心神的站好，再也不敢東張西望。她並不怕那男孩，光天化日之下，周圍又有那麼多人，何況那男孩頂多十七、八歲，有什麼可怕的？只是——被人用那種邪惡的眼光盯着，就像她是中山北路那些酒吧的吧女似的，她十分厭惡和憤怒。

再過一陣，公共汽車來了，她連忙跳上去，她希望那男孩子不上車，下意識的回頭一望，男孩子正好整以暇的跟上來，那邪邪的眼光，依然停在她身上！

亦薇有些不安了。她偷偷打量自己，是身上的衣服不妥嗎？是臉上的化粧品變化了嗎？是自己的神情特別嗎？似乎完全不對，衣服好好的，化粧也很整齊，神情也嚴肅得像學校裏的老師，男孩子爲什麼呆望着她？

她站在車門處，男孩子依然站在三呎外，不即不離的。她暗暗皺眉，再悄悄望去，男孩子竟拋來一個微笑，像是挑戰，又像是——存心輕薄。亦薇的氣直往上湧，這算什麼？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傢

伙，可是有企圖的？企圖？搶東西？

她提高了警覺，抓緊了皮包，她計劃着菜場也不去了，還是趕快回家最安全。汽車停在她家附近的巷口，她跳下車，幾乎是立刻，男孩子也跳下來，大搖大擺的跟在後面，這簡直擺明了是跟蹤她的，是嗎？那男孩子是誰？怎麼明目張膽胸有成竹的不懼？

「喂！你跟着我做什麼？」亦薇沉不住氣了。

男孩子眉梢一揚，「噗」的一聲把口裏的口香糖吐得好遠，用手背揉揉鼻子。

「妳在問我嗎？小姐！」他慢吞吞的，好可惡。

「當然是你！」亦薇沒好氣的。「從辦公室門口跟到這裏，你到底想做什麼？」

「笑話！」男孩子臉色一沉，顯得陰沉。「這條路是妳的？別人不能走？」

「你分明跟蹤我，你不怕我叫警察？」亦薇威脅的。

男孩子又揉揉鼻尖，嘲弄不屑的笑了。

「大美人，照照鏡子吧！」他尖刻的說：「十年前，我或許會盯你梢，今天——你未免太自信了！」

亦薇氣得脹紅了臉，男孩子的話傷了她的自尊，尤其他那神情，那模樣，叫人怎麼受得了？

「不管你是什麼居心，你別走在我後面！」她叫。她已有些失去控制。

「偏要，妳把我怎樣？」男孩子又起腰。

亦薇咬咬牙，她總不能吃眼前虧，潘力又不在家，再衝突下去對她沒有好處，她狠狠瞪男孩一眼，轉身大步奔進巷子，掏出鎖匙迅速的開了大門。

大門開了，却看見男孩子大搖大擺的也走進巷子，心中一慌，閃進門，砰的一聲用力關上，鎖好站在自己家中，她安心了一些，男孩子總不敢闖進來吧？就在這個時候，她聽見男孩子在門外的冷笑！

她心中一顫，快步奔回屋裏，心臟怦怦的跳得好厲害，男孩子必然有目的、有企圖，但——怎麼會跟踪她？她的年紀不可能和他們發生牽連、糾葛，她自問也不曾得罪過任何人，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坐在客廳直喘着氣，明知現在是安全的，但心裏却怎樣也平靜不下來，最糟的是潘力不在——她看看電話，抑制了找他的衝動，潘力要畫草圖，她不能打擾！

又坐了一陣，她悄悄走到窗前向外望，巷子裏靜悄悄的，男孩子已離開。回到沙發上，長長的鬆了一口氣，莫名其妙的又笑起來，是她疑神疑鬼吧？十七、八歲的男孩怎會跟踪她呢？不荒謬嗎？剛才她也許太衝動，怎能不分青紅皂白的就去質問人？難怪男孩子的話那麼難聽了，她可是——自取其辱！

她搖搖頭，這麼丟臉的事，還是別告訴潘力，剛才也眞是荒唐，怎麼會想到那男孩是跟踪她呢？心中的陰影一除，再也沒有懼意，拿起皮包，匆匆出門去買菜，呆在家裏也沒有事情做，菜總是要買的！

一路走到菜市場，再也沒有看見那個邪得令人受不了的男孩子，剛才的確是太過敏感，回想起來也難爲情。最近——總是這麼神經緊張，草木皆兵的，總覺得會發生什麼事，然而她擔心的只是詠恩，其他人有什麼關係呢？

買好了菜，心情也放鬆了，時間還早，她預備到前面的公司買一點蛋糕做明天早餐，正待舉步，天——那個男孩已站在面前。他——從什麼地方出來的？

「你——你——」亦薇一驚，菜籃幾乎掉下地。

「很有緣，是不是？」男孩子笑。他長得還算相當不錯，不是那種兇神惡煞，滿臉橫肉的人，只是那種神情，邪得令人由心眼裏發冷。

「讓開！」亦薇吸一口氣，努力振作自己。她若顯得毫不在乎，男孩子恐怕會知難而退吧！

「喂——何必這麼兇？我是來替妳提菜籃的！」男孩子伸手欲拿菜籃，亦薇急忙避開。「我是絕對好意的！」

「不要你的好意！」亦薇嚴肅的話：「別擋着我！」

男孩子聳聳肩，做一個無可奈何的模樣。

「不要就不要，」男孩子閃身讓開。「妳是太太或小姐？」

亦薇沉着臉直向前走，蛋糕也不買了，再次遇見這男孩，她肯定他是有企圖的，她內心驚慌，但仍強自鎮定。

「我們做個朋友好不好？」男孩子始終跟在後面。

亦薇氣青了臉，仍是不響，步子更急、更大了。「喂，喂，怎麼不出聲，」男孩子嘻皮笑臉的。「剛才得罪了妳可以道歉，怎麼樣？」

亦薇忍無可忍，霍然站定轉身，男孩子也被她駭了一跳。

「我告訴你，年輕人，你再不乾不淨的胡說，你再跟在我後面，我就不客氣了！」她指着男孩。

「怎麼樣？報警？」男孩子全然不懼。「我做了什麼犯法的事？我才十七歲，你報警幹嘛？」

「你——走不走開？」亦薇的臉紅一陣白一陣。

「答應做朋友就走！」男孩子笑得好可惡。

「無恥！」亦薇氣得發抖。「我丈夫就回來，你——會知道厲害！」

「哦！有丈夫的！」男孩子撇撇嘴。「那又怎樣？妳仍有交朋友的自由啊！」

亦薇眞是後悔極了，買什麼菜呢？現在被這個男孩子寃魂似的跟着，雖然男孩子也不敢怎麼樣，但總是件尷尬窘迫的事，萬一被人看到，還以爲她怎麼了呢！

「你說，你到底想做什麼？要錢，是嗎？」她讓步了。

「錢？」男孩子鄙夷的笑一笑。「把少爺看成什麼人？錢？妳要多少我給！」

「那——你到底要做什麼？」亦薇急得想哭了。

「什麼都不要！」男孩子朝遠處望一望，眼中閃過一抹難懂的神色。「做朋友！」

「你簡直——放屁！」亦薇忍不住叫起來。世界眞壞到這個地步了嗎？才十七歲的孩子！

「隨便妳，」男孩子又張望一下。「我走了，妳考慮我的話，做朋友！陳亦薇！」

亦薇全身一震，整個人都呆了，傻了，眼睜睜的望着那男孩逝去的背影，連一個字也說不出。那男孩到底是誰？怎麼知道她的名字？這——她不由得的打了個寒噤，奇異的恐懼浮上心頭，似乎——有一個陰謀已來到面前！

「亦薇！」一隻手搭在她肩上，她驚跳起來用力拂開。「咦！你怎麼了？」

她定一定神，發覺站在面前的竟是潘力，緊張的心情一鬆，軟軟的幾乎要倒下，潘力及時接住了

她。

心。

「亦薇，亦薇，妳不舒服嗎？」潘力着急的說：「妳臉色好難看，發生了什麼事？」

「沒——有，」亦薇努力支持着自己。她下意識的覺得，這件事暫時不要告訴潘力，以免他擔心。

「我去買菜，有點頭昏！」

「是嗎？」潘力似有疑惑。「我剛才好像看見有一個人和妳講話！」

亦薇嘆了一口氣，那男孩是看見潘力來才離開的，是嗎？他連潘力都認識，這意圖就太明顯了，只是，她怎麼也想不通，誰叫他來的？

「那個男孩子，他——問路！」亦薇掩飾了。「幫我拿菜籃回家，還沒煮飯呢！」

潘力拎起了菜籃，心中的懷疑也冒上來，遠遠的，他看見那男孩和亦薇講了很多話，那模樣也絕不像是問路，亦薇在隱瞞什麼呢？

他的疑惑沒說出來，只放在心中。

本以爲會是愉快的晚餐，飯後還打算去看場電影的，誰知道竟是那麼沉悶。兩個人都不說話，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連對方出奇的沉默也忽略了。

晚餐後，夫婦倆合力收拾了碗碟，亦薇從冰箱裏拿出水果來，正在這時候，電話鈴響了，潘力就近的拿起聽筒，喂了半天，搖搖頭，放下電話。

「誰？」亦薇問。

「不知道，不肯出聲，」潘力說：「打錯了吧！」

電話鈴又響起來，這次是亦薇聽的，她剛說了一聲「喂」，立刻臉色大變，再也不說一個字的連

忙掛上電話。

「誰？怎麼掛了？」潘力的懷疑又湧上來，亦薇的神色是那樣的不安。不安?!可是——作賊心虛？

亦薇沒回答，電話鈴又響了，潘力搶着抓起聽筒。

「喂！怎麼掛斷了？你不知道是我嗎？亦薇！」電話裏的男孩子自顧自的說：「怎麼不說話？還在生剛才的氣？我道歉，好不好？明天——」

「你是誰？」潘力臉色發青，忍無可忍，那男孩是亦薇的什麼人？口氣這麼親熱！「說，你是誰？」

潘力的咆哮令亦薇吃了一驚，駭了一跳，潘力對誰發脾氣？電話是不是剛才那個十七歲的邪氣男孩子打來的？她聽得出他的聲音，只是潘力——

潘力叫了兩聲，電話裏「卡」的一聲變成寂然，說話的男孩子已掛斷電話。他呆呆的想了十秒鐘，也放下電話。

「誰？」亦薇追問。

潘力搖搖頭，憤怒受騙的感覺使他閉口不言，亦薇明知是誰還在裝傻？他也不說穿，他想，慢慢調查吧！若眞是亦薇——不忠，他——他——

「誰呢？怎麼不回答我？」亦薇着急的。

「打錯了！」潘力隱藏了情緒，淡淡的說。

接過亦薇遞過來的水果，沉默的吃着。

亦薇也無限心事般的不出聲，空氣就更沉悶了，連那窗簾外呼嘯而過的風聲都淸晰可聞。

亦薇過去開了電視，於是，屋子裏就充滿了電視機的聲浪，盡管又是歌又是舞的熱鬧非凡，卻怎麼也打不破小屋中的沉悶。

潘力不自然的伸個懶腰站起來往浴室走。

「我先洗澡，好累！」他說。

亦薇眼看着他關上浴室門，心裏更覺委屈。發生了這樣荒謬的事，她又不敢講，潘力還顯得那麼漠不關心，這——叫她怎麼不委屈？

潘力進去了一會兒，電話鈴又響起來，亦薇硬着頭皮去接，果然又是那個邪氣的傢伙。

「喂！你到底要做什麼？」她壓低聲音說：「你再這樣糾纏不淸，我就眞的報警！」

電話裏傳來一陣誇張的笑聲，竟又掛斷了。亦薇怔了一怔，放回電話，發現潘力站在浴室外。

「我好像聽見你在和人講話，是嗎？」他問。

「是——是芬妮！」亦薇又掩飾了。她原可以直說的——所有的誤會也不會有了，只是——那只是個十七歲的男孩子，荒謬得使她無法啓齒。

「是嗎？」潘力回卧室去。

亦薇關好了門窗，熄了燈，到浴室梳洗一陣，也只不過十五分鐘的時間，回到卧室，潘力竟已閉着眼睛，好像睡着了。

她不滿的搖搖頭，以往潘力再累，也沒有這麼不等她就先睡的情形，潘力今夜——分明心中有些什麼事，難道——詠恩又去找過他？難道他的遲歸兩小時不是畫草圖，而是和詠恩在一起？

想到這，她的臉變了，心中更是不能平靜，倒在床上，背對着潘力，也是不出聲。

潘力當然沒睡着，他心中很氣憤，他明明聽見亦薇對電話裏的人說的全部對話，她還說芬妮打的——這是什麼意思呢?他已經擺脫了詠恩，硬起心腸連十七年的叔侄情份都不顧，亦薇還不滿意?還做出——那樣的事?這怎麼說得過去呢?想不到亦薇——眞是那樣的人，詠恩說得對——

詠恩——潘力歉疚的想，上次對詠恩的態度是太過份些，詠恩對他——無論如何是一片眞心，看來，他是否該有些——補償?

夫妻倆互相懷疑——是魔鬼得勢了嗎?

六

整個星期都陰翳寒冷，還不時飄着一陣令人提不起勁的細雨，當陽光突然破雲而出之時，竟又是輕鬆、歡樂的周末了。

克廉下意識的受着天氣影響，他一直情緒低落，連看書，寫論文的興致都沒有，他把自己困在寢室，困在辦公室裏，他甚至不想和任何人接觸！

他是有些受傷害，受愚弄，受侮辱的感覺，詠恩竟那樣的對待他，那舍監的眼光，似乎眞當他是個帶女學生夜遊的不肖之徒，這——他也眞正感受到，詠恩有着不屬於十七歲的可怕一面。是可怕！她竟以傷人爲樂呢！

一星期中，他避開了她，他告訴自己，在沒有把握對付她時，他永不再接近她，他不想令自己也成了犧牲品。但，他仍偷偷地注意她，她——小詠恩看來似乎有反常的興奮，她那清秀脫俗的小臉上，總浮現着一種狡黠，又似得意的淺笑，那寂寞的眸子中，也若有所待。她的改變是明顯的，爲什麼？爲那個范比德？

中午的時候，同學都紛紛離開學校，公路上的車站很熱鬧，校園裏漸漸沉寂了。克廉坐在辦公室裏，眼睛卻注視着窗外，他沒有看見詠恩離校！

她沒有約好范比德？或是那個小精靈又有出人意料之外的花招？克廉總覺得詠恩臉上那種胸有成竹的神色和她的年齡不配合，她只有十七歲啊！

他搖搖頭，拿起寫字枱上的小記事簿，簿上記載的全是他寫論文的要點，他整理一下，這些日子

花在詠恩身上的時間太多，他從來不知道自己竟傻得這麼不可救藥，他回臺灣的目的是什麼？忘了嗎？該做正事了！

拿起原子筆，忽然覺得窗外人影一晃——他呆了一下，那是一個熟悉的人影，他並沒有看見，只是感到熟悉。定神一望，窗外沒有人，是他神經過敏吧！學校裏每一個學生都可能令他有熟悉的感覺，不是嗎？

咬着原子筆思索一陣，他在打字機上卷好了紙，無論如何，今天一定要開始寫論文，能打五張紙已經不錯了，有了開始以後就容易多了，他一定要收攝心神，把精神貫注在自己的事上——士嘉，詠恩的父親連信也不回，理都不理，他怎麼了？

他眞的開始打字了，打得並不快，也不能集中全部精神，詠恩——今天不會玩什麼花招吧？會嗎？詠恩！

詠恩盤着膝坐在床上，寢室裏的人已經走光了，只剩下她獨自一個，正悠閒自得的在啃蘋果，看樣子她不打算離開，也許啃完蘋果就大睡一覺吧！

周末的寢室最冷清，詠恩隨手扔了蘋果核，開了枕頭邊的小收音機，立刻，音樂的聲音充滿了屋子，是吵死人的熱門音樂。她先皺皺眉，顯然不喜歡這類歌曲，可是她聽見走廊上傳來匆匆的脚步聲，惡作劇的笑容浮上來，她故意把音樂聲扭到最大。

果然是舍監，詠恩笑了，看這老太婆有什麼話說？

「沈詠恩，」舍監皺着眉，用手摀着耳朵。「吵死人，妳在做什麼？發神經？」

詠恩只是笑，明知舍監在說什麼，偏偏裝出一副聽不見的模樣。

「沈詠恩，」舍監搖着頭嘆息。「那一天妳不搗蛋，我寧願向妳三鞠躬！」

「什麼？妳說什麼？」詠恩把收音機關了。剛才她一樣被吵得頭昏眼花，她卻裝出很享受，很欣賞的模樣！

這孩子！她自己也痛苦啊！

「我說——外面有人找你！」舍監無可奈何。

「不見！我要睡午覺了！」她瘪瘪嘴。她立刻想到克廉，一定是他！

「沈詠恩，妳的叔叔，不見？」舍監意外的。

「叔叔?!」詠恩睜大了眼睛不信的問，叔叔？誰？潘力？

「臺北來的。」舍監沒好氣的轉身就走。「我去告訴他，妳不見他，叫他回去！」

「不——」詠恩急忙跳下床，尖叫着。「不！我立刻出去，我——穿衣服！」

詠恩全身都興奮起來，潘力嗎？他終於來了，雖然在她的計劃之中，但——怎能不興奮呢？她是愛潘力的，而且他來——是她勝利、成功的第一步！

她胡亂的套上毛衣、牛仔褲，抓一件外套，連跑帶奔的直衝出去，她那顯得蒼白的面頰，也染上了罕見的紅暈，她是眞興奮！

衝出宿舍大門，一眼就看見潘力站在那棵榕樹底下，一如學校裏的男生等女同學。詠恩心中泛起異樣的情緒，激起陣陣波濤，潘力在等她！

「潘力！」她叫，直奔他面前。

他看來消瘦些，也憔悴些，顯得精神不好，一向整齊光潔的頭髮，也散亂不堪，腮邊的青痕也沒

剃清，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樣。他——爲誰？亦薇？或是——詠恩？

「艾爾芙——哎！詠恩！」他勉强扯動嘴唇，露出笑容。

「她不在，叫我艾爾芙！」詠恩甜甜的笑。潘力來了，她什麼都不計較了，她的目的是要他來！

「你不舒服？潘力，你看來——很糟！」

她用「很糟」兩個字，她似乎洞悉一切。

「妳呢？好嗎？」他凝視着她。此刻的她是無邪得惹人喜愛，尤其那蒼白中的紅暈，她爲他來而興奮？他十分感於那份眞誠——那是亦薇失去的眞誠！

「你來了，我當然好！」她撒嬌的繞着他轉一圈。「我知道你遲早會來，我一直在等！」

「我來——看看妳！」他困難的解釋。他對她無論如何不可能有愛情！

「我知道！」詠恩把手穿進他的臂彎。「你一早就來，是不是？」

「是！」他照實說。

「肚子餓嗎？你一定還沒吃飯！」她拖着他走。「陪我到福利社吃麵！」

「不——我只停留一會兒，我很快就走！」他搖頭。

「我跟你一起走！」她再也不放手的挽住他。「你帶我去玩，像以前一樣，好不好？」

「艾爾芙……」他爲難的。

他來看她，只爲心中不平衡，他說對她有些歉疚，倒不是對她——有企圖。他的確愛亦薇，但亦薇……

「要——陪她？」她輕聲問，臉色陰沉下去，那一絲紅暈也消失了。

「她那兒要我陪？」他憤憤的衝口而出。「整天魂不守舍的，誰知道她在做什麼！」

「潘力——」她叫。

潘力一震，再也說不下去。他怎能對詠恩說這些？他來找詠恩——是爲對亦薇報復？天！若眞是如此，他的心何其骯髒？何其汚穢？他竟想——利用詠恩？

「對不起，我——」潘力甩一甩頭。「我們去你們福利社吃麵！」

「不！」她好體貼的倚着他。「我陪你回臺北，你有心事，你心中不高興，是嗎？」

「沒有，眞的沒有！」他否認着。心中又奇異的渴望詠恩眞能陪他回臺北，陪他坐坐、聊聊，陪他——解開心中對亦薇的懷疑。

「那就好！」她嫣然而笑。「你帶我去玩！」

「妳要——玩什麼？」他終於答應了。心中矛盾、掙扎一解，他輕鬆多了。

只是帶詠恩去玩，不是嗎？就像以往的十七年一般，他心中對她眞是全無邪念，全無企圖，他像長輩對晚輩的對她，爲什麼要掙扎、矛盾呢？前些日子——他一定中了邪，他爲什麼要怕詠恩？避開詠恩？她眞只是個小女孩，她說愛——怕也不是眞的，對嗎？何況，他對她有責任的，怎能不理她呢？他——唉，眞是中了邪！就算她愛，牛不低頭，誰能叫他飲水？他只要光明正大，問心無愧就行了，是不是？

「我有一條新裙子，長的，拖到地上那種。」詠恩興致好高。「就像以前美國西部開荒女孩穿的那種長裙，很漂亮，我希望穿去——跳舞！」

跳舞？他暗暗皺眉，却沒有立刻反對。

「爸爸寄給你的？」他問。

「沈士嘉寄來的！」她硬硬的說。聲音一轉，嬌柔的對着他。「你等我，我立刻換了跟你走！」

「好——吧！」他點點頭。

女孩子穿長裙也不一定要跳舞，今年流行白天也穿長裙，亦薇也有一條——甩甩頭，不想亦薇，既然答應詠恩，就不必再顧忌，帶她去玩個痛快吧！

詠恩飛快的跑回宿舍，她去了十分鐘，出來的時候，簡直變了一個人似的，潘力從來不知道衣服對一個人的影響那麼大，平日總見詠恩穿牛仔褲，想不到一換了長裙，她看來竟那麼——成熟，連神情都成熟得多！

「好不好看？」詠恩拉着裙子轉一圈，長裙子飄起來，另有一番韻味。

「好美！」潘力由衷的。「在台灣沒見過這種衣服！」

「當然！」詠恩十分自得。那種棉布裙子分成上下兩截，每截下面都有花邊，直拖到地，上身也綴着許多花邊，看起來十分年輕活潑，雖然單薄些，但詠恩用一條白色毛綫披肩圍着上身，在陽光下，倒也不會太冷。「這是美國今年最流行的！」

「看你爸爸多愛妳！」他找着機會就說。

「寄幾件漂亮衣服來就是愛？」詠恩撅嘴，很不以爲然的。「那麼愛也未免太便宜，太賤了！」

潘力皺眉，不敢再談這個題目。

「走吧！」他努力使自己笑得自然。「我都快餓扁了！」

她滿意的一笑，又挽住他——這些好自然的動作，他們已經習慣似的！

「你一直陪我玩到晚上？還送我回來？」她仰着臉問。

潘力看見的是眼中一片無邪與純眞，這是他帶大的小詠恩，是吧！

「只要妳高興，我們玩到晚上，再送妳回來！」他大聲說，是對那小小的正常女孩子說。

「你眞好，潘力！」她挽緊他一些。

他覺得有些異樣，詠恩似乎還是一心一意的──他想推開她一些，一抬頭，看見一扇窗戶中的人影，心中重重一震，沒看錯嗎？杜克廉！

詠恩似乎全然不覺，依偎着他直往前走。潘力是尷尬和難堪的，克廉那神色，分明以爲他──他咬一咬牙，在克廉冷然注視中大步離去。

總有一天克廉會了解他的，是吧！

但是──會嗎？

在窗前眼見他們手挽手親熱離去的克廉，心中燃燒着一腔卑視和憤怒，他曾目睹潘力對亦薇的表白和保證，他也看見潘力對詠恩的斷然拒絕，曾幾何時，潘力竟又來找詠恩，他──到底懷着什麼骯髒的心？什麼不軌的目的？一個三十三幾歲的叔叔引誘一個十七歲的小女孩，這豈能不令人搖頭嘆息？難怪詠恩口口聲聲說潘力會愛她，難怪詠恩胸有成竹，潘力──眞的對她表示過？

克廉仍然站在窗前，直到他們消失在校門口。他雙手抓着窗沿，抓得那麼緊，那麼緊，以至手與指都發白，都麻木了。雖然如此，他還是抑制不住那憤怒的顫抖，天下間還有比這件事更無恥？還有人比潘力更該殺？一個有太太的叔叔引誘十七歲的小女孩，這──

克廉一拳打在窗沿上，一盆放在窗沿的萬年青砰的一聲掉落地上，唏哩嘩啦的碎了。他定了定

神，彎下身子去收拾，抓起第一塊碎片，一陣刺心的疼痛，他竟把自己的右手劃破了一個長條，鮮紅的血冒了出來，那種莫名其妙的懊惱，也氾濫得無法收拾！

他現在已淸楚的知道，想置身事外，現在已經太遲了，似乎——一開始他就走進了這件事！用手帕胡亂的把右手包扎起，傷口雖長，却並不深，算不得嚴重，等會兒去醫務室擦點紅藥水消炎粉什麼的就行了。只是——詠恩和潘力去了那裏？

那個卑鄙、下流又無耻的潘力，他騙了亦薇，竟又來騙只有十七歲的詠恩，這樣的人——怎能放過他？怎能放過他？無論如何也要掀開他的醜惡面目，無論如何也得懲罰他——詠恩的一生，也不能就這樣毀了，是吧！

克廉忘了疼痛，他焦躁不安的在辦公室裏踱着，他一定要救詠恩，一定要管這件事，他該用什麼方法？

方法？他深深嘆一口氣，心裏又亂又急，他用過許多方法，軟硬兼施都沒有用，詠恩倔强得驚人，她永遠只做自己決定的事，任何人休想改變她、軟化她——哎！詠恩，她可知道她正走向可怕的陷阱？

有人敲門，克廉不想回答，他不願意在這個時候有人來打擾他，星期六的下午，學校也休息，不是嗎？他有權力不接見任何客人。

但是——房門自動打開了，那一個不懂禮貌又莽撞的人是誰？克廉沉下臉，正預備不客氣的逐客，却——呆住了，眞的呆住了，他絕沒有想到站在面前的竟是——士嘉，詠恩在美國的父親！

「士嘉?!」克廉大叫一聲，驚喜的衝上前去，一把抓住了他。「你回來了？」

士嘉的臉是不安和緊張，還十分沉重的，他和詠恩十分相像，相同的漂亮，相同的出色，相同的氣質，就連那靈氣也有幾分相似。

「艾爾芙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士嘉開門見山的問：「正預備回你第一封信，就接到你第二封信，同時還有潘力的，到底——艾爾芙怎麼了？」

克廉深深吸了一口氣，叫他怎麼說？又亂又複雜的事，講也講不清楚。他只是不住地搖頭。

「見過潘力嗎？相信——問他比較好！」克廉說。

「收到你第二封信我就立刻辦手續，請假趕回來。」士嘉坐下來，很疲倦的。「到了臺北就立刻趕到這裏，我以爲可以見到艾爾芙和你，潘力——等會兒再去找他！」

「亦薔呢？」克廉爲難的轉開話題。他不想在這個時候說任何話，士嘉回來了，一切——也許能順利解決。

「她也來了，我叫她先去亦薇那兒，」士嘉盯着克廉。「你告訴我，到底——怎麼了？」

「潘力的信怎麼寫的？」克廉覺得壓力好大。

「他說要送艾爾芙去美國，他沒有能力再負照顧她的責任！」士嘉皺眉。

「我想他的確是沒有能力！」克廉冷哼一聲。想起潘力的無恥，他的血就往頭上衝。

「艾爾芙變得很壞，學太妹，是不是？」士嘉擔心的。

「不是！」克廉搖搖頭。「她只是——怪異！」

「你一直用這兩個字，」士嘉不滿的。「信裏也這麼寫，請你解釋這兩個字的意思！」

「就是不正常！」克廉已完全平靜了。

士嘉不是不負責任的父親，他不回信，是因爲他已經趕回來了！

「克廉，」士嘉激動的抓住他。「你說，艾爾芙到底怎麼不正常？你快說，你明知道我着急，我擔心，艾爾芙是我唯一的女兒！」

「我知道！」克廉凝視着他。「但是，潘力是你唯一親如手足的兄弟！」

「潘力?!」士嘉睜大了不解的眼睛。「他怎樣？」

「他剛帶詠恩走了！」克廉含蓄的。

「走！你陪我去找他們！」士嘉不由分說的。「艾爾芙若不正常，只有你這專家能幫她！」

克廉搖搖頭，他能幫她？士嘉是高估了他！他不出聲，伴着士嘉離開學校！

一個鐘頭之後，他們才從公路局總站轉計程車去潘力的家，士嘉很沉默，是擔心嗎？克廉却是越來越緊張了，他不知道見到潘力和詠恩後，會發生什麼事！

可是——

遠遠的，士嘉就看見站在巷口的亦薔，她身邊還有兩只小旅行箱，正東張西望着。克廉也看見了她。第一眼，他就看見亦薔隆起的肚子，亦薔有了身孕，克廉心中湧起一份奇異的不安！

「怎麼回事？亦薔！」士嘉跳下車，克廉在後面付了車錢。「你怎麼站在這兒？」

亦薔滿臉倦容，還有一絲委屈，她那酷肖亦薇的臉，此刻却失去了光彩。

「沒有人在家！」她搖頭。「又怕你們來了找不到，只好站在這兒等，看，我的脚又腫了！」

士嘉憐惜的看看亦薔的腿，孕婦是不能站這麼久的——何況又是在長途飛行之後。

「先找個地方休息一下，」他扶着亦薔，體貼又歉然的。「爲艾爾芙的事累妳奔波，原諒我！」

「艾爾芙難道不是我的女兒？」亦薔責怪的看了士嘉一眼。

「走吧！」士嘉寬慰的笑了。「謝謝妳這麼說！」

克廉沉默的提起兩只小旅行箱，叫了計程車直到希爾頓酒店。

「克廉，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士嘉去登記護照時，亦薔小聲問：「我知道若不嚴重，你不會寫信！」

克廉點點頭。

「應該說嚴重，」克廉搖着頭。「詠恩已不是你們口中描述的三年前的小女孩，她變了很多！」

「變了很多？」亦薔迷惑的。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我怕說錯！」克廉坦白的。「反正你們回來，一切——總好辦些！」

「但是，我們只有兩個星期的假期，我們得趕回去！」亦薔說：「我們不能失去工作！」

「我明白！」克廉望着遠處的士嘉。「希望二星期够了！」

士嘉辦好手續，拿着一串門匙走過來，一個門僮也提起他們的行李等在一邊。

「上樓去談，七一六號房！」士嘉說。

克廉和亦薔的對話暫時停止，大家一起走向電梯。電梯從頂樓一層層慢慢降下來，他們都等得很有耐心，二樓，一樓，電梯到了。門一開，士嘉扶亦薔領先進去，和正待出來的一對男女正撞個正着，士嘉說：「對不起！」

一抬頭，他整個人愣住了，那一對親親熱熱挽在一起的男女，不正是——不正是潘力和詠恩？

他僵在那兒出不了聲，亦薔也僵在那兒出不了聲，怎麼這樣巧？他們會在電梯口上相遇？後面的

克廉却垂下了頭，他不想看潘力的神情。

「潘力，艾爾芙——」士嘉激動的叫。他只是太意外才愣住了，他絕沒想到有什麼不妥，潘力和詠恩在一起，他早就知道的！

潘力一震，臉上的神色變了好幾下，張着嘴，睜大了眼睛，呆呆的竟說不出話。士嘉?!做夢嗎？詠恩的視綫從士嘉臉上移到亦薔那兒，她看見的是觸目驚心隆起的腹部，一霎間，她本已蒼白的臉變得發青，嘴角最後一絲笑容也斂盡。

「士嘉?!亦薔?!」潘力喃喃的說：「是你們嗎？你們——怎麼不聲不響的回來了？」

「詠恩！」亦薔向詠恩伸出友誼的手。

詠恩一側臉，理也不理。一邊拖着潘力往電梯外走。

「艾爾芙！」士嘉也叫。他驚訝的看着已長大，已變得陌生的女兒。詠恩冷冷一笑，突然甩開潘力獨自衝出電梯。

「我在外面等你，潘力！」她撩起長裙，大步往外邊衝，在這麼突然的情況下見到他們，她的內心震動得幾乎無法掩飾，若只有父親，她不會走得這麼毅然絕然，但亦薔，還有亦薔那刺激人的大肚子，她實在不能忍受。

「艾爾芙——」士嘉和潘力一起驚叫。

詠恩咬着牙，眼眶中盛着莫名其妙的淚水，她頭也不回的大步奔出酒店大廳。

她覺得受傷害，她覺得受刺激，父親怎麼會突然出現？還帶着大肚子的亦薔，他們可是故意向她示威的？陳亦薔竟也有了父親的孩子！

她的堅強冷硬只能維持在士嘉面前的一刹那，出了酒店，淚水已撲簌撲簌的落下來。她倚在酒店外面的石牆上——那是轉彎處，她不想被士嘉他們看到。她哭得好傷心，好傷心，她是失敗定了，是嗎？亦蕾竟有了孩子！

她自己也不知哭了多久，反正該流的淚水已流盡！該發洩的情緒已洩完，她揉揉眼睛，抬起頭。

一張似曾相識的漂亮臉孔，一對又黑又大的眸子，眸中盛着的不是冷淡，不是難懂的光芒，而是關懷和溫暖，很令人心動的溫暖，他——是誰？

她怔怔的望住他好久、好久，那長頭髮，那打了補釘的怪襯衫，那件好像借來的大毛衣，那褲管沾着泥土的牛仔褲，那雙後跟有馬刺的馬靴，他是誰？那麼熟悉，那麼親近，却又那麼遙遠，那麼陌生，他似乎對她有某種特別的意義，却又——好像天空中飄掠而過的一陣風，他是誰？

他到底是誰？感覺和思想漸漸凝聚起來，開始有了記憶，他——杜克廉！

「為什麼跟住我！」她板着臉問。她並不討厭在此時此地見到他，眞的！有他在！她彷彿有了陪伴。

「哭泣的女孩很容易迷路！」他把手帕遞給她。

她猶豫一下，接過來就抹，眼淚、鼻涕全抹上去了。

「迷路也不關你的事！」她還是裝得兇巴巴地。

「是！」他淡淡一笑。「我也要防着他們找到妳！」

「他們——」詠恩吃了一驚。四周望望，不禁更是意外，她以為在希爾頓門外，竟——是新公園的一角吧？她怎麼來的？「你很狡猾！」

「我只幫你！」他很眞誠。她看得出。

「你幫我殺了她吧！」她恨恨的說。「她」，當然指亦蕾。

克廉也不驚訝，也不意外，只是微笑。

「我不殺女人！」他說。

「你說幫我！」她叫。「啪」的一聲把髒手帕扔回給他。

「我會幫妳！」他認眞的說：「但是，那會是一條正路，通向幸福與快樂的正路！」

詠恩呆了一下，轉身就走。

「你自己去走通向幸福與快樂的正路吧！」她不屑的。

「艾爾芙，」他更快的抓住了她，抓得那麼緊，緊得使她毫無掙扎餘地。「不許再胡鬧，不許再任性，跟我回去吧！」

「不！我不跟你去任何地方！」她叫，臉脹得通紅。

「今天妳一定得跟我回去，聽我話！」他語氣不嚴厲，却很堅定。「妳不能再錯下去！哭完了，該見他們！」

「放屁！誰錯了？」她亂罵起來。「放開來，讓我走，再不放，我叫——非禮！」

「妳叫吧！」克廉絕不爲她所動。「我無論如何要帶妳去見他們，他們特別爲妳回來！」

「假惺惺！」她嗤之以鼻。「回來做什麼？我的事不要他們管！」

「不論妳是愛，是恨，妳見了他們當面說清楚！」克廉挽住她就走。

「我不去，我不要見他們！」她又叫又跳，惹來了好多詫異的視綫。「我不去——」

「艾爾芙，他們只有兩個星期時間，知道嗎？」克廉停下來。「妳不知道你爸爸是怎麼的擔心和焦急嗎？」

「擔心什麼？焦急什麼？」她絕不動心。「這個時候——不太晚了嗎？」

「他們愛妳，不會晚！」他凝視着她。

「愛？」她愣了一下，大笑起來。「去愛陳亦蕾肚子裏的孩子吧！我不稀罕！」

「那麼——潘力——妳總要見的，他在等妳！」他說。

「我能見他一輩子，急什麼？」她狡猾的。「他該等，而且要等得有點耐性！」

「好吧！」克廉有一反常態的好耐性。「妳告訴我要去那裏，我陪妳！」

「你？」詠恩故意誇張的指着他。「你陪我？杜克廉，這些日子來，你到底存着什麼企圖？」

「陪妳不需要企圖！」他說，右手仍然緊抓住她，以致於被萬年青盆劃破的傷口又痛起來。「我想幫妳！」

「好！那麼請你送我去范比德那兒！」她盯着他。

他搖搖頭，正想說不，冷不防詠恩狠狠的一巴掌打在他傷口上，她打得那麼突然，那麼重，痛得他沒辦法不放手，他一鬆手，詠恩已一溜烟逃出他的掌握！

「艾爾芙——」他着急的叫。士嘉還在等着呢！

「這是你多管閒事的報應！」她陰冷的盯着他的傷口，殷紅的血已漸漸滲出來。「沈士嘉是你叫回來的，是吧！」

「艾爾芙——」他痛得連話也說不出。

她癟癟嘴，漠然的跳上路邊一輛計程車，揚長而去。

克廉的血是熱的，是紅的，難道——詠恩的是冷的？白的？

× × ×

潘力不安的陪着士嘉，亦蕾在「希爾頓」酒店的房間裏等着，等得好沉悶，好困窘，克廉去追詠恩，兩個鐘頭了，他們竟還沒有回來，不會——發生什麼事吧？

亦蕾疲倦的靠在床上，卻了無睡意，她看着士嘉，看着潘力，越發覺得事情比他們想像中更嚴重。看詠恩的態度，他們趕回來可眞能有幫助？

士嘉一支接一支的吸着烟，他的烟癮一向不大，最多是工作繁忙時提提精神，現在這樣子——他的心一定是好亂、好煩、好焦慮，詠恩畢竟是他唯一的女兒！

潘力的沉默就値得疑惑了，他該有話說的，他爲什麼閉緊了口？難道是內疚？他覺得有負所託？亦蕾想問，又忍住了，或者——這個時候該談談其他的題目。

「亦薇星期六下午也上班？」她問。

「不——哎！可能去洗頭！」潘力定一定神，有點言不由衷。

「下班之前你們沒有通過電話？」亦蕾的疑心又湧上來。「害我白白在巷口站了一個多小時！」

「眞抱歉，亦蕾！」潘力尷尬的抓抓頭髮，似有難言之隱。「等一會兒——我打電話看看她回家沒有！」

潘力急急的到一邊打電話，分明想掩飾什麼。亦蕾和士嘉迅速的交換一眼，潘力夫婦間——有些不對？

潘力拿着電話好久，好久，才頹然放下。

「沒有人接電話，她還沒回家！」他低着頭，不看他們。

「潘力，亦薇常常這樣？」亦蕾坐直了，這件事比詠恩的問題更令她震驚，才結婚二年啊！

「不！不！」潘力一味搖頭。「不，不！」

亦蕾的疑惑、不安全浮現臉上，怎麼說「不」？這其中眞有什麼——難言之隱？

「告訴我眞話，你們夫妻——有誤會？吵嘴？」她沉着聲音問。

「沒有的事！」潘力努力裝出一個笑容，好勉强。「我們很好，很好！」

亦蕾和士嘉再交換一眼，他們已肯定有些不妥了。

「亦薇去了那裏，她不曾告訴你嗎？」士嘉也問。

潘力一震，再也說不出話。

這一星期來他和亦薇雖是大冷戰中，亦薇却也按時回家，今天——亦薇到底去了那裏？快吃晚飯了，她還不回家？

亦薇在那裏呢？那裏呢？

×　×　×

統一飯店樓下的咖啡室裏，亦薇神色凝重的端坐那兒，她雖沉默着，眼中却有燃燒着的怒焰。在她對面坐着一個男孩子，他年輕得的確只能稱爲孩子，十七、八歲的年紀，穿著新潮，神態邪氣，尤其那眼睛，過份靈活得令人皺眉，模樣兒雖漂亮，却絕不惹人好感！是范比德！

他們怎麼會坐在這兒？又一起喝咖啡？亦薇即使有再多的不滿和憤怒，也不會對一個十七歲的男孩子假以辭色，何況，她是那麼痛恨范比德！

「滿意了吧？」比德邪邪的笑。「我可沒騙妳，是不是？」

亦薇不理他，低着頭看面前的幾張照片。那是用一種「拍立得」照相機照出來的，技術雖低劣，照片上的人倒也十分清楚。亦薇認得出一張是在詠恩的學校，一張是在「希爾頓」酒店，還有一張正下計程車，相挽着親熱微笑的是潘力和詠恩。她深深吸一口氣，潘力終於去找詠恩了，潘力對她說的話全都是謊言，想不到潘力——眞是這樣的人！她看得出這些照片必是今天照的，第一，她沒見過詠恩身上的長裙，必是新裝。第二，她知潘力今天穿的衣服和那條領帶！只是——她不想被那邪邪的男孩看穿心事！

「你爲什麼要照這些相片？」她冷冷地問。「誰要你做的？或是——你自己在玩把戲？」

「妳不需要知道這些，陳亦薇！」范比德盯着她。「妳以爲我有什麼企圖？我只想幫妳而已？」

「你爲什麼要幫我？」亦薇懷疑的。「對你有什麼好處？你想要——錢？」

范比德放肆的笑起來，好在周圍只有一對外國遊客，而且也沒有怎麼注意他們。

「把我看得這麼低？妳第二次說錢了！」范比德說：「我照這些照片當然有原因，好處——卻也不是沒有！」

「說出來！」亦薇低喝。「說出來我才能相信！」

范比德揉揉鼻尖，從口袋裏掏出一包 KENT 牌香烟，慢條斯理的抽出一支，點燃了，又慢吸一口，吐出一個又一個的小烟圈。

「妳一定要知道？」他斜睨着她。

「說！別裝腔作勢！」亦薇也不客氣。

「好吧！」范比德又吸一口烟。「我們是同病相憐，失戀！明白了嗎？」

亦薇的臉色變得好難看，她受不了「失戀」兩個難聽的字，不過——她的情形是否比失戀更令人難堪？

「你是說——」

「沈詠恩本來是我的妞兒，」范比德表情十足。「被妳的丈夫搶了去，我想報復！」

亦薇沉默了。她開始有些相信范比德的話，他是爲詠恩而照這些相片的，倒不是眞想幫她，他不是那種好人！

「但是——這些照片能證明什麼？」亦薇問。忌妒一來，理智沒了，女孩子都免不了這樣。

「還想怎樣證明？」范比德誇張的叫：「要當場捉姦在床？陳亦薇，妳天眞得只有十五歲？」

亦薇臉上青一陣又紅一陣，情緒波動着，連思想的能力也幾乎消失，她努力想找出一條可行的道路，腦子裏却是一片紊亂。

「妳好好打算一下，再見了！」范比德大模大樣的站起來。「我會再找妳！」

亦薇也沒有理會他，任他去了。

她又愣了一陣，突然衝到櫃台借了電話，這時候該吃晚飯了，潘力無論如何應該在家，但——電話鈴響了好久，好久都沒人接，她的心全冷了，絕望的放下電話！

看來——是眞的了，潘力和詠恩——難道以前詠恩說的都是眞話？潘力在單獨相處時曾對詠恩示

愛？潘力難道眞是那般無恥下流？潘力——亦薇再也支持不住，匆忙付了錢，奔出統一飯店。她竟嫁了一個口是心非，虛有其表的感情騙子，可憐的亦薇！

她慢慢從德惠街轉出中山北路，她就在街上這麼漫無目的的走着。她不要回家，那已不再是家，家是由兩個有愛，有熱情的人所共同編織的巢，現在——那只是一幢空洞、冷寂的屋子，回去做什麼？徒惹悲哀！

她是覺得悲哀，只是兩年的短暫婚姻，丈夫就變了心，負了情，以往的山盟海誓呢？美麗的諾言呢？或是——二十八歲的她已失去了吸引力？她已無力再抓牢自己的丈夫，怎能不悲哀呢？

走着，走着，她疲倦了，十分疲倦，身心皆疲，從中午下了班，就沒有一刻休息過，在菜場遇到范比德，然後就到了統一飯店——范比德的朋友等在那兒，是替他照相的朋友吧！然後……

七點鐘了，無論如何該回家，即使不再有愛，她總要回去休息，她不能永遠在馬路上。回家之後，冷靜下來，她該爲自己的將來打算一下了，是吧？

她痲木的攔了一部計程車，直駛回家。在巷口，她就看見仍是黑暗一片的屋子，最後一絲希望也幻滅，潘力還沒回來！

他們——是結束了吧！

她並沒有流淚，只覺得痲木。她愛過，也被愛過，當愛變了質，消失時，悲哀其實也多餘，這個時代，人都變得堅强、冷漠了，沒有人會死拖着過去不放，愛來了，去了，就像風……

計程車的燈照亮了那小小紅門，也照着倚在紅門邊的一個人影，亦薇定神一望，她震驚得說不出話，怎麼會是她？她該和潘力在一起！

下了車，她朝詠恩走過去，詠恩仍穿着照片上那件長裙，肩頭還披着條披肩，十分新潮，十分活潑。詠恩倚着門，半垂着頭，長髮遮住了大部份的臉，只露出一隻眼睛——倔强、固執、冰冷的一隻眼睛。

「詠恩？妳怎麼不進去？」亦薇在此時此地還能表現出好風度，她眞不容易。

「這是妳的家，主人不在，我進去豈不過份？」詠恩掠掠頭髮，站直了。

「妳等我？」亦薇開了大門。

「是的！」詠恩跟着進去。

「有事？」亦薇脫鞋上玄關並開了燈。

詠恩沒出聲，也換了拖鞋，上玄關，當面對着亦薇時，她才冷冷的說：

「該是攤牌的時候了！」

亦薇眉心微蹙，也不言語，指指沙發，示意詠恩坐。詠恩却慢慢走到風簾下的角落，在那似乎只屬於她的圓墊上坐下來。

「妳說吧！」亦薇也坐了下來，她的臉是平靜的，平靜得什麼也看不出來。

「我要潘力，妳放手！」詠恩直視亦薇。

亦薇迎着她的視綫，好半天，才微微一笑。

「妳笑什麼？」詠恩十分敏感。「我要的東西，無論如何也要得到，妳該知道！」

「人不是東西！」亦薇說。

「對我來說是一樣的！」詠恩强硬的。對着亦薇，她沉着得絕不像十七歲。「潘力終會屬於

我！」

亦薇又笑一笑。

「告訴我，妳眞那麼——愛他？」她問。她並非眞正平靜，只是不願示弱。

「這是我的事！」詠恩揚一揚頭。

「他有什麼好？値得妳這麼做？」亦薇再問。

「我不管他好或不好，我要他，只因爲他是妳的丈夫！」詠恩怪異的一笑。

這句話，這個笑容，亦薇機伶伶打個寒噤，詠恩要潘力，只因潘力是她的丈夫？天——這話怎麼說？

「爲什麼——因爲是我的丈夫？」亦薇的聲音有控制不住的微顫。

「妳姓陳，妳是陳亦蕾的妹妹！」詠恩恨恨的說。

亦薇只覺轟然一聲，所有的血都往腦子裏衝，她從來沒想到詠恩竟是爲了報復亦蕾嫁士嘉，她覺得冷，覺得可怕，十七歲的詠恩說得全無感情，詠恩心中沒有愛，只有恨，是嗎？是嗎？詠恩恨亦蕾——她的繼母，亦薇却做了犧牲品，這……這——

「詠恩，只爲這樣，妳何必——這麼做？」亦薇激動起來：「妳不知道妳自己也得付出代價？」

「我知道！天下任何事只要有成就都要付出代價！」詠恩沉着得驚人。

「但是——妳會使三個人都痛苦！」亦薇叫。

「痛苦？錯了，我快樂！」詠恩嫣然而笑。「痛苦的是妳，是沈士嘉，是陳亦蕾，我會快樂，潘力也會快樂！」

「潘力會痛苦……」亦薇掙扎着。她覺得詠恩張起一個大網，把所有人都網了進去。

「妳怎知道？」詠恩不在意的笑。「他若會痛苦，就不會主動到學校找我，陪我玩，陪我……」

「詠恩，」亦薇制止了她。「妳能放過我們嗎？這不是兒戲的事，妳這麼做——只會造成悲劇！」

「屬於妳的悲劇！」詠恩不屑的。「因爲潘力根本不愛妳，他親口對我說的。」

「他——我不信！」亦薇掙扎着。她竟被詠恩逼在下風，她是不中用，或是——她愛潘力？愛令她不忍傷害，令她諸多顧忌，但詠恩——

「妳放棄吧！」詠恩冷漠的。「我要他！」

「不能！」亦薇突然强硬的說。剛才她還悲哀，還痛苦，還絕望，她以爲她和潘力完了，詠恩來，她反而明白了眞相，潘力是比她更可憐的犧牲品，她爲此而振作。「我絕不放棄，我們是夫妻，我們有感情，該放手的是妳！」

「夫妻，感情？」詠恩笑得令人心冷。「妳難道還不相信我會令一切改變了？」

「妳若改變——只是形勢。」亦薇鼓勵着自己，她不停的對自己說，詠恩只有十七歲，只是孩子，她不該那麼在乎詠恩。「妳改變不了感情，誰也改變不了！」

「我再說一次，妳放手吧！」詠恩用一種憐憫的眼光望着亦薇，她眞那麼有把握？

「絕不！」亦薇也揚一揚頭。沒有人願意在這種荒謬的、莫名其妙的情形下犧牲幸福。「我相信潘力也不會——那麼做！」

「妳太自信了！」詠恩冷笑。「希望妳不會後悔！」

說完轉身就走，「後悔」兩個字還在空氣中激盪，她人已下了玄關。亦薇有一陣下意識的寒，她也說不出是爲什麼，詠恩——還會有什麼手段？

「詠恩！」亦薇追出來。「聽我說，我願意答應妳任何條件，只要妳不再——纏着潘力！」

詠恩在門檻處停步，慢慢轉回身，露出一個好怪異，好冷的笑容。

「我只要他！」她斬釘截鐵的說：「我會不擇手段，妳知道嗎？陳亦薇，你們痛苦，我就快樂了！」

「詠恩！」亦薇叫着。這女孩，她的快樂一定要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何況痛苦的全是她的親人，全都愛她……

「還有一件事，」詠恩一掠頭髮，漫不經心的說：「沈士嘉帶陳亦蕾回來了，住在希爾頓，妳看——會不會更熱鬧些？」

詠恩飄然而去，反彈回來的門聲，震得亦薇都痲木了，那小女孩眞能——翻天覆地？士嘉和亦蕾回來，豈非——等於火上加油？

× × ×

十點鐘的時候，潘力終於告別了士嘉夫婦，離開酒店預備回家。走出房門，他就長長的透了一口氣，輕鬆得好像囚犯重得自由。無論如何，他內心有愧，面對士嘉，他眞像犯了罪一般！

爲什麼事情這麼巧？他再去見詠恩，士嘉夫婦就突然回國，這是——天意？要令他難堪，雖然他不曾對詠恩做過什麼，說過什麼，再去見她，他自己也弄不明白究竟是什麼心理！報復亦薇？不！補償對詠恩的歉疚？也不，似乎——一陣激動，一陣迷惑，他就去了。這一陣子——他的理智、思想都

到那兒去了。好像着了魔，中了邪似的！

走出「希爾頓」，門口正好沒有計程車，他張望一陣，一部黑色甲虫車停在他面前，這當然不會是計程車啦！車門竟然打開了，伸出一個男孩子的頭來。

「上來，」男孩子用命令的口吻說：「快！」

潘力皺皺眉，看錯了人嗎？心中還沒轉回神，一隻有力的手搭到他肩上，腰間也似有硬物頂着，他大吃一驚，這是怎麼回事？大庭廣衆——打劫？臺北市治安一向都好，那來的這班無法無天的人？

「上車，別出聲，別亂動，」背後的男孩子說，聲音很嫩，却很冷。「我們什麼都做得出的！」

潘力微一猶豫，跨上汽車。沒有選擇的餘地，不是嗎？周圍一個人也沒有，連酒店門口的警衛也走開了，他不能吃眼前虧，上車——最多只不過錢財的損失吧了！

他的估計却似乎錯了，車門一關，汽車箭也似的射了出去，剛才在他背後威脅他的男孩子却根本沒上車，這怎麼回事？不是打劫？

「你是誰？爲什麼要我上車？」他力持鎭靜的問。只有開車的一個男孩，他的危險程度也減少了。

「你知不知道這是犯法的？」

「犯法？」開車的男孩轉過臉來，似曾相識的一張面孔，那兒見過？「潘叔叔，你在嚇我嗎？」

男孩子叫他潘叔叔？叔叔？必是熟人，那一個朋友的兒子？或是……

「你認識我？」潘力平靜下來，事情絕非他所想像的，不是打劫，也不會有兇險。

「當然！你不記得我嗎？范比德，小太保范比德！」男孩子笑得很不正派。「沈詠恩的小學同學！」

「哦！原來是你！」潘力笑了。「剛才眞嚇了我一跳，以爲你們想打劫！」

「打劫?!不要命了？」范比德流里流氣的。「我才十七歲，還沒有享受生命呢！」

潘力心中懷疑，范比德爲什麼突然出現？有預謀的要帶他去那裏？誰要他來的？詠恩？他望望車窗外，是在往北投的公路上。

「比德，我們到那裏去？」他故作自然的問。

「到了你就知道！」范比德不直接回答。「絕不是壞地方，請你放心！」

「爲什麼——要我去？」潘力繞着彎子問。「你怎知道我在希爾頓？」

范比德只笑笑，把汽車轉進一條小路，路的盡頭是一幢別墅似的房子，不大，却相當精巧。大門沒關，汽車直駛而入。

「這是什麼地方？」潘力皺皺眉頭問。他似乎被人擺佈着，莫名其妙的擺佈。

「我老頭子的別墅，」范比德笑。「這兒在北投和士林之間，附近只有美國學校，很幽靜，正適合你們！」

「我們？」潘力開始不安，到底做什麼？他已三十三歲，可不能再玩頑童的花樣。

「下車，好嗎？」范比德笑得神秘。「我是在幫忙，成人之美，明天見！」

潘力剛剛站在花園裏，范比德的汽車已繞了個彎駛出去，本來開着的大鐵門也突然自動關上。正在驚疑着，突然，背後房子裏傳來一陣歡愉的熟悉聲音。

「潘力，快進來！」詠恩站在門邊，還是白天那一身長裙，神情却絕對不同，她快樂得像只小鳥。「發什麼呆呢？快進來啊！」

潘力搖頭苦笑，詠恩，又在玩什麼古靈精怪的花樣？

「艾爾芙，不回學校來這兒做什麼？」潘力嚴肅的。他必須嚴肅才能掩飾心虛。

「等你嘛！」詠恩挽着他的手，撒嬌的仰着臉，倚着他。「你答應今天帶我去跳舞的！」

「士嘉和亦薔回來了……」

「不許提他們！」詠恩笑得成熟剔透，她全身都靠着他，他的心跳突然加速了。

「我們一直等到現在，杜克廉沒找到你嗎？」潘力自顧自的說：「士嘉一直在等妳！」

「說過不許提他們！」詠恩拖他坐在沙發上。「從現在開始只許講我們倆的事！」

「我們倆——有什麼事？」潘力越來越不自在了。

他想抽出被詠恩挽着的手，詠恩却是不放，他只能裝成打量四周的模樣。屋子裏裝飾得很漂亮，所有的東西都是嶄新的，看來這是幢新房子，只是——似乎除了他們之外，屋子裏沒有第三者！

「當然有！」詠恩把頭親熱的枕在他肩上。「從今天起我不回學校了，我跟你！」

「跟——我?!」潘力大吃一驚，幾乎跳起來。「那怎麼行？我——哎！妳在開玩笑！」

「你怎麼說我開玩笑呢？」詠恩嘟起嘴唇。「你難道——一點也不喜歡我？」

「喜歡——但不是妳想的那種喜歡！」他開始冒汗了。這種情形比危險更令人害怕。「何況亦薇……」

「我見過她了，下午！」她柔柔地握住他的手。「我們已經談妥了！」

「談妥什麼？」他驚疑的。詠恩又做了什麼事？

「她願意放棄你！」她仰望着他的臉，她的呼吸吹在他脖子裏，他覺得似乎成千個螞蟻在身上

吧。「她說——讓給我！」

「胡鬧！我又不是貨物！」他脹紅了臉。亦薇整個下午不在家，眞是和詠恩談判？亦薇眞的放棄他？「這種事——不能開玩笑。」

「爲什麼不相信我呢？」她抬起頭，神色一整，好認眞又好委屈的。「她眞的答應了！」

「艾爾芙——」他困窘得手足無措。「我們回臺北，回去再慢慢談，好不好！」

「不！以後我就住在這裏，你也是！」她肯定的說：「從現在開始，你只屬於我！」

「艾爾芙——」潘力驚跳起來，他的心顫抖着。「這是不可能，我和妳——根本不可能！」

「愛使一切不可能的都變成可能！」她又笑起來。絕對相反的表情在她臉上出現得那麼自然，又那麼生動。

「不！不！」潘力背脊發涼，他不能忍受詠恩對他說愛，這太荒唐！

「陳亦薇承認不再愛你，你難道還留戀她？」詠恩問。

「不——即使不是她——也不是妳！」潘力聽見自己不平穩的呼吸。「我和妳——絕對不行！」

「以前你沒有這麼說過，」詠恩的臉又變了，變得鐵青。「因爲沈士嘉今天回來，你怕對他不好意思？」

「不關士嘉的事……」他覺得自己已被逼到牆角，他還有退路嗎？上帝！

「那麼，你告訴我，我那點不如陳亦薇？憑什麼你不喜歡我？」詠恩離開他，有些憤怒。

「不是比較的問題，艾爾芙——詠恩，我一直當妳——好像自己的女兒一樣，怎麼可能……」他說得結結巴巴的。

「我不是你女兒！」她揚起頭。「你沒有理由不能當我像其他任何女孩子一樣！」

「但是……」

「沒有理由！」詠恩冷硬的。「沒有任何理由！你吻過我，抱過我，這是對女兒的行爲？」

「我……」潘力慚愧地低下頭去。這是他錯，他怎能——在迷惑混亂中吻了詠恩？

「你喜歡我，愛我，只是在道義上你不敢承認，是不是？」詠恩又放柔了聲音，又偎在他身邊。「你怕對不起沈士嘉，是不是？」

「不……」潘力掙扎着。天！他要怎樣才可以逃出這個可怕的網？

「潘力，你不怕傷害我的感情和自尊？」她雙手攀着他的脖子，她的臉已在他的面前。

「詠恩！」他難堪的轉開臉，他該怎麼辦？

「你沒有選擇的餘地，你只有一條路走！」詠恩的話成熟得像三十歲的婦人。「你不接受我，我就死在你面前！」

「艾爾芙——」潘力整個人彈起來。「妳……妳……」

正派、老實的潘力，遇到一生中最困難、最麻煩的難題了，他不能愛，看來却——非愛不可，他總不能眼看詠恩去死！他知道詠恩說得出，做得到，詠恩的性子十分剛烈，十分倔強，他若拒絕，詠恩一定會……不，不，該下地獄的是他，絕不是十七歲的詠恩！

「不是威脅你！」詠恩輕輕一嘆，眞像個失戀幽怨的婦人。她才十七歲啊！她是眞？是假？「你不要我，我活在世界上還有什麼意義！」

「艾爾芙，」他握住她的手，立刻又放開了，像握住一塊燙手的烙鐵。他感動於她的眞誠、純

情，却又怎能接受她的感情？何況亦薇——他絕不相信亦薇會答應放棄他，那簡直像孩子的遊戲。「妳這樣——豈不是在爲難我？」

「我知道你爲難，」詠恩的眼圈紅了。「但是，別人能擁有許多愛，我却只有你！」

潘力一震，說不出話。從小失去母親的詠恩是惹人憐愛的，以前她還有士嘉，自士嘉結婚出國後，她只有潘力，他不能深責她的不正常感情，她的環境不正常，再加上她早熟，她孤獨，她內向，她的感情完全傾注在潘力身上了，是不是？絕不能怪她，這或者——眞是天意吧！

「你知道，我的世界裏只有風，只有雲，只有小草，只有蝴蝶，它們能陪伴我，却不能了解我，喜歡我，愛我！」她又說：「只有你是唯一有生命又有感情的，你支持着我的世界十七年，你若放手——我的世界就毁了，沒有支柱的生命怎能再延續？」

潘力呆呆的坐着，心中紊亂成一團，怎麼辦？該怎麼辦？他似乎眞如詠恩所說，他只有一條路，他沒有選擇的餘地——天！那條路却通向萬劫不復的地獄！

「至少——我們要告訴士嘉和亦薇，」他萬分困難的說：「至少——我們該取得他們的諒解！」

「只要快樂，別人諒解與否有什麼重要？」詠恩搖頭。她很少有喜悅的光芒，潘力——答應了吧？她知道他會答應的，她眞的知道，潘力是那麼善良，善良的人是不會傷人心的，以後——該是她享受快樂的時候了！

她眞能享受別人痛苦上的快樂？

「但那些人却是妳的父親和我的太太！」他垂下頭。他矛盾得那樣厲害，他有成仁取義，他有慷慨赴死，他有殉道的感覺，他眞是無選擇！

「十四歲之後，我已沒有父親！」她冷冷的說。

「但是他愛妳，關心妳，他爲妳才趕回來！」潘力說。

「讓他回來參加婚禮吧！」她站起來。「我累了，我要睡覺，你跟我來！」

一刹那間，潘力覺得毛髮直豎，詠恩不會——不會——他呆呆的望着她，連話都不會說了。

「來啊！」詠恩拖起他往卧室裏走。「你也要睡，是不是？」

「艾爾芙……・」他望着那秀逸出塵的臉，兩脚像生了根一般。「我就在這兒睡！」

「不許！」她在撒嬌，一個小女孩對大人的撒嬌。「你要陪我，要跟我一起睡！」

那簡直比上斷頭臺更難堪，他怎能——怎能——如果詠恩進一步的要求，他怎麼辦？

他終於被詠恩拖進了卧室，溫暖的卧室裏只有一張雙人床，他絕望的嘆一口氣，突然看見卧室旁邊的浴室，能拖一陣就拖一陣吧！

「我想——洗澡！」他說。

「好啊！你去洗，我在床上等你！」她笑靨如花，像個溫柔、體帖的妻子。「快點來啊！」

潘力不再出聲，大步衝進浴室，反手鎖了門，心臟劇跳的聲音自己仍然聽得見。他當然不是要洗澡，這却是逃開詠恩的唯一方法。他打開了淋浴的花灑，裝成洗澡的模樣，一邊附耳在門上聽外面的動靜。

詠恩在唱歌，很高興，很愉快的唱着，她沒有懷疑他，是吧！過了一陣，歌聲停止了，她上床了嗎？再過一陣，潘力關上花灑，水聲一停，四周越發顯得寂靜，他屏住呼吸再等一陣，然後悄悄的打開一絲房門，從門縫中，他看見詠恩已睡覺了。

這才敢透一口氣，這才敢慢慢走出去，站在床前，他端詳着熟睡的小詠恩。柔和的燈光下，她看來特別清純，特別無邪，也特別美！只是——即使熟睡時，她也眉心微蹙，她也不能安寧，一陣憐憫湧上潘力心頭，她眞爲他這般自苦？

搖搖頭，看見她裹緊了棉被縮在床沿，可笑的是竟在床中間用枕頭分隔開來，一副嚴重戒備的樣子，詠恩——畢竟只是十七歲的天眞、單純的孩子，她的心，她的感情是絕對潔白的，看來——他剛才的擔心多餘的了！

他躺在被隔開的另一邊，蓋上棉被安然睡去，所有的事留待明天吧！明天總是帶來新希望的另一天！

七

似乎在一種極度陌生又怪異的寂靜中，潘力突然醒了。睜開眼睛，茫然和驚懼使他控制不住的喘息起來，這是什麼地方？他怎麼會在這裏？發生了什麼事？

好長一段時間，他還不能使自己思想集中；意識清醒；喘息停止！他是被一個惡夢駭醒了嗎？或是——比惡夢更可怕的現實——

他突然想起來，詠恩——他迅速坐起來，看見隔在床中間的枕頭和空着的半邊床，詠恩不見了！

他抓起床邊椅背上的西裝，匆忙的走進浴室，星期天不必上班，他却有比上班更重要的事，他必須帶詠恩去見士嘉。

胡亂梳洗一下，穿上西裝走出浴室，迎面看見手捧托盤，愉快而滿足的詠恩。

「咦！不聲不響的就起來了，」詠恩把長髮束在腦後，一副小婦人的裝扮。「我給你預備了早餐！」

「哎——」潘力手足無措，詠恩的神情，口吻都令他受不了。「不吃了，我想回臺北——」

「回臺北？」詠恩把餐盤放在床頭櫃上。「從現在起這兒就是你的家了，回臺北做什麼？」

「艾爾芙——」潘力搖頭苦笑。「我要上班，我還要——做很多事，聽話，跟我一起走！」

「明天會有人替你到公司請假，」詠恩甜甜的笑。她說得一本正經，理所當然的。「結婚該有蜜月假的！」

「結——婚?!」潘力整個人跳起來。「艾爾芙，這種事不能開玩笑，我已經結過婚了，怎麼可以

——」

「你放心，所有的一切我們都會辦妥！」她一廂情願的。「吃早餐，有煎蛋、腌肉和咖啡，我知道你喜歡這些！」

「艾爾芙——詠恩，」他沉住氣，他需要最大的耐心來說服她。「我很感謝你給我弄早餐，可是——我一定得回臺北，我們不能留在這兒——」

「爲什麼不能？」她皺皺眉頭，「經過昨夜，我們已經是正式的夫妻了！」

昨夜?!潘力目瞪口呆的望着她，簡直啼笑皆非，昨夜怎麼了?昨夜——只不過他被強迫來到這兒，裹緊了棉被睡了一夜，詠恩雖在旁邊，中間却隔着一大堆枕頭，昨夜不會發生什麼事，昨夜——更不能表示他們已成爲正式夫妻！

「艾爾芙，妳——」他是嚇傻了?!

「你不能再否認，再逃避了，」她盯着他，好嚴肅，好認眞的。「今後——你對我有責任和義務！」

「不，不，妳弄錯了，」潘力急得全身都在冒汗。「我們之間不曾——發生什麼事，更不能說已經是夫妻——」

「你想拋棄我？」詠恩沉下臉，看得出來她是眞的生氣。「昨夜我們睡在一起，這還不夠嗎？」

「詠恩——」潘力覺得所有血液往腦袋裏衝，他幾乎昏倒。「睡」在一起，這——從何說起？

「不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她斬釘截鐵的。「你否認不了，我們的確睡在一起，你若不負責，我會到法院告

你！」

潘力頹然坐下，再也說不出話。對結婚，對夫妻關係一知半解的詠恩，認定了他們是夫妻，他知道解釋、否認都沒有用，他該怎麼辦？

「難道——我們永遠躲在這兒？」他嘆一口氣。他想，如果詠恩一定不肯走，他也得獨自離開，再困在這屋子裏，眞不知道還要發生什麼事。

「當然不，該離開時一定會走，不過絕不是現在！」詠恩坐下來，又有了笑容。

「艾爾芙，妳總要去見士嘉的，他爲妳而回來，他只有兩星期假！」潘力遠遠的站在一邊。

「那麼，兩星期後我們回臺北！」她想也不想。

「但是兩星期——妳以爲他們不會報警？兩個人失踪了！」他說得好無可奈何。

「我不在乎，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們的事更好，「她嫣然一笑。「我喜歡轟轟烈烈！」

「許多其他的方法，都可以使你轟轟烈烈，一擧成名！」他知道沒辦法說服她，却也不願放棄機會。

「其他方法有什麼好？」她冷冷的笑，又有了狡黠的神色。「只有這樣——我才快樂！」

「妳不以爲——這是妳的一種幻想？」他難堪的。他是指她對他不正常的感情。

「幻想？什麼幻想？」她歪着頭，疑惑的。「你認爲我幻想了什麼？」

「感情！」硬着頭皮。「像妳這麼小的女孩子——該和杜克廉那樣年紀的年輕人來往，我是你叔叔！」

「杜克廉？」她不屑的揚一揚眉。「我最討厭多管閒事的人，他又狡猾，講的話又悶死人，他比

不上你百分之一！」

「其實——艾爾芙，是妳把我看得太高，我又平凡，缺點又多，還結過婚——」

「愛能包容一切，聖經裏說的！」她打斷他。

「愛也該是雙方面的，不能勉强！」他硬起心腸說，他絕不能再引起誤會了。

她望着他，沉思了好半天。

「幾年前有一部叫『蝴蝶春夢』的電影，你帶我去看的，記得嗎？」她的話聽來似乎很離譜。「男主角把他喜歡的女孩子禁固在他家中，女孩子當然不會愛他，但他一點也不在乎，他愛她就够了，就滿足了，你明白嗎？」

「但是——那男孩是變態的，是不正常的，最後終於害死了那女孩，不是嗎？」他說。心中不禁擔憂了，詠恩在學那個變態的男孩？「感情是絕不能勉强的，否則只有造成可怕的悲劇！」

「我們不同啊！你不喜歡我嗎？」她反問。「你自己說過喜歡我的，我們不可能是悲劇！」

「那喜歡——不是男女之間的！」他困難的。

「你是男人，我是女人，爲什麼不是男女之間的？」她說。她的思想根本不按常規，不照常理，她是絕對自我中心的，她只有屬於她個人的道理。

「可是——」他搖搖頭，說不下去。他知道，無論他說什麼，也無法打動，改變詠恩的心。「好吧！我吃早餐！」

詠恩展顏一笑，她終於說服了潘力，不是嗎？她滿意的在一邊欣賞着他吃早餐的樣子，她那笑容——似乎只是在欣賞一個「收集品」，很怡然自得的。

潘力頭也不敢抬，他感覺得到詠恩的視綫，詠恩那眼光，那笑容，他只像——戰利品，是吧！詠恩眞的如她自己所說的那麼——愛他？他無法想像，那「愛」令他汗毛直竪，愛?!眞是天知道！

好困難，他終於吞光了那些早餐，詠恩的手藝居然很不錯，蛋和腌肉都煎得色香味俱全，只是他沒胃口，他怎能毫不在乎的吃下去呢？他心中不停的在盤算，在計劃，在考慮，他該怎麼做呢？

詠恩把餐盤拿出去，很快的又回到寢室，愉快的一邊哼着歌曲，一邊整理床鋪，她大概見慣了亦薇平日所做的一切，今天竟是學得十分到家，她一定以爲夫妻之間就是如此了，可是，她忽略了最重要的一點，那是夫婦間的愛和聯繫，夫妻原是一體，她却是不了解。

「客廳茶几上有好多雜誌，你可以去看，潘力！」她對他一笑，却不是平日見慣的無邪笑容。他似乎在一夜間成熟了，在她「以爲」的婚姻之中成熟。

「好！」潘力點頭，立刻走了出去。

詠恩還在寢室裏，她一點也不防備他會離開，到底只是十七歲的女孩子，她眞是以爲她已絕對控制了他，抓牢了他！

潘力回頭偷看一眼，這是他最好的機會了，此時不走更待何時？他總不能等在此地眞正鑄成大錯時——再不猶豫，他輕輕拉開門，大步朝花園盡端的鐵門走去。這一輩子他從沒這麼緊張過，比看到電影中那些間諜逃亡的驚險鏡頭更令他控制不住自己的神經，他的雙手都在抖，越接近那鐵門，他的心臟幾乎跳出口腔，只要離開這裏，只要打開那道門，以後的一切將絕對不同，他會藏起來，把所有事情交給士嘉，他會和亦薇在一起，永遠不再見詠恩——

他的手已碰到鐵門了，他自己也驚奇，他竟是激動得這麼厲害，天氣雖冷，他却全身冒汗，手顫

抖得幾乎扭不開鐵門的把手——他試了幾次，就是扭不開，明明沒鎖上，根本看不見有鎖，怎麼打不開？爲什麼？他深深吸一口氣，用全身的力量來鎮定那隻右手，他喃喃的祈禱着，讓他打開門吧！讓他離開，讓這件事過去——

不是由於幻覺，不是由於緊張，但他打不開那扇根本沒有鎖的鐵門！

他頹然倚在門上，唯一的一絲希望也幻滅了，他竟是不能離開這兒，他竟是必須和詠恩相對着，他竟——他的前額靠在冰冷的鐵門上，他的心也像鐵門一般冰冷，這扇門爲什麼打不開？

好久，好久，他就那麼靠在門上，他無法說出心中的懊惱和焦急，他們困在這兒，士嘉他們會急成什麼樣子？詠恩——他眞不想再回過頭去，看見那令他毫無辦法，令他恨又不是，氣又不是的女孩子。

「你眞是——那麼想走？」突然，清晰、柔軟的聲音響自背後，詠恩什麼時候出來的？她看見了一切？她爲什麼不阻止？不出聲？

潘力搖搖頭，他不想再開口，任他說什麼都沒有用，他眞恨自己，一個三十三歲的大男人，竟把所有的事搞得這麼糟！

「這鐵門不能這麼開的——」詠恩安靜的說。看不見她的臉，不知道她的表情，但——不看也罷！「鐵門是用電控制的，開關在屋子裏！」

原來如此，電控制的，難怪沒有上鎖也打不開，難怪昨夜范比德離開後門就自動關上了，那必是詠恩在屋子裏控制的！

「留在這裏，你不能快樂？」詠恩問。聲音很古怪，這個小精靈又在玩什麼花樣？

「艾爾芙，妳該知道——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他的臉還靠在門上，他不看她。「這樣下去，只有令大家都痛苦！」

他是痛苦，她能從他聲音中聽出來，只是——從開始到現在，她完全沒有痛苦的感覺，只有快樂，爲什麼唯獨她一個人快樂呢？她不能明白！

「如果讓你走，你會快樂嗎？」她再問。聲音似乎變得冰冷，再也沒有剛才的柔情蜜意。

「我不知道！」他眞心的說。發生了這麼多事，還能快樂？「但是——至少我能心安理得，至少不會做錯事！」

「你走後會後悔嗎？」她問。

後悔？永不！他怎能後悔？他只怕不能走！

「你會讓我走，是嗎？是嗎？」他充滿希望的轉回頭。

「是的！」她回答。

他呆了一下，他看見一張似乎變得好陌生，永遠不曾在他印象中出現過的詠恩的臉。充滿了冰雪，充滿了陰暗，充滿了冷漠，那是一張屬於地獄的臉孔，那是詠恩嗎？

「我們——一起走？」他關切的。無論如何，他對詠恩有對自己孩子般的感情，他不能不關心，留她獨自在這兒，他怕發生什麼事。

「不！」她冷冷的盯着他。「我不跟你走，我還有其他的事情，只是——你再想一想，你不後悔？」

「詠恩，艾爾芙，跟我走，我們一起回去，所有的事都可以解決，我們從頭來過——」

「還有從頭來過的機會？」她不屑的一笑。「只要你不後悔，你就走吧！」

「但是——」他還是放心不下她。她一直說後悔這兩個字，到底指什麼？

「我去開門！」她不再理會他，逕自轉身進屋。

潘力呆呆的站在那兒，他不是在做夢吧？詠恩剛才還那麼堅決，昨夜還曾以死來威脅他，不許他離開，爲什麼突然又改變心意？是什麼事令她改變？他的堅決？

鐵門「吱」的一聲輕響，緩緩的自動打開了，詠恩眞是要他離開呢！只要能離開，他不再想那麼多事，不再考慮一切的後果——不會有什麼後果吧！他如釋重負的大步走出去，他甚至連頭也沒回！

他不會再回頭的，他願永遠忘卻這一段經歷！

但是——

窗門裏一張臉，冰冷、含妒、含恨的臉，一臉孔不屬於十七歲的神情，披拂着的長髮掩不住眼中的失望，她目送着潘力離開，手指一動，鐵門又緩緩關上，她眼中最後一絲光芒也消失了。

既不能愛，那麼——該怎樣——恨？

×　　×　　×

克廉在深夜才回到學校，他明知詠恩絕不可能回來，卻忍不住去「打擾」了那個神色詫異又懷疑的舍監。由她去懷疑吧！他問心無愧就行了！

詠恩沒回來，他也一夜沒合眼。眞是說不出什麼原因，那個小小的、蒼白的、古靈精怪的女孩子，那樣影響了他的情緒，他自己也不明白，或者——他只是關心她吧！

詠恩會去什麼地方呢？這個時候，這種衝動的情緒下，她很可能做錯事的，尤其那個范比德又是

一臉的邪氣，叫他怎能放心？半夜三點多了，詠恩在那裏呢？他眞想披衣而起，就這麼去找她——但臺北那麼大，怎能找得到呢？

他曾打過幾次電話，起初他並沒有把握電話號碼是否正確，他只是在溜冰場瞄了一眼范比德給詠恩的香烟紙，他就記住了那號碼，他就打了去。果然是范比德的家，只是，他一直沒回去！電話號碼沒記錯，卻又有什麼用？

他翻來覆去怎麼也睡不着，詠恩現在——怎麼了？不會出什麼事吧？她那樣打他一掌的逃開，她——不會傻得做錯事吧？唉！詠恩的事爲什麼那般强烈的影響着他？他甚至能記得只瞄了一眼的電話號碼，這——哎！這個時候盡想這些有什麼用？詠恩失踪了！

是失踪，是嗎？她不回校，沒去潘力那兒，她沒有地方可去的，只有一個范比德——詠恩現在可是跟他在一起？那個又流氣又邪的男孩子——想到此地，克廉再也忍不住的霍然坐起，萬一詠恩有什麼差錯，他會殺了范比德！

好半天，他的激動才漸漸平復，睡不着，也明知看不下書，胡思亂想更痛苦，做點什麼事來打發時間呢？開了燈，看見書桌上一封前幾天茱迪寄來的信——回信吧！

坐在書桌前，攤開信紙，拿起筆，腦子裏充滿詠恩的神情，在笑的、在哭的、無邪的、狡黠的、天眞的、成熟的，每一個形象都那麼生動，那麼鮮明，他甚至記不起茱迪的模樣，茱迪，茱迪——好遙遠，好模糊，好陌生的名字，她是他的未婚妻呢！

他嘆了一口氣，勉强在信紙上寫下茱迪兩個字，然後，他發覺腦子變成一片空白，屬於茱迪的空白，這——怎麼回事？茱迪，那是他全心全意愛着的，懷念着的女孩子，怎麼如今變成一片空白？空

白——表示什麼？

他痛苦，又矛盾，又莫名的煩躁，他不能任這空白存在，他必須好好的寫完這封信，他必須向茱迪傾吐心中的不平衡和那自己解釋不了的情緒。眞是可笑，他是專門研究心理的，他竟不能了解自己，分析自己，他——中了邪嗎？

他寫着：

茱迪：

我很困擾，士嘉的女兒詠恩令我不安，令我疑惑，這些年來我所學、所研究的有用嗎？有價值嗎？我竟完全不能了解她，不能幫助她，不能使她正常，我眞的很困擾！

這是我唯一少寫信給妳的原因，妳一定得原諒我，這件事我不能失敗，否則對我的信心有極大的影響，今夜她失踪了，我不知道她去了那裏，她是那樣一個小小的女孩子，她能去那裏呢？她甚至沒有朋友。我擔心，我眞的擔心，該去那兒找她呢？上帝！

心很亂，寫不下去了，我會再給妳信！

克廉

就這麼短短的一封信，重覆再看一次，他自己也皺眉頭，這算怎樣的信呢？寫給茱迪，却是滿紙詠恩，他眞是中了邪，茱迪看到會有怎樣的感想？

想撕了那信，又猶豫着。這是他此刻的心境，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是他現在心中所思、所想的，並沒有什麼不妥，寄給茱迪，她會了解的，她也是士嘉和亦蕾的朋友，她也該關心他們的女兒，是嗎？

終於把信紙放進信封，再回到床上，他心中似乎奇異的平靜了，他早該想到這個方法的，他該向茱迪坦訴心中困擾，或者，旁觀者淸的茱迪能有個幫忙的好方法呢？茱迪一向都是那樣仔細、冷靜，她一定有辦法的！

閉上眼睛，他終於能有片刻的休息了，在這焦慮不安中，即使令腦子淸醒一下也是好的，何況是休息。他睡得並不久，頂多二、三個鐘頭，他記得他再回床上時已是六點多鐘，窗外已是一片魚肚白。他是被一陣敲門聲驚醒的，很令人不安的一陣急促敲門聲。

「誰？誰？」他從床上驚跳起來。

沒有回答，門聲又響了幾下。

他胡亂的套上毛衣，穿上牛仔褲，是誰呢？士嘉嗎？難道發生了什麼事？

拉開房門，他整個人呆住了，接着，一陣說不出、形容不來的狂喜，他幾乎一把擁住了她。詠恩，令他擔心了一整夜的詠恩正站在他面前呢！

「詠恩，是妳？」他叫：「昨夜妳去了那裏？」

她看來是冰冷的，冷得——似乎連體溫都沒有，連血液都失去了溫度，她的神情也怪異得——令人不安。

「我能進來嗎？」乾巴巴的聲音，她——怎麼了？

「進來，進來，」克廉連想也不想的拉她進來，並自然的關上房門。「妳怎麼了？不舒服嗎？」

詠恩似乎是僵直的，她慢慢走進來，瘦削的身體看來特別的單薄，她還穿着昨天那件長裙。

「我可以——信任你嗎？」她盯着他，問得唐突。

「當然！」他呆一下，信任？做什麼？「我可以替妳做什麼事？」

「不需要你做事，我只想——告訴你一件事！」她說。

克廉很是意外，詠恩在一夜之間變了好多似的，她看來和平時完全不同，就連那狡點，那怪異也消失了。

「什麼事？」他聽見自己發顫的聲音。怎麼了？詠恩對他的影響眞是那麼大？

「告訴你，你能替我保密？」她再問。

「保密？」他問，心中莫名其妙的激動起來。

「你若肯保密，我就告訴你，否則——我要走了！」她轉身欲行。

「慢着，我答應替妳保密，妳放心，一定不告訴任何人！」他拉住她，並讓她坐下。「妳慢慢說！」

她凝視着他，嚴肅、認眞得——絕無絲毫作僞。

「昨夜——我和潘力在一起！」她冷硬的說。

「潘——力?!」克廉整個人跳起來，還沒聽她說出整件事，他已開始憤怒，好卑鄙的傢伙！

「是！」她木然點頭。「我們一直在一起，直到今天早晨，他——剛剛才離開！」

「在——在那裏？」他更不能平靜了。他體會出事情不簡單，却不敢也不願往壞的方面想。

「在一幢屋子裏，我不知道是什麼地方！」她慢慢說。她的眼睛始終停在克廉臉上，她可是在觀察他的反應？

「你們——你們做了什麼？」他覺得所有的血液都向腦子裏衝，他甚至不能再思想。

詠恩蒼白的臉上浮起兩朵怪異的紅暈，她似乎想說什麼，又難以啓齒似的難爲情。

「說！告訴我，他對妳做了什麼？」克廉再也忍受不了，他一把抓住了詠恩的肩，忘情的搖晃着。「他對妳做了什麼？妳說！」

「他——我想，我們該算是夫妻了！」她却是平靜的。只覺轟的一聲，克廉幾乎昏倒。潘力——竟是個衣冠禽獸，他怎能對詠恩——如此？士嘉已回來了，他難道一點兒也不在乎？他竟敢——天！可憐的詠恩，這種事怎能發生在她身上？

「我去——殺了他！」克廉激動的。他連眼睛都變成血紅，此時此地，他若見到潘力，他一定會殺了他！

「不——」詠恩拖住了他。「你不能去，你答應替我保密的！」

「但——但——」克廉頭皮發麻，牙齒咬得格格響，他不能忍受這種——違悖天理的事。

「你不能去，否則我恨你一輩子！」詠恩冷漠的說。

「艾爾芙，告訴我，可是他——强迫妳的？」他極力忍着。即使現在不能，但他總要找潘力算賬的！

「我不知道！」她搖頭。「我喝了一點酒！」

「該下地獄的傢伙！」克廉一拳打在床上。

詠恩又看他一陣，然後低下頭。

「杜克廉，我很害怕，也很後悔，」她看來是可憐兮兮的。「我可會——有孩子？」

「詠恩——」克廉的心幾乎爆炸，叫他怎能忍受？叫他怎麼說？他寧願自己受傷、受害，但詠恩

——天，這是多殘忍的事？

「你是醫生，是專家，你可以告訴我嗎？」詠恩問得眞像個無知的小女孩。「我可會——有孩子？」

「不——不會，絕不會！」他喘息的喊着。「你放心，絕對不會有——」

「那——我就放心了！」她展顏一笑，慢慢站起來。「我很累，要回宿舍睡一下！」

「我陪妳回去！」他義不容辭。很奇妙的感覺，這個時候，他覺得詠恩的一切事就是他的，無論如何，他一定要爲她擔當。

「不！舍監會誤會！」她搖頭。「我睡一下，下午——我再來找你！」

「也——好！」克廉另有打算。「下午記得一定要來，別再離開學校了，知道嗎？」

「是！」她低着頭，慢慢去了。

第一次，她在他面前表現得這麼溫柔，這麼馴服！

多令人心痛的溫順啊！

克廉關上房門，匆匆梳洗，連早餐也不吃，立刻趕着去臺北，當然，他順手帶了給茱迪的信去寄，那只是一封傾訴心聲的信，他絕沒想到會帶來什麼後果的——

趕到臺北車站，他在考慮，該去就近希爾頓酒店？或是再趕去潘力家，猶豫中，他打了一個電話給士嘉。

「克廉，快來，」士嘉的聲音竟是愉快的。「潘力找到了詠恩，他現在就帶我們去見她！」

克廉深吸一口氣，掛上電話。他聽見潘力這名字就冒火，就憤怒了，好一個口是心非，人面獸心

的傢伙，讓他去教訓他！

五分鐘後，他到了希爾頓七一六號房。房門虛掩着，士嘉正大聲在說話。克廉再吸一口氣，然後推門進去，他不想敲門，他不願給潘力防備的機會！

潘力正坐在對着門的沙發上，他看來是那般若無其事的自然，虛僞的傢伙，他就要嚐到教訓了！

「克廉——」亦薔第一個看見他，却發現了他的異樣。

潘力和士嘉一起轉臉向他，他是太嚴肅，太憤怒，太不能忍受了，他的神色一定很糟，他不是那種虛僞得可以把眞實感情隱藏在心中的人。

克廉不出聲，只大步走向潘力，站在他面前，出其不意的一把抓住他胸前衣服，把他小鷄般的拎起來，然後，聚集了全身力量的拳頭再也不客氣的落在潘力臉上、身上。克廉一心爲詠恩報復，其他什麼事都不理——

「克廉，你做什麼？你瘋了？」士嘉大叫，衝上前去拉開他們。

但是，突然受襲的潘力已衣衫不整，鼻青臉腫了，他又痛又氣，更是滿心的意外，杜克廉——也不正常？

「克廉！你爲什麼打潘力？」士嘉問：「你說話，你爲什麼打人？一定有理由的！」

克廉悻悻的揮開士嘉的手，他的怒火已轉到士嘉身上了，這是什麼父親？和欺負自己女兒的衣冠禽獸有說有笑，稱兄道弟的？

「你問他！」克廉人被拉住，眼睛卻盯着潘力不放鬆。

「問我——什麼？」潘力抹着嘴的血。「我自問沒有得罪過你！」

「是啊！克廉，」亦蕾也皺着眉，克廉從來不是這麼衝動的人，今天這樣，必有些原因的！「到底怎麼回事？」

「叫他說！」克廉指着潘力。「叫他自已說！」

「叫我說什麼？」潘力狼狽極了。捱了拳頭的地方很痛，昨夜的事雖不是他的錯，也免不了心虛，畢竟──他和詠恩單獨相處了一夜，誰能證明的確沒發生什麼事？誰能證明他們之間清白？「你怎能亂打人？」

「我若有刀，會殺了你！」克廉咬着牙，臉色鐵青。

「克廉──」士嘉疑惑的，他們怎麼了？「有什麼誤會說出來吧！你該相信潘力不是壞人！」

「不是壞人？你問他做了什麼事？」克廉始終憤怒的盯着潘力。「他──不是人！」

「杜克廉！」潘力忍不住了。「你不能信口雌黃，我做了什麼？你說！」

「你做了什麼你自已明白，我說不出那些──髒事，」克廉脹紅了臉。想起詠恩的委屈──他眞的就快要爆炸了。「你該下地獄！」

「你含血噴人，」潘力的臉也紅了。「你若有什麼事指責我，就該拿出證據──」

「當然有──」克廉忽然一窒，他不能說出這件事，他答應替詠恩保密的，何況這事──該不該讓士嘉和亦蕾知道？他看看滿臉狐疑的士嘉，他不敢講，他怕士嘉會受不了，像那樣醜惡的事，竟是他情如兄弟的人做出來的，而受害的又是他唯一的女兒！

「你說出來！」潘力叫。他自問清白，當然不甘受辱。「你不說──我不放過你！」

「我──不能說，」克廉睜大了發紅的眼睛。「你心裏該比誰都明白！」

潘力氣急了，擔驚受怕了一夜，滿以爲可以帶士嘉去找回詠恩，偏偏跑來個莫名其妙、纏夾不清的傢伙，杜克廉沒有可能知道昨夜的事，詠恩一定還在范比德父親的別墅中，克廉——是指什麼？

「士嘉，別理這瘋子，我們去找艾爾芙！」潘力說。

「這——」士嘉爲難的，克廉也是他朋友，怎能這麼一走了之？「最好你們講清楚誤會再走！」

「沒有誤會，」潘力肯定的。「遲了怕艾爾芙會離開！」

克廉冷哼一聲，天下眞有這種做了壞事之後，立刻又來假仁假義的人？

「只怕——你們已經遲了！」他說。

「怎麼？克廉——」士嘉不明白。克廉今天的言行都令人摸不着頭腦，他從來都是冷靜的人啊！

「詠恩已經回學校了！」克廉大聲說。

「但是——」門外突然傳來亦薇的聲音，她看來憔悴而冰冷，她又怎麼了？「潘力昨夜沒有回家！」

「亦薇——」亦蕾奔過去抓住妹妹的手。「亦薇！」

亦薇看她一眼，搖搖頭。

「潘力，我對你已認識淸楚，」她轉向潘力。「我不想批評你什麼，我只要求離婚！」

「亦薇——」潘力幾乎跳起來，離婚？爲什麼所有的惡運都來到他身上？爲什麼？

「我已經決定了！」亦薇强硬得沒有絲毫轉彎餘地。

「爲什麼，亦薇，」亦蕾意外得不能置信，才結婚二年多的夫婦，怎麼已是水火不相容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只不過一夜沒回去，也不至於——」

「別問我，姐姐，」亦薇眼中淚水盈眶。「請妳別問我，我不會說！」

「那麼潘力說！」亦蕾轉向潘力。「我不准你們這樣胡鬧，我們一回來，就想令我們不安？」

「我——」潘力張口結舌，他說什麼？說出詠恩的事？

「潘力，有什麼事說出來，總有解決的辦法，」士嘉是忠厚善良的。「讓我們替你們評評理！」

「這事——沒有理可評，」亦薇哭泣着。「事實上，我相信你們也是爲這件事回國的！」

「我們?!」亦蕾心細又敏感，她想到詠恩，立刻變了顏色，這不可能——是眞的吧？「你不是指——」

「姐姐——」亦薇抱住亦蕾，失聲痛哭起來。

士嘉疑惑的望着亦蕾，他知道亦蕾已經明白了什麼，他希望亦蕾能告訴他一些，可是——亦蕾的神情也是那麼古怪，搖搖頭，却是閉口不言。

「到底——怎麼回事？」士嘉實在急壞了，他的脾氣再好也是忍耐不住。「你們說，隨便那個人，說啊！爲什麼你們都不說話？說啊！」

克廉嘴唇動了一下，他是想說的，却又顧忌着說出來之後，詠恩有不好的反應。說實話，他不在意其他人，他只關心詠恩。

「杜克廉，你是知道的，你說！」士嘉指着克廉。「我該知道實情的，是嗎？」

「士嘉——」亦蕾擔心而矛盾的。

「爲什麼不讓我知道？」士嘉發怒了。「你們叫我回來，又什麼事都瞞着我，艾爾芙——」提起詠恩，他突然想到什麼，聲音停了，臉也變了，莫非是——詠恩？他的眼光從每一個人臉上掠過，他的

心一下子沉了下去，他知道自己猜對了。

「可是——可是——」他顫聲問。

「是我！」那樣冰冷，那樣僵硬，那樣平板的聲音，詠恩慢慢從門外進來。她不是說要去睡覺？怎麼又出現在這兒？看她穿着相同的衣服，她可能連宿舍也沒回過！「他們要離婚，就是因爲我！」

「艾爾芙——」士嘉站立不住，他快昏倒了。

克廉本能的向她走近一步，他只是關懷她，他想保護她，支持她。潘力却漠然不動，他已被一連串的意外刺激得痲木了。

「杜克廉，你竟出賣了我，」詠恩看他一眼。「不過，我也預備說出來，反正——難得大家都在一起！」

「詠恩——」克廉下意識的叫。那事能講嗎？

詠恩完全不理會他，她冷冷的視綫掠過士嘉，掠過亦蕾和亦薇，她嘴角露出一個好淺好淡的得意笑容，她希望做的已做到了，是嗎？

「昨夜——潘力和我在一起，我們睡一張床，我們——已經是夫妻了！」她說。

「沈詠恩——」潘力大叫起來。

但是，沒有人注意他，沒有人理會他，在屋子裏的每一個人都被詠恩那句有爆炸性的話震壞了神經，那的確太驚人了，詠恩和潘力有了夫妻的關係？

「潘力，你好——」士嘉雙目赤紅，大叫一聲，一把抓住了潘力。「你——你對得起我？」

潘力臉色死灰，像個臨刑的犯人，他——可還有辯白的機會？他想說話，張開嘴唇，却又無聲，

此時此刻，他再說——有用嗎？這寃枉也太過份了，是吧？

×　×　×

詠恩失踪了。

當士嘉、克廉和潘力趕到詠恩學校時，詠恩已帶着她一部份衣物離開了。因爲是星期假日，沒有人注意到她的行動，剛從學校教堂做完禮拜的舍監甚至懷疑的問：「她回來過嗎？」門房傳達室的工友是看見了詠恩，然而，假日開放時間，任何學生可以自由出入，詠恩不曾受到他的查問和阻難。

三個男人，三副神色，當他們坐計程車趕回臺北時，士嘉是疑惑而緊張，克廉是憤怒加上擔心，他始終對不安而沉默的潘力怒目而視。整個回來的時間他們都不發一言，車廂裏的氣氛十分僵硬，各人都在想不同的心事。士嘉的修養非常好，詠恩是他的女兒，現在發生了這樣的事，所有的原因、過程他全不知情，他還很沉得住氣，他能忍住滿腔疑惑而不立刻質問一切，已是十分難得。

回到「希爾頓」酒店樓下大廳，士嘉停住脚步，他沒有上樓的意思，他問他的兩個朋友：

「我們在此地商量一下，好嗎？」

他禮貌的請求同意。他不想懷孕的妻子亦蕾在旅途勞頓之後又擔心。

克廉沒有意見的點點頭，潘力却顯得沮喪。他們在最靠角落的沙發坐下。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希望你們告訴我眞相！」士嘉嚴肅的說：「什麼嚴重的後果我都能承擔得起，請你們別再隱瞞！」

克廉憤怒的對着潘力，緊咬着唇，却是什麼都說不出。他嫉惡如仇，這樣的事——叫他怎能說得

出口？

潘力却垂着眼簾不出聲，他的神色使人能一眼看出來，他似乎內心有愧，他似有難言之隱——士嘉更疑惑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潘力，你說，」士嘉終於直接問他。「你我情逾手足，詠恩也等於你的女兒，任何問題、任何話你都可以直說，你知道我着急！」

此話一出，潘力變得更是尷尬，克廉却是眼睛都紅了，情逾手足，怎樣的手足？禽獸都不如！

「士嘉——」潘力喃喃不知該說些什麼，他不看一邊的克廉，顯然有些顧忌。

「請你直說，」士嘉似乎漸漸沉不住氣，到底詠恩是他唯一的女兒。「我必須知道原因才能去找詠恩！」

「我——」潘力咬咬牙，眼圈紅了，聲音也發顫，三十三歲的大男人不會輕易落淚，如今他却是感情複雜，又是愧，又是惱，又是無辜，又是自責，他整個人的精神和感情都幾乎崩潰了。「我——士嘉，我對不起你！」

「別這麼說，我不怪你，這些年來，你已替我負了全部管教詠恩的責任，該自慚、自責的是我，」士嘉沉痛的說：「潘力，我只要知道這次事件的眞相！」

「這——」潘力爲難極了，他怎麼說呢？詠恩對他發生不正常的感情？詠恩的怪異？變態？「士嘉，我不能推卸責任，艾爾芙這次的事——可能由我而起，你罵我好了，一切過錯都在我身上！」

「潘力！」士嘉皺緊眉頭，潘力怎麼如此講？事情由他而起？一切過錯都是他？這是什麼意思？

「我不明白，你說淸楚點！」

潘力吸一口氣，這件事不能再悶在心中了，再不說出來他會發瘋，他實在忍受不了克廉那種眼光，克廉把他看成禽獸不如，這是冤枉的，他要洗脫這冤枉，士嘉是詠恩的父親，他不必為顧忌她的自尊而替她掩飾，詠恩單戀他是實情，他只要說出事實，他只要求心安！

「我想——」他看克廉一眼，這個年輕的男孩子一開始就令他感到威脅。「艾爾芙——詠恩的感情可能有些不正常，她——她——」

「她怎樣不正常？」士嘉不安的追問。「和太保在一起？或是——同性戀？」

「不，不是這方面的，」潘力脹紅着臉，窘迫得無地自容。「她——我想——她可能——可能——」

「可能什麼？」士嘉再也沉不住氣的一把抓住他。「你直說，我會受得了的！」

「可能——她誤解了她和我之間的感情，」潘力終於說了，話一出口，整個人都輕鬆了。「我想——她喜歡我！」

士嘉因震驚過度而呆住了，詠恩喜歡潘力？喜歡——愛?!他呆怔的望着潘力，張口結舌，什麼話也說不出來。

克廉眉心微蹙，臉色由白轉紅，他忍耐的限度已到了頂點，他不能接受潘力這片面之詞，詠恩或許是喜歡潘力，然而潘力本身的行為——潘力為什麼不說？潘力怎能把所有責任推在詠恩身上？卑鄙的傢伙！

「我是說——」潘力舔舔唇，話也流利起來。「詠恩可能認為失去了你，而把所有感情轉向我，她堅持這種感情是——愛情，她任性的做了一些事，亦薇的誤會也是由此而起！」

「是——這樣的？」士嘉在一霎那間無法接受這太出乎意料之外的事實，詠恩愛潘力？這簡直太離譜，太不可能，太匪夷所思！

「這就是事實，」潘力完全平靜了。「我拒絕了她，可能因此觸怒她，她就這樣——離開了！」

「不，」一邊沉默了好久的克廉突然拍案而起，他的聲音不大，却是字字肯定而有力，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震人心弦，打擊人神經。「事實不是這樣的，他說謊，他是卑鄙無恥的騙子！」

「你——」潘力脹紅了臉。

「克廉，坐下來，」士嘉並不意外，克廉的表現一直是和潘力敵對的。「坐下來慢慢說，我不希望你和潘力之間有誤會，事實終究是事實，沒有人能改變或欺騙的！」

「他說謊，」克廉憤怒得眼中火焰逼人。「詠恩的感情或許不正常，但這不正常却是他一手造成的，他不能否認，是他引誘了詠恩！」

「杜克廉——」潘力幾乎跳起來。「你講話要負責，你不能含血噴人——」

「我能對着聖經發誓，我對我說的每一個字負責，潘力，你能嗎？你敢嗎？」克廉眼光凌厲正直，他看來是那樣嬉皮的一個男孩，他的神色却是那般能震懾人。

「我——杜克廉，我不曾得罪過你——」潘力急了，說話也有些不倫不類。

「我只說實話，你得罪我與否完全沒有關係，」克廉正義凜然。「我親眼看見你帶艾爾芙去『青龍』那種純吃茶的地方，我親眼看見你在向亦薇保證不再見詠恩之後再去學校找她，我還知道——還知道——」

克廉說不下去，他不能說出昨夜的事，他答應過詠恩保密，而且這樣做——很不光采！他的臉上

浮現了激動的神色，向來冷靜理智的他也不能自我控制了。

「你——你——」潘力張大了嘴，他否認不了克廉說的那些事，他的確和詠恩去過「青龍」，他的確是答應了亦薇之後又去見詠恩，然而——事情不是那樣的，「青龍」是詠恩拖着他去，他去見詠恩也是——唉！此時此地，他竟無法爲這些事自辯了。

士嘉用一種特殊的、古怪的，他從來不曾見過的眼光望着他，望得他慚愧欲死，望得他無地自容，望得他——恨不得立刻去死，他——眞做了這些事嗎？是嗎？

「潘力——」士嘉叫他的名字，又沉痛的搖頭，士嘉相信了克廉的話嗎？天！

「士嘉，請相信我，事情不是他說的那樣！」潘力喘息的指着克廉。「不是他說的那樣！」

士嘉看看潘力又看看克廉，在這個時候他仍然能有理智，他仍然表現了很好的風度。

「我沒有怪你，潘力，」他正色說：「事情的眞相必定只有一個，往往因人的眼光角度而有所差異，詠恩沒有找到之前，我不能說誰是誰非，無論如何——我相信你們兩位的人格！」

克廉還不覺什麼，他是第三者，潘力却不同，他能聽見士嘉這樣一句話，他整個人都震動了，和士嘉的公正、氣度比，他差得太遠，他喉頭哽塞，再也說不出話來。

「不過，」士嘉望着克廉，困惑的問：「克廉，你兩次提起昨夜，到底昨夜發生了什麼事？詠恩和你在一起嗎？我相信這是重要的！」

「昨夜——詠恩不是跟我在一起！」克廉憤怒而激動了。「昨夜的事——我不知道！」

「克廉，我知道你一直想幫詠恩，你明明知道，爲什麼不說？」

「我——」克廉視綫迅速的掠過潘力，他驚訝於潘力的面不改色。「請原諒，這件事若沒有其他

人肯講，你最好還是等詠恩自己說，我不能說！」

士嘉皺眉，却也不再逼克廉，他考慮半響，說：

「對艾爾芙的這幾年的一切我都陌生，我們該怎麼去找她？報警？或是自己找？」

「我覺得該爲詠恩着想，報警對她不利，她只有十七歲！」克廉立刻說，他是眞正在關心，在焦急。「我認爲該先等一等，自己找找看才說！」

「但是——她有地方可去嗎？」士嘉煩惱的問。

「有一個比德，我知道他家的電話！」克廉說。

「就是艾爾芙小學同學，像個小太保的那個范比德！」潘力說。詠恩因他而失踪，他怎能不關心？

「范比德？」士嘉搖搖頭。太久了，他無法再記起那麼多年以前的事。「他和艾爾芙有來往？」

「我相信是最近才再遇見的！」克廉說。士嘉說得那麼有風度，他雖憤怒，也不能太過份！何況，找到詠恩才是眞正最重要的事！「我去打個電話試試，或者可以查到他家地址！」

克廉大步離開櫃臺走去，角落裏只坐着面對面的兩個男人，他們曾情逾手足，比親兄弟更親愛，此時，他們中間却有着許多隔膜和一大片——似乎是空白！

「我發現艾爾芙的地方，是比德父親的別墅！」潘力害怕沉默，他胡亂的說。

士嘉眼光一閃，懷疑兜上心頭，潘力怎麼知道比德父親的別墅，莫非昨夜——他只是懷疑，却是不問。

話一出口，潘力馬上知道說錯了話，他這樣只有把自己的嫌疑更加重，他知道士嘉已在懷疑了，

他更是不安。哎！這件事情怎麼會搞得這麼糟呢？眞是他引誘了詠恩？眞是他做錯了？

克廉匆匆走回來，看他的臉色就知道沒找到人。

「比德不在家，他家住在敦化南路！」他說。

「他不在，我們也沒有必要去他家，」士嘉用手指撫弄眉心，他似乎十分疲憊。「或者——我們可以等一等，也許——艾爾芙會自己回來。」

這是渺茫的，等待！要等到幾時呢？依詠恩的倔强、固執和不顧一切的個性，她可能回來嗎？

「哦！我剛才順便打電話上樓，亦蕾和亦薇大概出去了，沒有人聽電話！」克廉說。他仍是孩子氣的，他一眼也不看潘力。

「出去了？」士嘉站起來。「不會吧！我叫她們留在房裏等電話的，我們上去看看！」

匆匆進電梯，匆匆上了七樓，房門是虛掩着，顯得怪異而神秘，她們姐妹倆沒有理由不關上房門，難道她們忘了關門？

房間裏整潔有序，完全沒有什麼不妥，只是，一個人也沒有！

「奇怪？她們去了那裏？」士嘉自語着。

克廉游目四顧，突然問，他發現有些不對。

「你看，亦薇的皮包在沙發上，她們若是出去會不帶皮包？」他望着士嘉。

士嘉迅速拉開牆上衣櫃，他看見他們帶來的旅行箱，看見他們掛在櫃裏的衣服，看見亦蕾平日慣用也是這次帶回來唯一的一個皮包，轉回身，他的臉色變了。

「亦蕾也沒帶皮包！」他沉聲說。

克廉皺眉，不安的情緒湧上來，事情——似乎越來越離奇了，亦薔她們去了那裏呢？他是機智的，立刻按響了招呼服務生的鈴，一分鐘後，一個男服務生匆匆敲門而入。

「有什麼吩咐？」服務生禮貌的問。

「你看見這房裏的沈太太和另一個女客出去嗎？」克廉問：「或是她們到樓下餐廳了？」

「是的！沈太太和另一位小姐和客人一起離開，」服務生說：「我相信他們不是去樓下餐廳！」

「客人?!怎樣的客人？」士嘉着急的問。

「兩個年輕的男孩子，很年輕，」服務生回憶着。「其中一位和沈太太她們似乎認識！」

「認識?!」士嘉不能置信。「他們是什麼樣子？」

「長頭髮，衣服很講究，大約十七、八歲，」服務生摸摸頭。「其他的就不清楚了！」

「范比德！」克廉臉色一變，脫口而出。「他來——做什麼？」

幾個男人面面相覷，連服務生自動離開他們也沒注意，范比德爲什麼來？和詠恩有關嗎？爲什麼亦薔要離開也不留張字條？最特別的，她們爲什麼不帶皮包？

懷疑和漫長的等待是最令人不安和焦慮的，在沒有任何消息下，他們困在屋子裏等了四小時，那簡直比四十年更長，他們忘了疲倦，忘了饑餓，甚至暫時放開了詠恩的事。三個人沉默的對坐着，他們心中幾乎想着同一件事，那是在長長的四小時過去之後，那是再毫無消息之下，他們想——

亦薔和亦薇——可也失踪了？

八

亦蕾和亦薇隨着范比德走進停車場，他告訴她們詠恩在此地等着她們，想和她們談一談，但是——他和他的同伴停在一輛黑色福士車前面，臉上露出一絲狡猾又邪氣的笑容，詠恩卻不見踪迹，亦蕾和亦薇的懷疑一起湧上來。

「詠恩呢？」亦薇盯着比德，她對他印象惡劣至極。「你又在玩什麼花樣？」

范比德看他同伴一眼，那個男孩不懷好意的笑容擴大了，他拉開車門，說：

「上車吧！妳們就會見到她的！」

「不！」亦蕾是冷靜的，她沉着臉，冰冷的說：「我們不會上你們的車，你們騙不倒我們，詠恩根本沒有跟你們在一起！」

「少爺們那有興趣跟妳們捉迷藏？」范比德冷冷的邪笑。「上不上車，隨妳！沈詠恩可是想見妳們最後一面！」

他强調着「最後」兩個字，最後？什麼意思？

「我不認識你，憑什麼相信你的片面之詞？」亦蕾動也不動的。「而且——詠恩爲什麼只要見我們倆？」

「妳不認識我，陳亦薇可認識，我和她是老相識了，」范比德的笑容該下十八層地獄，他才十八歲嗎？「至於沈詠恩爲什麼要見妳們，妳們爲什麼不當面問她？」

亦蕾怒火上昇，她是個中學教師，教的正是范比德他們這麼大的學生，她可從沒見過這麼惡劣，

這麼邪氣的年輕人。范比德似乎有恃無恐，蠻有威脅意味，這其中有什麼內情？她强抑怒火，不敢安動。

亦薇聞言色變，她似乎想到什麼，看一眼亦蕾，她忍住了要說的話——她以爲詠恩以前眞是范比德的女朋友，她以爲他在忌妒，忌妒的人會做什麼事？她怎能不變色？「范比德，你可是——綁架了詠恩？」她問。

范比德又看他的助手一眼，縱聲大笑起來。

「別說得這麼嚴重，這麼難聽，好嗎？綁架——要鎗斃的啊！」他誇張的，不置可否的。

他越是這樣，亦薇的疑心越大了。她看亦蕾一眼，帶着鼓勵性和暗示性的一眼，然後領先上車。亦蕾猶豫一下也跟着上去，姐妹倆並坐在後座。

范比德滿意的一笑，和他同伴相繼上車，汽車緩緩駛出停車場，也就在這時候，士嘉他們的計程車停在「希爾頓」門外，半分鐘之差，他們錯過了，他們沒有互相看見，她們沒有機會留下任何口信，就這麼半分鐘之差，也幾乎改變了他們每一個人的世界！

汽車駛得平穩而緩慢，朝着飛機場那個方向。范比德顯得悠閒自在，不斷的吹着口哨，他的同伴也是一副淺薄的自得狀，看了令人生氣。

「這是什麼路？離開三年，臺北的改變好大！」亦蕾問妹妹。她故意想使氣氛鬆弛些。

「忠孝東路，新闢的路！」亦薇却是沒什麼心緒。「一直過去就是『國父紀念館』！」

「此地的新型大厦或公寓式的房子很不錯！」亦蕾看着窗外。「環境也很好，很安靜！」

「說對了！就是靜得好！」范比德突然插口。

亦蕾皺皺眉，靜得好？什麼意思？她下意識的覺得這個年輕男孩是危險份子，包藏着禍心，她注意他的每一個表情和每一句話。

「你們這種人也懂安靜的好處？」亦薇却是反唇相譏。

亦蕾搖搖頭，妹妹怎麼還像以前一樣的沉不住氣？

「懂不懂妳自會明白！」范比德笑。

汽車駛過了「國父紀念館」，轉進一幢剛建好的八層高漂亮的大厦房子裏，這是很講究的房子，圍牆圍住了整幢房子和停車場，只因剛建好，住客還未搬進來，圍牆邊司閽人的屋子是空着的。

停妥了車，范比德替她們拉開車門。

「到了，請下車吧！」他還是那副笑容。

亦蕾和亦薇互看一眼，到了？一幢沒有人住剛完工的新房子？她們都有些猶豫，范比德和他的同件都不是可信之人。

「為什麼在這種地方？」亦薇忍不住問。她想萬一發生什麼事情，豈非呼天不應，叫地不靈？

「我不相信詠恩在這兒！」

「相不相信都得下車！」范比德的笑容變了，露出了猙獰的面目。「到了這兒還由得妳們說話？下來，或是要少爺動手？」

「你是什麼意思？」亦蕾慢慢下車，挺着大肚子，行動很不方便，可是她眞擔心詠恩，小女孩和這些男孩子在一起，豈不可怕？「你不是說詠恩想見我們嗎？」

「妳們信嗎？」范比德又是一笑。「她是想見妳們，只是——不會是妳們想像中的會面！」

「我不懂——」亦薇也下車。

「妳就會懂，沈詠恩在樓上等妳們，五樓！」范比德做了一個「請」的手勢，讓她們先走。「電梯還沒有啓用，只有勞動你們的玉腿！」

「不——」亦薇扶着亦蕾停在樓梯口。「我自己上去，我姐姐大着肚子不方便爬樓梯——」

「上去吧！陳亦蕾不上去怎麼行？沈詠恩等的是妳們三個！」范比德的同伴說。

「三個？」亦蕾一呆。「還有誰？」

「妳以爲呢？」范比德盯他的同伴一眼，那男孩立刻噤口。「何不上去看看？」

她們知道上去是不可避免了，此時此地，即使龍潭虎穴也得去，她們本是擔心詠恩，現在似乎也該擔心一下自己了，因爲范比德的口氣已經變了，絕不像在酒店時說話那麼客氣。

她們幾乎是在半強迫下，困難的爬上五樓，即使普通人一口氣爬上五樓也是吃力的，何況是孕婦的亦蕾，站在五樓上，她氣喘得臉都變了色。

亦薇扶着她，又氣又急又擔心，還有些莫名的恐懼，突然之間，她發現她們姐妹倆已站在陷阱的邊緣了，她們怎麼傻得不說一聲就跟范比德來了？她們怎麼——但她們能不來嗎？

「到了，A座——」范比德用手指指着一扇門，露出一種莫測高深的微笑。

就在這個時候，樓梯上響起了脚步聲，兩個男人——似乎是建築公司的工程師之類的男人匆忙走下來，他們看見亦薇那一羣人，似乎很意外，這原是不會有人搬進來的新房子啊！尤其走在前面那高大的男孩，看見亦薇竟停了一下，想招呼似的，他——認識亦薇？亦薇並不認識他，也沒有打招呼的意思，他又看見范比德拿出了A座的鎖匙——是買房子的業主來看自己的新居吧！他也不再理會，隨

另一個男人一起下樓。

范比德打開了A座大門，微微一側頭，示意亦蕾姐妹進去，他和他的同伴就跟在後面，像押犯人似的。

屋子裏很暗，暗得出乎人意料之外。新房子不論有沒有人住都該是有窗子的，這房子怎麼暗得這麼邪門？再走兩步，背後大門「砰」的一聲關上了，屋子更暗得——一霎那間什麼都看不見！

好半天，她們才能適應這暗黑的環境，也就在這個時候，她們同時看見屋角的一個人影。

那是——那是詠恩嗎？

屋角的一個矮矮圓墊上，她抱着雙膝坐在那兒，長頭髮垂在肩上，遮住大部份的臉，只露出兩隻帶仇恨的冰冷眸子。她是那麼瘦弱，那麼蒼白，然而眼中的仇恨，卻似乎燃燒着地獄裏冰冷的幽幽火焰，使她看來——似乎眞是一個精靈，一個艾爾芙。

「詠恩——小艾爾芙！」亦蕾心靈震動，她看得出詠恩對她的仇視，卻抑不住那陣感情激盪，詠恩——她是士嘉唯一的女兒，也該是她的女兒啊！

詠恩不響，也不動，就那麼死死、定定的盯着她們，那幽幽的火焰引起了她們莫名的恐懼，她們不該怕她的，她只是一個小女孩，不是嗎？

「詠恩，是妳要我們來的？」亦薇上前一步問。

詠恩用手輕輕掠一下頭髮，仍是不聲不響，卻慢慢的站了起來，她穿着牛仔褲和毛衣，肩上卻披了一條毛毯，裏住她瘦削的身子。

「范比德，謝謝你，你們先走吧！」她的視綫越過了亦蕾姐妹。

「不要我們留下來幫忙？」范比德對詠恩說話的語氣就友善多了。

「你們晚上來！」詠恩搖搖頭。「我的事由我自己解決，你們也幫不上忙！」

「晚上見！」范比德聳聳肩，和他同伴去了。門開時，光綫射進來，照亮了詠恩的臉，卻——看見一片令人心驚的陰森。那——是詠恩嗎？

門再關上，光亮消失，那陰森也隱入黑暗。

「艾爾芙，妳想告訴我們什麼？」亦蕾柔聲說：「爲什麼不到酒店去說呢？士嘉，潘力，克廉都在等妳！」

「我不想見他們，我只要見妳們倆！」詠恩冰冷的說。

「但是——」亦蕾還想解釋什麼。卻被亦薇的聲音打斷。

「是不是范比德綁架妳來這兒的？」亦薇問。

「范比德？憑他也敢？」詠恩不屑的。「他只是一條狗！」

「艾爾芙——」亦蕾不能忍受詠恩的語氣。

「怎麼？想教訓我？」詠恩輕視的笑了。「妳憑什麼？沈士嘉的塡房太太？」

「妳——」亦蕾氣得話也說不出，詠恩比她想像中難纏得多了。

「我怎麼樣？」詠恩嘲弄的。「想教訓人，等你肚子裏的孩子出來之後再說吧！」

「詠恩，妳不能用這種態度對亦蕾！」亦薇忍無可忍的叫起來。「她該算是妳的母親！」

「我母親死了！」詠恩肯定的說。

「但是她是你爸爸——」

「我爸爸也死了！」詠恩似乎不考慮的說。

「艾爾芙——」亦薔受不了，她幾乎無法支持、無法站立了。

「不許講話，」詠恩似乎突然發怒了，她的怒氣來得這麼突然，這麼毫無預兆。「我要妳們來不是讓妳們講話，我要妳們聽我的！」

「妳想說什麼就說吧！」亦薔按住將發怒的亦薇，她不想把場面弄得太僵，無論如何，士嘉和詠恩之間的血緣關係是不能改變的！

「我想告訴妳——陳亦薇，昨夜潘力和我已經結成夫妻了！」詠恩平淡的說，平淡得似乎在說別人的事。「我們住在一起，整夜！他早晨才離開！」

亦薇想起潘力的整夜未歸，所有的血都衝向腦袋，她覺得一片混亂，連思想都散了。眞是——這樣？

「艾爾芙！」亦薔震驚得像被黃蜂猛咬一口般的跳起來，她幾乎忘了自己懷有身孕。「妳——妳——」

「還有妳，陳亦薔，妳搶去了我爸爸，妳使沈士嘉和我之間的關係斷絕，今天——我要妳肚子裏的孩子，我要妳試試失去最親愛的人的滋味！」

「艾爾芙——」亦薔大叫一聲，幾乎昏倒。

詠恩——可是不正常？她說了些什麼？要亦薔肚子裏的孩子？這——怎麼可能？

「不！妳不能！」亦薇暫時放開了自己的事，挺身護住亦薔。「妳不能做這種傷天害理的事，妳不怕犯法？」

「犯法？」詠恩輕視的冰冷的說：「法律是什麼？它可管過妳搶去別人父親的事嗎？犯法！」

「詠恩，我看你——簡直瘋了，」亦薇忍受不了。詠恩太過份了。

「瘋的是妳！妳已經失去了丈夫！」詠恩笑起來，但笑聲裏毫無善意。「妳是一個棄婦，知道嗎？棄婦！」

「我們先不談這些，妳跟我們回去，好嗎？」亦薔努力使自己平靜。「妳父親會着急！」

「沒有人會着急！」詠恩絕不動心。「沈士嘉的心已經被妖婦吃了！」

「艾爾芙——」亦薔又好氣又好笑，她是妖婦？

「別過來！」詠恩拿起牆角一根木棍。「過來我就不客氣，今天的沈詠恩不會再被妳們欺負了！」

「沒有人欺負過妳——」亦薔說。

「妳，還有妳！」詠恩尖銳的叫起來，指着她們的手指發顫。「妳們欺負我，傷害我，羞辱我，今天——是我們算賬的日子！」

「艾爾芙——」亦薔喘着氣，痛苦的靠在牆上。「我們回去，和妳爸爸一起談，妳要求什麼，我們會答應！」

「現在說這樣的話，遲了！」詠恩向前一步。「我不會再受騙、上當，我已經知道該怎麼做！」

「艾爾芙——」亦薔嘆息的叫。天！誰的錯？她？士嘉？或是他們的婚姻？詠恩竟然變成了這樣，這是誰的錯？「妳聽我說，沒有人騙過妳，我們都愛妳，妳別衝動，妳才十七歲，妳有最好的前途，妳——」

「別跟我說教！」詠恩再上前一步，她看來冰冷而僵硬，她的血似乎已經凍結。那仇視的眼光，那陰沉而帶地獄之色的神情，每走一步，帶給亦蕾姐妹一陣巨大的、無可名狀的恐懼，小詠恩——難道不再是人？「我不要前途，我不稀罕愛，等我做完我要做的事，世界上的一切對我已不再有意義！」

「不，艾爾芙，妳不能這樣，」亦蕾哭了，就是因為她才使詠恩變成這樣的嗎？天！她永遠不可能明白，十七歲的小詠恩眞有那麼濃烈的愛恨？「我知道妳恨我，只是我，妳懲罰我好了，不要牽連別人——」

「姐姐，別跟她說，」亦薇護着亦蕾，一方面目不轉睛的盯着詠恩手中的木棍，詠恩握着木棍想做什麼？行兇？「她已經瘋了，她根本沒有理智，妳小心她的木棍！」

「陳亦薇，妳會知道侮辱我的後果！」詠恩咬牙切齒的說：「我不會放過妳們兩個妖婦！」

「妳想怎樣？妳能怎樣？」亦薇挺一挺胸，在這個場合，她只有挺身而出，保護有孕的亦蕾，除了那根看來可以打死人的木棍之外，她並不怕詠恩，詠恩只是個瘦弱的小女孩，眞能傷了她們？「別以為我們會怕妳！」

「妳以為我會怎樣？」詠恩忽然露出一個狡黠而陰森的笑容，這是她第二次笑，然而這笑——比那兇惡的神色更令人心寒。

「妳的木棍嚇不倒人，」亦薇一心防着那木棍。「妳讓我們走——我答應跟潘力離婚！」

「潘力？」詠恩大笑起來。「妳以為眞有人稀罕妳的丈夫？何況——妳不答應離婚對我和他之間有什麼分別？我和他已是夫婦！」

「詠恩，」亦薔慢慢恢復鎮定。「妳爸爸若聽見你說這樣無耻的話，他會教訓妳！」

「試試嗎？」詠恩毫不在意。她已不再往前走，木棍在手裏晃呀晃的，不知她心中打什麼主意。「就怕妳沒有機會，妳以爲妳能出得了這個門？」

「爲什麼不能？」亦薔轉身扭門柄，却是紋風不動，似乎是被反鎖了。「妳——難道妳也不出去？」

「我在等妳的孩子！」詠恩的臉一下子又變得陰森，一提到孩子，她似乎就不能忍耐。「記得我說過嗎？我要你肚子裏的孩子！」

「妳——」亦薔覺得一陣血氣往上湧，她激動得連呼吸都不暢了。「妳怎能這樣？」

詠恩冷哼一聲，忽然擧起了木棍，指向一扇門。

「進去！妳們倆一起進去！」她冷硬的吩咐着。她的情緒不停的在變動着。「我不要看見妳們！」

「爲什麼要進去？妳不能把我們困在這裏！」亦薇不動。她對詠恩充滿了複雜得難以解釋的感情，不是眞恨，又不是眞怕，她只希望永遠別再見着她，詠恩的狡黠和怪異使她心中隱隱作痛，就是這個小女孩奪去了她丈夫！

「進去！」詠恩聲音不高，却令人渾身不舒服。「進去！」

「艾爾芙，妳總得讓士嘉——你爸爸知道我們在這兒才行！」亦薔又說。她知道暫時脫不了身，詠恩不是跟她們開玩笑。

「別提他！進去！」詠恩暴怒的尖叫起來。

亦蕾對亦薇使一個眼色，兩人慢慢走進那扇門。門裏也是間空曠而昏暗的屋子，所有的窗戶也被布簾遮起來，就像外面這間一樣。她們剛進去，背後的門已被詠恩砰的一聲用力關上，最後一絲說服詠恩的希望也破滅了。

關上房門，詠恩一轉身回到屋角的墊子上，扔開木棍，她把臉枕在臂彎裏靜靜的哭泣起來。

她不滿意，完全不滿意，雖然范比德依照着她的吩咐把亦蕾姐妹帶了來。她本想折磨她們一頓，她本想羞辱她們一下，但是——看見她們，尤其挺着隆然大肚子的亦蕾，她激動得什麼都不能做，只能用全身的力量來保持外表的冷靜。

亦蕾肚子裏的就是士嘉另一個將來到世界上的孩子，就是她名義上的弟弟或妹妹，將流着和她有着一半相同的血液。她並不仇視那孩子，眞的！那個孩子和她一樣無辜，錯的只是亦蕾，該受懲罰的只是亦蕾——

用什麼方法去懲罰她呢？用什麼方法呢？

還有亦薇，那個成天霸佔着潘力的女人也該嚐點苦頭，尤其，潘力早晨那樣絕然的離開，全是因爲她，詠恩絕不能放過她！

靜靜的哭了一陣，莫名其妙的煩躁和傷心都消失了，她依然那麼抱着膝坐在那兒，她要好好的想想，她一定要找出一個懲罰她們姐妹的最好方法！

她輕輕吸吸鼻子，她不能讓她們姐妹知道她哭過，她絕不能在她們面前示弱。姓陳的姐妹是她這一輩子最痛恨的兩個人，現在就在她掌握中，就在她隔壁的房間裏，她——她怎麼全沒有高興的感覺？她該高興的，是不是？這不是她一直所盼望的時刻嗎？

她看一看錶，昏暗中依稀看出是二點鐘了，現在士嘉、潘力他們一定發現亦蕾姐妹失踪了吧？他們一定在着急，他們一定像無頭蒼蠅似的亂找，他們——可會想到這是她所造成的？

詠恩似乎開心了一點，她喜歡士嘉和潘力着急，她有報復後的快感，他們那麼多大人，被她一個小女孩捉弄了，她怎能不開心？

還有杜克廉——想到那個看來好嬉皮、好怪却又好眞誠、好熱心的漂亮男孩子，詠恩心中除了歉然之外似乎還有些其他什麼。從開始到現在，他們從來都不曾在表面上好好相處過，詠恩心中並不眞討厭他，但是——但是——她也說不出爲什麼總要處處和他作對。昨天還用力打了他手上的傷口，他一定痛得厲害，只是——他實在太多事了，有什麼理由他總要管她的事呢？

現在他也在着急？在找尋嗎？他可知道亦蕾是被她困住的？他可是和士嘉他們在一起？他可會對付潘力？

似乎——一想起他們，詠恩心中就全是懸念，全是問號，她眞希望能出去看一下，看看他們焦急擔心的樣子，只是——唉！她怎能露面呢？她一出現，計劃困住亦蕾她們的功夫不就等於白費了？

她——她移動一下，她困住她們姐妹——她是眞心想報復的，是嗎？是嗎？她已恨了三年，她已委屈了三年，她當然要報復的，當然要！

她又移動一下，然後，她聽見輕微的鎖匙開門聲，開門？她詫異的抬起頭，誰來了？

一陣强烈的光綫從門縫中射進來，刺得她一時之間什麼也看不見，只覺得一個人影一閃而入，等她再睜開眼睛時，大門已關上，四周又是一片昏暗。

她看見一個男孩站在面前，是眼花？或是幻覺？杜克廉？怎麼會是他？一陣莫名的喜悅湧上來，

剛想站起，却聽見絕不是克廉的聲音。

「不認得了嗎?是我，小太保范比德!」男孩子說。

「范比德?你又回來做什麼?」詠恩一陣難言的失望，無端端的不高興了。「不是叫你晚上才來的?」

「我關心妳，怕妳有事!」范比德油腔滑調的坐在她旁邊的地上。

「我會有什麼事?」詠恩沒有好臉色。

「那兩個女人不好惹，我怕妳應付不來，」范比德望着她，竟有些兒色瞇瞇的。「有我在總比較好!」

詠恩想一想，這個時候還得利用范比德的幫忙，雖然她越來越不能忍耐他的邪氣，却也不想得罪他，何況這幢房子也是他家新買的，鎖匙全在他手上。

「他們——有什麼動靜?」她的口氣緩和些。

「誰?妳老頭?」范比德癟着嘴搖搖頭。「在呆等，不敢報警，那個姓杜的小子本事大，還打電話到我家去找過，他怎麼知道號碼的?」

「杜克廉打過電話?」詠恩很意外。「我沒告訴他號碼，我不知道——他可能查到的!」

「那小子——可是對妳有意思?」范比德斜睨着她，口吻流氣得驚人。

「什麼意思?」詠恩沉下臉。「你不許胡說八道!」

「不說就不說，」范比德舉起雙手作投降狀。「沈詠恩，這件事情辦完之後，妳怎麼謝我?」

詠恩一呆，謝他?這是她從未想過的，他一開始就自動提出要幫忙，並說是仗義幫助老朋友，怎

麼突然說起謝他了？

「你要怎麼謝都行，」她不經深思的，謝就謝嘛，還有什麼花樣呢？她是太單純了。「不過——我錢不多？」

「錢?!」范比德嘿的一聲笑起來。「只要妳開口，拿多少都行，我隨時給妳，錢是小事，我們之間不談錢！」

「那——」她皺皺眉。「怎麼謝？」

「嗯——」范比德拖長了聲音，偷偷的打量她。「慢慢想，好不好？到時候別黃牛就行了！」

「怎麼會黃牛呢？」她天眞的笑起來。這才是屬於她眞正的一面吧？「你那麼義氣，我會記住的！」

「好！一言爲定！」他輕輕在她肩上一按。「我走了，晚上再來——那兩個女人呢？要怎麼對付她們？」

「還沒想到！」詠恩又披起毛毯，一副打坐的樣子。「有時間替我看看他們的情形！」

「知道了！」范比德站起來，走了兩步又轉回頭。「哦，妳若下不了手，那兩個女人交給我們辦，怎樣？」

「再——說吧！」詠恩猶豫的，怎能交給他們？直覺的，她認爲不妥。

「還有，記住妳要謝我的事！」范比德一陣邪笑，大步出去了。

詠恩依然坐在角落裏，她却不知道，陰影已悄悄的移向她了！

×　×　×

士嘉在酒店裏等了一整天，直到晚上，克廉和潘力都從外面回來，仍是沒有任何消息。

克廉和潘力都在外面找了大半天，潘力甚至問遍了所有朋友，沒有人知道亦薇的踪迹。他們三個大男人默默的對坐在酒店房中，心情十分沉重。

「我絕對沒想到會發生這樣的事！」士嘉說：「臺北市的治安壞到可以隨便綁架人嗎？」

「我相信亦薇她們是被騙走的——」克廉仍是三人中最理智的一個。「這裏一向很安定，綁架是死罪，沒有人敢試！」

「被騙走？」士嘉皺起眉頭。「那是說——她們姐妹倆很可能和艾爾芙在一起？」

「我想是的！」克廉絕不看潘力一眼。「而且——我相信暫時她們不會有危險！」

「那麼，」士嘉看看沉默而疲倦的潘力。「你們的意思是暫時還不適宜報警？」

「若是爲她——」克廉停一下，提起詠恩，他竟不知該用什麼稱呼才好，似乎艾爾芙和詠恩對他來說都不合適，他只說「她」。「若爲她着想，不報警較好！」

「潘力，你的意思呢？」士嘉問。他是尊重潘力的。

「我——哎——我沒意見！」潘力顯得恍惚。「當然，得爲艾爾芙着想！」

士嘉搖搖頭，考慮了半晌，決定的說：

「那麼——我們再等一夜！」停一停，再說：「明天早晨再沒有消息，我就報警，畢竟——亦蕾是孕婦！」

克廉吸一口氣，不再表示意見。他心裏暗暗奇怪，在這件事裏，他怎麼從不曾替別人設想？他總是先考慮到詠恩，這——唉！找到詠恩之後，當士嘉知悉潘力禽獸不如的行爲後，誰受打擊最大？

「好！好！」潘力無意識的。

士嘉再看潘力一眼，他實在是心痛，情逾手足的朋友，今天看來實在變了很多，很多，變得和從前那個樂觀、開朗又正派、老實的潘力完全不同了。他不能肯定潘力是否像克廉說的那樣，至少，應該表現得正常些才對！

「潘力，我不知道這三年來在你身上發生了什麼事，你看來和以前完全不同了！」他說。

「我——變了嗎？」潘力一愣。「我自己並不怎麼覺得，——哎！」

士嘉再搖搖頭，他怎麼語無倫次了呢？眞是心虛？

「你可要早些去休息？明天你要上班的！」士嘉關心的。在詠恩的事上，他不致深責潘力，即使潘力和詠恩之間眞有些不正常，豈不是他一手造成的？

「不！我已託同事請假，我留在這兒等消息！」潘力說。

「其實也沒消息可等，」士嘉轉向克廉。「你呢？」

「我也留下！」克廉毫不考慮的。眞的，一開始他就覺得詠恩的事是他的事！

士嘉感激的拍拍他的肩，沉默的坐下來。

房間裏一下子寂靜了，誰都不說話，大家都心事重重，懷疑重重，却又似乎——說不出口，哎！能找到她們就好了！

「哦！」潘力突然記起什麼。「我給每一個同事和朋友都留下了這裏的電話，有消息叫他們打來這兒！」

「希望能有電話！」士嘉由衷的。

又沉默了一陣，克廉抬起頭，眼中有特殊的光芒。

「找到她之後，你預備怎麼辦？」他問士嘉。誰都聽得出來，「她」是指詠恩。

「我想——」士嘉想一想。「最好她能跟我去美國，否則還眞有問題，我的工作和事業都在那兒！」

「若這問題眞成了問題呢？」克廉追問。

「這——我沒有最妥善的辦法！」士嘉老實的回答。「我總不能再拖累潘力和亦薇！」

「不是拖累，不——」潘力的臉一下子紅起來。士嘉絕無意使他難堪，是他敏感得很。

「我知道，我明白，」士嘉立刻接下去說：「我會盡量說服她跟我們走！」

「她的個性不容易被說服！」克廉提醒。「萬一她不肯，你——可考慮過爲她作出些犧牲？」

士嘉和潘力都很意外，克廉怎麼說犧牲？

「或者我不該說這樣的話，我沒有資格參與你們家庭的事，」克廉再說：「但是，這幾個月來我發現一件事，她是十分孤癖寂寞，可能心中還有陰影，她甚至沒辦法和任何一個『人』相處！」

士嘉呆呆的望住克廉，眞是這樣？詠恩無法和任何「人」相處？這是不是悲哀？人怎能脫離羣衆而生活？或者——這是詠恩不正常、怪異的原因？

「請你繼續說下去！」士嘉認爲這是嚴重的，他的神情也鄭重認眞多了。

「她只活在她自己的小世界中，她說她的世界有風、有蝴蝶、有雲、有草、有樹、有小溪，我却發現她的世界其實只是可憐、可悲的幻想。」克廉慢慢的說：「她可能曾經幸福過。然而這幾年，她很可憐，很悲哀。也因爲幻想，使她產生不正常的感情！」

士嘉眉心微蹙，默默的考慮着克廉的話。

「士嘉，可能你認為給了她錢和供給了她生活上一切需要就夠了，我覺得你和亦蕾太自私了！」克廉又說。

士嘉聳然動容，沒有人對他說這樣的話，沒有人這樣提醒過他，是提醒！他睜大了眼睛望住克廉。

「父親的責任是沒有人能替你負的，你是她的父親，她才會像女兒般的愛你，換了任何一個人，那人不是父親，她怎能愛他如父？」克廉冷靜的說。

士嘉用手指撫弄一下眉心，好半天，才慢慢說：

「你說得對，克廉，」他長長吐一口氣。「我不是負責的父親，我自私，以前的已經過去，已經造成，我只希望以後能補償她！」

「你怎樣補償？」克廉目光炯炯的。他自己也難明白，為什麼要說這一番可能令士嘉不開心的話。

「我——」士嘉有些語塞。「還沒想過！」

「你會放棄美國的工作和事業嗎？」克廉似乎在咄咄逼人嘛！

「這——」士嘉面有難色。

「還有一點，」克廉絕不給士嘉喘息的機會。「當初你結婚出國，可是下意識的要避開她？你可是早就知道她對亦蕾的敵視？」

「這——不至於吧！」士嘉說得毫無把握。「我是公司派出國的，也不是我的意思——」

「公司不會給你選擇的餘地?」克廉笑了。

士嘉沉默了好半天，終於無奈的苦笑了。

「我想——或者你對，一開始我就想分開詠恩和亦蕾，我以爲這是好的方法，」他搖搖頭。「我這次是自食其果了!」

「但是你還有機會補償!」克廉說。

「我會認眞考慮這問題!」士嘉說。

電話鈴突然響了起來，突然得令三個人都嚇了一跳，潘力像觸了電般的彈起來，迅速抓起電話。

「喂——我是!什麼?阿祖看見亦薇?什麼時候?在那裏?阿祖呢?現在能不能找到他?什麼——哦!哦——好!謝謝!非常謝謝!」潘力又掛上電話。

「怎麼樣?」士嘉也緊張站起來。

「我們公司一個工程師阿祖說今天見到亦薇，但是現在找不到阿祖，否則一定可以有消息!」潘力說。

「爲什麼現在找不到阿祖?他沒有家嗎?他去了那裏?」士嘉追問。

「那同事是在火車站碰到他，他隨口說看到了亦薇的，」潘力看克廉一眼。「他到新竹去了，那邊有一個大工程要他視察，明天中午他才會回來!」

「這——多急人!」士嘉頓頓脚。

克廉眨眨眼睛，他忽然想起一個重要的關鍵。

「那位阿祖平日多半負責視察工程的嗎?」他問。明明是問潘力，却望着士嘉。

「是！尤其是完成的工程，多半由他先檢查，然後陪公務局的人去檢驗！」潘力說。

克廉似乎心中靈光一閃，他緊張得也站了起來。

「那麼，最近你們公司可有完成，或將要完成的工程？」他問得急促。

潘力呆一呆，問這些做什麼？莫非有關係？

「有！有十幾處！」潘力還是據實回答。「不過今天是星期天，想來他不會去工地！」

「是啊！」士嘉也說：「臺北那麼大，他可能在任何地方見到亦薇！」

「也許！」克廉並不氣餒，他有個感覺，他的猜測會正確。「不過——試試總沒有害處！」

「怎麼試？」士嘉問。

克廉也顧不得對潘力的成見和惡感，他盯着潘力問：

「把所有剛完成或將完成的工程地址告訴我，我去看看！」他充滿希望的。

「你眞——這樣想？」潘力不能置信的。「亦薇沒有理由去工地，我也不知道地址——」

「那說說你知道的！」克廉急不及待的，「快！」

潘力找出張紙，就開始在上面寫了七八個地址，想一想，又加上去一個，然後交給克廉。

「記得的只有這些了——」他說。

「哦！有了！」克廉大叫一聲。他很少這麼衝動得忘了形。「我打個電話！」

他迅速撥了電話，士嘉他們都知道那號碼，是范比德的家，范比德？又有什麼關係？

「范比德在嗎？我是他朋友！」克廉對話筒說。

電話裏的人不知說了些什麼，克廉眼睛一亮，拿起潘力給他的地址看一眼，說聲多謝就掛上電

話。

「我相信我能找到她們三個了！」他肯定的說。

「怎麼回事？到底是怎麼回事？」士嘉滿頭霧水的追問。一個電話就能找到她們。

「范比德家的人說他在新房子監工裝修，他又說了地址，和這張紙上的一個相同，這還不簡單嗎？范比德一定把亦蕾她們帶去那兒了，而那位阿祖也是在那兒碰見亦薇的！」克廉解釋。

「那——」士嘉也忍耐不住了。「我們快去！」

三個男人再也不多說，拿起外套就往房門外衝，他們只恨自己不能跑得更快，萬一眞有什麼意外，豈非遺憾終生？

在酒店外跳上一輛計程車，臺北的計程車是出了名的快，但是他們還在不停的催，催得那位司機直皺眉，什麼事呢？要快得像火箭嗎？

終於到了那幢新樓，終於看見了那幢沉浸在黑暗、寂靜中的屋子，這麼黑，這麼靜，她會——會在裏面？

三個人互相望一眼，剛來時的信心動搖了，在裏面嗎？會有人嗎？雖是如此，既然來了，總要進去看看，來時匆忙，也沒帶電筒什麼的，摸着黑，他們慢慢沿着樓梯上去，一層、二層、三層——就在這個時候，一陣尖銳得無法分辨的女人叫聲從樓上傳下來，接着，似乎是一陣打鬥似的大亂，有人從樓上狂奔而下，發生了什麼事？站在三樓梯口的克廉他們嚇壞了，樓上眞有人？是她們嗎？是嗎？

略一猶豫，克廉第一個拔足往上直衝，無論是不是她們，女人的尖叫，打鬥的聲音，這表示發生了意外，在這幢伸手不見五指的新樓中，他們總不能坐視——

才奔了幾步，樓上有人跌跌撞撞的衝下來，看那模樣，似乎是慌不擇路。從樓梯窗口透進來的一絲絲路燈光綫，那奔下來的似乎是個年輕的男孩子。克廉心中電光火石一閃，想也沒想的一把捉住直衝過來的人，這種情形下，他不能讓任何人離開的！

那人做夢也想不到黑暗中會伸出一隻怪手來捉自己，本已在驚慌、恐懼中的他，駭得高聲怪叫，一邊又不停的掙扎着。

只是幾秒鐘的時間，士嘉和潘力也趕到了，正在驚疑中，克廉和手中掙扎的人突然打了個照面，他心重重一震，捉住那人的手幾乎鬆開了，怎麼——怎麼——被他懷疑的「兇手」竟是滿面血痕，像是受了重傷，這——

「啊——」他沒出聲，滿面血痕的人却先叫起來。「是你？」

那熟悉的聲音，那使他忙碌整天找尋的人，范比德，竟血流滿面的在他掌握中，忽然之間，他劇烈的顫抖起來，血——發生了什麼事？老天！

× × ×

詠恩就一直那麼坐着，幾乎連姿式都沒變過。

她總是靜坐在黑暗、不受人注意的角落裏，她總是沉默和孤獨的，她不喜歡探訪別人的世界，她根本不想了解任何人，同樣，她也拒絕任何人進入她的王國，窺探她的思想。她怕有人會看透她，看出她的心事，懂得她的感情，她只有躲遠一些，她只有離開人羣，她只能爲自己造一個神秘莫測的外殼。三年了，她總是如此，她令自己像一個與外界沒有交通的孤島！

她像是個孤島，她周圍雖然有許多人，却沒一個人能了解她，甚至她自己！眞是不了解。早晨潘

力離開的時候她恨得要死，她恨不得拿一把刀把他殺了，她得不到的，別人也休想得到，現在只不過半天功夫，那恨意竟再也凝聚不起來，她想不出對付關在隔壁房裏亦薇姐妹的方法！

她輕輕掠一掠頭髮，使自己坐直些。現在天已經黑了吧？她不知道自己這麼坐了多久，感覺上，窗外該是黑沉沉的了。爲什麼隔壁房裏全無聲息？

她想站起來去看看，脚卻麻痺了，她是坐得太久，整整一個下午，但是她腦中怎麼是一片空白？她該想許多事，她該計劃一些問題，她至少該決定怎麼處置亦薇她們——她卻只是坐着，空白、麻木的坐着，她那小精靈似的腦子竟是完全不能轉動，她簡直變成白痴似的！

白痴？她擁緊一些毛毯，她若眞是白痴——倒也罷了，白痴是不會有愛恨，不會知道煩惱，也不會有難題，白痴就沒有她現在的痛苦了，是吧！她眞願意變成白痴！

再坐一陣，脚上的麻痹漸漸消了，她慢慢站起來，腿是僵硬的，她試着走兩步，好一些，却感覺到餓餓。她把腕錶移近了眼睛，四周黑得幾乎看不出時間，好像七點四十分了，那麼，范比德該給她帶晚飯來了吧！

她走到亦薇她們那間房門口，耳朵附在門上聽了一陣，眞是什麼聲音也沒有，她們——該不可能逃走了吧？此地只有一道大門，又是在五層樓，絕無可能逃得出去，就算詠恩自己要出去也不行，鑰匙在范比德那兒——她們會不會在耍什麼詭計？

她懷疑又好奇着，到底還是孩子，她忍耐不住的輕輕扭開門——這道門是沒有上鎖的，反正她們也逃不了。然而，裏面實在太黑了，她什麼也看不見，亦薇、亦蕾似乎已經溶入那深濃的黑暗中！

她索性把門打開，她不能任懷疑在心中擴大，她——終於看見了，亦蕾姐妹倚着牆，互相依偎着

坐在地上，看不清神色，想來必是又餓又累的狠狽像。門一開，亦薇立刻跳起來，作全副戒備狀。

「妳到底要困住我們多久？」亦薇恨恨的。「我們沒有興趣和妳玩這套孩子的把戲，亦蕾是孕婦，妳總不能讓她餓着肚子——」

「不會餓着她。」詠恩冷笑，外表是一副鐵石心腸狀，內心卻很是不忍。「我要那個孩子，我當然會給她飯吃！」

「妳——」亦薇激動得說不出話來，遇上了這個小精靈，是她上輩子欠她的？「我問妳，妳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妳想過後果沒有？」

「不必妳擔心！」詠恩的嘴巴絕不示弱。「妳也嚇不倒我，後果？比死還嚴重嗎？」

「妳折磨亦蕾，就算死了——妳良心平安嗎？」亦薇叫。

「我告訴妳，我若不這麼做，我的良心更會一輩子不安，妳明白嗎？」詠恩笑得好陰沉。

「艾爾芙，」一直沉默着的亦蕾突然插口，她的聲音平靜如昔，她比亦薇沉着、鎮定多了。「妳告訴我，妳可懂得愛？」

詠恩愣了一下，愛?!什麼意思！她是聰明的，不明白的話就不回答，免得被對方抓到弱點。

她沉默着，令人摸不頭腦的沉默。

「一個人可以有多方面不同的愛，譬如親情、愛情就是不同種類的愛，而這兩種愛是互相不起衝突的！」亦蕾又說。

詠恩懂了，她冷冷的笑起來，很是不屑。

「妳想騙我？或是說服我？」她的口氣絕不像對一位長輩。「妳想告訴我沈士嘉並沒有因為跟妳

結婚而不愛我，是嗎？妳很精，只是——誰在意沈士嘉的愛？」

「艾爾芙，」亦蕾的確比較了解她。「我很了解妳，妳何必嘴硬呢？我們——原可以好好相處的！」

「胡說！」詠恩尖聲音叫。「誰要和妳好好相處？我媽媽死了，沒有人能代替她，妳休想我——叫妳！」

「我知道，我無意代替妳母親，」亦蕾耐性好極了。「我只是想——我們至少可以做朋友！」

「不能！永遠不能，」詠恩不能平靜。「我不和妳這樣的妖婦做朋友！」

「不做朋友就一定是敵人？」亦蕾絕不動氣。她實在很疲倦、很餓，腿又浮腫得厲害，她極需要休息和食物，她卻努力使自己支撐着。「艾爾芙，妳這麼做眞能令自己快樂？」

快樂？對詠恩來說，是個好遙遠的感覺了，那是好久以前，那是士嘉不曾結婚，還在臺灣的時候，那是詠恩心中全無仇恨的日子，那是一段永遠也追不回來的回憶。快樂！自從有亦蕾，詠恩就失去了這個感覺！

「世界上有妳，我就不會快樂！」詠恩說。那是她心中最眞實的話。「我已經不快樂了三年！」

「三年中妳完全沒有一絲快樂？」亦蕾追問。她問得似乎有深意。

「沒有！」詠恩想也沒想的一揚頭，回答得絕對肯定。然而——她心中某一條一直被忽略的神經突然動一下，那感覺是奇異而陌生的，她眞不曾快樂過？或只是她口頭上不肯承認？似乎有一些時候，似乎——就在那溪邊，就在校園後的山坡上，就在溜冰場上，就在電影院中，她曾經有過快樂，不同於以往的快樂，那是——那是——她說不出，她完全不了解，是因爲杜克廉？

亦蕾輕輕嘆一口氣，好倔强的女孩子！

「那麼，世界上若沒有我，妳能再快樂嗎？」她再問。

詠恩可回答不出了，這是一個她從來沒想過的問題，世界上沒亦蕾，她可會快樂起來？會嗎？會嗎？她不知道，她現在把亦蕾姐妹困在這兒，她應該快樂的，她卻完全沒有快樂的感覺，那——亦蕾在不在世界上豈不沒什麼不同？那麼——她豈不等於不恨亦蕾？不，不，不是這樣的，她恨亦蕾搶去了士嘉，她恨亦蕾拆散了他們父女，她恨亦蕾——她恨！她恨！世界上沒有亦蕾她就會快樂，她一定會快樂！

「我能！我一定能！」她說得有些喘息。她天眞的以爲亦蕾是要退讓，要把父親還給她？

「好！我明白了！」亦蕾微微點一點頭，不再出聲。

「亦蕾，」亦薇懷疑的望着姐姐，黑暗中她看不眞切亦蕾的神情，卻感覺得出，亦蕾是傷感，是失望，是令人不安的平靜。「妳——」

亦蕾伸手握住了亦薇的，制止她再說下去。亦薇卻是激動的，她轉身向詠恩。

「沈詠恩，妳難道一定要逼死亦蕾才肯罷手？」她叫：「妳不是人嗎？妳再恨她也不該恨她肚子裏的孩子，那是妳的弟弟或妹妹，是沈士嘉的骨肉，妳不知道嗎？逼死他們——妳——妳——」

詠恩皺起眉頭，她受不了那一句「是妳的弟弟或妹妹，是沈士嘉的骨肉」的話，她才是士嘉唯一的女兒，亦蕾肚子裏的，那只是亦蕾的孩子，與她無關！她冷冷的哼一聲，轉身走出去，用力關上了房門！

亦薇比亦蕾更可惡，姓陳的女人都不是好東西，她一定不能放過她們，一定不能放亦薇。突然

間，她吃了一驚，屋角的椅上怎麼坐了一個人？那是屬於她的座位，誰進來了，怎麼完全沒聽見門聲？

「別害怕，是我！」范比德吃吃一笑。「除了我，誰還能那麼出入自如？」

「你怎麼來的？我一點聲音也沒聽到！」詠恩不高興，她不喜歡范比德總這麼鬼祟。

「當然從正門進來，」范比德指一指門。「我輕輕的怕吵着妳嘛！」

詠恩冷哼一聲，范比德每次來都碰到她剛和亦薇姐妹衝突過，脾氣正壞。

「妳最好把鑰匙交給我，」她伸出右手。「要不然我要出去也不行！」

「妳拿着鑰匙被她們姐妹搶去怎麼辦？」范比德嘻皮笑臉的遞給她一包巧克力。「還是我拿着。妳先吃點東西，反正——我會一直陪着妳！」

「我不要你陪！」詠恩把巧克力扔得遠遠的。「我不喜歡吃糖！」

「好！好！」范比德陪小心又——緊張的在黑暗的屋子裏找了半晌，才把那包巧克力找回來。「不喜歡就不吃，這邊還有點心和飯菜，妳吃吧！」

詠恩扔了巧克力，氣也消了一半，她坐回屋角的圓墊上，又披起了毛毯。

「要不要弄一個電池燈來？黑黝黝的什麼也看不見！」范比德在她旁邊坐下。

「不要！我喜歡黑！」她今天對他特別反感，似乎他說的任何話，都惹她生氣。

「那兩個女人呢？」范比德見風轉舵。「剛才聽她們好像還兇得很似的！」

「不要你管！」詠恩板着臉。想一想，用手摸摸放在一邊的食物。「替我把飯菜拿給她們吃！」

「嘿！」范比德不同意的。「還給她們吃？不餓她們幾頓，她們還不知道味道！」

「拿去！」詠恩把食物盒交給他。

范比德在黑暗中凝視她一會，妥協的笑了，笑得——很是不懷好意。

「我都聽妳的，」他站起來。「記住妳答應我的事！」

「我——答應了你什麼？」詠恩不明白的。

「妳要謝我，不是嗎？」他逕自開門進去了。

半分鐘不到，他空着手退出來，又坐回詠恩旁邊。

「妳漂亮得很夠味，知道嗎？」斜睨她。這是句恭維的話嗎？「尤其在黑暗中！」

「誰要聽這些話！」她一點也不高興。

「吃點東西吧！」他摸了一下她的手臂。「妳太瘦了，只有一把骨頭，胖一點妳會更好看！」

「范比德，」詠恩不客氣的甩開他的手。「你做什麼？」

「我？沒什麼啊！」范比德也不發怒，他的眼光是那樣邪得令人不能忍受，偏偏滿腹心事的詠恩沒留意。「我是好心好意的關心妳，天地良心！」

詠恩咬着唇不出聲，她不習慣這種關心，眞正關心不該這麼——這麼肉麻，眞正的關心不必講，不必說，更不必動手動脚，關心是可以感覺出來的。像杜克廉——

又是杜克廉？爲什麼今天總是想起他？

「他們——你的弟兄怎麼沒來？」她胡亂的說。想起克廉，她就全身不自在，心也亂了，眞是莫然其妙！

「我沒讓他們來，我一個人陪妳還不够嗎？」他笑。

「我說過不要你陪，我什麼都不怕！」她從紙盒裏摸出一個小點心來吃，她老早就餓了。
「一個人雖然不怕，妳不寂寞？」他坐近她一些。
「我習慣一個人！」她冷硬的。
「嗯——沈詠恩，妳對我越來越不客氣，妳可是討厭我？或是我得罪了妳？」他突然問。
「什麼話？」她吞下了點心。「什麼喜歡、討厭的？我們是同學！」
「以前是同學，現在是伙伴！」他又笑了。
「伙伴？什麼伙伴？」她糊塗了。
「嘿！妳眞不知道？我們已做了一連串犯法的事。」他輕描淡寫的。「我們這樣做等於綁票！妳知道嗎？」
「亂說！」她十分吃驚。這叫做綁票？「我只是要她們來，又不會勒索什麼！」
「這就是綁票，明白不？」他笑得胸有成竹。「抓到了要判罪的，說不定是死刑！」
「你——騙人！」她眞的被嚇着了。
「騙人的是這個！」他用手做了一個烏龜的樣子。「沈詠恩，我可是冒死幫妳哦！」
詠恩沉默了，范比德說的可是眞話？他冒死幫她？
「普通人絕不會這麼做，我幫妳——」范比德邪邪的望着她。「我們交情不同，是不是？」
「是！」她沒經考慮的回答。
「妳承認了？」他的臉湊近些。「我問妳，妳喜不喜歡我？」
詠恩眨眨眼，疑惑的轉臉看他，喜歡？這是兩個絕對不會用在他身上的字眼，她怎麼會喜歡他

呢?他們是同學,和其他同學一樣的,只是同學!喜歡——她遇見一對令人渾身不舒服的眸子,那光芒——好像不屬於人類,好像是野獸,吞噬人的野獸,她大吃一驚,身上披着的毛毯也落了下來,爲誰?范比德?

「你說什麼?」詠恩努力鎭定自己,雖然是吃驚,此時此地也不是翻臉的時候,她還需要他幫忙。「我不喜歡任何人,包括我自己!」

「是嗎?」范比德眼光一閃,邪惡的臉退開去。他是絕不擔心的,所有的一切不全在他掌握中嗎?「誰都不喜歡,那麼——愛呢?」

這是奇妙的,令詠恩感覺突然的緊張和異樣的字,愛,她愛嗎?她心底浮現了一個模糊却又使人愉快的影子,但是——愛嗎?她怎會想到他?

她忘了回答,只是呆呆的想着,臉上的神色也柔和多了,安詳多了!

「我猜——潘力?」范比德目不轉睛的盯着她。

「潘力?」她愣了一下,醒了。她愛潘力的,是吧!她愛得毫無保留毫無條件,甚至潘力傷了她的心,早晨那樣絕然離去,她也不恨他,這該是愛!何況——漫天風雨不都是因爲潘力而起?「我想是的!」

「有一件事,」范比德的臉又移了過來,他是想更淸楚的看她的反應。「妳和潘力昨夜——嘿!是不是眞——」

他沒有繼續說下去,一臉孔的邪笑即使在黑暗中也使人不安。

「我不懂!你說淸楚點!」詠恩認眞的。她眞不懂,十七歲的女孩子有的已做了小母親,然而詠

恩，她只把自己關在她的王國裏，她不了解所有在她王國之外的人情事故，她更不了解眞正的邪惡！

「我的意思是——」范比德用手指揉揉鼻尖。「妳和潘力有沒有——嘿！你們——」

詠恩俯身拾起地上的毛毯，她忽然笑了。

「我和他已是眞正的夫妻了！」她提高了聲音。

范比德被她突如其來的大聲嚇了一跳，他訕訕的退開，一邊把玩着手中的巧克力。

「那表示——妳不再是處女？」他問。

詠恩又呆了，處女？她看過這兩個字，也聽衛生課的鮑普小姐說過，這該是書裏的字，每一個女孩子都該是處女，每一個結了婚的婦人就不是處女了，她天眞的想了一陣，傲然的回答：

「當然！我不是處女！」她並不知道這句話有什麼不妥，在她單純的思想和世界裏，這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她的確不知道處女與不是處女的眞正分別！

范比德乾乾的笑了幾聲，再一次把巧克力遞過去。

「吃點糖，這是特製的巧克力，最名貴的瑞士『蓮』牌巧克力，很好吃！」他殷勤的。

「我吃巧克力不講究牌子！」她順手接了過來。脾氣過了，巧克力仍是她所喜愛的。「只要不是夾心的，太甜！」

「瑞士『蓮』牌巧克力絕對不太甜，特別細滑特別爽口，不信試試！」他緊緊的注視着她。

怎麼?吃不吃這塊巧克力這麼重要?只不過是一塊糖罷了，名牌又如何?

詠恩慢慢打開了包裝紙，放在嘴裏咬一口，嘗試了一下味道，點點頭，又再咬第二口。

「是和普通巧克力不大相同，」她說：「有一點薄荷香！」

「不騙妳吧！」范比德直看到詠恩吃完整塊巧克力才說：「這種是全世界最好的！」

「吹牛！」她甩開包裝紙，拍拍手。「你吃過多少種？敢說這是最好的？」

「餘味無窮，妳就會發現它的好處！」他更自得了。

詠恩不再理會他，自顧自的想一些事，一些問題，一些盤據心中、解不開的死結。一天的時間就這麼過去了，她該怎麼做？她也明白，她不能一直困住亦蕾姐妹的，她實在該想出個辦法！

「沈詠恩，妳——預備一直躲在這兒？」范比德問。

「當然不！」詠恩煩躁的玩弄自己的手指。「你不是說這個地方沒有人會來嗎？」

「是沒有人會來，」范比德討好的。「我是怕妳在這兒住得不舒服，連張床也沒有。」

「沒關係！」詠恩搖頭。「等我決定了之後，我就會離開這裏。」

「妳已經想好了？永遠不回學校，不回你爸爸那兒？」范比德盯着她。他根本不是關心，誰都看得出來，只有詠恩毫無所覺。

「誰要回去？」詠恩恨恨的。

「爲什麼不把她們交給我們兄弟處置呢？」范比德指指隔壁屋子。「保險做得乾淨利落！」

「你們想怎麼處置？」她問。奇異的，她覺得屋子裏忽然熱起來，熱得令人難耐。

「我們——」范比德看她一眼，嘴角露出一絲笑容。「帶她們到荒山裏去，再——總之把那個大肚婆的孩子弄出來，把她們整到永遠沒臉見她們的丈夫爲止！」

「我——」詠恩扔開了肩上毛毯，還是熱，身上好像有螞蟻在爬。「我並不想她們死！」

「死?!誰要殺人了？我們哥兒們還不想上法場，」范比德誇張的。「我們只是——給她們一生難忘

的懲罰，誰叫她們惹了妳呢？」

「怎樣才是一生難忘的懲罰？」詠恩忍耐不住的站起來，她從來沒有感到這麼難受過，那奇異的熱好像從身體裏面發出來的。

「這是秘密，不能告訴妳！」范比德也站起來。「怎麼？妳不舒服嗎？」

「沒有事！突然熱起來，還有點頭昏——」詠恩摸摸自己額頭，昏得有點支持不住。

「咦！妳病了嗎？」范比德一把扶住了她。「是空氣不好，我替妳開窗子！」

「不，不要開窗子！」詠恩努力支持着，她更燥熱得厲害，也昏沉得離奇，偎依着范比德，她頭也抬不起來了。「開窗——會被人發現，不要——」

「沈詠恩，艾爾芙——」范比德搖着她，她整個人已完全倒在他懷裏。「妳休息一下，好不好？」

「不——不要——好熱！」詠恩呢喃着，她已神智不清，胡亂的扯着自己衣服。「好熱——」

「沈詠恩，沈詠恩！」他再叫兩聲，詠恩沒有回答，已沉沉睡去，就睡在他懷裏。

那陣熱、那陣燥、那突來的昏沉和睡意全在范比德的意料之中，當然不是病，是他一手安排的好戲啊！那塊巧克力，那塊有藥的特製巧克力，什麼瑞士蓮牌呢？根本是他花了不少心機去弄來的，那是一些邪惡男人專門騙女孩子的東西，他拿來對付詠恩——這才是預謀的，這才是有所圖的陰謀！

不知人間險惡的詠恩，她怎料得到從小的同學會算計於她？她心中還一直念着將來要怎麼「謝」他，這——可是他所謂的代價？

黑暗中，范比德的邪惡慾念已是那般觸目驚心，他不懷好意的抱起了神智已失的詠恩，把她放在

牆角，又拿起她一直披着的那塊毛毯平鋪地上，似乎——一切已準備好了，順利得就像他所想像的一般。他忍不住得意的笑起來——當一切結束時，沈詠恩，任妳哭死，怨死，後悔死也沒有用，天下那有毫無條件的幫忙呢？

他再把詠恩移到毛毯上，竟不客氣開始解開詠恩的衣服，裙子，偏偏詠恩知覺全無的任他擺佈，天！詠恩並沒有眞正做錯事情，她怎該接受這種可怕的待遇？主宰着天地萬物的神又怎能令這邪惡的事發生？

詠恩的長裙脫了下來，范比德興奮得連呼吸也急促起來，他開始解開自己的皮帶——是人心的邪惡？抑或是世界已到了盡頭？十七歲的年輕人也都變成了魔鬼化身？就在這個時候，輕輕一聲門響。興奮、激動的范比德並沒有注意，他根本忘了隔壁還有人，慾火已燒化了他的理智和警覺性，一切事情都進行得這麼順利，他擔心什麼？沈詠恩遲早是他的俘虜！

從門裏走出來的是亦蕾，她吃完了范比德送進去的飯菜，她的體力和精神都恢復了大半，詠恩還肯給她們食物表示她並不是眞正瘋狂，她們還可以用言語打動她，改變她，亦蕾是想出來和她再談談，何況那扇門根本沒有鎖，詠恩並沒有絕對拒絕她們——

一出來，她就看見那即將發生的醜惡場面，她不能自制的激動得全身顫抖起來。她一直在黑暗中，她看得見黑暗中的一切，詠恩躺在地上動也不動，身上只有可憐的襯衣褲，她——十七歲的小女孩竟是這般沒廉恥，她說昨夜和潘力已成夫妻，今日怎能——這是新潮嗎？嬉痞嗎？或是變態？無論如何，即使他們是不相識的人，亦蕾也絕不容許這樣的事在眼前發生！

她忘却了自己大腹便便，順手抓住詠恩放在門邊的木棍，大步衝上前。

「不知羞耻的東西，我今天替你們的父親教訓你們！」她激動的叫，人已衝到范比德背後。

范比德大吃一驚，有人？誰來破壞他的好事？顧不得回頭，先穿好正待脫下的長褲，胡亂的扎好皮帶，滿腔慾火變成了怒火。

「就憑妳？」他霍然轉身，面對面的盯着亦薔。「你破壞老子的好事，老子今天要妳命！」

「你敢?!」亦薔緊握着木棍，滿心激憤使她有了勇氣。「原來就是你，你教壞了艾爾芙！我不放過你！」

在這短短的時間裏，亦薇也聞聲出來，她也爲眼前的情景所震懾，怎麼回事？天崩地裂了嗎？詠恩怎麼仍躺在地上不動？稍一猶豫，她奔到詠恩身邊，摸摸她又推推她，詠恩像——死了一般！

「詠恩她——她——」亦薇駭極，連話也說不出。她以爲詠恩遭了意外。

「她怎樣？」亦薔也是一震，詠恩——不是自願的？

「她看來失去了知覺——」亦薇雙手發顫，想替詠恩穿衣服也力不從心。

「是你！」亦薔心頭有突然的輕鬆，原來詠恩失去了知覺，顯然是遇到意外，邪惡不知耻的只是范比德。「你把她怎麼了？你說，你說——」

「不知死活的臭女人，」范比德呸了一口，他是惱羞成怒了。「老子的事妳們也敢管？我幫了沈詠恩的忙，當然有權取回代價，老子愛怎麼做就怎麼做！」

「你——」亦薔急怒攻心，詠恩——還不曾受到侮辱吧？「艾爾芙少一根汗毛我就和你拼命，你逃不了！」

「老子根本不想逃，」范比德忽然從皮帶裏抽出一把鋒利的彈簧刀。「要逃的該是妳們！告訴妳

們，老子要做的事一定要做到，先打發了妳們再輪到沈詠恩！」

亦蕾挺一挺胸，她竟然全無懼意，詠恩的事她覺得比自己更重要，詠恩是士嘉的女兒，士嘉和她結婚已經三年，保護詠恩該是她理所當然的責任。她抓緊了木棍，神色嚴肅得不能再嚴肅。

「范比德，如果錯事還沒有造成，我勸你快離開，」她沉着聲音說：「你才十七歲，你眞不顧後果？」

「別跟我講道理，」范比德眼睛中盡是可怕的血紅的火焰，在黑暗中更顯明。「妳們先擔心自己吧！」

「亦蕾！」亦薇在一邊叫：「妳當心自己，妳不能和他鬥，我看詠恩——沒什麼事！」

「當然沒有事！」范比德邪笑着。「吃了一塊巧克力，她正在做美夢！」

「下流！」亦蕾揮一揮木棍。「你還不走？」

「走？那有那麼容易？」范比德逼上前一步。「沈詠恩還在等着我呢！」

「你——」亦蕾又氣又恨，這個孩子怎麼壞到如此地步？誰令他如此？社會？家庭？學校？或是天生的？「你不是人！」

「亦蕾——」亦薇更擔心了，「別跟他吵，這種人——不知死活的！」

「妳說對了！」范比德再向前一步，突然一個轉身奔向詠恩，彈簧刀就指着她的心窩。「我是不知死活，我的刀比我更不知死活，要試試嗎？」

「不，你不能傷她——」亦蕾大叫着衝過去，被亦薇一把抱住。

「亦蕾，妳瘋了？妳不顧你肚子裏的孩子？」亦薇叫。

亦薔愣了一下，這時，范比德有恃無恐的大笑起來。

「是啊！妳肚子裏的才是妳的孩子，沈詠恩根本是妳仇人，妳何必多管閒事！」他說。

「放了艾爾芙，你不能傷她，」亦薔大聲叫，她緊張得眼淚都出來了。「你要什麼條件我都答應你！」

「條件？妳肯代替沈詠恩？」范比德眞該下地獄。

「你去死！」亦薇也忍耐不住了，范比德壞得該殺。

「哼！」范比德用彈簧刀比劃一下。「妳們兩個，回到隔壁屋子裏，否則休怪老子手下無情！」

「讓我們帶艾爾芙一起走！」亦薔不動。

「她今夜是我的，妳們進去！」范比德又用力朝詠恩胸前揮一揮。「進去，慢了，我先宰了沈詠恩！」

「你——」亦薔有絲猶豫。她該進去？或是朝比德衝過去？她——萬不能不顧詠恩，她是士嘉的女兒。

「亦薔！」亦薇扯扯她的衣服。

「還是陳亦薇聰明，」范比德得意冷笑，他以爲自己佔了上風。「我替妳們解決了沈詠恩，還不好嗎？」

「你這禽獸不如的東西！」亦薔大叫一聲，出其不意的就衝了過去。

「亦薔——」亦薇驚呼，天！怎麼行呢？一個孕婦！

亦薔是孤注一擲，她學起木棍用力朝范比德背上打下去，這個想奪去詠恩淸白的傢伙，她無論如

何不能放過他，她一定要保護詠恩，一定要！

「妳——」范比德絕對想不到大着肚子的亦薔會不顧一切和他拼命，她只不過是詠恩的繼母，兩人之間原本不和，她拼命救詠恩，爲什麼？

他的話還沒有說出來，木棍已結結實打在他背上，砰的一聲，他發出一聲慘叫，接着——那是極自然，絕對是下意識的反應，他揮出一拳狠狠的打在亦薔的大肚子上，右手的小刀也刺在她肩膊處。

慘叫，驚呼，呻吟亂成一團，范比德小刀上的血染紅了他的臉，映紅了他的眼睛，他看見的只是血，令人激動的血，他忘我的，盡全力的一拳又一拳，打在已跪倒在他面前的亦薔肚子上，直到亦薔痛苦的倒卧地上。

范比德用手抹一把臉，腥腥的鮮血味道令他清醒，血？他——殺人了？傷人了？他——一陣恐懼，一陣驚慌，他爬起來奪門而逃，慌不擇路的沿着樓梯往下奔，他臉上有血，身上有血，手上有血，天——事情怎麼變成這樣？

九

慢慢的，燥熱過去了；慢慢的，昏沉過去了；慢慢的，有了意識；慢慢的，有了知覺，突然之間，詠恩完全清醒了，她睜開眼睛。

一陣刺眼的光亮，一片陌生的白，光亮與白——這是什麼地方？她不是在范比德爲她安排的那四周掛上黑幔的屋子裏嗎？怎麼——她會在這兒？

有陣陣藥水氣味，有絲絲陽光的影子，這是——醫院嗎？那床，那椅——公式化的簡潔必是醫院了，醫院？她爲什麼在這？

屋子裏只有她一個人，沒有護士，沒有醫生，也沒有陪伴。她甩一甩頭，希望記憶回到腦子裏來，她記起了夜晚，記起了巧克力，記起了亦薔姐妹，記起了范比德，記起了燥熱和昏眩——可是范比德送她到這兒？她記得是他扶住了她！

「范——」她揚聲欲喚，却自動打住。她不喜歡見到他，尤其在這片陽光中。

她想一想，若有人從門口進來，她希望是一張怎樣的臉龐？她希望是誰？陽光和潔白，還有那說不出的安詳和寧靜。她想起杜克廉，克廉是屬於陽光的，若門推開，迎着陽光而來的是他該多好。她想看看陽光灑在他身上，臉上的模樣！

等了一陣，沒有人進來，更別說杜克廉了。杜克廉不可能在此地，是范比德送她來的？

她又緩緩閉上眼睛，她是有些失望。當她清醒，所有「病」的感覺都消失了，和正常人一般無二，難道——那燥熱，那昏沉根本不是病？那——她又何必住在醫院？

心中，腦中全是大串疑問，却是沒有人替她解答，若杜克廉在就好了，他總是喜歡動腦筋的，他可以替她解答問題，解決困難——

困難？她有困難嗎？哦——她霍然睜開眼睛，亦薔和亦薇姐妹還困在那屋子裏，有人會放她們出來嗎？范比德不會眞送她們到荒山去懲戒一番吧？

床邊站了個人——沒看花眼睛吧？屋裏有人？她沒聽見門聲，這人是從地底冒出來的嗎？她定一定神，看清楚了——他——哎——杜克廉！眞是他！

他臉上沒有陽光，身上沒有陽光，飛揚的光影中塵埃也飄得遠遠的，他看來憔悴而失意，他看來疲乏而沉重，他的手仍包扎着紗布，他的身上仍是昨天那套衣服，腮邊短短的青鬍渣也未曾清理，他——他定定的、動也不動的凝視着她，眼光是那般複雜難懂！

「妳——醒了！」他問。聲音是乾澀的。

「你怎麼在這裏？」詠恩心中歡喜，她希望看見他，他就站在床前，只是，她把歡喜藏在心底。「我怎麼躺在醫院？誰送我來的？」

杜克廉只沉默的搖搖頭，什麼也不說。

「怎麼不說話？是誰得罪了你呢？」她忍不住叫。她總是特別喜歡對他發脾氣，爲什麼？

「妳——爲什麼要那麼做？」他問，聲音乾澀如故。

「你指——什麼？」她沉下臉。

「亦薔和亦薇！」他簡單有力的。

她冷冷哼一聲，也不再出聲。

克廉說亦蕾和亦薇，難道他們找到了她們？或她們趁她生病逃出來？或是范比德讓她們離開？總之——她放心了一些，她們已不在那屋子裏！

「現在妳怎麼不說話了？」他問，學她的語氣。

「我無話可說！」她垂下眼瞼，她是有些內疚的。

「那——我也無話可說！」他搖搖頭，很複雜的搖頭。

「她們呢？我是指——姓陳的女人！」她孩子氣的。

「在！」他回答得多奇怪。

「當然在！在那裏呢？」她叫來起。「你總要陰陽怪氣來表示自已够性格嗎？」克廉再搖搖頭，輕輕拍拍她的手。

「妳好好休息！」他轉身欲走。

「杜克廉，」她用力一撐坐了起來。「不許走，你想悶死我嗎？你到底耍什麼花樣？」

「我從來不耍花樣，妳知道的！」他看她一眼。「我出去一陣，我會再來！」

「不——你別走，」她發脾氣的拍着床單。「你一定要把所有的事立刻告訴我！」他再看她一眼，一言不發的逕自推門出去。

杜克廉變了？她愣愣的想。他不再是那個永遠跟着她，注視着她，關心她的古怪男孩子了？他變得——不肯再遷就她，再順着她，他變得——有了自已！

他雖然走了出去，不理會她的叫嚷，心底她却是喜歡他的改變，他該是這樣的，是嗎？

或者，杜克廉不高興的是她和潘力的事？潘力——哎！別想他，離開范比德那間黑沉沉的屋子到

了這裏後，她覺得心中輕鬆多了，她根本不想再提潘力的事，她甚至不想見他，她說過她和潘力是夫妻了，只是——此時此地，她全然不覺他和她有任何關係，她對他再也沒有愛恨，好像對一個陌生人一般！

怎麼會這樣呢？她眞是不明白！每個人的思想、感情都會變得這麼快？這麼突然？或者——只是她？

她再緩緩躺下來，開始想一些事情，一些被她弄得一塌糊塗，連自已也理不清的事！士嘉——既然找到亦蕾，就必然知道是她困住了她們姐妹，士嘉現在竟不來看她，士嘉——不會原諒她吧？她知道這件事做錯了，然而——錯就錯吧！沈詠恩不在乎什麼原不原諒，生命——原也不過如此！

她加重聲音冷冷哼一下，她必須表示自已絕對不在意！三年前她已失去了父親，諒解——算什麼！

亦蕾必然是加油添醋的誇大這件事，一定把她說得罪不可恕，是嗎？亦薇也一定在一邊幫腔，哼！姓陳的女人都不是好東西！

還有潘力——他眞是那麼絕情？不想對詠恩負責？那夜他們已經睡在一張床上了呀！這樣的男人——也罷！反正現在事情已是一團糟，由他去吧！讓他跟陳亦薇去，她永遠也不想再見到他！

詠恩咬着唇，臉色陰沉下來。失敗的該是她，是吧！她不會眞正得到潘力，不會眞正破壞亦薇，也不會眞正報復亦蕾，她原有機會的，亦蕾姐妹已在她手中，她爲什麼不做？不動手？她可以告訴范比德她沒有想到辦法，但是——她根本不曾想過，或者——她並不眞正想對付她們的？

她昏亂的搖搖頭，她更不了解自己了。她恨得這麼深，這麼久，她心中一直在計劃，在盤算，一開始她也做得不錯，至少，她使潘力的家變得鷄犬不寧，爲什麼到後來她卻失敗了？爲什麼面臨最後關頭，她竟下不了手？她眞是不中用，她眞是一塌糊塗，似乎掀起了漫天風雨，竟又是不知所以然的不了了之，這——算什麼？

如果還有機會，她可——不，她現在什麼也不想做，她已經十分疲倦，以前所做的已使她精疲力盡，她只想休息，只想安靜，只想——逃開往日的一切，她不想再見任何人，所有有關的任何人！她怕——在熟悉的親人面前，她又看到那個迷失的自我！

是迷失吧！在那一大段日子裏，她扔開了自我去扮演不合身份的各種角色，也許她太努力了，也許那角色的性格太複雜，到了今天——她根本不知道那一個才是眞正的自己，她還能有機會找到自己嗎？

房門輕響，克廉去而復返，神色依然陰沉得和窗外的天氣絕不相稱。

「你去那裏了？我是不是可以離開？」詠恩一反常態，她變得多話。

「妳——」克廉面對着她，依然找不出一個對她適當的稱呼。詠恩，艾爾芙——不，他不想這樣稱呼她。「妳想不想現在見見他們？我是指士嘉和潘力！」

「不！」詠恩斬釘截鐵的坐起來。「我不見任何人！」

「妳不想把事情當面解決？」他望着她。經過一夜休息後的她容光煥發，她完全不知道發生的事吧？

「有什麼事需要解決？」她皺眉。「我和他們之間已再無牽連！」

克廉很特別的皺皺眉。

「即使——潘力？」他問。

「我不見他，我討厭他，」詠恩叫起來。「讓他跟在陳亦薇背後做一輩子跟班狗吧！」

「前晚的事——你就放過他？」克廉眼中又有了怒火。

「我何必强迫他負責？」她問：「我根本——討厭他！」

「但是他傷害妳，我不能放過他！」他額頭又冒出青筋。

詠恩看得發呆，心底掀起了無法解釋的感動。即使士嘉，她的父親也不曾這樣不顧自已的保護她，關懷她，幫助她，他受了她這麼多氣，這麼多委屈，他不在意？

「士嘉還不知道潘力無恥的行爲，我要揭發他！」他再說：「他壞在心裏，比范比德更可恨！」

「范——比德？」詠恩怔怔的。她的確不知道發生的一切醜惡和變故，或者——上天保佑她，不使醜惡，骯髒弄汚了她單純的頭腦？「他怎樣？」

克廉呆怔一下，他不該說的，他們已決定不告訴她一切，他怎能又這樣大意的說溜了嘴？

「他——教壞了妳，專出壞主意！」他胡亂的說。

「不能怪他，這是我的主意，他只幫我！」她說，很有正義感的樣子，這是她的眞面目？

「好，不說他——」克廉看一看脚尖，抬起頭。「士嘉和亦蕾決定留在臺北，妳高興嗎？」

「不，」她十分意外。「我不稀罕這種——恩典！」

「怎能說恩典呢？妳不喜歡和他們住在一起？有自已的家，有父親在身邊？」他凝視着她。

「我不想談這些事，」她倔强的一揚頭。「我只想知道我怎麼來這裏的？什麼時候可以離開？」

「我們送妳來的，」他籠統的說：「醫生說沒事時就可以離開！」

「你們？」詠恩開始懷疑。「你們——知道我在那兒？」

「是！當時妳昏迷——病了，我們就送妳來這兒！」他垂下頭看她。

「范比德通知你們的？」她追問。

「是！」他吸一口氣，勉强點頭。

她想一想，雖是懷疑，卻也找不出什麼不妥。

「他——一直沒來看過我？」她突然問。

「他？誰？」克廉呆怔的。

「沈——士嘉！」她生硬而十分不自然的說。

克廉眼光閃一閃，似乎——看來高興些了。詠恩這樣問，表示她心中十分在意士嘉的，是嗎？誰能抹去與生俱來的親情呢？

「他來過，他現在還在醫院，」他急忙說：「他有一點其他的事，他——哎！在醫生那兒！」

詠恩掠一掠頭髮，小小的臉兒故意板得死死的。

「陳亦薔有沒有說我壞話？」她再問。

「怎麼會呢？亦薔——她絕不是那樣的人，相信我！」克廉嚴肅又認眞的。

詠恩還想問話，房門開了，一個中年醫生含笑進來。

「可以出院了，沈詠恩，」醫生說：「完全沒有問題，算妳幸運，那藥是沒有副作用的！」

「醫生——」克廉大叫一聲阻止，已經太遲。

醫生和詠恩都詫異的望住他，他是怎麼了？

「什麼藥？什麼副作用？」詠恩是敏感的，她早已覺得有些地方不對。

「醫生！」克廉再一次企圖阻止醫生說話。

醫生會意了，他的笑容也更溫和。

「我們給妳吃的一種特效藥！」他說：「出院吧！陽光那麼好，妳還得回學校，是嗎？」

醫生再看克廉一眼，點點頭，逕自出去。

「你們有事瞞着我！」詠恩的確聰明過人。

「絕對沒有，來！換好衣服我帶妳回學校！」他說。

學校？詠恩呆住了，她要回學校嗎？那個她曾經發誓永不回去的地方。然而——若不回學校，她可還有更好的去處？范比德會再爲她安排嗎？

「范比德呢？我要見他！」詠恩端坐床上不動。

「他——我去那裏找他呢？」克廉爲難的。

「你明明知道他家電話號碼，你叫他來！」詠恩又拍打着床。「我不跟你回學校！」

「妳不能再任性了，知道嗎？」克廉正色說：「造成這麼多傷害還不夠嗎？」

「你管不了我，我去找范比德——」詠恩從床上跳下來。

「妳——」克廉的臉色都變了，還有比詠恩更任性的女孩嗎？

「妳再也找不到他！」突然，一個聲音從門邊傳來，是——士嘉。「艾爾芙，從今天開始，妳要呆在我身邊！」

詠恩猛一抬頭，眼淚一下子全湧了上來，她緊緊的盯着士嘉，那三年來她都不曾正眼相看的父親，士嘉臉上除了疲乏、沉痛外，還有少見的嚴厲。他也緊緊的盯着詠恩，父女倆對峙着。

「不！」詠恩尖銳的，爆發的哭叫起來。「我不跟你，我不要看見你，我恨你，我恨你！」

「艾爾芙，」士嘉臉孔痛苦的扭曲着。「就算是恨，今後妳也在我身邊，我不再離開妳！我要補償以往的疏忽！」

「不，不要！」詠恩邊哭邊退後，永不在人前流的淚水，在父親面前崩潰了，氾濫了。「我不要在你身邊，你去陪陳亦薔，陪她肚子裏的孩子，我不要你！」

克廉輕輕搖搖頭，邊去扶住了她。哭得天昏地暗的詠恩好像突然得到了依靠和支持。瘦削的她趴在克廉肩頭，盡情的哭着，傷心着，發洩着，她彷彿找到了最好的傾訴對象。克廉望着臉孔已變得蒼白的士嘉，只能沉重搖頭。

是的，這件事除了搖頭嘆息，他還能怎樣？眼看着一切的發生，却無法幫得上忙，也無法阻止那悲劇，內心裏，他還內疚着。

「艾爾芙——」士嘉的聲音也在發顫，亦薔和她肚子裏的孩子？天！怎麼說呢？

「士嘉，別激動，讓我來，」克廉安慰他說：「你先出去，她——先交給我！」

士嘉咬咬牙，毅然轉身衝出去。詠恩是他的孩子，但——這件事該怎麼說呢？

詠恩仍在哭泣，仍在流淚，驟見父親，驟聽父親要陪伴身邊的話，叫她怎能耐得住？叫她怎能不矛盾？父親的話引起了——是新愁舊恨吧！父親眞會伴在她身邊？

再哭一陣，再傷心一陣，詠恩漸漸平靜下來，她抬起頭，望着那張眞誠關懷又出色的漂亮臉孔。

「杜克廉，我——該怎麼辦？」她又哭了。

「跟我回學校，讓我陪伴着妳！」克廉說，穩定而理所當然的。

她再抬起頭，他陪伴她？她心中流過一抹奇異的溫暖，他要陪伴她！

× × ×

晚自習的時候，校園裏顯得特別安靜。

詠恩隨克廉回學校，一切都是十分正常的，沒有人知道過去兩天發生在詠恩身上的事情，也沒有人特別關心，詠恩本來就是不合羣的份子，她的怪異，叛逆行爲也是全校聞名的，沒有人懷疑她遲一天回學校的原因！

校長也沒過問，一定是克廉替她說了話。她完全不在意校長怪不怪她，罵不罵她，也不在意克廉怎麼對校長說，克廉要陪伴她的那句話一直在她心中縈繞着，那是句充滿溫柔而動聽的話，她因那句話也溫柔起來。

坐在教室裏，她是那樣出奇的有耐心，那樣出奇的安靜，直到晚自習結束了，她才隨着所有同學站起來，拿起她的課本離開。

她沒有隨同學回宿舍，她渴望見着克廉，她不顧同學們詫異的眼光，大步的走向克廉的寢室，去找克廉是正大光明的，怕什麼人知道？

克廉的房門虛掩，是歡迎她嗎？她欣喜的預備推門，卻聽了熟悉的人聲，推門的手縮了回來，人卻被房裏的聲音吸住。士嘉來了！

「我想——除了潘力的事你該問清楚，其他的——還是別告訴她！」克廉沉着聲音說。

「她」是指誰？別告訴誰？詠恩嗎？什麼事？

「但是——她遲早會知道！」士嘉痛苦的。

「遲一些——對她的精神刺激會小些，你以爲呢？」克廉又說：「我怕她暫時受不起打擊！」詠恩聽得呆了，打擊？爲什麼這樣講？

「也好！」士嘉終於同意。「不過——下星期等亦薔恢復時，我們得回美國一趟，要作一些安排，艾爾芙就交給你了！」

「士嘉，」克廉的聲音十分特別，「我想我不能照顧她，我——也打算離開！」

詠恩一震，快樂消失，心中的溫柔平靜也盪然無存。克廉說陪伴她却又要離開，難道——他騙她？重大的——無法承受的失望充塞心中，她的眼圈紅了。

「離開？回美國？爲什麼？」士嘉一連串的問。顯然也是意外的。

「我——不能說出確切原因，却又不能不走，」克廉也在矛盾？也在痛苦？「不回美國，或者——以後我也不再回去了，只是打算離開這裏！」

「我不明白，你的論文呢？還有茱迪？」士嘉再問。

「我——還想不到那麼遠！」克廉不穩定的。「目前我只想清靜一下！」

「克廉——」士嘉意外得話也說不出了。

「我現在還要辦一件事，事情辦完就走，」克廉逕自說：「不能替你照顧她，我很抱歉！」

「別這樣說，我已經太感謝你了——」士嘉考慮一下。「你要辦的事我能幫忙嗎？」

「能！」克廉想也不想的回答。「你比我更適合去辦！」

「什麼事？」士嘉不明白。

「去揍那衣冠禽獸一頓，然後和他絕交！」克廉咬牙切齒的。

「你是指——潘力？」士嘉傻了。

門外的詠恩也傻了，潘力是衣冠禽獸？一霎那間，她想起那天早晨對克廉說的話，她說她和潘力——天知道，她只是想挑起仇恨，只是想製造爭端，使得所有的人，所有的事一團糟，想不到克廉竟信以爲眞，耿耿於懷——詠恩又悔又恨，她是怎樣卑鄙的人啊！

「當然是他，他對她——」克廉也奇怪怎麼叫不出詠恩的名字。「前夜——他們住在一起！」

「克廉！」士嘉的聲音肯定無比，認眞無比。「若不是你親眼見到，我絕不能相信。潘力絕不是這樣的人，我信任他就如同信任你，信任自己，潘力不會做這樣的事！」

「但是她——親口告訴我的！」克廉不信。

「潘力若眞做了，他必會對我承認！」士嘉嚴肅的。「你相信我，潘力不會做那樣的事！」

詠恩看不見士嘉的神色，也爲那無比的信心所動。士嘉是那樣光明磊落，她竟做了那些——可耻的事，天！她慚愧得要死！

「何況，潘力和亦薇已經誤會冰釋，和好如初，若非他淸白，亦薇怎會放過他？」士嘉再說。克廉沉默了好一陣子，才長長透一口氣，說：

「我相信你，士嘉，」停一停，又說：「那麼，明天一早我就離開了！」

詠恩似乎被人當面打了一拳，明天一早？他預備不告而別？他可是爲了躲避她？他可是——淚水湧上來，她再也不能忍受的轉身就跑。也許跑得太急，她碰倒了門邊的萬年靑——

她哭着，跑着，哭着。她想也不想的奔向山坡，那兒沒有別人，那兒是完完全全屬於她的，只有在那兒，她才能完完全全發洩，對着風，對着小草，對着在夜空中向她眨眼睛的星星。

她坐在草地上，把臉藏在臂彎裏，無聲無息的哭泣、流淚，大地已是那般黑暗，她不願自己的淚水替夜再加一分沉重。

風在她身邊緩緩旋轉着，冷冷的寒風令她不由自主的打個寒噤，是她的朋友來通知她冬天已來了嗎？在冬天的夜裏，她的心也是冷的！杜克廉明天一早就走，是帶走冬天所有的陽光嗎？

她哭濕了衣袖，是她生命中注定不能有陽光嗎？是她生命中注定不該有歡笑嗎？她只能擁有一個陰沉、灰暗的王國？

山坡下的校園裏響起了熄燈的鐘聲，同學們該都上床了，舍監發現她不在，明天又將有一大堆的教訓，一大堆的嚕嗦，唉！她注定了是一個討人厭，不受歡迎，沒人喜愛的女孩！

有一點冷，不，很冷！她只穿了一件毛衣，抵抗不住山坡上的寒風，她縮緊一些，冷就冷吧！有什麼關係呢？她的世界本就是冰冷的！

一件帶着溫暖和一陣熟悉得令人心跳的氣息的外套突然披到她肩上，她感覺得到，那只是一件薄薄的牛仔衣，那溫暖却迅速傳遍全身，驅走了所有寒意。

詠恩的小臉從臂彎裏抬起來，淚水仍沾在睫毛上，傷心仍寫在臉上，她遇到的是深深的凝視和嚴肅的臉龐，却激起心頭陣陣——是漣漪吧？克廉，他跟着來了？他站在她面前，他——

詠恩咬咬唇，再度把臉兒埋進臂彎。他來了又怎樣？明天一早他還是要走！

「為什麼——哭？」他蹲下來，聲音裏有難掩的激動。他也激動？

「你不需要知道！」她不抬頭，不看他。

「我要知道，妳一定要告訴我！」他認眞的。

「我的事不告訴任何人，只有風知道！」她說，聲音從臂彎裏傳出來，悶悶的。

「風能告訴我嗎？」他問。

詠恩不響，也不動，瘦削的身子縮在寒風中，令人看了心痛，她原是那樣美，那樣好的女孩子，她——

「不能！風已走遠了！」她說。

「妳——聽見了我和士嘉的話？」他問。

「我不需要他的假仁慈，你們隱瞞了我什麼？」她終於抬起頭。「爲什麼我遲些知道比較好？」

「妳——」他爲難的。

「你若不說，我恨你一輩子！」詠恩倔强的。

「或者——妳自己去看看比較好！」他說得奇怪。

「看什麼？看誰？」她盯着他。他眞的明天一早走？

「亦——薔。」他嘆一口氣。

「我，永遠不要看她，雖然我對她無可奈何，她是沈士嘉的太太，她又懷孕了，但是我恨她一輩子！」她冷硬的說。

她還在恨嗎？這孩子！或是——她嘴硬？

「妳眞恨她嗎？」他洞悉一切的。

「不需要問這問題！」她不看他。

「妳——知道她現在在那裏嗎？」克廉抬起她的下巴，令她望着他。「妳知道——她爲妳做了什麼？」

「我不要知道！」她孩子氣的。

「好！沈詠恩，妳聽着，」他突然能叫出她的名字了。這一聲沈詠恩叫得與以前任何一次不同，他自己都能感覺到的不同。「妳倔强，妳狡猾，妳任性，妳知道妳傷了多少人的心？我把所有的一切告訴妳，讓妳也難過一下，傷心一下，讓妳知道妳闖下的禍！」

詠恩怔怔的望住他，闖禍？他爲什麼這般激動？

「妳讓范比德騙走了亦蕾、亦薇——妳想報復她們，妳——以爲范比德是好人，一心幫妳忙，妳知道——他給妳吃的巧克力裏有迷藥，他要妳的身體作爲他幫妳的代價。亦蕾不顧一切衝出來救妳，挺着大肚子和范比德拚命，她不能眼看妳被人——侮辱，結果她——她——」

詠恩眨眨眼，不能置信的張大嘴巴，是這樣的嗎？那巧克力的特殊味道，那燥熱，那昏眩，以後的事——眞是克廉所講的那樣？亦蕾——

「她挨了范比德一刀，腹部更——受到拳打，送到醫院時——她在昏迷中失去了已經成形的孩子，一個男孩，也是你的弟弟，她失去孩子，聽見了嗎？」克廉幾乎是叫喊着：「她失去了孩子！」

詠恩感到一陣抵受不了的冰冷，彷彿連內臟也結冰了，亦蕾爲了救她而受傷？而失去了孩子？亦蕾——那個她心目中最恨，最厭惡的女人，救她？這——怎麼說？

「我不信，你騙我！」她覺得整個人被打倒了，她試圖掙扎。

「妳自己去看，去醫院看，」他一把拖起了她。「妳還破壞了亦薇夫婦，傷了妳父親的心，妳還——騙我，潘力的事不是眞的，對嗎？」

詠恩受了震動，竟然說不出話，克廉爲什麼要這樣對待她？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說與他無關，他爲什麼——

「妳說！潘力的事不是眞的，妳說！」他忘形的搖晃她。

詠恩被搖晃得頭昏，她却是不出聲，叫她說什麼呢？所有的一切已經造成，後悔也來不及，她又怕又急，還有一份說不出的羞窘和委屈，她又哭了，哭得像個眞正的十七歲的小女孩！

「妳說，妳說——」克廉突然停下來，詠恩的淚，詠恩的楚楚可憐，詠恩那屬於十七歲的神情，强烈的震撼了他。「妳——」

「你們每一個人都只會責備我，駡我，教訓我，」她哭着說：「我做的每一件事都不對，都討人厭，我是多餘的，根本沒有一個人喜歡我，關心我，你們爲什麼要讓我來到這個世界上？爲什麼？」

「妳——」克廉呆了，他剛才說了什麼？詠恩爲什麼哭得這麼傷心？

「每一個人都騙我，口口聲聲說喜歡我，要陪伴我，每一個人卻都要離開我。我永遠只是一個人，」她似乎崩潰了。「像一個沒人要的棄兒，我爲什麼要做——那些事？我爲什麼要做？我要你們每一個人都眼睜睜的望住我，我要你們每一個人都注視我，我不要只是一個人！」

「詠恩——」克廉手足無措了，他是心理專家，面對着詠恩，却是一籌莫展。

「就是你，你騙我，」她一掌推開他。「你明明在美國有茱迪，還說要陪伴我，你騙我，你明天早上就要走，我都聽見了，你——我恨你！」

「詠恩——」他伸手抓她，卻被她揮開。那樣瘦弱的女孩子，竟有那麼大的力量。

「別叫我，我恨你，恨你一輩子，」她用手背抹眼淚。「我一直相信你，以爲你眞的關心我，你——明天一早就走，你比他們每一個人都可惡，我恨你，恨你，恨你——」

「詠恩！」他再也忍受不了，用力捉住了她，把她拖到胸前。「聽我說，我沒有騙妳，我——我——眞是沒有騙妳，相信我！」

「不信，不信，不信，」她掙扎着。「你明天離開就是去找茱迪，你心裏只有她，你騙我——」

「詠恩，聽着——」

「我不聽，我什都不聽，」詠恩忘形的叫：「你騙我，我恨你一輩子——」

「詠恩！」他用盡了全力使她動彈不得。「我若不騙妳，我若不走，妳肯聽我的話！」

詠恩一震，掙扎停了，叫喊也停了，她睜着圓圓黑如星辰的眸子，怔怔的望着他。

「我說——我若不走，妳肯聽我的話？」他放柔了聲音，充滿感情的。「肯嗎？」

詠恩皺皺眉，心中的漣漪卻不曾擴大，是她自己硬生生的壓抑住了。

「不！」她倔强的揚起了頭。「我不！」

這回大出克廉意料之外，詠恩——太可惡！帶淚的倔强，她永不妥協嗎？

「爲什麼？我又不會爲難妳，」他耐着性子。「我只要妳去見亦蕾，我陪妳去，明天一早去，第一班車去，去見她，向她認錯，妳們原是一家人——」

「永不！」她打斷了他的話，眸子閃亮得像野貓。「永不！我恨她，她的事——活該！」

「沈詠恩，妳太可惡！」他發怒了。「妳再說這樣的話，我——打妳！」

「你敢，你憑什麼打我！」她昂然不懼，眼淚還在臉上，神色已然全變。

「我——」克廉咬咬牙，那使他矛盾，使他決心離開的話一下子衝口而出。「我喜歡妳！」

一霎那間，掙扎停止，聲音沉寂，連呼吸也似乎變得無聲，此時此地，此情此景說喜歡，那必不再是普通的喜歡，那喜歡可是——可是——

詠恩呆呆的凝視着他，心中的漣漪變成了洶湧的波濤，十七歲，似乎突然之間成長了，她開始覺察胸臆中一絲特殊的滋味，那是輕顫的甜蜜，那是抖動着的緊張，那是昏昏沉沉的羞恥，那滋味——可是愛？

克廉也凝視着她，他出色的臉孔，深沉的眸子是那樣動人，他似乎也震驚於自己的話，然而——然而卻又怎能否認那是內心最眞的一句話？

他喜歡詠恩，很久，很久了，似乎——就在第一次，第一眼看見她時就喜歡，其中大段時間的矛盾、痛苦，全因這不自知——或說不敢承認的喜歡所引起，他若喜歡詠恩，那麼茱迪呢？茱迪可因他滿紙的詠恩而有所懷疑？他是喜歡詠恩的，這一霎那間說出來，他突然輕鬆了，他也知道，他說得絕不後悔！

視綫相接處——閃耀的不是火花，而是星星、細細碎碎的小星星，那一句勇敢的話激起了他的全部感情，感情——愛，愛不僅是歡笑，也有淚！

「明天——肯跟我去嗎？」他柔聲問。自此以後，他知道，她不會再矛盾的發脾氣，感情已流入平靜的小溪，詠恩因他要離去而流的淚，不正是他們心靈共鳴的證明？詠恩也喜歡他的，是吧！

她眸子裏掠過一抹羞意，還有一絲——類似狡黠的光芒，她突然的掙脫了他，一轉身大步奔下山

坡。

「詠恩——」他意外的叫。

難道那共鳴只是他的幻覺?難道她的淚水只是她捉弄人的手段?難道——

他再望一望，她已消失在黑暗的校園裏。她的心中到底打着什麼主意?

二十四歲，博士學位在手的他，竟然摸不透一個十七歲小女孩的心，他——哎!當局者總是迷惑的，雖他曾以爲自己是旁觀者!

他慢慢走下山坡，他在想，明天該給茱迪一封信，解釋這一切的——改變，是改變吧!茱迪一定會了解和諒解的，他知道!

感情上的事，誰能控制自如?誰能是超人呢?

× × ×

天色微明，薄薄的霧還未消散，克廉已緊張的穿好衣服，走出校門。

第一班車六點十分開，她是知道的——她會來嗎?

他扣緊了牛仔衣的鈕扣，是冬天了，那種冷是凝結着的，彷彿就圍繞在四周，和秋天那種乾爽的，流動的涼風絕對不同。天色是陰暗的，是因那霧?但霧散了之後會是個怎樣的艷陽天?

六點正，校門緊閉着，他剛才出來時順手關上的，沒有詠恩的影子，她——會來嗎?

克廉是緊張的，感情上，他已攤牌，他已一無保留，那小小如精靈般的女孩子卻——她什麼都沒有說過，不是嗎?她——她會來嗎?

他每一分鐘看兩次錶，六點五分，六分，七分，八分，九分——哦!第一班公路局的車來了，校

門仍然緊閉，詠恩沒有來，她——會來嗎？

公路局第一班車開走了，克廉沒有上車。他在想，詠恩若是不出來，那麼，他就背起已整理好的帆布袋離開，到臺北去寄了給茱迪的信——信總是要寄的，經過了詠恩——即使詠恩不出現，他也不再回茱迪那兒，因爲他的感情已不在茱迪身上了，他不想誤己誤人。

他倚在車站的站牌下，他等得雖緊張卻很有耐心，他心中有個微小的聲音告訴他，他要有信心，要有信心——他目不轉睛的望着校門，詠恩會來嗎？

六點半，薄霧開始消散，晨曦從雲中射下來，那金紅色的光芒帶來一陣莫名的振奮，克廉站直了身子，校門輕響，一個女孩子走了出來！

長長的頭髮在肩上，額前用一條寬寬的淺黃色絲帶繫住，露出明朗的俏臉，一條墨綠色牛仔褲、一件墨綠和淺黃條的套頭毛衣，顯得青春而活潑。尤其那臉兒——那似笑非笑的神情，那若隱若現的情意，那凝定的，專注的視綫。她！十七歲的詠恩在晨曦中朝他走來，她什麼都不說，他已完全了解，那是一首詩歌的開始，一首愛的詩歌！

秋天的風把昨日孤獨怪異的詠恩帶得遠去，遠得只能忘懷，在冬日的淸晨，在有薄霧的晨曦中，他們將用雙手共同掀開生命的另一頁，美好、溫馨的另一頁！

十七歲，所有的一切還來得及從頭做起，是嗎？

她走近了，他伸開雙手迎接她，她伸手向他，當他的手接觸到她的時候，薄霧在一霎那間散盡了，陽光破雲而出，天空淸朗得就像在他們面前展開的未來。

「亦蕾——會原諒我嗎？」她凝望着他。

「她救妳的時候，根本就忘卻了自己！」他回答：「妳該有信心！」

「我怕我做不好！」她說。

「有我在旁邊，妳怕什麼？」他認眞的。

「妳——不再離開我？」她眨眨眼。

「我答應過陪伴妳！」他微笑。

「永遠？」她笑了。天眞、無邪的十七歲的微笑。

「永遠！」他肯定而眞誠的。

「你曾問我風在那兒，我答美國，你知道爲什麼？」她說：「我要風把我的愛和思念帶去爸爸那兒！」說着，她望望遠處，又有公路局車來了。

「趕不上第一班車，是舍監不開大門！」她說。

「解釋什麼？第二班不是一樣送我們到目的地？」他了解的。「重要的是妳來了！」

她嫣然一笑，在燦爛的陽光下，她終於找回迷失的自我！

陽光不一定在天際，往往在他或她的臉上、心中。

你看見了嗎？在他們臉上！

風靜了，只有陽光閃耀。

——全文完

書　　名：簾捲西風

作　　者：嚴沁

封面圖畫：丁衍庸

執行編輯：梁凱盈

美術監督：靳埭強

© 1995　聚賢館文化有限公司

本書版權爲香港聚賢館文化有限公司所有。除獲聚賢館文化有限公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文字、任何方式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插圖。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in any area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Juxian Guan Ltd.

出　　版：聚賢館文化有限公司

Publisher：Juxian Guan Ltd.

香港柴灣康民街六號金萬豐工業大廈17樓A座

Flat A, 17/F, Kam Man Fung Fty. Bldg.,

6 Hong Man St., Chai Wan, H.K.

Tel: 2889-8012　　Fax: 2515-9239

印　　刷：雅聯印刷有限公司

Printing：Allion Printing Co., Ltd.

香港柴灣利眾街35-37號泗興工業大廈10樓

10/F, Sze Hing Ind. Bldg., 35-37 Lee Chung St.,

Chai Wan, H.K.

國際書號：ISBN 962-436-047-2

一九九一年五月初版，一九九五年九月第三次印

© 1995 JUXIAN GUAN LTD. PRINTED IN HONG KONG

名家薈聚

賢才並舉

嚴沁經典名著是聚賢館誠意向大家推薦的一個小說系列。
嚴沁創作經年，作品逾百，不少曾改編成電影及廣播故事，傾倒過無數讀者。
她小說中的感情天地是豐富多姿的，對衆生世相，刻畫入微，教人顛倒迷醉。
「嚴沁經典名著」中的作品，是嚴沁親自爲聚賢館挑選的，也是她最喜歡的。

出版人 趙善琪

嚴沁經典名著

1 夜是溫柔
2 陌上歸人
3 情在深時
4 緣起
5 千帆盡處
6 古屋
7 水雲
8 冬綠
9 流水不再浪漫
10 桑園
11 晨星
12 雲外千峰
13 愛神的影子
14 摘星
15 簾捲西風
16 天若有情
17 讓我飄過
18 輕舟激浪
19 常在心頭
20 煙波千里
21 孤浪
22 不歸路
23 菩提
24 心影
25 草浪
26 殞星
27 夢中纏綿
28 沙崙玫瑰
29 茫茫路
30 悠然此心
31 風裏百合
32 擁抱寂寞
33 逝
34 雪在流
35 浪裏滔滔
36 振翅高飛

ISBN 962-436-047-2 $45

4 891473 047069

新境遠設計有限公司